

印 度 圣 境 之 旅



探索心灵与信仰的国度

佛陀

古老的 觉醒的

典籍的 永恒的

千年传说的 四出千年绽放

的故乡

林许文：陈昭华 著

佛陀的故乡

——印度圣境之旅

林许文二 陈师兰 著



海南出版社

2000年12月初版之“印度圣境旅人书”经（台湾）商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授权，出版中国大陆中文简体字版。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01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30-2001-10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陀的故乡——印度圣境之旅 / 林许文二 陈师兰 著；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1

ISBN 7-5443-0327-6

I 佛... II. ①林... ①陈... III. 佛教—名胜古迹—印度—指南

IV. K935.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第 096198 号

佛陀的故乡

作 者：林许文二 陈师兰

责任编辑：黄明雨

装帧设计：陆智昌

责任校对：汤万星

印刷装订：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读者服务：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编：570216

电话：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2002年4月第1版 2002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180千字

印数：5000册

书号：ISBN 7-5443-0327-6/K · 34

定价：38.00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邮寄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1号，杨秀美女士收 / 邮编 570216

作者简介：

林许文三、陈师兰

这是一对勇于冒险的夫妻。一位修学电影编导，善于摄影、思考；一位研读广播电视，擅长写作、叙事。目前，他们致力于佛史的研究，期望世人能用崭新的视野来认识释迦牟尼佛这位伟大的人类教育家。

本书以文化深度旅游的视角，介绍了印度佛教诸圣地的古今事迹，同时也对其他人文史迹加以说明，使读者既能娱心博识，又可正确探知“佛陀本怀”，可谓雅俗皆宜。

做7/27 06

春暖花开
FLOWERS 书坊

- 佛陀的故事
——与佛对话之旅
- 裸体艺术
裸体与道德无关，它是艺术的一种语言
美的一种符号
- 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
——被我们忽略的真实故事
- 欧洲洗浴文化史
洗澡不再只属于生活，它已经成为一种艺术
- 香港电影的秘密
——娱乐的艺术
- 百老汇音乐剧

佛陀的故鄉

季羨林題



Handwritten text in a script, possibly Indic, on a dark background.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0 horizontal lines. The script is highly stylized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light color, possibly gold or silver, against a dark, textured background. The lines of text are somewhat irregular and appear to be part of a larger document or manuscript.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n ancient or historical record.

推荐序

一般的中国人，只要提到印度，便以为那里仍然是西方佛国。这个最深刻的印象，基本来源于《西游记》。由于《西游记》中唐僧取经的故事一千多年来广泛流传，并在《西游记》问世之后铸成定格，所以一提印度，人们往往想到佛教，想到唐僧，想到齐天大圣孙悟空。有些非专业的学人乃至与外宾打交道的官员，误将所见之印度人都视为佛徒，还曾引起对方的遗憾或不满。

印度人信仰佛教，已经是古代的事了。目前在印度的国土上，自认是佛教徒的，不过数百万人而已。在十亿人口中，这是个不算大的数字。那是因为从13世纪之后，佛教在印度本土已经基本湮灭。伊斯兰教徒的军队挥戈东进，占领了当时的印度各邦。由于伊斯兰教反对



偶像崇拜，因此，大多数佛教寺院塑像绘画都遭到灭顶之灾。21世纪之初，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炸毁巴米扬大佛，震惊世界。但是这种举措，在七百年前的印度土地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昔日佛教的辉煌，最终留给我们的，是淹没在草莽之中的残垣遗迹。

印度先后经历过多种文明的洗礼，古希腊罗马、伊朗和大英帝国都曾留下鲜明的痕迹。自近代英国结束殖民统治，在印度次大陆施行“印巴分治”以来，伊斯兰教徒几乎全部迁徙到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生活，而印度则成为印度教徒的国度。但就在这个印度教的国度中，佛教、伊斯兰教的文化遗产，仍然是国家与民族的骄傲。印度的国旗、国徽，其中心图案，是当年的以崇奉佛教著称一世的阿育王所立石柱之柱头：四只尾部相联、头部各向一方的雄狮石雕。而印度最辉煌的宫殿，则是当年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莫卧儿王朝“泰姬陵”，那是圆头椎顶刺向青天的典型的阿拉伯式建筑。作为印度教徒的印度人，他们对其他宗教文化遗产的态度，倒很合乎中国人的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中庸之道。

感谢当代印度人没有像塔利班对待巴米扬大佛那样去对待佛教与



伊斯兰教的遗迹，否则，也就没有我们今天能读到的这本书了。这本《佛陀的故乡》，别开生面，真实、生动地介绍了印度及尼泊尔境内先圣前贤的遗址，并给予客观、公允的介绍，知识性、趣味性都很强。对于弥补中国人对印度了解的匮乏与片面，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书。

古印度佛教文明，闪耀着人类智能的光芒。特别是佛陀，影响几乎遍及亚洲，二千多年不减辉煌。但是，佛陀是人还是神？人们的理解和认识相差甚远。《佛陀的故乡》在这个关键点上，作出了睿智的选择。二位作者表示：“我们想要以‘人’的角度，平实地诉说这位智能清明的生活实践家，从出生到入灭的生命事迹，期使世人能了解：佛陀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传说中所描写的神通幻化，而是因为佛陀觉明地看清世间万法的真实，真正放下生命中的占有与贪求，坚毅无私地走完他智能的一生！”

作者所体会到的，正是佛教的真精神。神通幻化固然引人，但是，并非佛教之所推崇。在中国影响深远的《金刚经》特别指出：“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是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声色都不可靠，何



况神通幻化？我们沿着《佛陀的故乡》的指引，瞻仰佛陀的一生，目的在于领会他的智能。佛教认为，从此岸到彼岸，最高级的渡船，是智能之舟。

这渡船不会从天而降，它要靠人自己来造。佛陀是如何创造人类智能之舟的？《佛陀的故乡》确实给予了“平实的诉说”，值得我们去认真阅读。

智能，也是沟通中印友谊的桥梁。

中国与印度，自古以来是友好的邻邦，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这方面，民间的相互了解与来往，是两国友好的基础。中国人是恩怨分明的民族。当年唐玄奘漫游天竺五国，取得无上荣光，受到印度人民的礼遇与爱戴，并为中国带回了丰富的典籍与文物。中国人每念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并将印度奉为西天胜境。往来于中印之间的僧侣与商人，也曾把中国的典章与文物带到印度。近代以来，由于中印古国都遭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积贫积弱，难以自保，何遑民间的广泛交往？种种相互的不了解乃至隔膜，由兹而生。如今，中国走上了康庄大道，而印度，也在发生着不同于以往时代的变化。两



国民众之间沿着祖先曾经往来过的足迹，重新加深交往，促进友谊，是合乎两个伟大民族的利益，也合乎全世界和平发展潮流的好事。

希望《佛陀的故乡》能成为中印友好的新桥梁。或许若干年后，还会有人因为在小时候读过《佛陀的故乡》，从而激发他最终实现了踏上印度的大地去朝圣的梦想。

在纪念中印友谊伟大先行者之一——玄奘三藏大法师诞辰一千二百五十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即兴挥毫，写过一首颂扬玄奘的小诗，这首诗也是对中印文化交融、泽及万世之业的歌颂，兹录于拙序之下，期望遵循着《佛陀的故乡》的坐标，会有更多的玄奘式的友谊使者，往来于中印之间：

只身去国五梵天，一旦归来精校勘。
六百卷经大般若，光昭玉华万千川。

王志远

辛巳初冬于北京沛溪堂

注 本序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佛教文化艺术研究室主任、中国宗教学会
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客座教授



作者序



造访佛陀净土

印度！

一个笼罩在迷雾中的地名，一片古老神秘的黄土大陆。

在人类初始之际，她已迈出了文明的步履，但是，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世人依旧拂不去她的神秘面纱，宛始面对一位千年人瑞，明知她曾度过悠远的岁月，却对她了解甚少……



恒河！

流贯数千年的时空，历经无数次的干涸与泛滥。

这通达天堂之门的滔滔大水，冲积出一片沃土平原，不仅养活了无数仰赖她维生的大地之子，也安顿了人们惶惑不安的无知身心。

在这大水之畔，曾孕育许多心灵的导师！然而，只有这位圣者的教说，穿越了时空的隔碍，二千五百年来，依然慈悲地灌溉着人们心中干涸的灵魂。

他，就是无上的觉者——佛陀！

大约一百年前、公元十九世纪末，一位法国考古学家与他的工作小组，在荒凉贫穷的北印度，一个地名早已消失的小农村附近，意外发现了一个砖石土冢，在土冢的底层深处，挖掘到五个装有人类遗骨的容器，其中一个滑石制的容器罐上刻着古老的文字，简约地述说着：“这是释迦族佛陀世尊的舍利容器，乃是有名的释迦族兄弟与其姊妹、其妻子等共同奉祠之处(的东西)。”

发现这看似平淡的古物刻文，为当时西方学者争论已久的议题——佛陀是否真有其人？或只是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杜撰人物？确立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佛陀是“人”，有着真实生命的“人”！

他和所有平凡人一样，在这片古老大陆上，历经生、老、病、死，留下了生命的足迹；因此，长久以来，只要是佛弟子，就会有一



个一生的渴望：于此生中，至少一次，亲自前往印度，循着古老的史迹，一步一脚印地朝礼这片佛陀的生长、正觉、弘化乃至入灭的土地。

而热爱旅游探险的人，也总会有一个按捺不住的向往：期望能亲身探索这拥有数千年历史的神秘古国，一窥她深不可测的文化图层，与纯化升华的性灵世界。

然而，长久以来由于我们对印度的资讯严重匮乏，加上以讹传讹的种种误解，使得有心的旅行者只能借着参加偶尔举办的朝圣团来圆梦，而对于不想受限于制式化与赶场式旅游团的佛弟子与旅人而言，这份渴望竟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于是，我们以亲身的经验及一颗诚挚的心，撰写了这本书！

为了让人们能亲切而深入地了解佛陀这位人间圣者，我们透过佛陀在二千五百多年前，曾亲履而使之意义非凡的土地，依循着实际朝圣的路线，逐一探访湮没在时光洪流中的千年古迹，借着这些珍贵的世界级建筑遗产，配合朴实却深邃的经典文学，全面性地介绍圣地史物的每一面相。

我们想要以“人”的角度，平实地诉说这位智慧清明的生活实践家，从出生到入灭的生命事迹，期使世人能了解：佛陀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传说中所描写的神通幻化，而是因为佛陀觉明地看清世间万



法的真实，真正放下生命中的占有与贪求，坚毅无私地走完他智慧的一生！

然而，凡事总要亲自体验后，才能知其真滋味；我们想做的很多，能做的却很少，在编撰的过程中，最大的困扰就是——资料的分歧与极度的贫乏！由于印度的民族性本来就不重视历史记述，加上本身人口众多，导致民生凋蔽、教育落后与资讯匮乏，因此许多史迹景点的考据乏人研究且众说纷纭；许多所谓的历史，甚至是以神话传说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完整刻画佛陀一生的圣教言行与智慧庄严的法相、并详细提供实际前往圣地的庞杂资料，实在有着难以形容的困难。

因此，我们只能尽量选择考古学者的调查报告，或史实确有记载的部分，尽可能客观地介绍，但由于才疏学浅，书中必定会有许多的遗缺与见解上的差异，这一点请大家多多包涵与指正。

有缺点，才有进步的空间，我们将以此自勉！

林许文二、陈师兰

公元二〇〇〇年四月于七叶石窟



序曲

黎明的第一道阳光
从恒河水面散放而出
河边已站满了虔敬的人们
慎重地沐浴、祈祷
期待能以洁净身心
解开缠绕纠葛的生命谜团

为何美好的事物从不长久？
为何悲痛之事一再发生？
为何所爱之人终将分离？
为何多彩的生命无法永恒？

“我”

究竟从何而来？
又将往何处去？
如是“生灭”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只要世间有人存在
这些疑问就不会消失
多少思想家提出了多少的哲学思辨
但人们依旧浮沉于苦恼之海中
不停地从呛水吐泡的喉间
嘶喊出这些问号！

公元前六世纪
漫漫无际的恒河平原上
出现了一位年轻的行者
他曾享受过最浮华尊崇的生活
也曾极尽所能地残虐自己的身心



体验那无可忍受的极致苦痛

最后

在身心平稳的专精思维中
他终于找到问题的源头
超越了亘古的迷惑
净住于苦尽宁悦的身心之中

这位不再为苦所束缚的智慧觉者
踏遍了恒河流域的每个角落
在余生的每一个当下
都认真地将自己所体悟到的事实
平等地分享于眼前的每一个人
直到寂灭的
最后一刻

虽然并非每一位与他交会的人
都能看见那真实
虽然许多的人们依然宁愿
继续在烦恼中浮沉
但他终究为世间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
只要愿意踏上那道路
就有机会和他一样
得到清凉自在的身心解脱

无常的世间、无惑的生命
无我的分享、无愿的教化
构建出无可取代的
人间至圣导师

佛陀



目录

推荐序	王志远	1
作者序	造访佛陀净土	林许文二、陈师兰 6
<i>Lumbini</i>	圣地之一	蓝毗尼 14 诞生 16 史迹巡礼 24
<i>Kapilavastu</i>	圣地之二	迦毗罗卫 40 火出离 42 史迹巡礼 50
<i>Bodhgaya</i>	圣地之三	佛陀加雅 66 成等正觉 58 史迹巡礼 70
<i>Sarnath</i>	圣地之四	鹿野苑 98 初转法轮 100 史迹巡礼 112
<i>Rajgir</i>	圣地之五	王舍城 136 弘法之域 138 史迹巡礼 152



<i>Prayagraj</i>	圣地之六	那烂陀	184
		大学之城	186
		史迹巡礼	196
<i>Varanasi</i>	圣地之七	舍卫城	200
		祇园之声	202
		史迹巡礼	214
<i>Patna</i>	圣地之八	巴特那阿	232
		孔雀之心	234
		史迹巡礼	242
<i>Vaishali</i>	圣地之九	吠舍离	248
		生命之旅	250
		史迹巡礼	268
<i>Kushinagar</i>	圣地之十	拘尸那罗	284
		大般涅槃	286
		史迹巡礼	294
<i>Varanasi</i>	天堂之门——瓦拉那西	309	
<i>Agro</i>	凄美的泰姬玛哈——亚格拉	316	



Lumbini



公元前六世纪，这个在天气晴朗时可以远眺喜马拉雅山覆雪白头的美丽花园——蓝毗尼(Lumbini)，参与了一个生命降临的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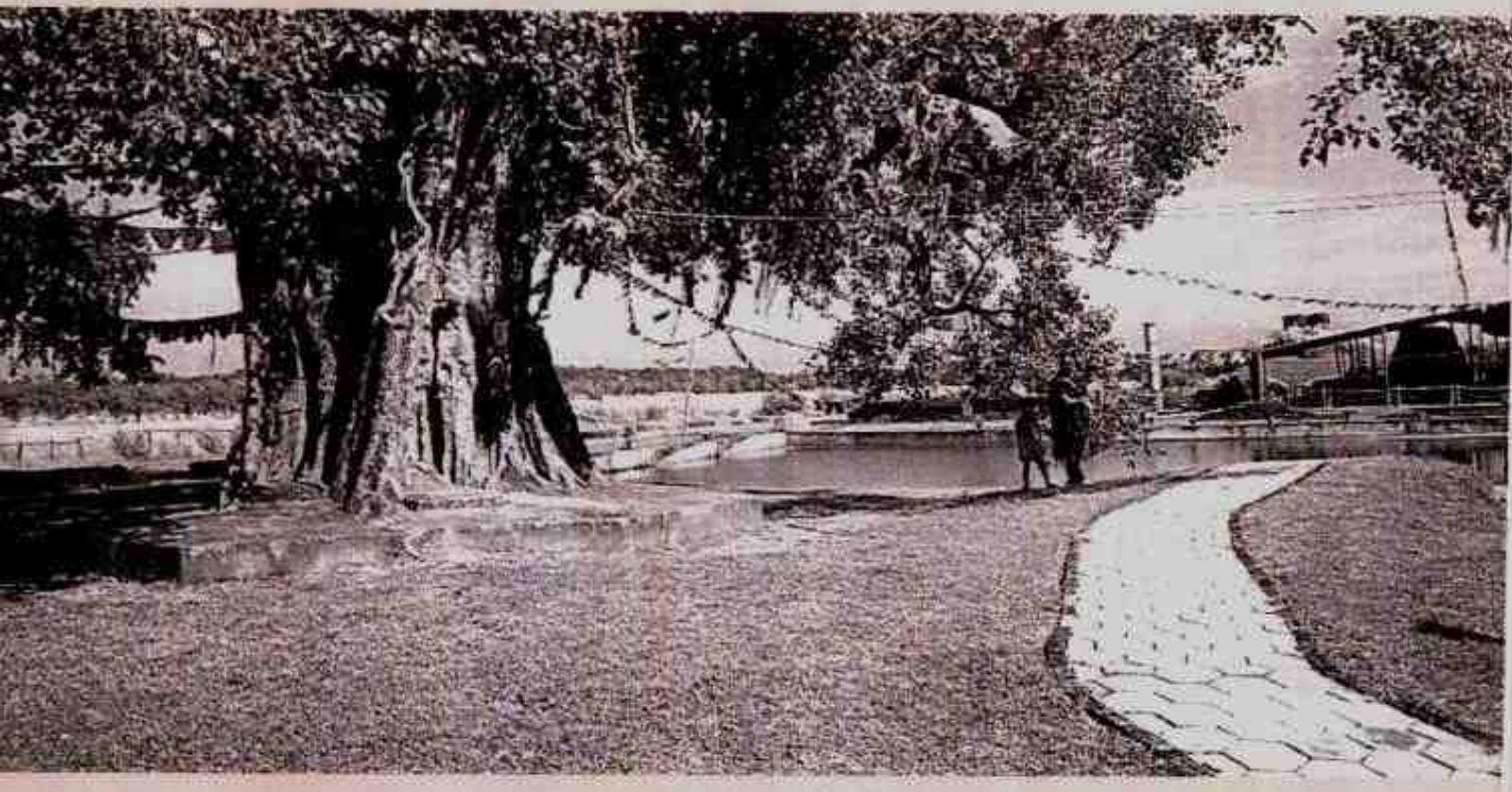
在这园中诞生的婴孩，后来成了世人心灵光明的导师，人们称呼他为“觉悟的人”——佛陀(BUDDHA)；而这个迎接释尊来到人间的宁静林园，也因此成为世人关注顶礼的神圣吉祥之地。

直到今日，它仍是佛弟子们感念佛恩、饮水思源时，必定要朝礼的重要地点。

圣地之一 蓝毗尼

“摩耶为世间、产下乔达摩；无明恼苦者，闻法断迷惑！”

—大爱道 长老尼偈—



◎巨木参天的菩提树，标示着当时无忧树的位址，树下有一潭清澈的池水与适时路过的母子旅人，令人感觉仿若千古的传说正在上演……



诞生

Lumbini



在一般经典佛传中，故事是这样说的：

公元前六世纪的某一年，雨季来临前的四五月间，喜马拉雅山下的迦毗罗卫城(Kapilavastu)正值仲夏节，全城上下一片欢腾气氛。释迦族(Sakya)的王后摩耶夫人(Maya Devi)参加了六天的节庆，疲累地靠在御榻上。这天正是满月时分，一轮银白圆月高挂空中，散发出柔和的光芒，欢庆的歌舞声从远方隐隐约约传来，仲夏夜的暖风轻轻拂上脸庞，王后渐渐垂下眼帘……朦胧间，忽然一片金色光束自天而降，在夺目光明中，出现一只有着六根修长尖牙的硕大白象，银白色鼻子卷着一朵白色莲花，缓缓地凌空而降，落在王后的御榻旁，轻轻地吼了一声，并绕着夫人的卧榻走了三圈，然后在夫人的



◎描绘摩耶夫人手攀无忧树枝生下释迦牟尼佛的雕刻，有趣的是右方四人手中捧着的布幔，即是代表着佛陀的象征。(仔细看，布幔上刻有小小的佛足印，这是传统早期印度工匠，常用来象征佛陀色身的符号。)《南印度龙树丘(Nagarjunakonda)出土、公元三世纪》



右臂边撞了一下，就这样钻进了她的身体中。夫人大吃一惊，猛然醒来，才知道原来这只是一个奇特的梦。

第二天，王后忐忑不安地把这个梦境告诉国王，于是净饭王便召集了数十位硕学的祭师前来，用最上等的乳糜与蜂蜜宴请他们，还送给他们各种礼物，满足了他们所有的欲望后，就把王后的梦告诉他们，请他们占卜吉凶。在一阵燃香捻花，念咒卜卦后，祭师们开口了：

“不必担心，国王！这是一个吉兆。”

“没错，是一个吉兆！因为您的王后已经有身孕了。”

“而且，王后腹中的胎儿长大以后，将成为一位神圣伟大的人，为这个世界带来光明。”

所有祭师们都异口同声表示赞同。过没多久，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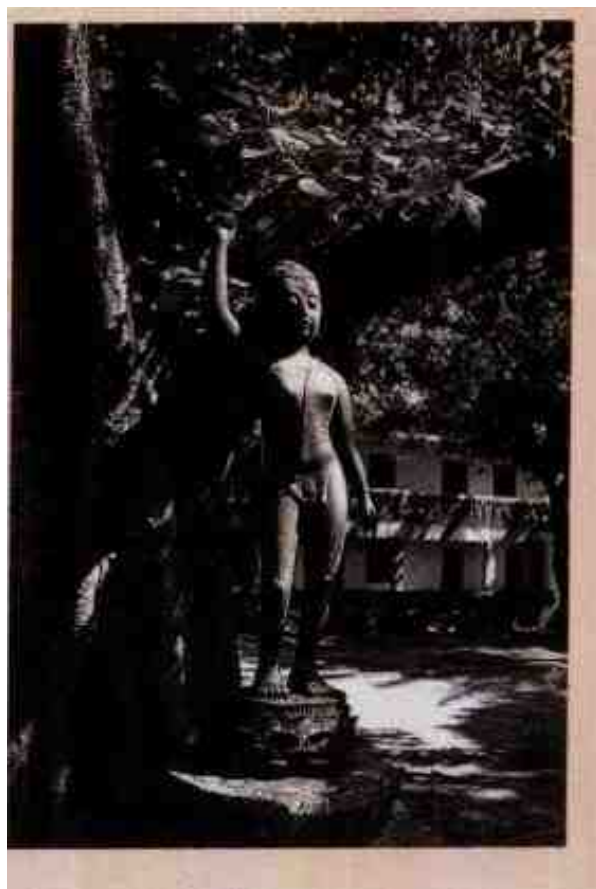
果然就感觉自己怀孕了！

怀胎近十月、即将临盆前，摩耶夫人依照当时释迦族“女子须回娘家分娩”的习俗，从国都迦毗罗卫城由侍卫护送回到拘利族人(Koliya)的居住地——东方的天臂城。在旅程途中，为了让大腹便便的王后不至太过劳累，大队人马在城郊的皇家花园“蓝毗尼园”中稍事休息。

这是属子两族人民所共有的林园，此时园中百花怒放、群鸟翱翔，在园中水池沐浴过后的摩耶夫人，暑气尽消，正轻松漫步林中时，忽然见到茂密的无忧树上开满了色泽艳丽的花朵，便自然地伸手欲摘花，谁知就在她的右手臂刚举起攀住一株无忧树枝时，一个小婴儿就从她的右胁出生了！

此时大地震动、放出大片光明，刚出生的婴孩不需扶持，即自己站起，向四方各走七步，然后环顾周围，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坚定宣告：“天上天下，惟我独尊！”当他行走时，双脚落地处自然涌出硕大莲花，托住他尊贵的双足使其不至接触地面；同时，梵天举着伞盖，帝释执着拂尘，为他左右随侍，天空中有两只龙王，分别洒下一冷一热的水柱为他灌顶沐浴……。根据悠悠岁月中流传的说法，佛陀就这样降生了！

对平凡的我们而言，这是多么的“神秘玄妙”！又是



◎蓝毗尼村外的大树下，村民们供奉着“小佛陀”的石像，黑岩雕刻与流线的造型，在尼、印境内颇为少见。



多么的“华丽尊贵”啊！似乎所有的“圣者”都必然以如此不可思议的方式降生于世，才能昭告他的与众不同，就如同当时与佛陀并驾其驱、同享盛名的另一位宗教领袖：耆那教的创始人——“大雄”(Mahavira)；他的母亲，也曾在怀孕之前，梦见了十四个吉祥的征兆，并也被预言他将成为伟大的宗教领袖，而且“大雄出生的那个夜晚，无数的神明上下飞舞，灿烂夺目，整个世界充满敬畏，并且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大骚动……”

同样的神秘尊崇，同样的高不可攀，这样炫丽的圣者诞生传说，在古老印度民间如同炙热的气候，久远以来早已在辽阔的恒河流域上沸腾蔓延。

亘古的传说必有其初始的源头：起源于真实的故事，或是来自人心深处的渴求。即便是荒诞不经的乡野轶事，能流传久远也必定是因为契合于当代社会的需求。但是对于以理性态度与清明思维追随佛陀“法的足迹”的世人而言，面对玄异的佛诞故事，心情却是矛盾的；既崇仰于“神圣尊贵”的佛陀形象，但“右胁出生”、“不扶而立”、“行走七步”、“指天指地”等一切超自然描述，又令理性的思维难以自圆其说，于是朝礼圣地、寻找传说的真相，就成为解决矛盾的方式之一。

●真相究竟如何？

不知该说是幸还是不幸，重视心灵纯化的印度人，对于世间的历史完全不在乎！因为在印度大陆，开始以



佛学补给站

公元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在统治印度、锡兰及东南亚佛教国家时，逐渐注意到当地大部分住民所信仰的“南传上座部佛教”(Theravada)，而开始对其产生研究的兴趣。

讽刺的是，西方人初始研究佛教的动机，主要是一群基督教传教士，为了论证佛教是粗俗与虚构的宗教信仰，以顺利在此“化外之地”宣扬救世主——上帝的福音，于是他们才开始认真地研究佛教，调查佛教经典的出处与佛法的内涵，其目的无非是想消灭佛教。

不料在理性主义与强大好奇心的驱使下，西方人对原始佛典中的古文——巴利文(Pali)产生了兴趣，于是英、法、德、丹麦等国家，竞相以南传上座部佛国，搜集巴利文经典的抄本，并在西方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巴利文的风潮。

另一方面，在考古挖掘搜括宝物等多重诱因之下，十九世纪时，许多由政府资助的“佛教史迹考古”工作团队与私人组成的“文化贩子”集团，在这早已湮没成蛮荒的佛境，循着极其贫乏的古老文字资料，努力拼凑出遗失的线索，终于陆续挖掘到重要的圣地遗迹，与佛史上珍贵的史料，而这也更推动着西方研习巴利文佛学的热潮。

在西方理性、科学的治学态度下，古老、庞杂、浩瀚的佛教学术与历史辩证，因此有了划时代的突破，这似乎是当初为消灭佛教而研究佛教的基督教传教士们所始料未及的！

文字记载的经文或史实，是直到公元前后才出现的，那时佛陀已过世四五百年了。在这之前所有的“历史”，都只能以口诵记忆，在代代相传的情形下，难免会变成充满想像的神话文学和真伪掺杂的宗教理论基础，例如印度两大文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与《罗摩



衍那》(Ramayana)，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并随着时代不断地增加新的内容后，大部分的人物角色也都成了印度教的重要神祇，在民间受到广大的信仰崇拜。

事实上，在原始的佛教经典中，从未记载有任何佛典人物曾巨细靡遗地述说佛陀诞生的经过，这似乎代表着对于亲自跟随佛陀修学的早期弟子而言，精勤的修行与笃实的实践佛陀苦灭圣谛的教说，才是修行者所关注的焦点，而“佛陀究竟是如何出生的？”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时时精勤，观察身心，不应做之事当远离，当做之事必尽力，有正念、正知者，能灭尽烦恼。”

—巴利文 法句经 第293经—

或许，在佛陀过世后，那些无缘亲见世尊的后世弟子们，在无史料可据，以将心中的佛陀具象化的情况下，对这位导师起了极大的思念，为了稍减这无解的思愁，便生出了无限的怀想：“世尊应该是这样吧？世尊应该是那样吧？”于是人们慢慢在心中用幻想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诞生，然后，把完美佛陀的形象，尽情彩绘于那片空白的历史帷幕上。随着岁月流转，后世人们不断为这帷幕添上更耀眼的色彩，久而久之，这光耀夺目的神化之光就将真实纯朴的人间佛陀掩盖了。



曾有一度，西方的宗教学者们因为这些神异的文学描述，而认为佛陀是神秘东方世界想像杜撰出来的虚构人物。直到十九世纪，欧洲考古学家在这块古老大陆上陆续挖掘出片断的证据：原始经文、舍利遗骨、石碑铭文、塔寺遗址及石柱城垣……等诸多史迹，在经过详尽的考据求证下，终于确定了佛陀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剥除掉覆盖于外的神秘光彩后，世间终于又找回了佛陀原本朴质的生命真貌。

位在印度、尼泊尔边境乡野村落中的蓝毗尼，几度在历史的战乱岁月中被人们遗忘在荒烟漫草间，幸好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hoka)执政时，曾在此竖立了一根石柱，并于其上铭刻敕文，说明此为世尊出生之地；而公元五世纪和七世纪时，造访此地的中国僧侣学者法显和玄奘所写的传记，也留下了宝贵的线索，后人得以在几无人烟的荒野密林间，一次又一次地将它发掘出来，使其不至于永远消失在时光洪流中。

蓝毗尼最后一次的重见天日是在公元一八九六年，一支由德国考古学家傅尔(Alois A. Fuhrer)和卡伽·桑雪(Khadga Samsher)领导的挖掘队伍再度发现并确认了它的历史地位，从此以后世人得以亲临圣域，朝礼佛陀诞生之地。

漫步于人烟稀少的蓝毗尼中，无有玄秘也没有神迹，只有旅人的脚步声与划破宁静的窃窃私语，回荡在一潭幽幽池水与茂密的巨树光影间，她的平静无言似乎



正告诉着来此到访的旅人：“在上古自然的农耕社会中，生命的诞生与死亡原本就是这么一件极为平凡必然的事”！或许“树下产子”相应于原始荒野中以树荫为遮蔽的生存智慧，而“灌顶沐浴”，也只是暗示着当时印度人民在炎热气候下，自然衍生出的、与生活结合的传统习俗，而非特异之事吧！

时空流转，佛陀的出生，是否真的如此神妙玄奇？其实已不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佛陀在其无私的生命中，体悟到了一个确实有用的方法，能够灭除人们生命中无尽的苦恼，以及眼睁睁看着苦恼袭来，却毫无办法的无奈与空虚，这就够了。生命的光亮如风中之烛，善逝且易灭，是否有必要花费过多的心思，去探究那些与解开自身苦恼没有关系又无法验证的事呢？

如果能够以人性、文化与清明的态度，如实地看待释尊——“释迦族的圣人”的诞生，相信即使没有“天神执拂、龙王灌顶”的客串演出，也丝毫不会减损佛陀的伟大与光明，因为“尊圣崇耀”绝非来自于种姓、身分、怀胎梦境、神通万能，而是来自于世尊清澈的智慧与觉醒的一生！

“非关智发，非关种姓，非关身世而为婆罗门；
有实践，有真理，是清净者，才是真婆罗门！”

—巴利文 法句经 第383经—

注：“婆罗门”在此解释为苦恼灭尽，无有染著之人。





蓝毗尼所在的小村落原本座落于印度的UP省(Uttar Pradesh)——意为“北部之邦”，但是在公元一八五七年英国殖民印度期间，印度各地发生了大规模反抗英国统治的军事冲突，当时的尼泊尔曾介入战局，派兵援助英军平定部分的暴动。为了表示回报，英国将尼、印边界的部分土地割划给尼泊尔政府，而蓝毗尼就这样被划入了尼泊尔的一部分了。

现在的蓝毗尼位于尼泊尔与印度边境上，一个名叫蒂莱(Terai)的小村落附近，原本因乏人照顾而杂草丛生，一片荒芜，近年来由于佛教朝圣者不断涌入，才引起尼泊尔政府的注意，着手将其规划为遗迹公园加以管理，并聘请日本的建筑师前来负责遗迹重整的计划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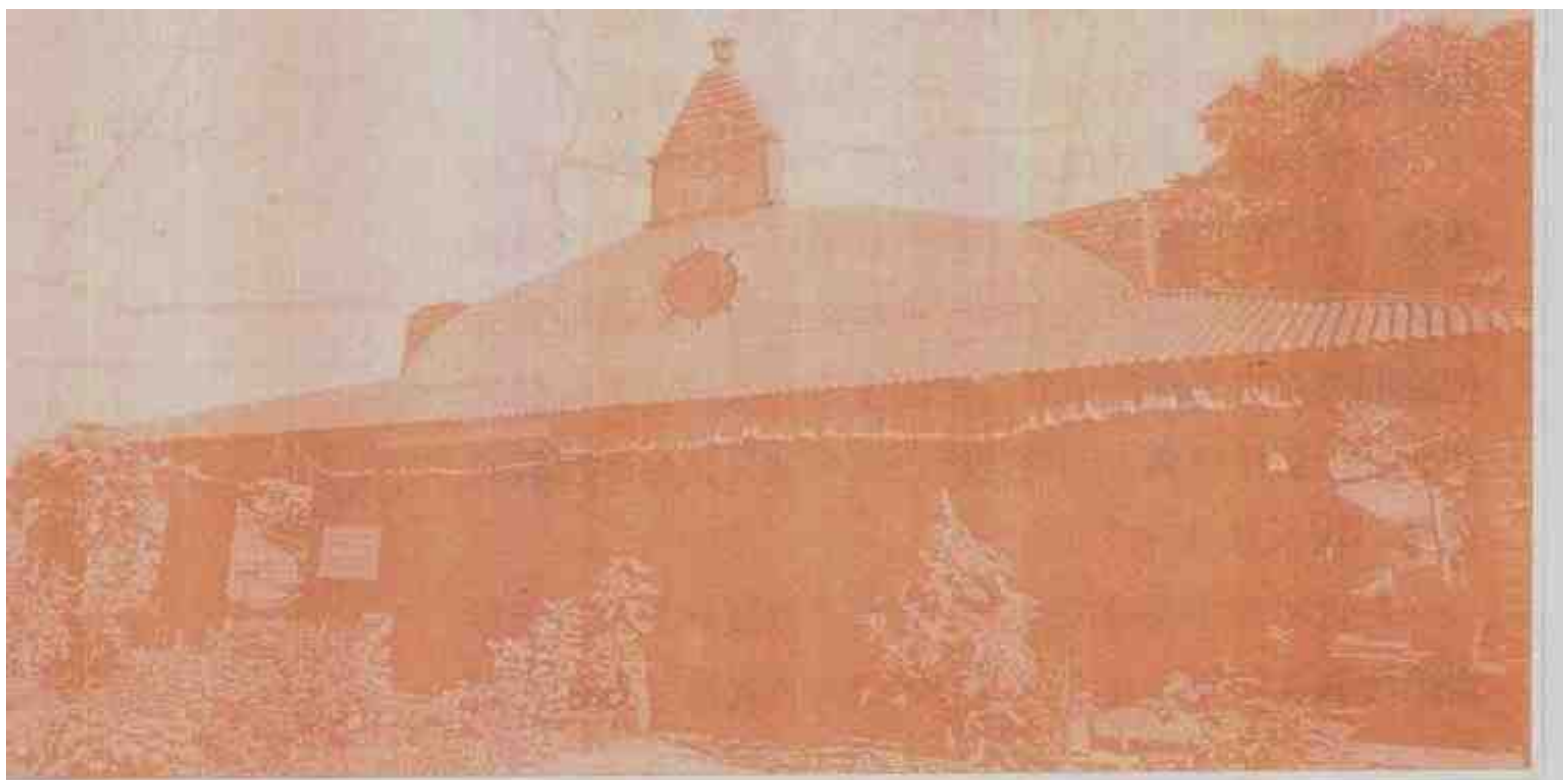


虽然目前因为经费问题，重整的进度缓慢，不过也因此还能看到她原始自然的面貌，并能尽情融入其宁静的氛围中。

● 摩耶夫人庙(Mayadevi Temple)

一进蓝毗尼圣地公园，印入眼帘的是一座模仿加德满都四眼天神庙造型的小小神庙，这就是现代尼泊尔新建的摩耶夫人庙。脱鞋走进昏暗的庙中，香烛的甜腻味道扑鼻而来，室内小小空间里，正中央供奉了一块巨大的黑岩石板，上头残留着模糊的浮雕痕迹，隐约可以看出摩耶夫人优雅地高举右手，扶着树枝的姿态，不过由于数百年来人们的奉献抚摸与外力破坏，使得雕像被磨损到难以辨认的地步。如果你问当地人，他们会说是阿育王时期留下的雕刻，不过这个说法已经被考古学家推

◎位于入口处的摩耶夫人庙，是近年来尼泊尔政府新建的庙宇。





翻了。

在黑岩雕刻的右边，另有一尊白色大理石雕造的摩耶夫人产子像，这是近代由缅甸政府依着传统佛诞故事而刻制捐赠的。

雕刻中可见摩耶夫人举起右手攀住一枝娑罗树枝 (*Sal tree*，另称无忧树 *Asoka tree*)，身旁站着她的侍女兼妹妹，也就是

后来把佛陀扶养长大的大

爱道 (*Mahaprajapati*，又音译为摩诃波闍波提)，天上有乘云散花的天神，而化身为一位长者的梵天 (*Brahma*) 则站在夫人面前，伸出双手做接捧状；夫人的脚边，就站着刚出生即能不扶而立、指天指地的释尊。

整个构图热闹活泼，完整描述了传说中佛陀出生的情景，只是整座雕像沾满了血一般的红色颜料，这是因为这座庙宇现在归尼泊尔的印度教徒掌管，而当地人又把摩耶夫人视为掌管生育、丰饶多产的女神，因此经常在此举行祭祀仪式，而这些红色颜料就是依照印度教的礼敬习俗所涂抹上去的。

在这两座主要雕像旁，七零八落散置着几尊指天指地的婴孩佛陀像，及许多古旧倾倒的各式黑岩雕刻，这

◎大理石的释迦诞生像是庙内的主要焦点，也是当地村民的信仰中心之一。雕像正下方，‘初生佛陀’脚下的莲花朵朵，描绘着“行走七步、步步生莲”的传说。



佛学补给站

右胁出生的传说

“为了繁衍人类，他从口、臂、腿、足，生出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摩奴法典 1-31—

在印度古老的文献——《吠陀赞歌》的“原人歌”中，最早谈到了人类的起源，歌中述说印度的四个种姓阶级里，婆罗门(Brahmana，司祭者)生于原人的嘴，刹帝利(Ksatriya，王族)生于原人的双臂；吠舍(Vaisya，庶民)生于原人的双腿；而首陀罗(Sudra，奴隶)则是从原人的双足出生。

这个年岁古老的吠陀思想，早在佛陀出生以前就已深深地影响着印度的人民，因此，传说中属于刹帝利种姓的释迦牟尼佛，照吠陀的说法应是从“原人”的双臂出生。或许，正是这深植人心的“王族胁生”之思想背景，造就了那个“佛陀从母亲右胁出生”的神话传奇吧！

◎庙内右方镀金的小佛像，造型相当可爱，就其风格而言，应有中国圣像形式的影响。



是因为尼泊尔政府正在进行重建古迹工程，因此暂时先将园内的雕刻集中搬迁至此，却尚未整理归位之故。每一尊雕像前都有善男信女供奉的鲜花和花环，也同样都被染上一层淡淡的血红色，甚至还有一幅印度总理与总理夫人的合照，也放在一起接受香火与崇敬，大概只要是**有权有势的人**，就会被认为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无远弗届的力量**吧！

● 菩提树、水池与寺院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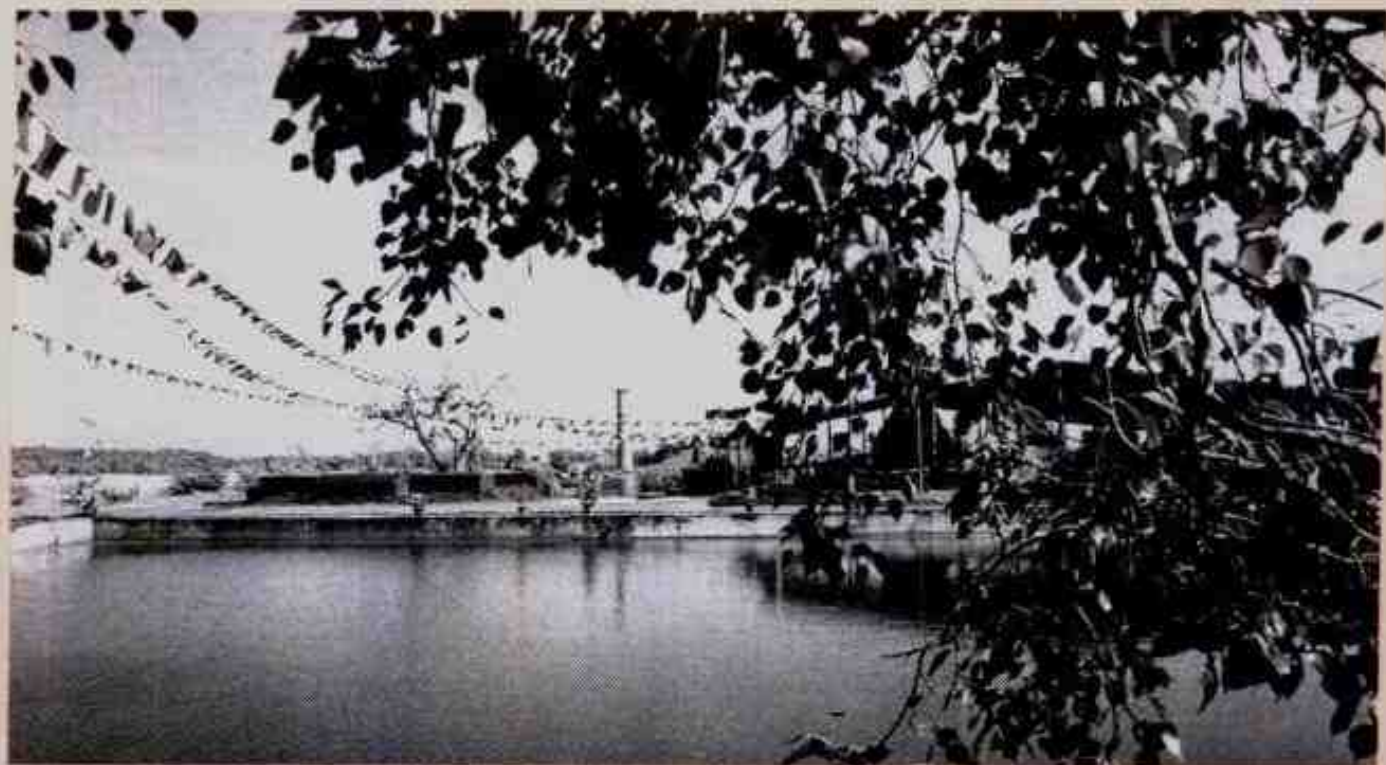
“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二十步，举手攀树枝，东向生太子。”

—法显 佛国传—

◎这株巨大的菩提树据说已有百年历史，在它盘根错节的树身中，安放了数尊当地民间的神祇，供信众膜拜。

出了摩耶夫人庙，面对着的是一片开阔的平静园区，如茵绿草上，一棵遮天荫日的巨大菩提树盘踞在一座长方形水池边。当地人认为，这棵菩提树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摩耶夫人毫无痛苦产下太子的地点，因为原本长在这里的娑罗树已老死，因而改种菩提树，继续着标示佛陀出生地的工作。较为奇怪的是，根据传说，摩耶夫人是在娑罗树下生产，但是目前的蓝毗尼园中，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树种，可能是人们认为佛陀正觉的菩提树更具纪念意义，所以尼泊尔当局就全面





◎位在阿育王石柱旁、被称为神圣水池(The Sacred Pool)——帕斯卡尼(Puskarni)的长方形水潭，是传说中“摩耶沐浴、释尊净身”的圣池，不过它真正的用途应是供僧院住众们沐浴饮用的贮水池。

广植菩提树，渐渐取代了娑罗树吧！

在盘根错节的巨大树根间，设置了一座小平台，但供奉其上受人膜拜的却是当地民间信仰的神祇。高高伸展的树叶枝干上，被西藏佛教徒系上了一排一排五颜六色的经文幡布，越过水池延伸到对岸的石柱、铁棚间，迎风招展，飒飒作响，为蓝毗尼园增添了不少节庆的味道。

飘飘彩幡下的一方池水，据说即是摩耶夫人生产前沐浴、佛陀出生后净身的水池。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对它的描述是“澄清皎镜，杂花弥漫”，不过，现在看来并不那么诗意，池水不深，却呈现无法见底的深幽墨绿，齐整的长方形水池，很明显是现代人工整建的痕迹，根据考证，这是一九三一年才挖掘的。每年十月到





翌年六月的干季期间，池水常常干涸见底，在夏季的烈日热流中，更增添一些荒芜气息。

在菩提树和水池旁、摩耶夫人庙正前方，一个略呈长方形的广场草地上，罗列了整片红砖建造的僧院遗迹，应该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七世纪间陆续建造的。法显在公元五世纪到访时，这里仍有僧伽团体净住修行，但环境已十分艰困荒凉，仅靠井水和浴池中的水勉强维持生活，到了公元七世纪玄奘来访时，不知是何缘故，蓝毗尼园就只剩残破的僧院而不见修行的僧侣了。

在这个遗址的挖掘过程中，并未发现任何有艺术价值的雕像或有重要代表性的文物，可以想见蓝毗尼园的寺院并不似其他佛陀圣地的塔寺般，传承着昌盛的佛法

◎(上)绿茵大地上躺卧着大片的僧院遗迹，在荒凉的尼、印边境上，它的传法生命只维持了数个世纪就结束了。

◎(下)尼泊尔政府目前正在重建蓝毗尼，这一大片铁栅内原是一座砖造建筑的遗迹，现已被拆除而成为重建的工程之一。



研修风气。这很可能是因为此地自古以来就是自然丛林，少有人烟，所以经典中也从未记载有佛陀正觉后曾回到蓝毗尼说法示教的纪录。

事实上，蓝毗尼的重头戏在迎接佛陀这与众不同的婴孩来到世界后，就算演完了！剩下的，就只有蒙尘的僧院基座遗迹，对着旷野默默话沧桑了。

另外，整个遗迹公园的中央，有一片被栏栅和铁棚围绕遮盖起来的区域，围栏中堆着砖块沙石等“建材”，正在进行古迹拆除、挖掘并重建的工程。这里原来是一座占地广阔、颇为完整壮观的砖造房屋，其中并发现了一块厚重石板，一般认为这座遗迹标示了佛陀当时出生的精确地点。

但这下子问题出现了！佛陀出生的确实位置究竟是在那棵代替娑罗树的菩提树下？还是这座石房？究竟何者为真？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提供答案，在这趟朝圣之行中，类似的情况层出不穷，由于印度人对历史的忽视使得考据工作困难重重，要想得到一个明晰的史实，就有待世界上专业的学者做更深入的调查考究了！不过，这个期待该不会也是一个神话吧！

●阿育王石柱

位在铁棚后方的阿育王石柱，是整个蓝毗尼中最重要的历史古迹。修长直立、打磨光滑的柱身，即使只剩下半截，仍毫不逊色地表现出阿育王石柱一贯的风格，





见证着蓝毗尼的历史角色。

公元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一日，德国考古学家傅尔博士在一片密林中发现了这座石柱的残基，直觉这是一个湮没在历史中的重大发现，于是和考古队员一起挖出了埋在地底的整根断柱，

◎阿育王石柱下方的告示牌上写着珍贵的阿育王教文的翻译，内容平实中见虔诚，足以证明阿育王确实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并将它重新竖立在原地，而整个蓝毗尼的重生工作，也自此拉开了序幕。

目前石柱在地面上高约五六公尺，地面下大约还有三公尺。不知是因为雷电的袭击还是曾受到人为的破坏，柱身上有一道明显的裂缝，为了防止它继续受损而断裂，目前以三道铁圈箍住保护着。在尼泊尔将此地更名为鲁槃地(Rupandehi)后，这根石柱又普遍被称为鲁槃地石柱(Rupandehi Pill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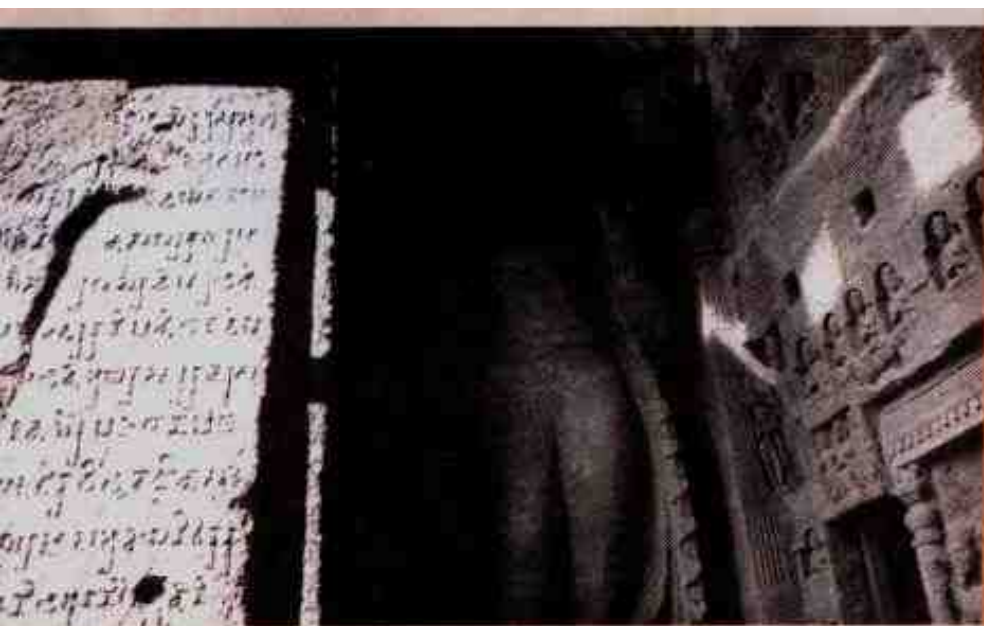
依照阿育王石柱的一贯风格，这石柱上面应该还要有一座雄伟的动物雕刻柱头才对。事实上，玄奘到访此



地时，那座柱头就掉落在附近，他在旅行记录中写道：“有大石柱，上作马像，无忧王之所建也。后为恶龙霹雳，其柱中折仆地。”可见原本是有一座雕刻为马的柱头，只是已被雷电劈倒在地。目前散布在东印各佛教圣地的阿育王石柱中，已发现有雕刻成狮子、牛及大象的柱头，蓝毗尼这根石柱很可能是全印度惟一一座拥有马像柱头的阿育王石柱，可惜如今已不知去向。

这根石柱最珍贵的地方在其柱身上，有古老的波罗密文字(Brahmi)铭刻着阿育王的亲笔敕文：

“天佑慈祥王登基廿年，亲自来此朝拜，因为这里是释迦牟尼佛诞生之地。一块石上刻着一个形象，并建立一根石柱，表示佛陀在此地降生。蓝毗尼村成为宗教的免税地，只需付收成的八分之一作为税赋。”



波罗密(Brahmi)文

波罗密文字，是除了佉卢文字(Kharosthi)外，所有印度文字的始祖。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七八世纪左右。当时所谓的闪族人(Semitic)在通商时把这种文字传给了印度商人，进而带入印度。

此为西印度羯陵伽石窟中三号石窟门楣石柱上的波罗密文字。



这篇敕文不但证明了佛陀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也解开了长久以来历史学者们对阿育王宗教信仰的存疑：他是真正的佛教徒吗？或者那只是这位强悍帝王收服异己的另一个政治手段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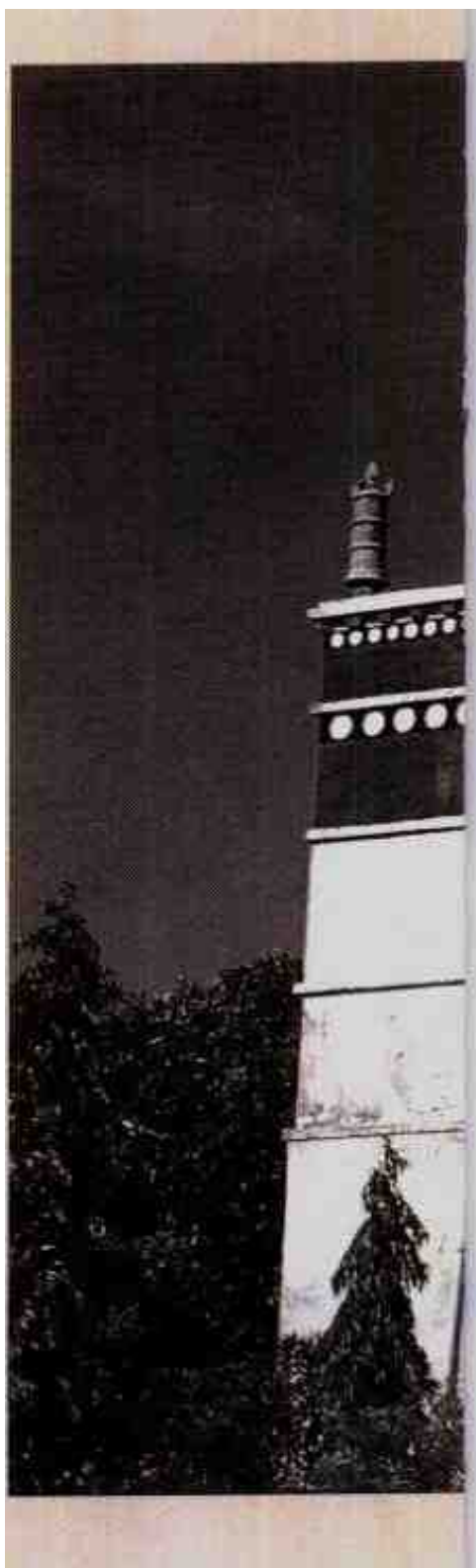
然而从这块碑铭看来，一个未受到宗教感动的人，不太可能千里迢迢从国都华氏城(今巴特那Patna)亲自长途跋涉五六百公里到这种小村落来朝拜，更别说那么慎重其事地竖柱立碑了。

读着和石柱一样简洁、洗练的敕文内容，深深感受到其中传达出的平实与朴质——没有辞藻炫丽的描述，只是踏实中肯地看待佛陀的诞生事件。由此看来，有关佛传的神话传说，应该是在阿育王的孔雀王朝结束后，也就是大约公元前三世纪以后才逐渐传说流布的吧！

朝阳下的半截石柱，就像宣告着自己无法估量的历史价值般，坚韧地迎风挺立着，对于向来不重视考证记录的印度而言，散见于各佛教圣地的阿育王石柱及许许多多的敕文碑铭，无异是晦暗混乱的印度历史中的一盏明灯，数千年来，一次又一次地为世人们解开埋藏在时间沙流中的古老之谜。

● 园外行

朝礼过圣地史迹后，若还有多余的时间，不妨到公园旁的村落寺院散散步，感受一下有别于印度的尼泊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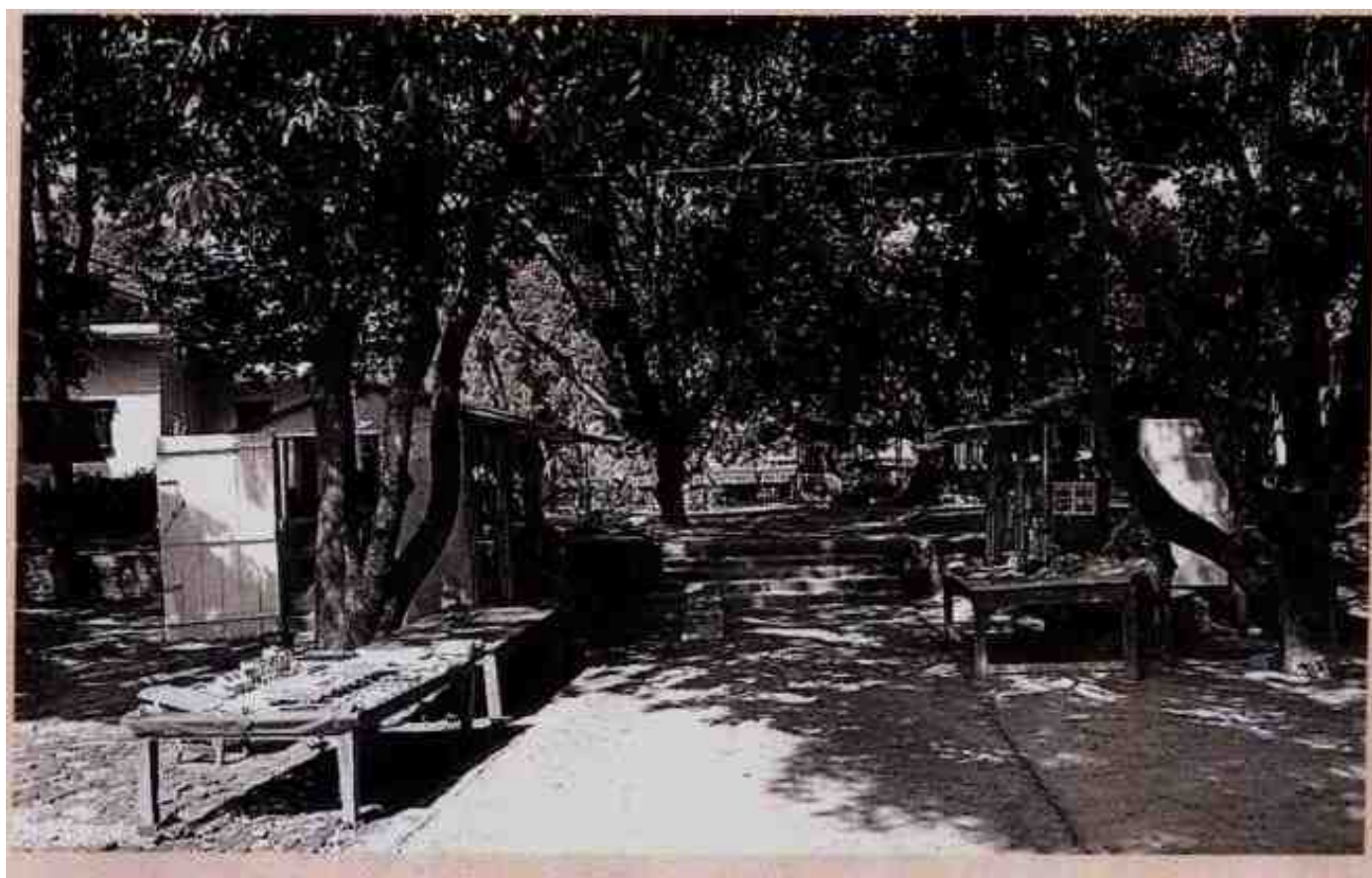


◎西藏寺是此地最高大的建筑之一，固定有藏传比丘在此净住。

村野风情。

出了史迹公园小门，走到对面的菩提浓荫中，仿佛进入另一个宁静世界。巨大的树木伸展开手臂，形成遮天蔽日的伞盖，带来阵阵清凉。由于佛教在尼泊尔还算盛行，这里又是释尊的出生地，因此在大树下伸尔会看





到人们设置了一座高台，台上供奉着指天指地的初生佛陀石雕供人礼敬祭拜，佛像身上的红色颜料和散落身旁的鲜花诉说了人们的虔敬诚心。

◎村内绿荫扶疏、自然宁静，主要道路两旁罗列着村民自设的贩卖摊位，但较特别的纪念品只有以梭罗树制作的念珠。

在这片绿荫中，有一座美丽亮眼的建筑，这是建于一九五六年、属于上座部体系的佛教寺院——蓝毗尼达摩达耶·闪米特·达摩沙拉(Lumbini Dharmodaya Samiti Dharmashala)，装饰着繁复木雕的门廊、窗棂以及色彩鲜明的彩绘壁画，充分展现出尼泊尔的寺院风格。

一群准备外出的妇女孩童兴高采烈地走来，到了寺前，突然静默了，女人们领着孩子，脱下凉鞋，在寺门外虔敬地礼拜大殿中的佛像，不太清楚状况的孩童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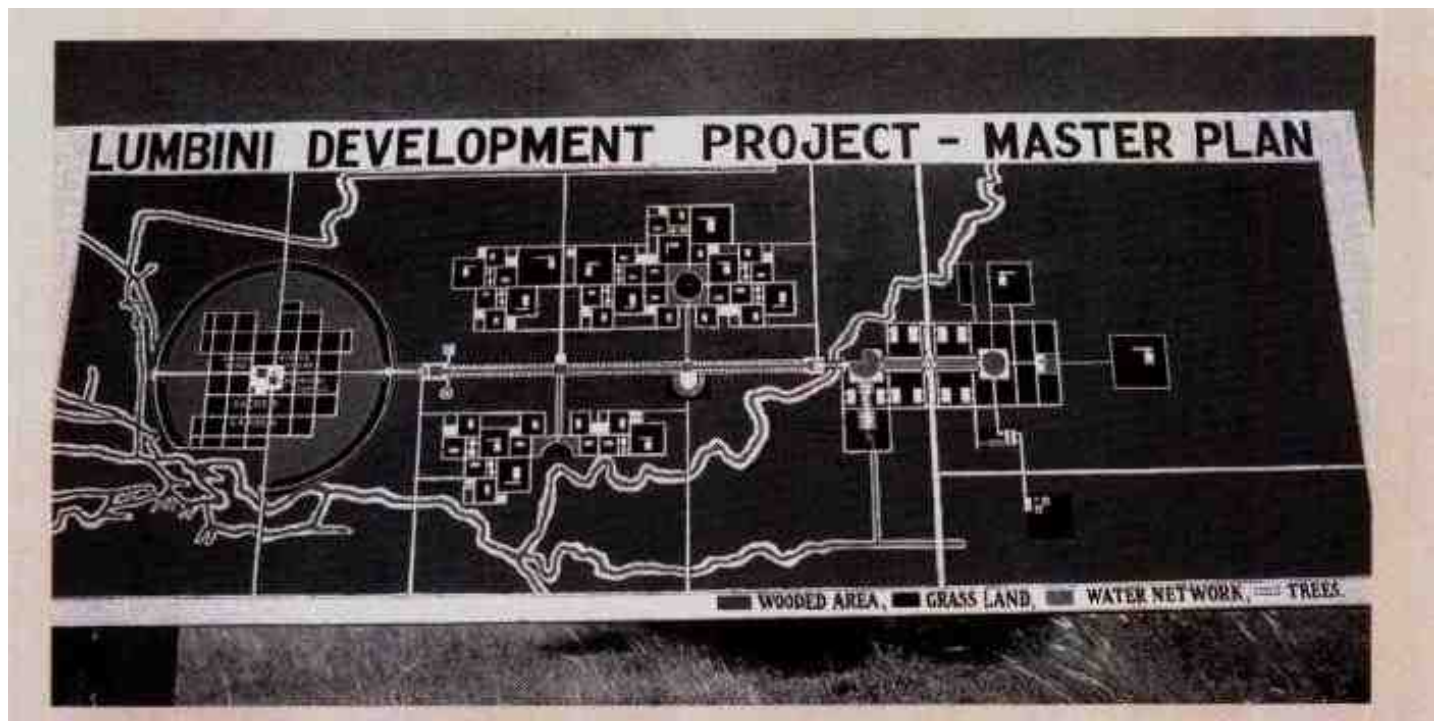
战战兢兢地跟着礼拜完后，还不放心地再三合十，生怕轻忽了什么。下了阶级，穿上鞋子，一群妇女孩童又恢复了唧唧喳喳的轻松自然，热热闹闹地离去。看着她们崇仰的神态和快乐的笑容，不禁也感染到知足无争的佛教文化对这个小村庄的深深影响。

在另一边靠近停车场处，静静站着另一座色彩艳丽的西藏佛寺——达摩苏瓦米·摩诃耶迦·佛陀精舍 (*Dharmaswami Mahayaja Buddha Vihara*)，每天早上住在此地的藏传僧侣们会固定举行宗教共修仪式，而每年九十月间则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约二千名左右的藏传比丘聚集于此，进行为期约十天的祈求和平仪式。

另外在蓝毗尼的周边附近，世界各佛教国家也在这里建造了许多风格各异的僧院及寺庙，而蓝毗尼研究协会及博物馆，也收藏了一些佛教文物，不过都离蓝毗尼园有一段距离，有兴趣的话，可以租电动三轮车前往。

对朝圣者来说，蓝毗尼园是宁静的，但对急于推广观光的当局而言，蓝毗尼园无疑是太寂寞了一些。于是，自一九八五年起，蓝毗尼发展基金会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计划，企图让蓝毗尼园重现当年佛陀诞生时的环境，藉以提升其成为一个国际级的佛教朝圣与研究中心。这项计划由日本建筑师Kenzo Tanze策划执行，不过由于所需资金庞大，筹募不易，因此进展缓慢，看起来似乎没什么改变。在目前硬件设施不足、交通食宿不便的情况下，蓝毗尼园只有在每年冬春之际朝圣旺季





时，才偶有巴士或汽车载着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朝圣客，前来打破这分旷古以来的寂静。

蓝毗尼或许是寂寞的，但是，也只有寂寞的蓝毗尼，才能保有其他圣地中少见的恬适静谧与清澈安详；才能包容人们在其中沉思冥想；才能保护那位千年前忍受着阵阵剧痛的王后，产下将为世间点燃明灯的、无上智慧的圣者！

◎蓝毗尼的发展蓝图非常宏伟，但是由于资金筹措不易及政府的不甚重视，距离完工之日似乎遥遥无期。



佛学补给站

佛陀的出生年代

佛陀出生的正确年代到目前还是一个谜，没有任何文献曾明确记载，故人们只能依据佛陀以八十岁高龄去世时的年代来推算，不幸的是，佛陀入灭的年代同样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形之下，佛陀的出生年份自然就众说纷纭了。

根据南传经典的记载推算，佛陀是在公元前五四四年过世入灭，那么，往前推八十年，则佛陀应是出生于公元前六二三年。不过，依照北传佛教的说法，佛陀是入灭于公元前四八六年，所以应该是在公元前五六五年出生。

除了出生年份之外，佛陀的生日也是另一个争议课题。依照北传佛教汉译大藏经中的主要说法，大约是在农历的四月八日，也就是台湾所熟悉的“佛诞日(节)”，又因为在神话中，佛陀出生时有龙王注水为其沐浴，所以这天也称为“浴佛节”。

然而，南传佛教国家却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佛陀的出生、成道及入灭都是同一天，也就是印度历法中，吠舍佉月(Vaisakha)下半月的月圆之日，所谓的吠舍佉月是印度历法中的第二个月，差不多等于西历的四五月间，因此南传佛教国家是以国历五月十五日作为佛诞日，并且在这一天举行盛大的庆祝祭典活动。



Kapilavastu

迦毗罗卫(Kapilavastu)是释迦族的首都。有的汉译经典中也称它为“迦毗罗卫国”。传说这座城的名字是从一位远古仙人之名而来。

释迦族自认为是太阳的后裔。以拥有无上尊贵的血统而自豪。但在实际的政治形势上。它却只是隶属于憍萨罗国的一个地小力弱的共和制部族。在大国环伺虎视眈眈的古印度。勉强地维持着自治的政权。

在这种随时可能被吞并的情况下。释迦族的圣人——释尊(Sakya-muni)出生了！背负着三千宠爱及沉重期待的小王子悉达多。在此度过他的童年。接受最初的启蒙教育。然后娶妻。生子。当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世俗生活时。他也是从这里逃脱而出离。经过多年的苦修并成正觉后。释尊才又再次回到故乡为释迦族人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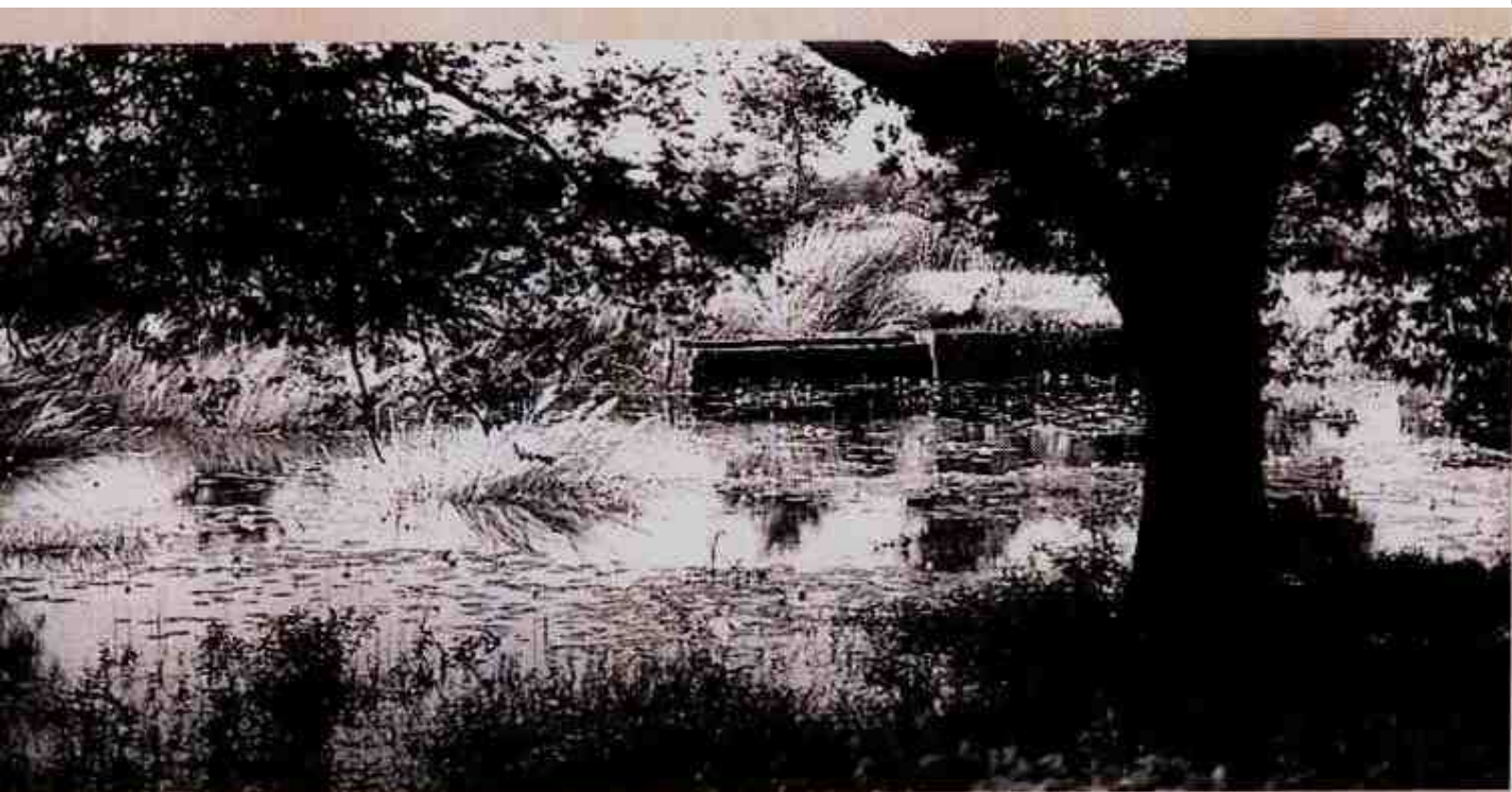
据说释迦族曾以地位卑下的女奴。假冒释族皇室与憍萨罗国(Kosala)的波斯匿王(Prasenajit)联姻。而生下了毗琉璃太子(Virudhaka)。这种傲慢与欺骗的行为。引来了释迦族灭绝的杀机——波斯匿王晚年被迫退位。毗琉璃太子继位后。立即对傲慢的释族人展开了报复性的军事行动。彻底灭绝了释迦族。

于是这个生养释尊的小都城。也就自此隐没在壮丽的历史舞台上。

Kashmir

圣地之二 迦毗罗卫

“喜马拉雅山下，有一支正直的民族，是憍萨罗国的属民。富有勇气与财富，其姓氏是太阳末裔，种姓是释迦……”



大出离

Kapilavastu



大约在公元前十世纪左右，原本居住于中亚的游牧民族亚利安人逐渐南移，慢慢从印度河流域迁徙到了恒河与亚穆那河的中游地区，此时已拥有高度文化的亚利安民族凭借着武力上的优势，顺利地吞蚀了北印度的文化版图。

在这些大举南移的优越部族中，有一支族系选择了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平原作为发展定居之所，他们是刹帝利(王族)种姓，但许多迹象显示他们自认为比婆罗门还要尊重，这支高傲的种族即是释迦族。由于传说中部族是由一位英雄“乔达摩(Gautama；亦称瞿昙，意为“最好的牝牛”)一手建立的，因此释迦族就以“乔达摩”作为族姓。





◎传说悉达多太子舍离世俗生活出家时，穿着华丽的服装，骑着良马——键陟，借由天神为其前导随侍之助力，悄悄地在半夜翻墙出城而去……

释迦族人主要以农耕为业，这点可以从经典中“净饭王”、“白饭王”、“甘露饭王”、“斛饭王”均以民生主粮“稻米”为王名便可约略看出，而巴利本生经亦有记载：释迦族每年有一个“耕种节”，这一天是全国上下庆祝耕种的日子，除了全城张灯结彩、妆点得富丽堂皇外，祭典仪式的最高潮，就是尊贵的国王与农民一同耕种田地，以示尊崇之意。

自认种姓尊贵，却依然以传统农业维生的释迦族，在历史的舞台上骄傲地缓步前进，但是，在工商业已渐速发展的上古印度时期，它似乎已逐渐被其他恒河诸国远远地抛在“强盛”的队伍之后，而尚不自知。

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在部族人口日渐蓬勃之下，释迦族已在喜马拉雅山脚下一带，聚居建立约有十个小城，组成了一个民主的部落式共和国。其中最大的城为迦毗罗卫，因此一般就以迦毗罗卫作为国名。

国内的政事运作是由人民推举公正有能的人组成议会，并选出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为主席(Rajja；罗阇)，凡国族间的政事均由议会代表在会议上共同讨论裁决。而当时的议会主席，就是迦毗罗卫城的城主、释尊的父亲——净饭王(Suddhodana)。

传说中，地位犹如一国之尊的净饭王，婚后妻子一





直没有怀孕，直到三十岁才夜梦白象而受胎。这在二千多年前的古印度，算是相当高龄的产妇，再加上临盆前的长途跋涉，或许这就是她为什么会在回娘家的途中，毫无预警而分娩的原因吧！然而，产后的摩耶夫人并没能得到良好的休养，立刻又风尘仆仆地赶回迦毗罗卫城，这一路疲劳奔波，终于使这位王后在产后第七天就抛下幼子，撒手人寰！

忍着丧妻之痛的净饭王，将初生的婴孩取名为“悉达多”(Siddhartha)，意为“一切皆实现而成就”。在流传的故事中，王子出生后，净饭王即依照习俗请来喜马拉雅山上修行高深的阿喜陀(Asita)仙人为王子看相预言，而这位仙人看到婴孩后，先是露出欣喜的微笑，随即却又流下泪来。王与众人见状大惊，以为孩子将遭遇什么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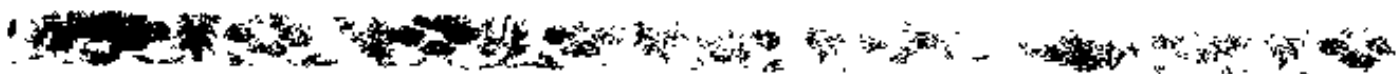
阿喜陀仙人解释道：“我笑，是因为看到这孩子将来若继承王位，必是称霸世间的转轮圣王，若出家修行，则必得亲证圣道，成为人天的导师。我哭，是因为人已老迈，无法活着看到太子成等正觉，亲自向他学法，故而又哭又笑。”

不论故事的真伪如何，其中都亲切地透露出净饭王和释族人民对这位小王子的出生，所怀抱的殷切期待与沉重的责任托付。长期在强国环伺之下无力振作国势的



◎印度早期的雕刻师们，用想像来塑造悉达多太子的装扮，以胸前的佩饰和精致的水壶等来表达他优渥的贵族生活，而头上的卷发、刻痕清晰的衣褶纹路，与酷似西方人的面孔，则是典型的受到希腊艺术影响的健陀罗雕刻风格。





释迦族，想必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太子身上，期盼他能成为一位强盛贤明的君王，好挣脱政治情势上的困境吧！

摩耶夫人过世后，净饭王将悉达多交托给另一位妃子——“摩诃波闍波提”抚育，她是摩耶夫人的妹妹，也就是悉达多的姨母。于是这个初生即丧母的幼儿，就在姨母视如己出、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以太子的尊贵身分，过着极为优渥的生活，并接受所有刹帝利阶级应有的教育：哲学、天文、医学、骑术、射箭及古老的吠陀思想等，而为了避免悉达多有出家的念头，净饭王更是在物质上竭尽所能地满足他。

◎无忧无虑的小孩，在布满白莲的野塘边钓鱼，他们大概不会知道，当年的悉达多王子也曾在这几度过优游年少，但最终他却选择了离开……



“自我昔日出家学道，为从优游从容闲乐极柔软。我在父王悦头檀家时，为我造作种种宫殿，春殿、夏殿及冬殿，为我好游戏故。去殿不远，复造种种若干华池，青莲华池、白莲华池、赤莲华池……”

—大正藏 中阿含柔软经—

不过，即使在如此无忧无虑的环境里，悉达多仍然时常陷入沉思之中。据说他曾在“耕作节”庆典时，看到



农人于烈日下劳苦地锄田工作，而土中许多被翻起来的蚯蚓昆虫，就算没有被锄头腰斩，也难逃空中觅食小鸟的尖喙，幸而能啄食到小虫的鸟儿，又要面对大鹰的扑杀……。或许是看到众生彼此相残，结果仍然不免一死，心中因而生出对生命的哀悯与疑惑。

另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则是所谓“四门出游”：传说有一次，悉达多和马夫车匿(*Channa*)出城游逛，没想到一出东门，即见一萎缩衰弱的老人坐在路旁，悉达多心情一沉，转而往西门去，却又见一痛苦垂死的病人倒卧路边，于是再往南门，结果遇到一队送葬的行列，抬着一具干缩的尸体，亲人们跟在后面悲泣哀哭……从不曾见过这些人间悲苦的悉达多，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开始为了这恐怖痛苦的未来，陷入前所未有的沉思与郁闷。就在此时，他在北门口遇到一位修行的沙门，神情安详而平静、气质庄严而无忧……

于是他开始有了离家修行的打算！

净饭王见到儿子出城游玩，回来后却闷闷不乐独自沉思，深恐悉达多会应验预言出家修行，于是便与摩诃波闍波提夫人相商，为他选定拘利族天臂城的公主耶轮陀罗(*Yasodhara*)为妃，心想太子娶妻生子后便不会再有出家的念头了吧！

只是，成家后悉达多并没有因此而比较快乐，他把初生的儿子取名为“罗侯罗(*Rahul*；意为月蚀，又有“障碍”之意)。而家庭也并没能绑住悉达多，他对生命的疑



问与恐惧愈来愈深，终于到了再也无法忍受的地步。

“我自己是迷惑的，为什么我还要奢求同样有迷惑的东西呢？我自己是有老、有病、有死、有忧伤、有苦恼的，为什么我还要奢求有苦恼的东西呢？”

—巴利文 中部经 第26经—

于是，在一个节庆欢乐的夜晚，他看着熟睡中的妻子与刚出生的爱儿最后一眼，向他们告别后，就在马夫车匿的引领下，静悄悄地离宫出城了。

夜空下，荒野中的悉达多王子，褪去华丽的服饰，剃除浓黑的须发，告别了他的家乡——迦毗罗卫城，在广陌无垠的恒河流域上，朝着摩揭陀国的方向，展开了与当时所有的修行者同样的、乞食流浪的生活，独自追寻未知的涅槃解脱！

当时，悉达多二十九岁！

“虽然我年龄尚小，满头都是乌黑的浓发，年轻力盛，刚要踏入壮年，虽然我父母都不希望我离家而哀悲哭泣，但我还是将须发都剃掉了，穿上了修行的黄袍，离开家庭，走入无家者的生活……”

—巴利文 中部经 第26经—



佛学补给站

种姓社会中的人生四阶段

古印度种姓社会中，分有四个阶级：最高的神职人员——婆罗门；贵族武士——刹帝利；平民——吠舍及奴隶阶层——首陀罗。其中前三个阶级死后可一再轮回，再生为人，称为“再生族”，而最低贱的首陀罗，死了就死了，无法再生为人，故称为“一生族”。

在古老的婆罗门社会中，又将再生族的人生分为四个阶段：

1. 梵行期：类似现在的学生时期，凡再生族到达一定的年龄后，就必须入门学习婆罗门《吠陀》经典文献、祭祀礼仪及其他的知识技能。

“婆罗门种姓的入门祭祀，要在受孕后第八年举行，刹帝利在第十一年，吠舍在第十二年。”
——摩奴法典 2-36——

2. 家住期：梵行期終了，就算成年了，此时可以成家立业，正式踏入社会。

“再生族学习期满，经师长同意后，可按照规定，沐浴净身，迎娶一个相同种姓、具有吉相的妻子。”
——摩奴法典 3-4——

3. 林栖期：年纪更长、儿女成年后，就可以将家庭事业交与子女，离家住在丛林中，过着隐遁的生活，专心从事祭祀、修苦行与人生哲理的思考。

“先前学习期满的再生族，在按规定度过家住期后，即应下定决心，抑制其感官享乐，生活在林中。”
——摩奴法典 6-4——

“摆脱一切肉欲欢乐的追求，纯洁如学生，不耽于安逸的居所，栖身树下，席地而卧。”
——摩奴法典 6-26——

4. 遁世期(苦行期)：这是人生最终的阶段，此时人们舍离一切财产，剃发、守戒、乞食、穿薄衣，致力达到最终的梵我合一。

“剃除头发、指甲和须，仅带食钵、手杖和水瓶，专一情勤，四处游行，避免伤害任何生命。”
——摩奴法典 6-52——

“不伤生，控制欲望感官，完成吠陀经典的宗教义务，进行最严峻的苦行，在此生达到梵我一如的最高境界。”
——摩奴法典 6-75——



◎二十世纪末的婆罗门修行者，依旧是一只水壺，一根木杖，身着素服，游化四方……几乎和二千五百年前的苦修生活一模一样。



一般人们相信，“四门出游”是引导佛陀离家修行的决定性事件，甚至有人认为出现于四门的老人、病人、死人与修行人都是天神为了唤醒佛陀的修行之心而幻化的，不过这显然是为了增加戏剧性而添加的表现手法。

如古老的婆罗门法典所述，种姓社会规定了人生圆满的四个阶段，而离家栖于林中及遁世四处游化，原就是吠陀经典中，大力提倡要达到生命最高境界——“梵我一如”的必经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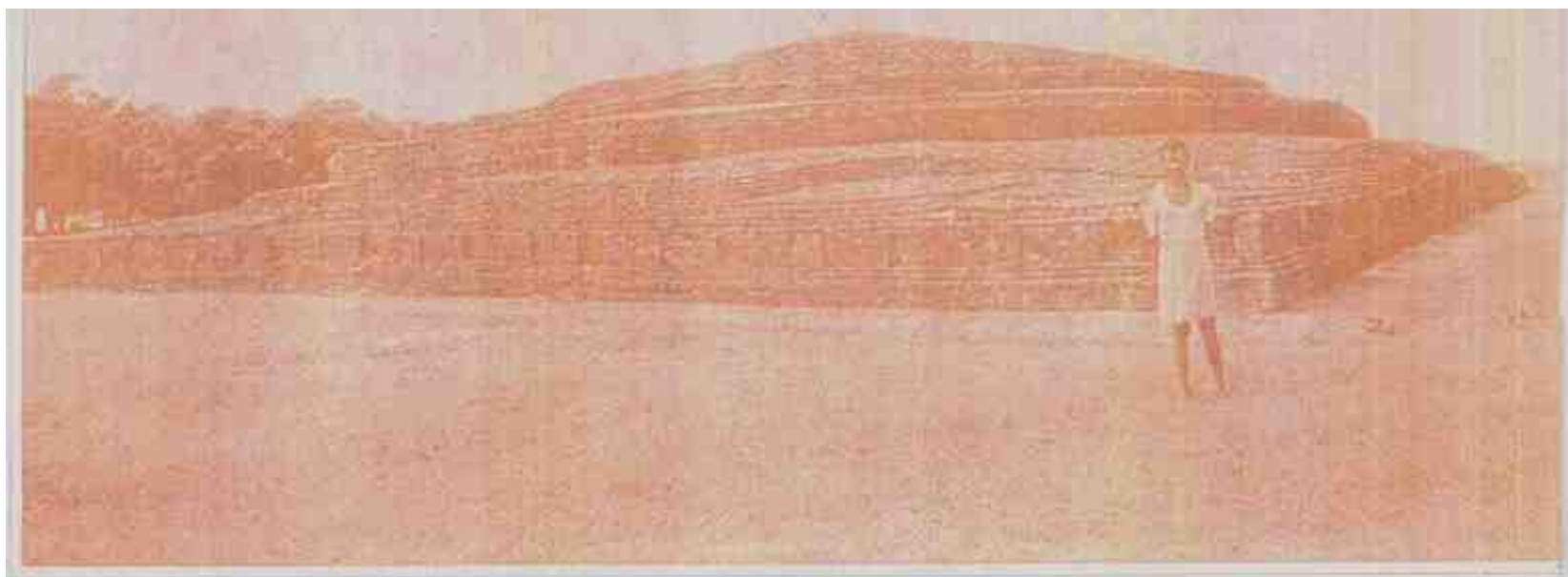
因此很显然的，世尊的毅然离家，应与当时的社会苦修风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出生以来物质生活就极为丰厚的悉达多，在心灵上依然得独自品尝世俗享乐后的空虚及生命必然消散的无态；在现实上又得担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与壮大种族的压力，相信任何一个人处于这样的环境中，都必然会在心中浮起对“生命”的迷惑吧！

只是，出家后的悉达多太子并不只是流浪苦行、在密林或山洞中孤独的过完一生而已，当时有极少数的卓越的宗教、心灵导师，在苦修之后返回到所生存共处的世俗社会，并以在大自然中所体会的哲思真理，向现存的社会提出积极的建言与改革的批判，而佛陀——正觉后的悉达多太子，即是当时如慧星般耀眼夺目的划越了恒河的夜空、而至今依然是长照暗夜的一颗智慧之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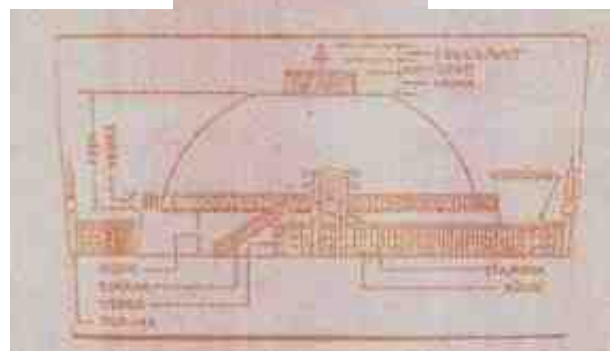


迦毗罗卫的遗址，至今仍是佛教考古学上未解之谜。因为就出土文物而言，有两个分别位在印度、尼泊尔边界附近的遗迹，均可能是古城迦毗罗卫的旧址，位在尼泊尔境内的是提罗拉科特(Tilaurakot)附近，另一个是位在印度UP省境内的毕波罗瓦(Piprawa)遗址一带。这两处各有考古学者依据当地遗迹与出土文物所做



的考据认定，而尼泊尔与印度政府当局，也因为观光资源的考量而坚决声称自己国境内的遗址，才是真正的古迦毗罗卫。

直到近年来毕波罗瓦陆续有新的文物出土，方使得其为古迦毗罗卫遗址的可能性相对升高，因此，这里就只介绍毕波罗瓦这片遗迹。



◎(上)这里UP省巴士提县内、毕波罗瓦所挖掘出土的舍利罐之一。从外表古老的波罗密刻文中，证明了这是释迦牟尼涅槃后，释迦族奉祠所分得舍利之塔。

◎(左)在这座巨大的圆形残塔中，考古学家佩普找到了一只凝聚世人焦点的古老舍利罐，继而引发了迦毗罗卫城址的论争。

毕波罗瓦是位在印度UP省巴士提县(Basti)北方的一个小村落，距离边境小镇苏诺里约六十公里。一般相信，这里的塔寺遗迹就是当初迦毗罗卫的释迦族，在佛陀入灭

火化后，建塔供奉所分得的遗骨舍利之处。目前包围在铁栅栏中的遗迹公园占地广阔，除了一座巨大的舍利塔基座外，四周还围绕着许多僧院建筑残骸，以及大片尚未完整出土的遗址等待挖掘。

公元一八九八年，法国考古学家佩普(W. C. Peppc)在此处一座直径约三十五公尺、已经崩毁的砖造舍利塔中，挖出了五个装有遗骨的舍利容器，包括两个滑石制的舍利壶、一个水晶制的舍利罐及两个不同形状的大小容器。在其中一个滑石制的舍利壶上，以古老的波罗密文字刻着：“这是释迦族佛陀世尊的舍利容器，乃是有名的释迦族兄弟与其姊妹、其妻子等共同奉祠之处。”

这个发现为佛陀的历史真实性提出了强有力的新证





明，轰动了当时的考古界，不过，同时也掀起了迦毗罗卫遗址确实所在的争议。只是，在佛教早已消失的印度，这股热潮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如夏夜中的烟火般熄灭冷却了。

直到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七年间，另一支考古队伍再度在此进行挖掘工作，才为沉寂许久的毕波罗瓦带来新的一丝曙光。在这次的考证过程中，他们发现毕波罗瓦佛塔(Piprawa Stupa)依年代不同，共建有三层：首先是在佛灭后不久，这里就建造了一座最原始的佛塔，到了孔雀王朝时，曾加以扩建，稍晚期以后，又增建了四座僧院、一座公众议事厅和各式各样的小圣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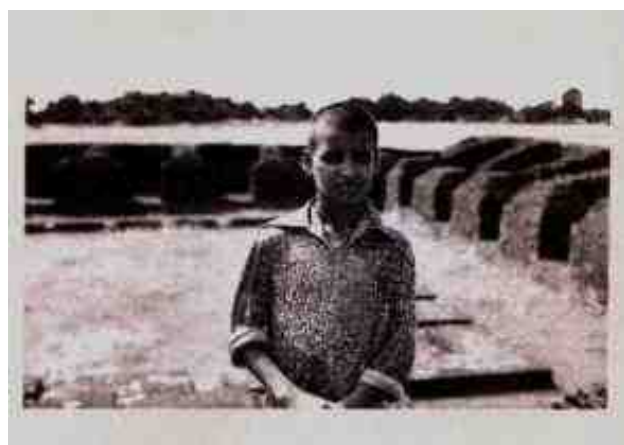
之后，继承的王朝不断地修建扩充，所有增建的僧院都面向着佛塔，据说在这些绕塔而建的僧院中，曾挖掘出40枚刻有图纹的封印(sealings)，并有刻着波罗密



◎(上)依方位来判断，这里应该就是“提婆弗坦罗”僧院的遗址。

◎(下)博物馆内陈列的早期佛塔木制模型，一般而言，较正式、重要的佛塔大都会有东、西、南、北四座塔门牌坊，并在塔周铺设走道与阶梯，引导民众登上塔顶参观。这座模型是依着一九七二年时在毕波罗瓦发掘出的大塔结构制作而成，其中的舍利罐所收藏的，就是佛陀的舍利遗骨。





◎如果毕波罗瓦确实为古迦毗罗卫城遗址的话,那么这里的孩子很可能就是释迦族的后裔了!只是,如同这小男孩儿的眼神一般,印度历史的真相与演变,总是深邃而幽暗……

文Kapilavastu的文字图像,这些都足以证明此地可能为古迦毗罗卫所在。

在这些僧院中,又以位于东方的精舍最为壮丽堂皇,它最后一次的修建是贵霜王朝时,在一位国王全力护持下仔细地完成,因此这座僧院成为

知名的“提婆弗咀罗僧院”(Devaputra Vihar; Devaputra 有“天子”之意),这个名字显示在许多用贵霜文字铭刻的印章上,刻文内容为:“这是献给迦毗罗卫比丘僧团的提婆弗咀罗僧院”(Om Devaputra Vihara Kapilavastusa Bhikhu Sanghasa),这个证据再度强有力地指出毕波罗瓦很可能就是迦毗罗卫的遗址。

在这里出土的文物目前均被收藏于新德里与加尔各达的博物馆中,而珍贵的佛陀舍利,据说已有部分送给泰国作为交流的礼物。

● 岗瓦利亚(Ganvaria)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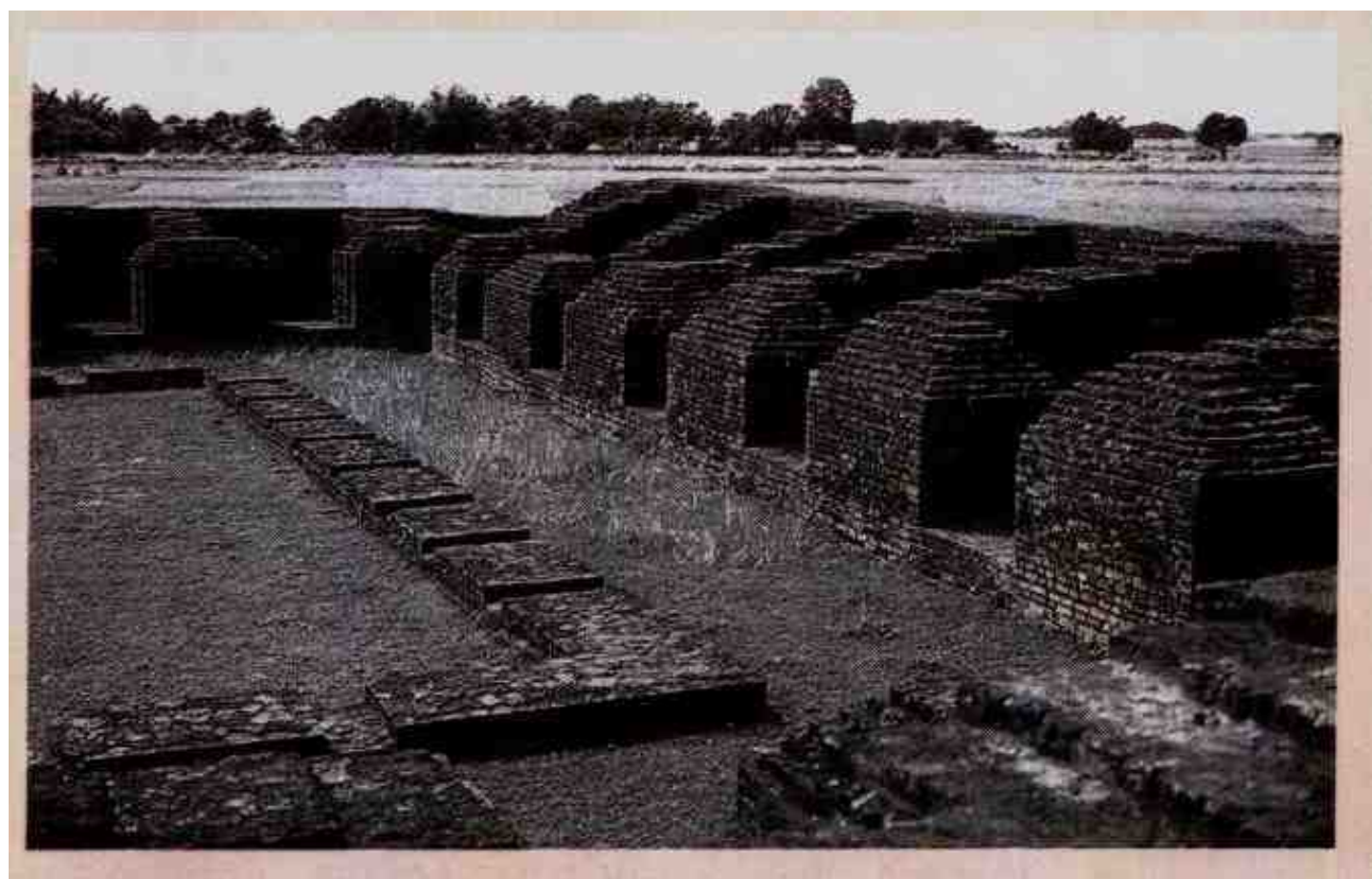
距离毕波罗瓦一点五公里的岗瓦利亚遗址,共有两座建筑遗迹,其中一座因为有着厚重的石墙,因而被当地人认为是迦毗罗卫净饭王的王宫。但从它的建筑形式及考古报告中,已明确显示这只是一座单纯的僧院遗迹。

不同于毕波罗瓦的僧院以佛塔为中心的形式,岗瓦利亚的僧院看起来像是民宅与精舍混合的样貌:一小段阶级通往方正齐整的大殿,一间一间的小僧房井然有序



地围绕着大殿，大约有二十六间，保存完整，几如新建。

这座遗迹隐藏在主要道路边的一条岔路中，既无围篱保护，又无明显的标示，一不小心就错过了，因此进入迦毗罗卫后就要放慢速度，留意寻找。



◎岗瓦利亚的僧院，石壁异常的厚实，宛如防御用的城墙，显示当初建造时的仔细，与对施工品质要求的严谨。可惜在这两处僧院中并未发现有重要的古物。



佛学补给站

释迦族被灭亡？

一般认为，佛陀晚年曾三次阻挡侨萨罗国的军事行动，但终究无法挽回释族人被毗琉璃太子报复性灭绝族群的命运。

公元五到七世纪，中国的旅行家法显、玄奘游历印度时，均表示曾看过有“释种诛死处”等纪念遗迹：“毗卢释迦王既克诸释，虏其族类，得九十九百九十万人，并尽杀戮，积尸如莽，流血成池，天警人心，收骸瘞葬……”更加深了这个传说的真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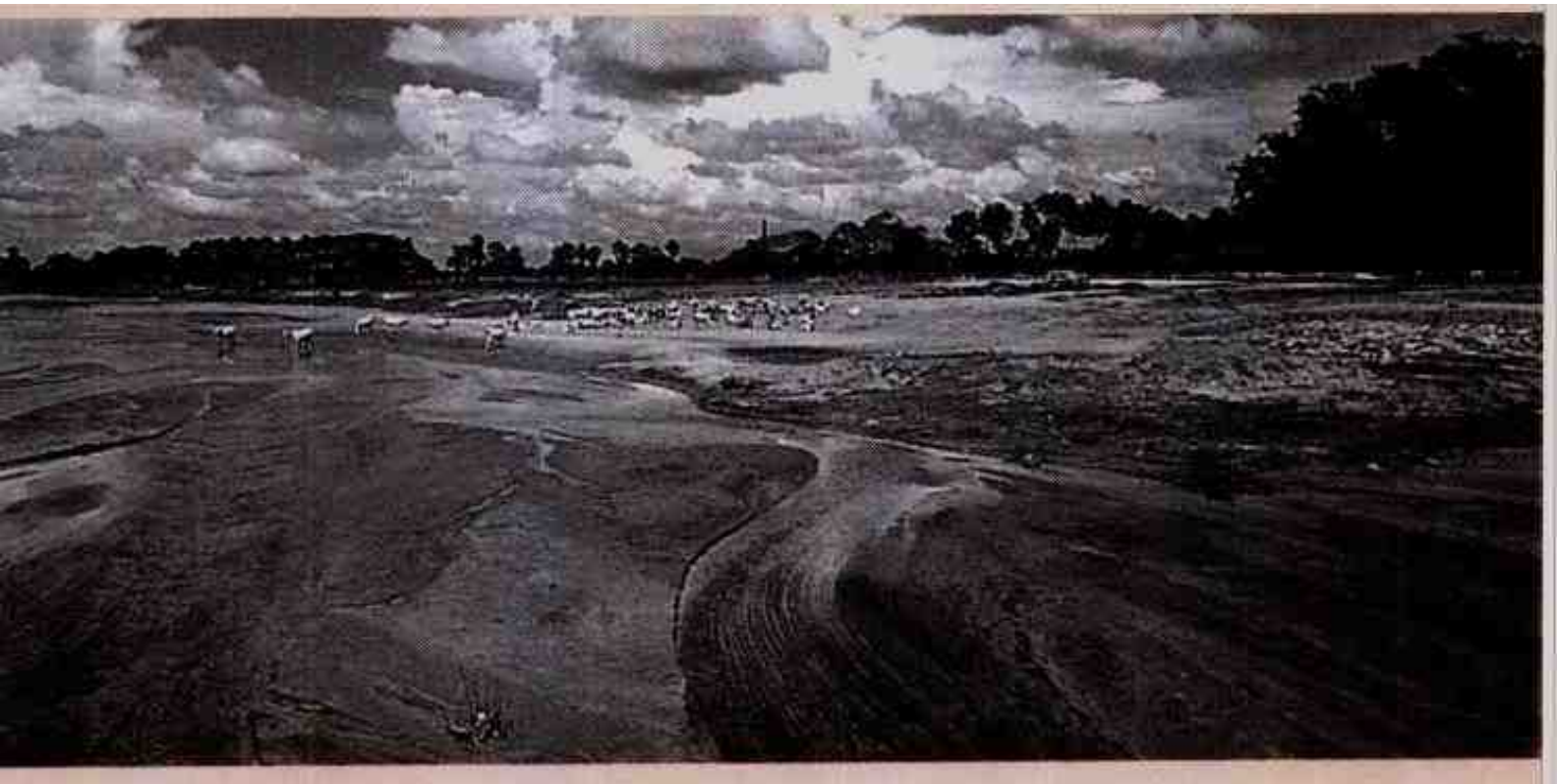
地而 由 信 上 能 但 解 经 出 地 左 明 塔 地 门 迦 比 兰 ！ 兰 ！

Bodhgaya



佛陀加雅(Bodhgaya)，位于印度比哈省(Bihar)境内，距离现代化的迦耶城大约16公里；距离加尔各达约607公里。这里的土地肥沃而富足，平原上散布着翠绿的水田，由帕尔古(Phalgu)河(即古代的尼连禅河Nairanjana)灌溉着。

一片覆着低矮树林的山丘，勾勒出小小村落的轮廓，就在这平静可爱的地方，释迦族的悉达多王子了解到生命的真相，成为人间至善的觉悟者——Buddha“佛陀”(意为觉悟的人)！





舍俗离家的悉达多，怀抱着高度的理想与强烈的求知热忱，四处追寻心灵的导师，期待着有人能引领他解开对生命的迷惑。

这位忧郁空虚的释迦王子，从崇圣的喜玛拉雅山脚，一路漫游到离家五百公里外的摩揭陀国境内参学，并先后投入两位禅定的名师——阿罗逻·迦罗摩(*Alara Kalama*)和伏陀迦·罗摩子(*Uddoka Ramaputta*)的座下师事学习。在先天的聪慧与精勤的努力之下，悉达多很快就学习到老师们所教导的一切，也亲身体会了深定中的禅悦，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出定后更加空虚的失落感。

于是悉达多清楚地明白，他依然未找到真正的答



“失眠者夜长，疲累者路长，不知正法者，
苦感轮回长。”

—巴利文 法句经 第60经—

佛陀的故乡

严酷的绝食，希望借此能获致最高的解脱涅槃。

“因少食故，我的臀部如骆驼脚。因少食故，我的脊柱凹陷如纺锤之链。因少食故，我的肋骨如朽屋梁柱腐蚀破碎。因少食故，如深井水光在极深处才可看见，我的眼窝瞳光也如此。因少食故，如摘取未成熟苦瓜，因风燥热皱缩凋萎，我之头皮亦复如是。

阿夷吠萨那，当时我欲摸肚皮，却摸到背脊骨；我欲摸背脊骨，却摸到肚皮。因少食故，我之肚皮与背脊骨，竟然如此的贴近。”

—巴利文 中部经 第36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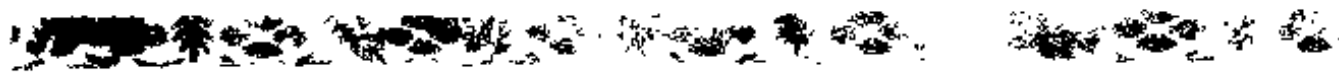


◎苦行——以折磨肉体为提升精神层次的修行方式，能获得印度社会普遍的敬佩与赞扬，因此至今依然存在于印度民间。

这样严酷的苦行令悉达多差点丧命，但是对心灵上的助益却是微乎其微。于是他开始生起了疑惑——“苦行”似乎并非探索真理的大门！

这时，悉达多忆念起昔日年少时期，曾于田埂旁的大树荫下观看农夫耕种，由于身心都很专注，因而有了情绪平稳、思维澄澈的体验：他突然发觉，或许，只有以这样的身心，去探索苦恼生起的源头，才是通达菩提的道路。但是，以他目前极为衰瘦的身体，要获得这样





的智慧，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据说，就在这个时候，河边来了一位云游四方的游唱琴师，一边走一边唱着民间的歌谣：

“……琴弦太松则音不成调，太紧则声音不悦耳，不松不紧则音声和悦优美！……”

正陷入思维困顿中的悉达多听到了这歌声，仿佛受到电击般，整个人都被震醒了！他霍然明白了身心就如琴弦一般，只有离开极苦与极乐两端，才是能导致心灵平静安稳的正道。于是，

悉达多毅然决定，就从此刻开始，他要放弃苦行了！

豁然开朗的悉达多离开了苦行林，走入尼连禅河沐浴，由于刚结束严苛的绝食，悉达多的身体仍极为衰弱，几度摔倒在河中，最后靠着攀住树枝才得以勉强爬出河流。正当他虚脱地倒在岸边休息之际，附近村落的善良女子苏嘉塔(Sujata)适时经过，并奉献营养温热的乳糜给



◎佛陀在乌留频螺村专心地寻求真理。《桑奇大塔东门公元一世纪》





身躯孱弱的悉达多食用。

接受了这供养的悉达多，颤抖地喝下第一口乳粥，他终于开始恢复进食了！这代表着悉达多告别了过于极端的苦行生活，并开始趋向于平稳的“中道”。

然而，长久以来跟随他修行的

五位苦行同伴，看到这样的情形，却对这位昔日的精进同修产生了极大的误解；他们一致认为：“悉达多终究是出身娇贵的温室花朵，稍为严苛一些的磨炼，就让他心生懈怠退堕，这样是无法达到最高涅槃境界的。”于是，五位同修失望地离开了。

悉达多的体力渐渐恢复之后，精神与思绪亦逐渐清明了许多，他不再期待依靠某一个人给他答案，他知道只有自己才能找到开启解脱之门的钥匙。于是，依着数年修行的经验，他找到了一棵适合静坐沉思的浓荫大树——毕钵罗树(*Pippala*)，在枝叶覆影的蔽荫中，下以大

◎菩提树原名毕钵罗树，是酷热印度常见的阔叶绿树，由于佛陀在此树下正觉成道，故尊称此为 Bodhitree，意为“觉明之树”。早期的雕刻师们常以菩提树或其他的圣树象征佛陀的色身，作为受人崇敬的对象。《桑奇大塔西门柱身之雕，砂岩，公元一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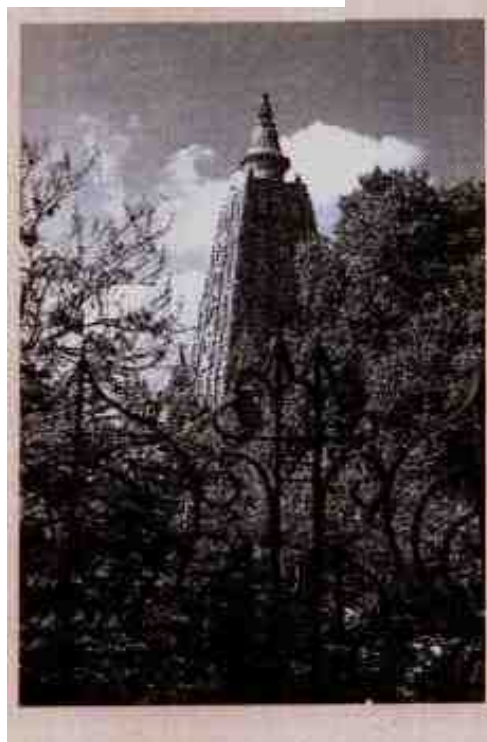
地为座，上以苍穹为顶，开始进行他最后的精进思维。

舍离了优渥富裕生活的悉达多王子，如今亦舍离了对解脱烦恼无甚助益的苦行。他正以着朴质踏实的修行态度，精勤不懈地在这蜿蜒优美的尼连禅河边、苍郁茂盛的毕钵罗树下，冥想、经行、苦思、日复一日、夜复一夜……。

就在一个平凡的深夜里，当世人依然懵懂沉睡之际，悉达多的思虑到达了前所未有的清明澄静，他剥开烦恼表面层层缭绕的情绪迷雾，直接面对那苦恼：细细品尝那味道、静静观察它来去的轨迹、审慎追循它的源头……。

在反复深思中，悉达多终于突破了无明的遮障，看清“自我”的虚幻：

◎壮丽高耸的大菩提大塔。



“造屋之人，终为所获！今此房舍，毋令再筑！屋顶已塌，梁柱已折！心离造作，贪爱尽灭！”

—巴利文 法句经 第154经—（佛陀正觉时刻所说之语）

注：房舍意为“自我”

再也找不到“我”这个牢笼的悉达多，彻底地自由了！既然洞澈了“自我”的虚相，便自然地熄止了欲望贪求、嫉妒愤怒与爱染执着的心，也不再有任何的彷徨恐惧，而长



久以来逼迫着他东奔西跑的“忧悲恼苦”，就在这一瞬间完完全全地消失了！

“我如是心等，清淨澄明，无垢无染，柔软堪任，坚固不动摇，已心趣向无漏智慧。
我即如实知‘此是苦’，知‘此是苦集’，知‘此是苦灭’，知‘此是苦灭道’。
知‘此是漏’，知‘此是漏集’，知‘此是漏灭’，知‘此是漏灭道’。
我如是知，如是见，得爱欲漏心解脱，得有漏心解脱，得无明漏心解脱，即解脱已具解脱智，知‘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做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巴利文 中部经 第36经—

◎ 朴质的石雕佛足印，颇能表现佛陀游化传法的一生：深陷的石足印内，积满了清淨的泉水与短暂怒放却艳丽芳香的鲜花，代表着世人对世尊永恒的千古怀念。《大菩提大塔入口》

在这闪烁着耀眼明星的深紫天空下，悉达多清清楚楚地明白了生命的真相，成为一位至圣的觉行智者——佛陀！

二千五百多年前，就在这座宁静村落中，平凡的悉达多，燃起了隐藏在生命中的智慧火炬，为沉睡的世间





带来一道曙光，驱散了人们心中的纠葛迷雾，照亮了昏暗无助的娑婆世间！

自此而后的四十五年生命中，佛陀开展了弘法示教的游化生涯，直到入灭前的最后一刻，都不曾歇止。为了感念佛陀的教化恩泽，人们在这里建了许多佛塔纪念建筑，并将乌留频螺村尊称为佛陀加雅，让后世的人们能永远记得在这渺小村落中曾发生过的伟大觉醒！

“一切事物的成分是无常的——(诸行无常)，以智慧观察，厌离种种的迷惑，这是清净无染之道。”

“一切事物的成分是苦恼的——(诸受是苦)，以智慧观察，厌离种种的迷惑，这是清净无染之道。”

“一切事物的成分是虚幻无实有的——(诸法无我)，以智慧观察，厌离种种的迷惑，这是清净无染之道。”

—巴利文 法句经 277 278 279经—



佛学补给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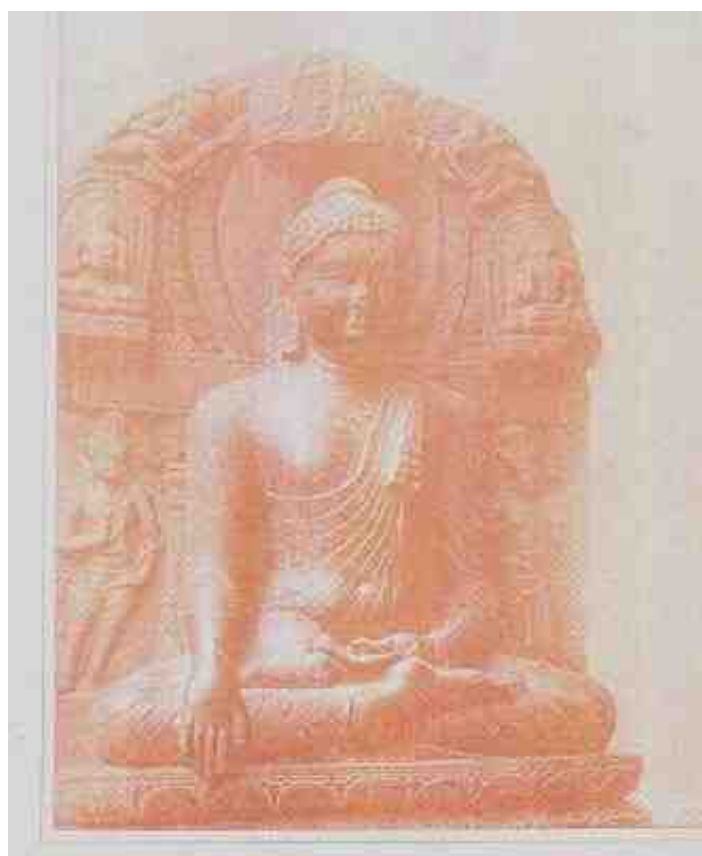
苦行

梵文为Tapas，原意为“热”的意思。这是因为印度天气炎热，故将“受热”作为“受苦”的主要解释之一。后来，用各种严苛方法使自身“痛苦或劳苦”的行为，就演变成宗教实践中，实行自我克制，拒绝物质与感官享受，磨炼意志和坚定信仰的修行方式。

苦行惟一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超自然体验，也就是宗教中所谓的“神通”。而据说节欲、贞节和禅定，对于增强思想和意志力量的确有些帮助，这点是苦行在印度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佛陀时代，苦行和祭祀相似，是一种满足宗教或世俗愿望的方式，但不同的是，苦行不需对于仪式或吠陀典籍进行有系统的学习(学习的权利掌握在波罗门手中)。

因此，对印度社会严密的种姓制度来说，苦行等于开了一扇窗户，让其他种姓的人可以透过它，来对抗婆罗门至高无上的权威，例如：最低种姓的首陀罗，可以透过奉行苦行的方式，获得世人的尊敬，而提升到与最高种姓——婆罗门，相同的身分与社会地位。





1. 降魔触地印 (或称“触地印”、“降魔印” Bhūmisparsa Mudra)

“降魔触地印”是源自于佛陀在菩提树下觉醒的传说故事——佛陀在战胜魔王后，以右手触地，召请大地为其正觉做见证的情节而来。而佛经中所谓的“魔王”，常常是以“谈话”的形式在佛典经文中出现，这有如身心“自我对话”、自言自语般突然出现又兀自消失的“魔王”，其实正是人心苦恼流转的“五蕴”化身，一旦放开了对“五蕴”的执取，就战胜了导致苦恼轮转不休的魔王。降魔触地的佛像姿态为：趺跏而坐、左手禅定置于双腿上，右手腕靠右膝、掌心向内、指尖触地、体态平稳、神情自然，宁静的姿态中透露出胜利的威仪，平凡中亦见圣者的气韵。

这个手印表征着佛陀战胜魔王、证得菩提圣道之神圣涵意，对这值得世人纪念的正觉时刻，或许我们也可以：

“左手禅定”——意为“思维于法义，寂静观五蕴”

“右手触地”——意为“正觉于天地，如实证苦尽”

“掌心向内”——意为“自觉以自律，自洲以自依”来看待此佛陀手印之深义。

2. 转法轮印 (Dharmacakra Mud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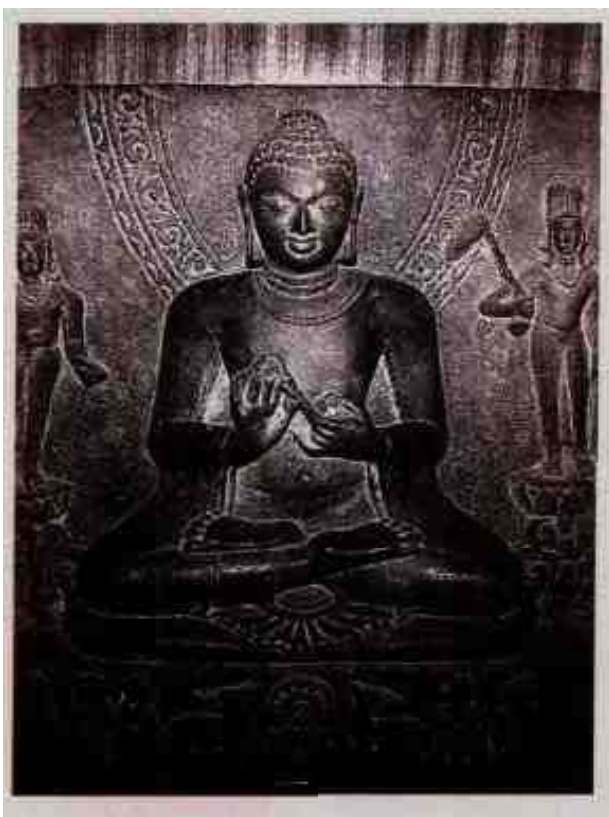
此手印最常见者为：双腿趺跏、两手当胸、右手向外，大拇指和食指相捻成圈、左手以食指或中指甚至小拇指，碰触右手指轮。据说这个手印大约在唐朝初年时，由玄奘法师及王玄策传入中国。

由于象征佛陀初次说法(初转法轮)之意，故在佛像下方或四周，常会有五比丘或鹿群共同出现(象征鹿野苑)。但有时也并不限定为“初转法轮”，而只是单纯表达世尊说法度众之意。

在广大的恒河平原上，世尊用尽一生的时间四处游化、托钵说法，一般佛典经文即称之为“转法轮”，意为佛陀所说之法，如车轮一般轮转滚动，日夜不止。

风尘仆仆、数十年如一日的佛足印记，在佛典之中处处可见，例如：佛陀正觉后，为度化憍陈如等五位同伴，从佛陀加雅一路游





行至波罗奈仙人住处的鹿野苑，实际直线距离全长就有二百五十公里左右，其路途之遥远与辛苦，实不是今人所能想像。

而在佛陀身体极弱将要入灭之前，他依然强忍着病痛，将最后的时间给了外道须跋陀罗：

“……世尊今者四大不和，寢卧林中，极苦身痛，汝今不须见如来也，莫临世尊般涅槃时而作障碍。”
须跋陀罗如是三请，阿难亦如是三答。此时，世尊听到此对话，即告诉阿难：“汝莫于我最后弟子独作阻碍，听须跋陀罗前来，我欲见之……”

开示完后，须跋陀罗即离群独居，终于漏尽而证得阿罗汉。”

—大正藏 大般涅槃经—

◎佛陀“初转法轮”像，座下有五比丘和鹿群，代表佛陀在鹿野苑圣地向五比丘初次说法。

《“Preaching Buddha”，笈多王朝、公元五世纪，鹿野苑》

综观佛陀四十五年的弘化生涯，倾其身、尽形寿地开演正法，毫不轻忽地尽力于当前，教化世人出离苦恼，因此，以“转法轮印”来作为象征，实在是非常契合佛陀平实却又伟大的面向。





身为佛陀成等正觉的圣地，佛陀加雅可以说是所有佛弟子的心灵故乡。它不仅拥有丰富的历史考古遗迹，更是一座充满生命动力的佛法研修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僧侣与慕名而来参观的旅人，穿梭在佛迹圣物之间，各自寻找他们心灵的答案。

这个靠佛教徒朝圣为主要收入的小村落，村民的主要信仰却是印度教。因此，淡季时(三月到十月)它是个炎热而安静的小城，适合静静地游赏与冥思；到了旺季时，却是人声鼎沸，充满了宗教蓬勃的气象。

如果你对藏传佛教有兴趣的话，可以选择冬天前来，这时西藏的朝圣者，会从达兰沙拉(Dharamsala)下来避冬，直到翌年的二月中，大部分的藏人才会离去，



◎菩提迦耶目前由佛教与印度教徒共同管理，园区内也有不少印度教神像供人膜拜。图中的印度人均赤足，并不是贫穷的缘故，而是进入圣地寺院的规矩——赤足以示崇敬。



这段时间的佛陀加雅总是弥漫着庄严浓厚的宗教气氛。

初次来到此地时，可以选择一位“看似”专业的当地导游，带领你在这些稍嫌杂乱四散的纪念地点间，有效率地快速巡礼一番。不过他们的解说往往与史实有些出入，因此，如果资料准备得够充分，

不妨用坚定的态度，技巧地遣开想从你身上赚钱的当地人，然后随着本书深入浅出的介绍，宁静地、悠闲地在古老的历史遗迹内独自漫步，或是选个绿荫遮天的大树下，静静地一个人，与两千五百年前的佛陀，一同进入智慧的沉思中。

●大菩提大塔(Mahabodhi Temple)

在佛陀正觉后约二百五十年左右，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来此朝圣，他在菩提树下安置了一块金刚座，并于菩提树旁建了一座塔寺。

到了公元四世纪，据《大唐西域记》记载，由于当时锡兰国王到印度朝礼圣地时，倍受冷落与羞辱，因此锡兰国王主动兴建大菩提寺，供来自锡兰的僧人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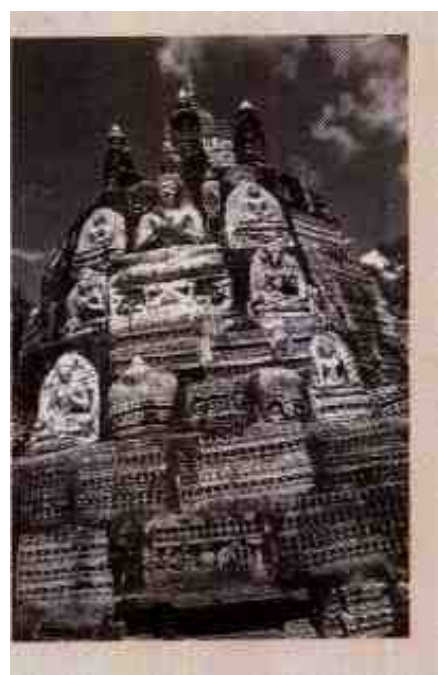
但是到十二世纪时，回教徒的人侵却将其破坏毁灭。直到十四世纪，缅甸国王又在阿育王的塔寺遗址上，出资护持重建。在缅甸浦甘(Pagan)的一座十三世纪建筑的寺院，就是它的缩影。

然而，重建没有多久，这座寺庙就遭遇严重的洪水，随着洪水而来的大量泥沙又将它埋在沙土中达数百年，直到一八六一年，印度考古研究所的总指挥——亚历山大·康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拜访此地，建议进行挖掘，为大塔的重生燃起了一线希望。一八七〇年代末，在缅甸佛教徒当时的孟加拉政府协助下，终于将大菩提寺修复完成，从此这座雄伟的大塔才得以重见天日。

目前主要的入口处是与大菩提大塔同一方向的大门，当从正面下阶梯时，许多古老的遗迹就罗列在道路两旁，例如雕着佛像或佛经的小塔，这是人们为了还愿或祈福而雕造奉献的，此外还有一些信众捐献的纪念物品，如精致的钟或镀金的佛像等，乱中有序地参差排列着，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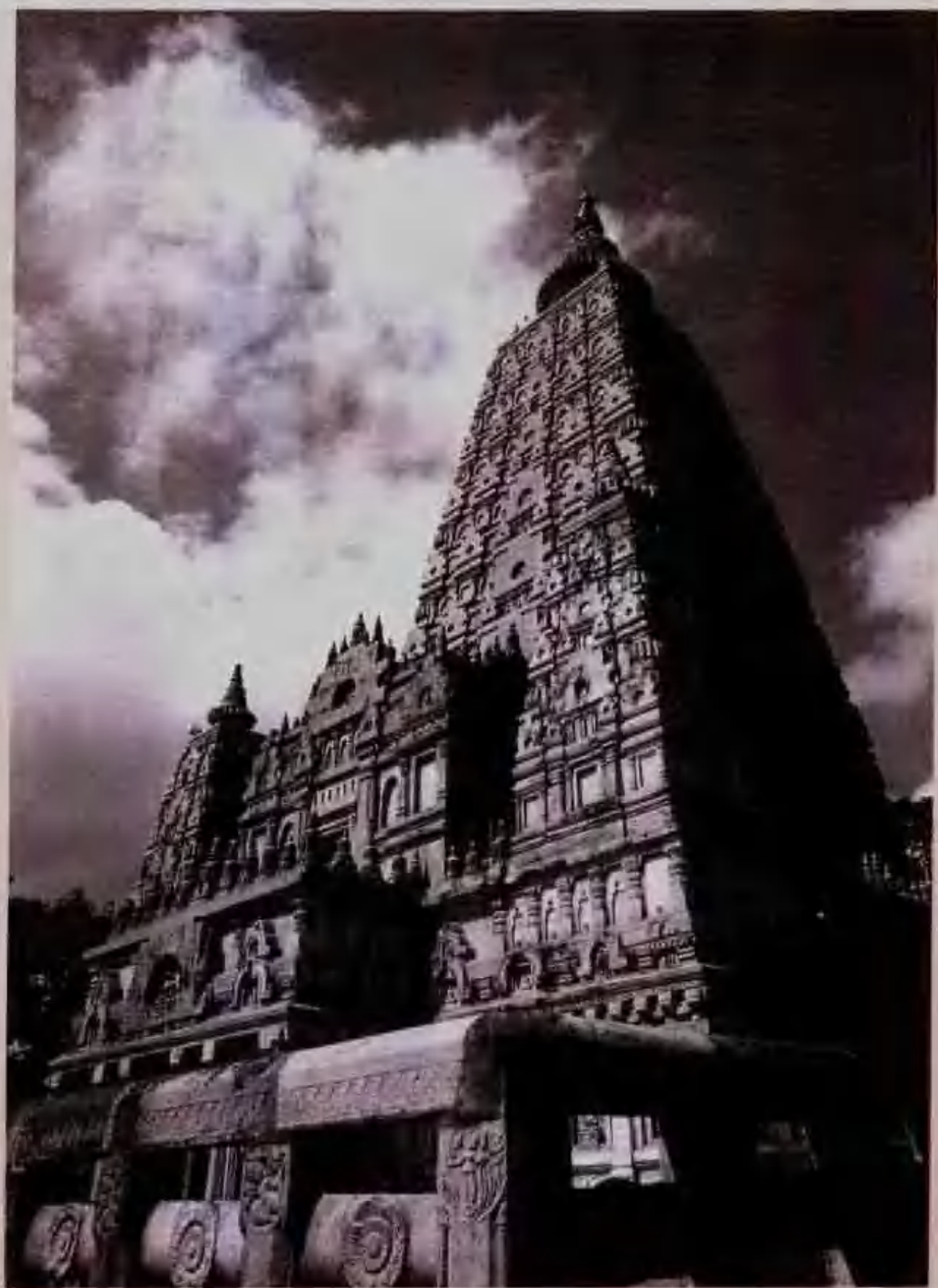
再往大塔天井走去，通道左侧有一个开放式的小小圣殿，殿前保存了一座圆形的石座，上面雕刻了一对佛陀的足印(梵文Buddnapada)，足印上撒布着信众祈福的花瓣与圣水，黎明或黄昏时，淡淡的光线斜射而来，使它荡漾着脱俗的美感。

◎(右)高达52公尺的大菩提大塔，是以砂岩雕造而成，其基座约有15×15平方公尺，是个从下到上渐渐细窄的方形锥体，颈部以上则是圆筒状螺旋顶式的伞盖，象征佛教的尊贵。四个角落分别有相似的小塔围绕着主塔，建筑的比例非常和谐对称。



◎(上)大塔阶梯下方的小石塔，雕刻着各式各样的经文与佛像。





大塔外墙周围有各式各样的佛像，而在一楼大殿内，有一座镀金的佛陀“降



◎菩提大塔内的镀金佛像，随着朝圣者的涌入，“奉献”渐增而全身上下全碧辉煌，正觉触地的手势也渐渐隐没在金黄色的布幔之下。

魔正觉”像(*Bhumispaisha Mudra*)，原本是以青黑岩雕刻，后来被西藏人镀上了金箔，使整座佛像呈现出金属的质感。由于大殿内的柱门均由石头雕造，并没有窗户或通气孔，所以光线很黯淡，空气中也充满着鲜花与焚烧烛火的浓烈气味，令人感到有些窒闷。

大殿入口两边的石阶梯通往顶楼的四个小塔，参观者可以绕着主塔以不同的角度来欣赏大菩提寺。附近有许多佛龕供奉着神像，有些雕刻朴素精美，有些却是俗气粗糙，由于二楼以上有固定的开放时间，所以若欲参访请事先询问管理的僧人。

●阿育王石栏柵

大塔三面围绕的石栏柵，最早是由阿育王所建，但后来被继起的王朝拆除重整，从石栏上的*Brahmi*刻文所记载的捐赠者姓名，证明了此为孔雀王朝之后的巽迦王朝所建造的，但一般仍习惯称此为阿育王石栏柵。

石栏柵的高度约二米四左右，大部分的真品在佛陀



加雅博物馆内，另有一部分则放置于加尔各达的印度博物馆和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Victoria & Albert)博物馆中展示收藏。目前在大塔周围所看到的石栏柵中，质地较新的部分是近代仿造的，修复的情形还算不错。

◎阿育王的儿子摩晒陀赴斯里兰卡传教时，曾请其妹僧伽密多(Sanghalmitta 阿育王女)，将原始菩提树的分枝带往斯里兰卡栽植，其位置就在现今斯里兰卡圣城——阿努拉达普拉市内(Anuradhapura)。据说两千多年来不曾被毁坏，是世界上最具历史意义的古树。后来佛陀加雅的菩提树一八七〇年左右枯萎时，就是从这棵树上取一段分枝带回来重新栽植的。

● 菩提树

菩提树是佛陀加雅的重点所在，位于大菩提寺之西方。

根据玄奘的记载，最原始的菩提树，枝叶青翠，冬夏都不凋落，受到信众们的崇仰敬拜，但由于阿育王刚继位时崇信外道，于是亲率军队前来砍伐，将树的根、枝、叶砍得粉碎，再命令事火婆罗门放火焚烧以祭天神。不料在一片灰烬中忽然又长出了两棵树，于熊熊烈火中苍翠生长。阿育王目睹这一切，心生悔恨，于是用香乳灌溉余下的残根，到天将破晓时，菩提树已长回了





◎完整的石栏柵包圍着大塔周圍，可惜尚有許多被拆除的古老石柵，被棄置在角落暗處無人整理。



分辨石栏柵

佛陀加雅石栏柵的內外上下端，均有着半圓形裝飾圖案，中央并刻着圓形浮雕，浮雕主題以各式各樣的蓮花紋、動物，或純印度式可愛朴实的人物造型為主。

特別的是傳說中的動物如培加休斯(Pegasus，希臘神話中Muses所騎的飛馬)、托利頓(Triton，希臘神話中半人半魚的海神)及仙塔爾斯(Centaurs，希臘神話中半人半馬的怪物)等雕刻也出現其中，展現了濃厚的希臘風格，這就是佛陀加雅石栏柵的特色。

伫立在大塔周圍與散落四處的石栏柵中，表面粗糙未磨光的是現代仿造品，上面刻有明晰的幾何圖樣或圓形之花草動物浮雕。

而巽加王朝(Sunga 公元前一八四至一七二年)的真品則由於年代久遠，以致有些浮雕無法清楚辨識，相對於前二者，阿育王石栏柵則是絕對的單純簡朴，全無雕刻，且表面經磨光處理得相當平滑。





◎(左)前来菩提道场拜访佛陀的小女生，在经济拮据的生活下，依然保有阳光下最灿烂纯真的笑容。

◎(中)菩提树下放满了信徒供养的鲜花，而原本素朴的金宝座被覆盖着象征尊贵的金色篷架，台座上经常放着一波波川流不息的人潮所带来的祭品，使得原本悠闲清静的追思圣地，一下子就变成了世人欲求的祭祀中心。

◎(右)大菩提寺之周围和庭院内，有数百个小塔，据说共有四百八十余座。有的塔旁插了写着藏文的小牌子，都是一些“唵嘛呢叭咪吽”等咒文。这些均为许愿塔，大多数用黑岩造成，根据当地人说，此为朝拜的信众为了还愿而造的，例如家中有人生病，来此许愿，若病愈即造塔奉祀。

原来的样子，阿育王欣喜异常，亲自在此供养此树，乐而忘返。

然而，由于阿育王妃虔信外道，秘密派人在夜里又将树砍掉，等到第二天阿育王前来礼敬时，只见残败的树桩，悲痛之余他再次虔诚祈祷，并用香乳灌溉残根，结果不到一天的时间菩提树又重生了。

数百年后孟加拉王设赏迦(Sasanga)信奉外道，再度毁寺焚树，手段残酷较前人更烈，幸而数月之后在原树根上又抽出了新芽。之后这株命运多桀的菩提树维持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再遭人破坏。

直到一八七〇年左右，亚历山大·康宁汉重修寺院时，老树又倒了！于是他切下一根倾倒的树枝并栽种于原地。

如今，当时的小枝苗再度长成了高约二十余公尺的巍峨大树，它浓密的枝叶覆盖着一片广场，近百年来平静地接受世人的礼敬供养，许多人喜欢聚集在树下，或坐、或躺、或禅定、或思维、或静静地享受和平的阳光……。



佛学补给站

佛陀正觉后第一周所说之经文

在初夜时分，世尊这样思维顺逆十二因缘：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忧悲恼苦聚。

于是世尊知道了整个苦的聚集是这样现起的，若将无明彻底灭除，则无明灭而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如此整个苦聚也就消灭了。

于是世尊当时说：“精进思维，婆罗门众，明白正法，真实之义，诸般疑问，一时尽消，即知万法，皆是缘生。”

在中夜时分，世尊又思维顺逆十二因缘：无明缘行，行缘识……一切苦聚如是生起。但若将无明彻底消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如是一切苦聚灭。

于是世尊当时又说：“精进思维，婆罗门众，明白正法，真实之义，凡诸疑问，一时尽消，即知因缘，皆有尽时。”

在后夜时分，世尊又思维顺逆十二因缘：无明缘行，行缘识……如是一切苦聚生起。但若无明彻底消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如是一切苦聚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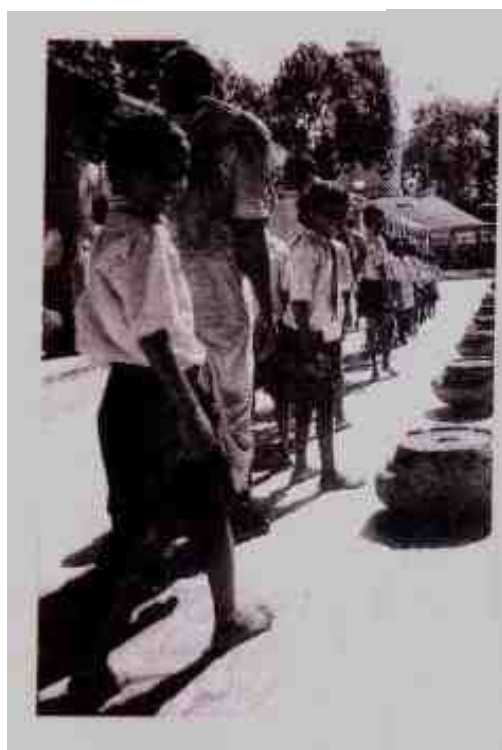
于是世尊当时又说：“精进思维，婆罗门众，明白正法，真实之义，彼则能败，魔王大军，犹如朝日，光耀天际。”

—巴利文 律藏大品 前段—



◎整个菩提道场的范围，均比一般路面低矮深陷约4至6公尺，据说这是因为雨季的洪水挟带着沉积砂土，千百年来将周边的地面提高不少所造成的。菩提道场的范围广大，步步景点、处处史迹，值得你悠游参访、细细体会。





● 金刚座(Vajrasana)

曾有一位诗人哲学家称菩提树下的金刚座是“地球之脐”(The navel of the earth)——世界的中心。对于指引世人挣脱无明的罗网、从苦恼之海越渡苦灭彼岸的佛陀教法，这样的形容实不为过。

所谓金刚座，是一块长约2.3公尺、宽约1.47公尺、高约90公分的红砂岩厚石板，据说是阿育王放置于此，以代表佛陀树下静坐冥思的地方。取名“金刚”，是以金刚的坚实

比喻佛法能破万物，而万物不能对佛法有丝毫损毁之意。

目前金刚座被信徒装饰了鲜艳又俗丽的布幔，目的是作为祈祷祭祀之用，虽然多点热闹，却少些内涵。

围着金刚座和菩提树的栏杆外，有两座以圆形黑岩雕刻的巨大佛足印，上面亦铺撒了鲜花。根据当地人的说法，此为公元前三世纪时由阿育王所造，但并无考据证明，每年到了朝圣旺季时，寺方会用纸或布将足印拓印下来，供朝圣者请购。

◎尊贵的步履位在大塔北侧高起的长条型平台，大约1公尺高，20公尺长。平台上下皆有成排的莲花石雕，代表佛陀踏足之处所冒出的莲花。平台下者为古物，约公元一世纪左右由Kurangi王所建，平台上者为近代所造。

安尼麦须罗迦那塔图后方白色小塔，高约18公尺，是由下方基座渐渐往上窄细的白色正方锥体建筑物，传说佛陀一连七天在此地凝视着菩提树。

● 七周圣地

大菩提大塔附近，有七个经典上传说的圣地(大部分的地点均有告示牌介绍，相当好认)。传说佛陀正觉后曾分别在这些地点，各花了七天冥思和经行，去除掉





传说中过于神话的部分，人们可能深思故事与经文中的深藏含意。

第一周：佛陀正觉后的第一周在金刚座上、菩提树下，独自体会法的解脱之乐。

第二周：佛陀花了七天在一小土丘上，因感谢菩提树为其遮荫，他从此处凝视着菩提树，其间眼睑不曾稍眨一下。（此位置目前被标示为——安尼麦须罗迦那塔 *Animeshlochana Chaitya*，意为支提、塔堂）

第三周：佛陀花了七天，在菩提树北方不断的往来经行，而其双足落地之处，便有莲花涌出。（此处为菩提大塔北侧——拉特那苍克拉马 *Ratnachankrama*，意为“尊贵的步履”的地方）

第四周：佛陀在此处待了七天，反复深思更高深的法义而进入深定。此时有蓝、黄、红、白、橙等五道光束从世尊身上射出，此即为佛教五色旗的由来。（此处

◎拉特那哈尔塔位于大塔后方的一群小塔中，是一座无顶的小佛堂，其中供奉着西藏式的镀金佛像。此塔塔身为一九五七年建造，但塔门据说是公元前二世纪时巽加王朝的建筑遗迹。





佛学补给站

世尊于七日后，从那高洁的境界起身，离开菩提树，走到牧羊人阿箭波罗(Ajapala)榕树。

到了那里，他坐在阿箭波罗榕树下一连七日，体味解脱之乐。这时有一位性情骄慢的婆罗门，走到世尊坐处，与世尊相互招呼。表示过友善与礼貌之后，他即恭敬地站立一边，向世尊这样说道：“乔达摩，怎么样才算是婆罗门？婆罗门的品格应该是怎么样的？”

世尊当时即说：“婆罗门者，恶习尽除，不骄不慢，心地清净，学识丰富，谨守净行，能如是者，堪受其名。尘世人间，无所染着。”

—巴利文 律藏大品 前段—

注：婆罗门在印度四姓制度中，自称最尊贵的种姓。但亦用以称呼净行高贵、舍恶法之人及博学多闻者。



.....
◎据说世尊于此树下接受两位商人的供养，并初次在此宣说五戒十善法。
.....



位于塔林中的拉特那哈尔塔Ratnagar Chaitya)

第五周：在正觉之地附近的一棵榕树下，佛陀回答了一位婆罗门的疑问，并详细说明“人并非由其出生来决定是否为婆罗门”。(此地点并未被标示出)

第六周：世尊待在大塔南方的目真邻陀池畔(Mucilinda Tank)，静思独处，突然天气忽阴忽雨，冷风飒飒。于是目真邻陀龙王即从住处出现，将龙身缠绕世尊身上七匝，并以自己的头遮住佛首，以保护世尊。(此地点据考证应是位于莲花池以南，约两公里处的池水。)

世尊当时即说偈曰：

“听闻迦轴，验证之人，独处之乐，其乐无
穷！一切众生，有心识者，自利不善，其福难计！
不受贪味，无知束缚，厌离欲乐，其福何如！但
当能舍，驯服我教，其福无上，一切人矣！”

—巴利文 律藏大品 前段—

◎(上)阿育王石柱：进入大门后一路往左走到大塔南门外，会看到一座凹陷的天井，其中孤立着一座阿育王石柱，柱身虽断了一截，但表面却十分圆润光滑，由于柱面并无刻文，故详细情形无法得知，应该也是为了纪念世尊成道而在此竖立的。

◎(下)由于信众捐赠的龙王与佛陀雕像，致常会让人误以为此池塘为目真邻龙王池。



第七周：也就是最后一周，世尊在一棵Rajayatana树下静坐。静坐结束后，正好有两位商人经过，看到佛陀的威仪庄严，便以米糕和蜂蜜供养世尊，为了回报他们，佛陀初次宣说了五戒十善法(此位置标示在大塔南侧树林)。据说这两位商人闻法后，便欢喜地皈依佛法并唱颂：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至诚皈依佛)

Dharmam Saranam Gacchami!(至诚皈依法)

由于当时僧团并未成型，故没有念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至诚皈依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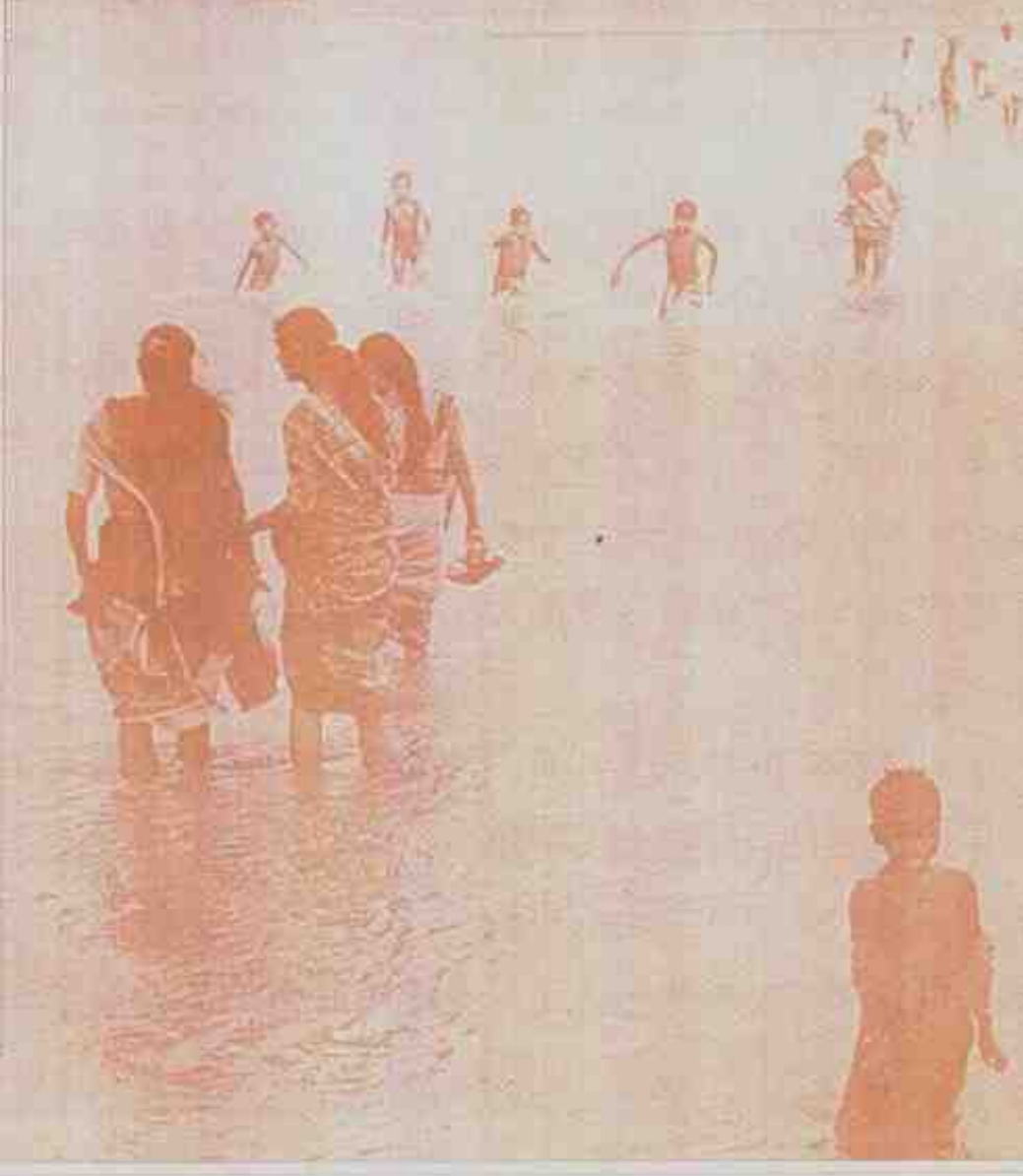
● 莲花池

在大塔南面、阿育王石柱后方，有一座长满莲花的水池，根据玄奘记载：

“菩提树垣南门外有大池，周七百余步，清澜澄镜，龙鱼潜宅，婆罗门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所鉴也。”由此可知在玄奘访印的公元七世纪时，此水池已存在。到了近代一八八二年时，英国人又重新疏浚，修挖成目前的样貌。

在布满莲花的池水上，有一座缅甸佛教徒们于一九八四年捐赠的目真邻陀龙王护佛像，常有游客以为这就是佛陀王觉后第六周所待的目真邻陀龙王池，但是根据记载，目真邻陀龙王池应该是从此地再往南约两公里左右。





◎(左上)河阶平台是印度人民的沐浴中心,也是小孩子的大自然游乐场。

◎(右上)尼连禅河的河阶平台,从Bazar路右转穿过寺庙即可到达,一片壮阔的景象,令人心情为之开放。

◎(下)尼连禅河的河水,一年四季几乎都是干枯的,只有在每年的六月到十月,雨季来临时才会汇聚成一条大河,但即使如此,河水还是浅可见底。虽然几年前村里已由日本信众出资,建造了一条横跨尼连禅河的苏嘉塔桥,作为佛陀加雅与苏嘉塔村的联系道路,但两岸的村民仍然喜欢依循着古老的习惯——涉水而过。由于没有工业的污染,所以河水非常干净,如果有兴趣,不妨下水一试。



圣地周边史迹

以下介绍的地点，由于经典记载不甚详细，且印度人对史迹的确认又很不严谨，因此当地人所指引的地点通常与外国学者所考据的推测有很大的出入。为了慎重起见，最好请一位看来较专业的当地导游，带你走过这广大又分散的区域。在这里谨就某些重点稍作说明，虽然可能会与你亲身游历时的地点不尽相同，但若能细思体会世尊一生游化中，这些圣地所扮演的背景意义，相信即使未能走到确定的“历史地点”，依旧能够收获满盈。

● 尼连禅河(Nairanjana)

现在的尼连禅河，位在大菩提寺前约两三百公尺处，其宽度有一公里左右，目前的名称为帕尔古河(Phalgu)。

由于帕尔古是佛陀时代迦耶有名的Ghat(由河岸上延伸入河的阶梯平台)也就是印度人民每天早晚沐浴净身与婆罗门教徒洗罪之河阶地，或许是因为与人民的生活密切，于是尼连禅河渐渐被改称为帕尔古河。

“迦耶之渡口，名叫帕尔古，每日三沐浴，朝夕与正午，往日所有罪，今日可洗除，沐浴洗罪处，就在帕尔古。”

—迦耶迦叶长老偈—



从Bazar路往苏嘉塔桥(Sujata bridge)的方向前进，或是沿着往大塔的主要道路走到尽头的露天市场后左转，继续往北一小段路，再穿过右手边的印度教庙宇，即可到达尼连禅河边的河阶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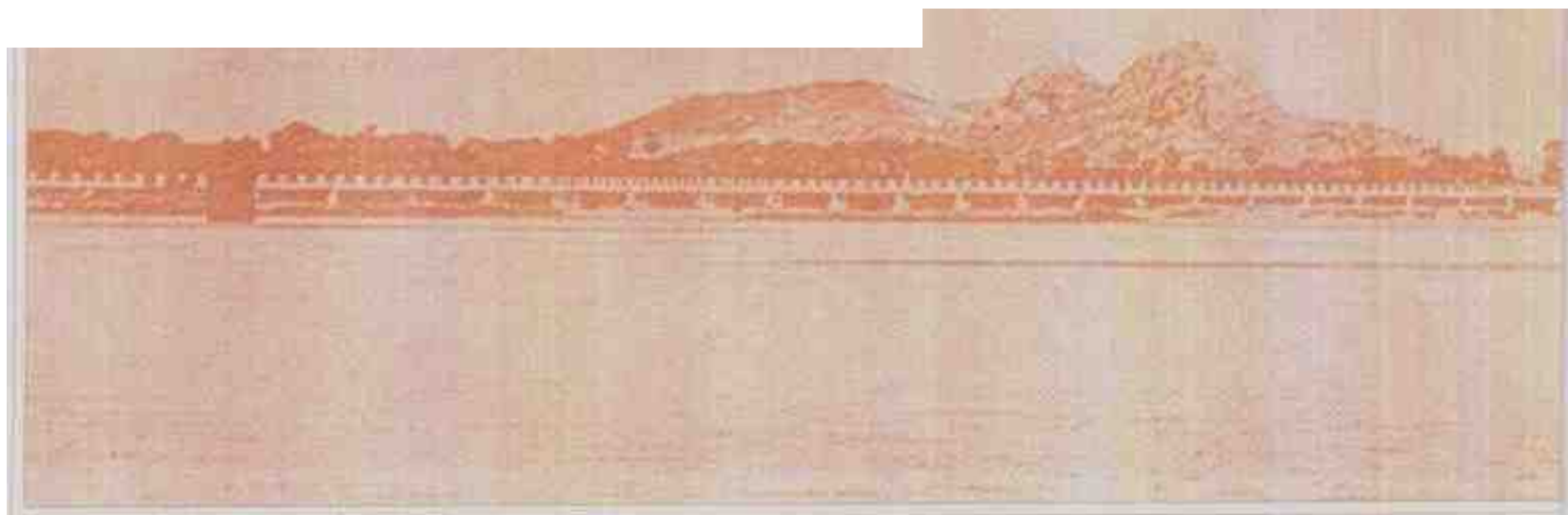
沿着河畔走到苏嘉塔桥是一段愉快的路程，此时若是干季，河中由于泥沙淤积，将呈现一片沙洲景象。然而，若时值雨季，一到渡口，整片壮丽宽广的湛蓝河水



就在眼前展开。蓝天、白云、正觉山，相映着潺潺河水尼连禅，既壮观又宁静。

看到眼前如诗般的美

景，终于明白为何世尊会说：“多么可爱的地方啊！不但有这丛怡人的树林，旁边又有这条银色潺潺的河流，方便易达而令人愉快！”



●前正觉山与苦行林

◎(底图)苏嘉塔桥似乎是落后的苏迦塔村百年来的第一座人造现代桥梁,它打破了封闭的村落形态,让现代的旅人得以轻易造访善良女子——苏嘉塔的家乡。图中正前方为“前正觉山”!

◎(左)对印度而言,自古以来就有对“树木”的信仰崇拜,因为在大自然中,又有什么比挺拔的大树更能吸引人们的目光!图中这棵大树的所在地据传为苏嘉塔故居所在。

◎(右上)苏嘉塔供养佛陀的乳糜(Kheer)——即浓稠的甜牛奶,是以米麦混合着牛乳、蜂蜜熬煮而成的,至今仍是当地人的主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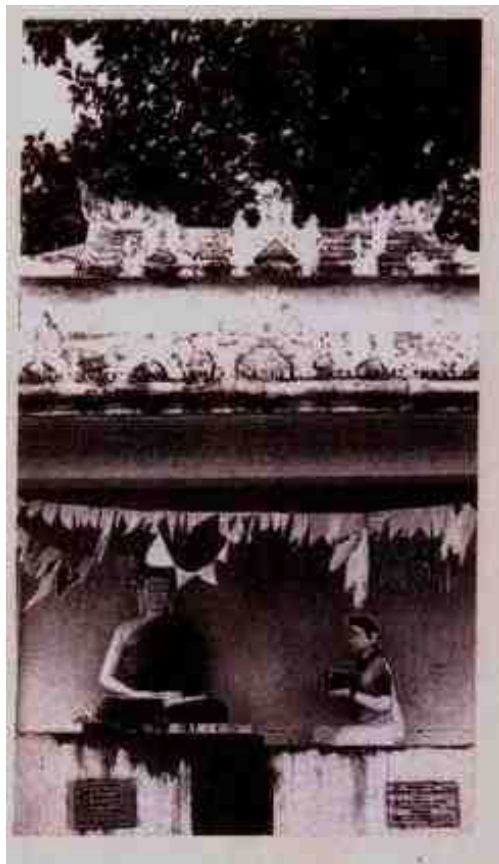
◎(右下)缅甸信徒所捐赠的庙宇。

站在尼连禅河畔的平台,可看到左方下游处的苏嘉塔桥与不远处的前正觉山,而河的对岸就是苦行林与苏嘉塔村的方向。

苦行林是世尊来到乌留频螺村实行更严厉苦行的地方,位置就在摩亨河(Mohan)与尼连禅河中间、靠近摩亨河的树林地附近。

根据记载,世尊当时的苦行,并不像一般外道做一些极尽残害身心的事,例如食粪、卧荆棘等,而是因为专心思维、精选深定而无暇进食,所以“日食一麻、一米”,以至于身形消瘦,犹如枯木。目前在村落后面、靠近摩亨河处,有棵菩提树,据说就是世尊当年苦行时所坐的位置。

前正觉山(Pragbodhi),当地人称为Donkesli。在



佛学补给站

腊八粥

根据北传佛教之资料，佛陀成道的日期为农历十二月八日，因此这一天被称为佛陀成道日。

由于世尊当时因食用了牧羊女苏嘉塔所供养的乳粥，才得以恢复体力，以致最后终能成等无上智慧，证得苦灭之真理，所以中国佛教徒于佛陀成道日要都煮粥供佛，称为“腊八粥”。

因着这个典故，每年的腊月初八食用腊八粥，便成为中国人的民间习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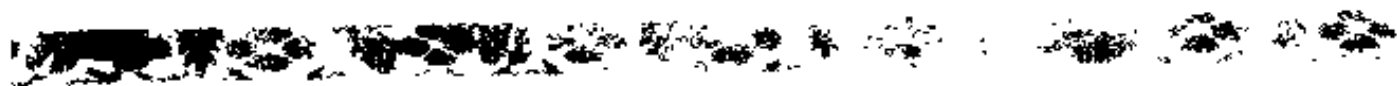


旅游小帮手

要到前正觉山(龙洞)可以在当地租车前往，而且最好是清晨出发，以避免酷热的中午。另外要注意的是，这个景点的乞丐人数众多，“千万不要”心软而施与金钱，必要时可请导游以当地语言排除困扰，否则你将成为所有乞丐的目标而被团团围住，到时可就插翅难逃了！

◎低矮的苏嘉塔之丘与纯朴的农家女子，这样的画面不禁令人遥想佛陀时代应该也是这样的闲适、静谧……





山顶上可看到尼连禅河与摩亨河，山上并有几座阿育王所立的佛塔遗迹，但有的难以辨识，有的已被新塔取代。根据玄奘记载，当佛陀自觉到无益的苦行对身心苦恼的解脱并无助益后，即放弃了苦行，来到这座山作为探求真理的下一地点。但是不久后，世尊又离开这里，前往菩提树下，而终至证得圣道。



在这座山中有许多神话般的传说，例如半山腰中的龙洞(留影窟)，据说未成道前的悉达多，为了不让住在洞中的龙王失望，留下了他的身影以作为纪念。这些玄奇而不可思议的神话般传说，为佛陀的苦修生活增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

● 苏嘉塔村(Sujata Valley)、苏嘉塔之丘(Sujata Kuti)、苏嘉塔寺(Sujata Temple)

从苏嘉塔桥往河对岸走去，就是苏嘉塔村——现称为巴卡罗村(Bakraur)。如果愿意，也可以脱下鞋子，踏沙或涉水渡河，体会一下世尊在此一步一脚印的修行之路。

渡河之后，沿着惟一的一条路，步行约两三百公尺左右，就会看到左边一座高起的小土丘，这里就是当地人所谓的苏嘉塔之丘。据说是阿育王为了纪念苏嘉塔而造的佛塔，但目前已毁坏而看不到了。

爬上小土丘，会看到丘顶凹地上有一大树，据说这

◎(上)就在这片广懋的翠绿大地，三地叶兄弟们——摩揭陀国的宗教名师，曾经在此以祭祀、火供度过了他们生命大半的岁月，直到佛陀出现，才令他们放弃无义的祭祀，得法眼净、无漏心解脱！

◎(下)古印度河文明(约公元前三千年~前一千五百年)时期的出土文物，一个眼睛半闭似乎在冥思的男性半身石刻，被认为可能是印度最早的祭司像。





◎描写佛传故事的石
雕。

传说佛陀为收服三迦叶兄弟，施展在尼连禅河上步行渡河的奇迹，令三迦叶因此而开了智慧的法眼。早期的工匠为了雕刻，不时苦思传奇性的故事作为艺术品的内容，久而久之，人们就只记得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反而忘了佛陀的教法。图中的石板是象征佛陀的“经行石”，不仅故事充满想象，河流上的鸭子、莲花、莲叶、鳄鱼等，也将画面妆点得紧凑而华丽。

就是当时苏嘉塔的居住地点，目前植树以为标志并作为纪念。从小土丘往下看整个平原、村落与前方的前正觉山，会构成一幅非常宁静绝美的景色。

越过土丘后继续沿着蜿蜒曲折的田间小路，步行约一到二公里左右，即可到达苏嘉塔寺。苏嘉塔寺正反两面各有一个祠堂，一座为西藏信众捐赠，另一座为缅甸

教徒供养建造。

在西藏祠堂的雕塑中，供养乳糜给佛陀的有两位女子，一位是苏嘉塔本人，另一位则是女仆“普那”(Puna)，这是当地人根据《本生经》的传说故事所造，因此若你看到了一位侍女，不必太讶异。而小庙中的母牛和小牛的雕像，也是当地人发挥他们的想象推论——母牛生了小牛后才会有足够的牛乳，供给苏嘉塔挤取以供养佛陀。这种可爱又务实的庶民想法，让这小小的庙宇，增添了许多自然与亲切的味道，令人回味无穷。

●三迦叶皈依佛处

尼连禅河边的乌留频螺村附近，在佛陀时代是外道与婆罗门教徒修行与祭祀的圣地。在这个村落的大范围内，曾发生一件值得一提的重大事件：就是事火外道婆国罗门——三迦叶兄弟的皈依佛教。

所谓的事火外道，即是认为火乃诸天之口，所以将谷物、酥油等供品投入火中燃烧，祈求诸天在食用后，能降福于人间的祭祀宗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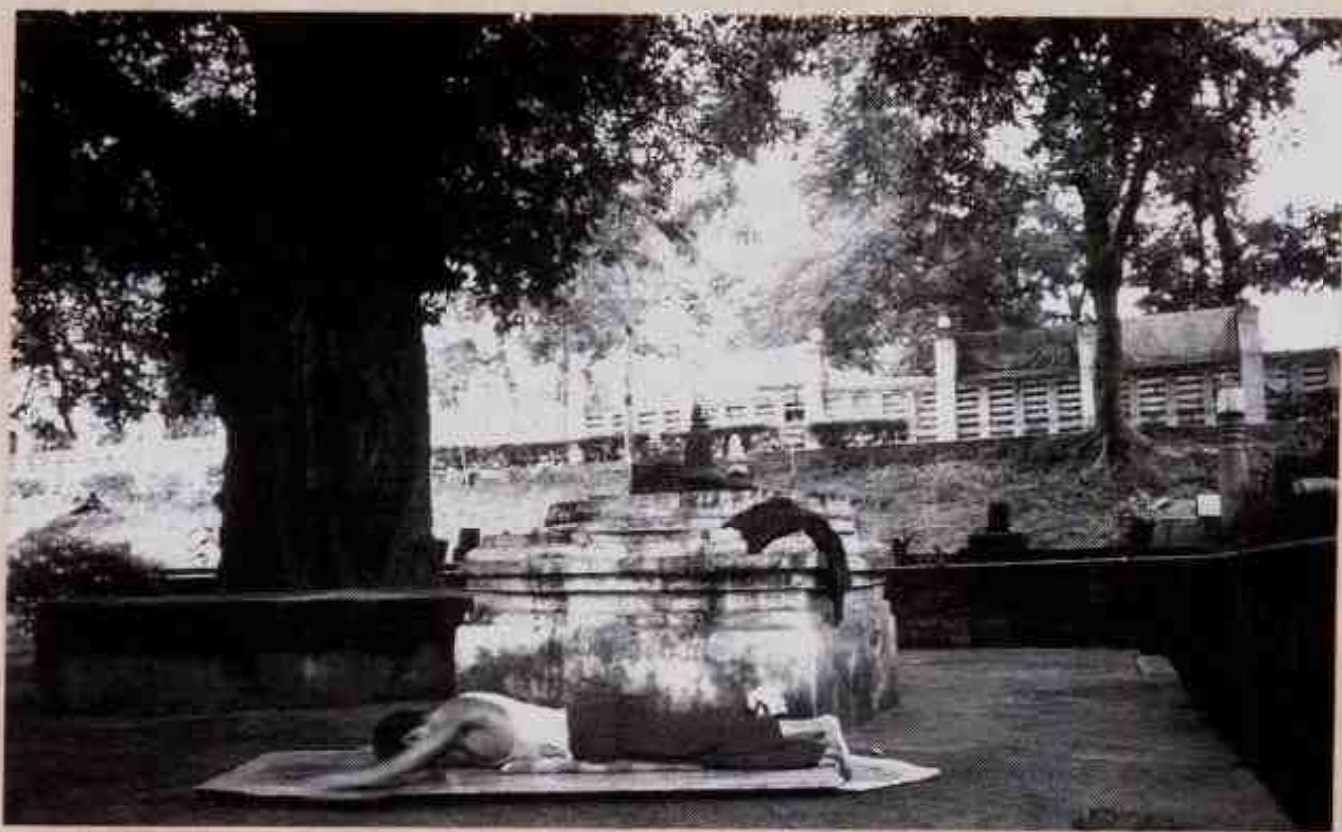
而皈依佛陀的三迦叶依序为：乌留频螺迦叶(Uruvelakassapa)、那提迦叶(Nadikassapa)和迦耶迦叶(Gayakassapa)，从这三个名字中，即可知道三迦叶所居住的地理位置非常接近。

◎菩提道场内外均有印度教神像与庙宇，对当地人而言，这才是他们的信仰中心，而“佛教”则是他们财富的来源。



“……于此摩揭陀国，惟有最尊外道及婆罗
门，闻我说法，生敬信心，令众多人，得入我
法。时有外道，名优婆频罗迦叶，老年一百二
十，有五百弟子，在尼连禅河边林中住，修习苦
行。时摩揭陀国，一切诸人，皆生恭敬，尊重供
养，为胜福田，如阿罗汉，我今往彼为说妙法，
令众人获大利益。作是念已，往尼连禅河边至迦
叶所……”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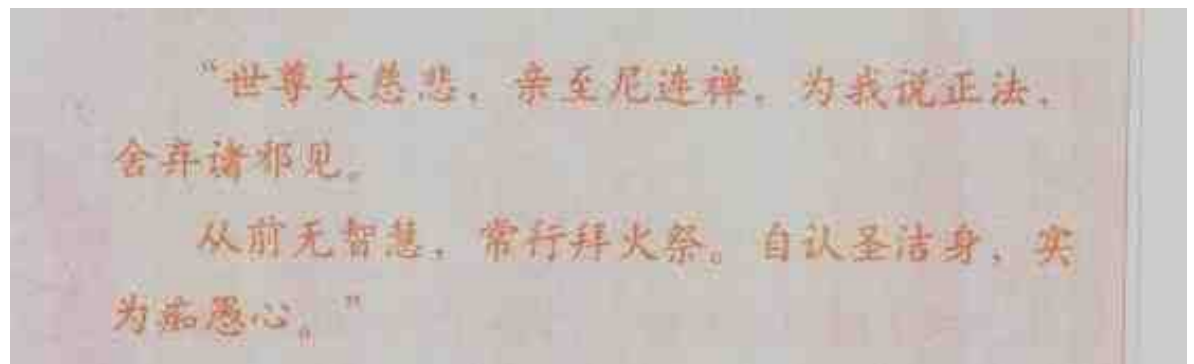
◎藏人流亡印度遍居各处佛教
圣地，这里是他们生活的暂居
之所，也是心灵永恒的归宿。





佛陀在鹿野苑初转法轮后不久，就长途跋涉数百公里，又回到了正觉之地尼连禅河边，其目的即为渡化三迦叶兄弟。在佛陀圣法开示下，没有多久三迦叶就陆续剃除须发，将拜火之祭品法器全部丢入尼连禅河中，成为世尊座下的弟子。

由于三迦叶的皈依佛陀，使得佛教僧团加入近千名僧伽，奠定了教团的基础与力量，又由于三迦叶是摩揭陀国有名的宗教师，一向受到人民的尊敬供养，因此这件外道皈依事件，也直接抬高了佛教的声望与地位，对佛教日后的发展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那提伽叶长老偈—

其他景点

●沙毗提精舍(Shaivite)

大菩提大塔附近，有一座由四个尖塔寺院群所组成的沙毗提精舍，由美丽的绿色植物所围绕，建筑成就非凡，四周有数百座小型的纪念石(Samadhis)，形似倒扣的碗(覆钵)。



● 贾迦纳斯神庙(Jagannath)

贾迦纳斯神庙为奉献给湿婆神和印度众神的印度教神庙，就在沙毗提僧院附近。其中一座黑岩雕的四臂湿婆像据说有治病的神力。



● 佛陀加雅博物馆

在大菩提大塔不远处，有一座附属印度考古研究所的佛陀加雅博物馆，其中收藏了从佛陀加

雅和附近地区挖掘出的古物。

● 各国僧院

佛陀加雅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化的小城，因为那儿遍布着各佛教国家的精舍、旅馆、禅修中心和寺庙，每一座寺院都依着各国传统建筑风格而造，并且装饰了色彩鲜艳的佛像和各式佛教象征物。

和大菩提大塔隔着马路相望的是印度大菩提协会，以及建于一九三四年老西藏寺，寺院一楼供奉着一尊弥勒佛像，并以西藏的经文、唐卡和其他的宗教法器装饰着，楼下的祈祷



轮室中保存着一座超过二十吨重的巨大法轮。

这里有两座日本寺，一座新的、一座老的，同样都供奉着精致、优雅、贴了金箔的佛陀触地正觉像。皇家不丹寺和新的西藏寺是北方艺术学派技法的两个建筑典范，传统的宗教象征符号、主题和图样设计，均是以明亮对比的彩绘来表现，寺内有一尊真人大小的镀金佛陀像。

◎(左上)菩提大塔的正面。

◎(左下)大菩提协会所建——鹿野苑的摩提陀俱提寺，以大菩提大塔为设计蓝图。

◎(右下)大菩提协会为了复兴佛教，在印度建立了许多寺院，这是位于著名的桑奇大塔(Sanchi)门口的大菩提寺。

缅甸于十九世纪时，曾领导大菩提大塔的重建工作，但直到一九三六年间才在此建立了缅甸寺。此外，还有泰国、锡兰、越南、尼泊尔、韩国、台湾和孟加拉等各国寺院。



佛学补给站

“火喻经”

佛陀对皈依的拜火婆罗门

——三迦叶兄弟及其徒众开示圣法：

世尊在乌留频螺住够了，就向着伽耶山顶的方向出发漫游。一大群比丘簇拥着他，有千人之众，都是过去蓬头垢面的外道。佛陀到了伽耶，就在伽耶山顶上，和那一千位比丘共同栖止。

在那里，世尊向他们说：“比丘们啊！一切的东西都在燃烧。比丘们啊！这都在燃烧着的一切是什么呢？”

“比丘们啊！眼在燃烧，色在燃烧，眼识在燃烧，由眼所得到的概念在燃烧，依于眼所得到的概念，而生起的感受，无论是愉快的、不愉快的，或是无有觉受的，这些都在燃烧。”

“这些是以什么燃烧呢？我说是以贪火、嗔火、痴火在燃烧；以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哀伤、绝望等烈火而燃烧。”

“耳在燃烧，声在燃烧……鼻在燃烧，香在燃烧……舌在燃烧，味在燃烧……身在燃烧，触在燃烧……意在燃烧，意念（法）在燃烧，意识在燃烧，意所获得的概念在燃烧，依于意所得的概念而生起的感受，无论是愉快的、不愉快的，或是无有觉受的，这些也在燃烧。”

“这些是以什么在燃烧呢？我说是以贪火、嗔火、痴火在燃烧；以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哀伤、绝望等烈火而燃烧。”

“比丘们啊！因此有正见的圣弟子就对眼生厌，对色生厌、对眼识生厌、对由眼所得的概念生厌，对依于眼所得的概念而生起的感受，不论是愉快的、不愉快的，或是中性的，也都生厌。对耳生厌，对声生厌……对鼻生厌，对香生厌……对舌生厌，对味



生厌……对身生厌、对触生厌……对意生厌、对法生厌、对意识生厌、对由意所得到的概念生厌、对依意所得概念而生起的感受，不论是愉快的、不愉快的、无有觉受的，也都生厌。因为生厌，他就断灭了贪爱，没有了贪爱，他就得到自在，并且对自己的自在如实了知。他知道苦恼已尽，圣洁的生活已完成了，该做已做，他已不再属于这尘世。

开示完毕，一千比丘心无执着，得到了无漏心解脱。

—巴利文 律藏小品 火喻经—



◎(左)一辆小车上塞满了人,这是印度公路上最常见的景象,在印度,人与人的距离是非常贴近的!

◎(中)菩提大塔外的市集中,常聚集有低下阶层的人民,以乞食维生。

◎(右)离开了城镇,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就是神圣的牛与人的双腿。



Sarnath



离印度教圣城“瓦拉那西”仅十公里左右的鹿野苑(Sarnath)，是世人心中绽放“法之光明”的神圣地方。在这里，世尊第一次明晰地阐释自己所觉悟到的真理。而初次听闻这至善之法的人，是从佛陀出家以来就陪伴着他，但后来却因误解而离开的五位伙伴。

这佛、法、僧初次齐聚的第一次说法，在佛教历史上被称为初转法轮(Dharmachakra Pravartana)！就在那个看似平凡的时代，他们成为佛陀第一批比丘弟子，也成为法的初始火炬。不久之后，他们即如燎原之火，烧遍了整个恒河大平原，照亮了寂暗的天空，直到世间悠然的苏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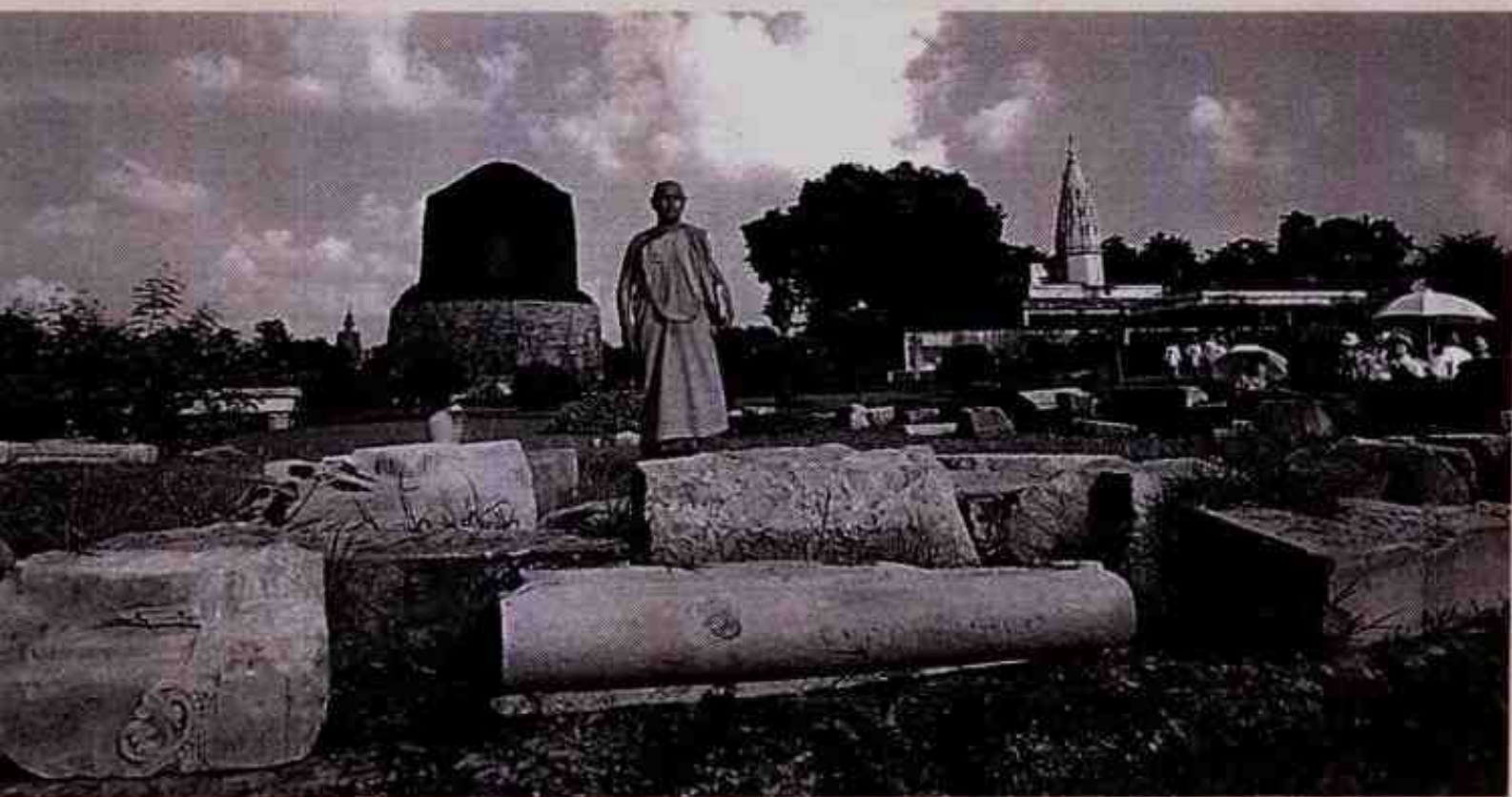
圣地之四

鹿野苑

“比丘们啊！我忽然心生一念：‘当我离家求道之时，那五位伙伴曾经陪伴过我，对我很照顾，不如我先对这五人说法吧！’

于是比丘们啊！我以超越凡人之智，得知五人正住在波罗奈城鹿野苑的仙人林中，于是比丘们啊！我在乌留频螺村住到够了，就开始往波罗奈城的方向行脚前进。”

—巴利文 中部经 第26经—



初转法轮

Samyak



“觉者可见明，亦可知无明，愚者不见明，亦不知无明。”

—五比丘之一 瓦帕长老偈—

在巴利文佛教经籍中记载着：佛陀在乌留频螺村成等正觉后，似乎曾为了如何传法而感到为难，因为，他深知自己所亲证的真理，不但太过于繁复奥妙，而且也远远背离于世人普遍的渴望欲求，这样的“法”，有多少人能接受呢？！

就在佛陀迟疑着是否为众生说法的时候，忽而体会到世人有如一池水塘中的莲花：“有部分的莲花隐没在水中才刚刚开始生长，有部分虽淹没在水中却已成长





◎(上)Cakra—轮,是交通工具也是武器。法轮,是以此来比喻佛法可常转不歇,碾碎无明的遮障。

《桑奇 二号塔 栏柁》

◎(右)耆那教“天衣派”圣者的雕像,此教派不许修行人穿衣、拥有私产,且日食一餐,日于终生裸体,故汉译佛典称为“裸行外道”。

快到达水面,而更有极少数的莲花已盛开在水面之上,且不为池水所沾濡。同样的,有的人智慧鲁钝、污染甚深,有的人根器锐利、染污甚少,有的温驯、有的桀骜……,若广为世人说演无上正法,则必定也有智慧之人得以信解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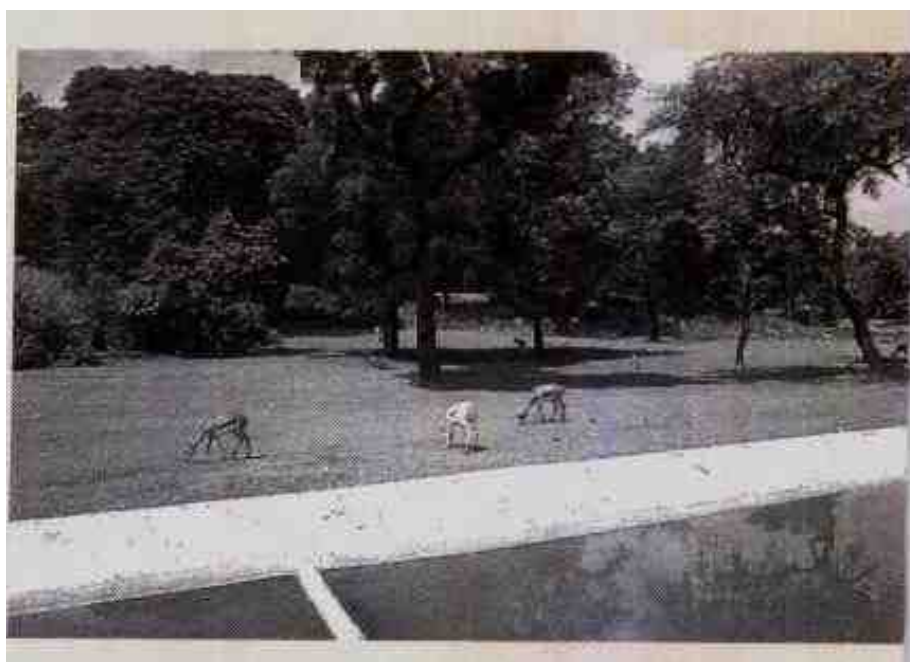
于是佛陀心生一念如下:“我应该对谁宣说圣法?谁能够很快明了这教法呢?”

世尊当时最先想到的,是曾教导他禅定的两位老师——阿罗逻·伽摩罗和伏陀迦·罗摩子,“这两位仙人长年过着苦修冥想、离欲禅思的生活,智慧颖悟,一定可以了解我所体悟到的真理,那么,就让我先和这两位长者分享吧!”可是在打听之后,才知道这两位老师都已过世了。

于是佛陀又想到了昔日同修苦行的五伴伙伴:“这五位伙伴自从随侍我以来,修行精进,天资聪颖,虽然后来背弃了我,终究是因为对我的爱护而生的误会,不如我先向他们分享这灭苦之道吧!”这么决定了之后,佛陀很



快地打听到这五位苦行者现正在迦尸国波罗奈城(今之瓦拉那西)附近的鹿野苑,仍然过着清修苦行的日子,于是世尊就启程往鹿野苑的方向漫游前进。



◎在观光收入的诱因下,当地政府已开始重建鹿野苑的昔日光彩,图为四面环湖的“鹿岛”,游客们可在此想象鹿群漫步的林野景象。

就在出发后不久,世尊正沿着往迦耶的大道上前进时,遇见了一位名叫优波迦的“裸形外道”(这一派的修行者认为所有物质均是束缚障碍,必须舍离,因此不着衣物,终生裸体),他看到世尊气质非凡、神态平静,似乎已修行到颇为高深的层次,于是便好奇地请问世尊:“这位尊者,您的诸根清净、肤色皎净,不知您是追随什么人出家的?您的师尊是哪一位?您服膺的是谁的教旨?”

就像武侠小说里,江湖中人初见面时,一定会先探知对方是何门何派、师承何人一样。对于提倡种姓、阶级、血统、出身的印度人而言,师承、派系、是否修学古吠陀典籍?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外道优波迦才会劈头就直问这些问题。

对于这样的“学历调查”,佛陀的回答是:

“万法已证知,我已无所惑,不受诸法染,万物皆舍离。贪欲不能坏,得一切智慧,世间哪有师,我须随学习?”



“世间无有人，能为我导师，亦无有何人，能与我相比。一切诸天众，与我无能敌。”

“我已证圣道，真实无欺诳，我乃天人师，举世无能胜。惟一正觉者，至高无上尊，贪火已止熄，涅槃亲证。”

“为转正法轮，前往波罗奈，迦尸之首都。世人眼如盲，因为彼等故，令击正法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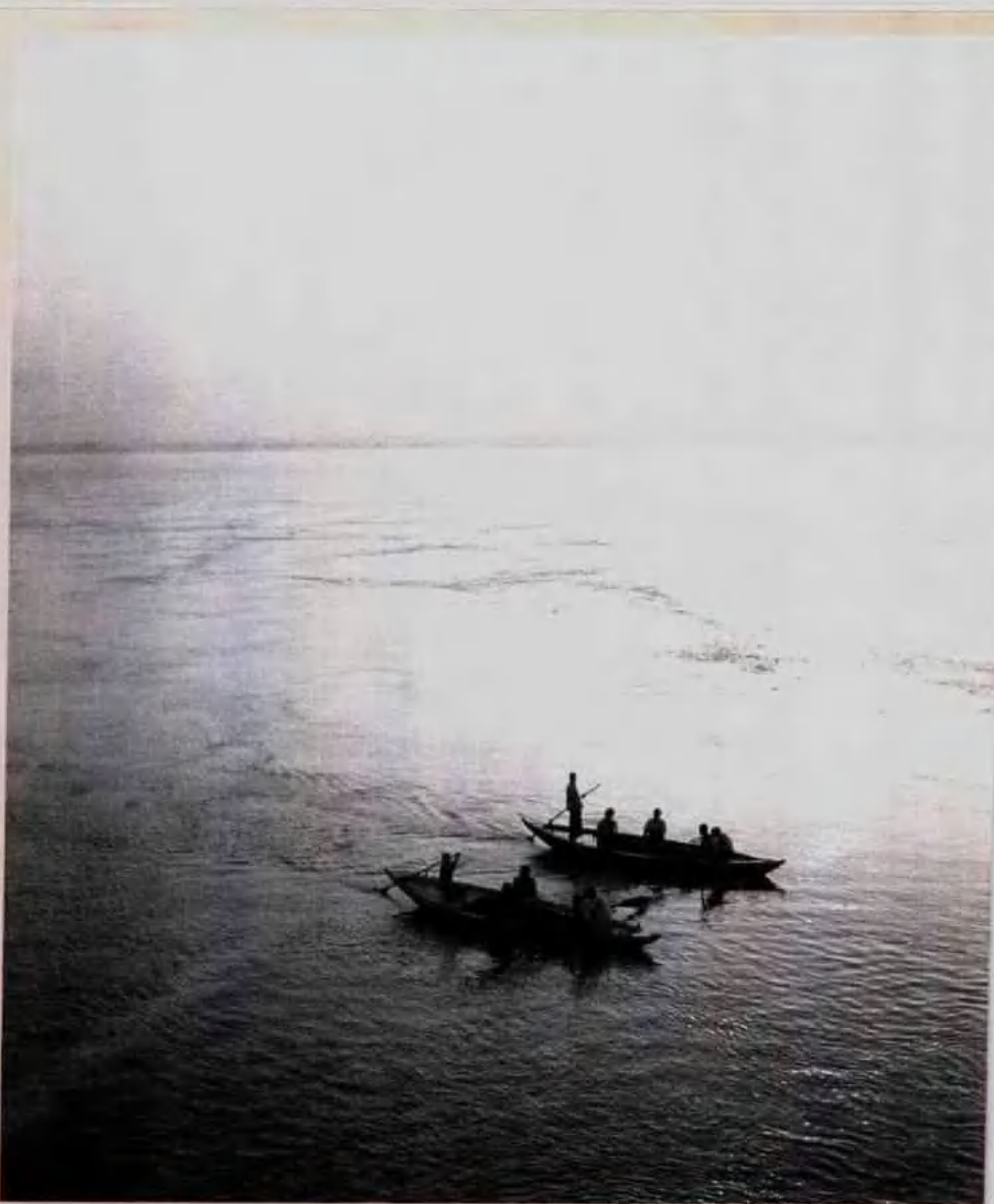
—巴利文 中部经 第26经—

在那个“学必称吠陀、行必称苦修或祭祀”的年代，世尊这一席“无有师者，涅槃亲证”的话说出来，就好像是一个既非“少林”又非“武当”，只是自己在山中练了一套自称盖世武功的人，是绝对无法立刻获得武林人士的尊敬一样；外道优波迦同样也不太相信眼前这个自大的沙门，于是，他便以轻蔑而不以为然的神态，随便敷衍两句客气话，就摇着头从另一条道路离开了。

这段记载一般认为可信度很高，因为它亲切地传达了佛陀时代，宗教心灵修行者彼此相轻的事实，而从优波迦的反应，也间接证明了佛陀当初对于世人是否能接受佛法的疑虑并非自想像！或许就是因为深知当时的社会习性，佛陀才没有选择在乌留频罗村附近，就地利之便向当地的苦行者传法，而是大老远的餐风宿露、长途跋涉到三百公里外的波罗奈鹿野苑，去找那五位熟识的老伙伴。



佛陀的故乡





虽然佛陀在第一次企图说法时就出师不利，但更可惜的是，外道优波迦失去了成为佛陀第一位入室弟子的大好机会，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不久的将来，眼前这位圣者的教说不仅征服了自身的苦恼，也征服了全印度。

“愿那征服者，
皆与我同行，去除诸
败坏。我今已降服，
所有之恶习，优波迦
当知，我即征服
者。”

—巴利文 中部经 第26经—

经过长远的旅程，世尊终于到达印度教圣城“迦

①迦尸位于恒河西岸，佛陀当初由佛陀加雅风尘仆仆一路走来，坐着渡筏越过宽广的恒河之水，来到这异教杂处的宗教之城。



尸”(Kashi)旁边的鹿野苑。据说当时这里因为有鹿群聚居，四处漫游，所以叫作鹿野苑，而这附近的林野因为平静自然，吸引了许多修行者在此苦行禅定，因此又被称为“仙人住处”或“仙人林”。

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的世尊，好不容易找到了五位仍在修习苦行的昔日伙伴。不过却没有受到热情的欢迎。这五位苦行者远远见到世尊走来，就想起之前悉达多放弃苦行、不但洗澡还接受牧女乳糜的“堕落”行为，想到这位一同苦行的同修竟如此不争气，大家又是一阵义愤填膺，于是彼此约定：

“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咱们一概相应不理，假装我们不认识这个耽于逸乐的懦夫！”

谁知道这个“不招呼、不礼敬、不理睬”的默契，在世尊散发着平和宁静的智慧光采慢慢接近时，就自然而然地瓦解了。慑于世尊那寂静庄严的圣者风范，五位苦行者不自觉地一个个站起来迎接世尊的到来，有的为世尊接下衣钵手杖，有的为世尊铺设座位，有的取水来为世尊洗脸洗脚，热忱地对待这位远道而来的老友。

在简单问候并互诉别后生活后，世尊即告诉五位伙伴，自己已证得无上圣道，如果他们愿意，他将为他们诉说这无上真理，使他们也能亲证这解脱境界。然而，五位苦行者却无法立刻就相信世尊的说法。

“乔达摩啊！你所行的道，那些方法、次第、那些严格的苦行，并没有使你正觉成圣，得到圆满无缺的智



慧与证悟。如今你已退失道心，耽于逸乐的生活，这样安于享乐，怎么能正觉成圣而得到圆满无缺的智慧与证悟呢？”

这五位同修提出了这埋藏在心中许久、而且在当时看来的确相当合理的疑惑与想法。

在那个婆罗门至上的年代，为了反抗自称地位崇高却奢靡放逸的婆罗门阶级，民间其他阶层自发性地发展出一套自力净化身心的修行法门，而用各种方法残害自身的“苦行”正是这套法门中，令人深信不疑的主流信仰，对于深信“只有透过严厉的苦行才能解脱升天”的五位修行者而言，虽然接受世尊一同入座为友，但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舍弃苦行的修行者能证得解脱涅槃。

于是佛陀便向他们解释：

“如果并非安于逸乐，也未退失道心，或耽于逸乐的生活……如果你们肯照我的教法做去，不久之后，你们当能自学、自证、并生活于由修习清静的行为所导致的至善之境……”

当然，五位旧友并没有那么快就接受世尊的解释，他们再三地提出类似的问题，而世尊也耐心地再三回答，就在彼此一来一往、一问一答之间，佛陀诚恳地反问他们：

“你们曾于过往见我具有如此的光耀吗？！”

“未曾有啊？乔达摩同修？”

五位伙伴同声回答。



就这样，佛陀诚挚的言语最后终于感动了那五人，于是展开了对五位比丘的教导。

“比丘们啊！我最后终于说服了那五位伙伴。比丘们啊！我在那三个比丘出去托钵的时候，就教诫那留下的两个。而那三个比丘带回来乞得的食物，就成为我们六个人的粮食。当另外那两个比丘去托钵的时候，我又教诫那三个比丘，而那两个比丘带回来乞得的食物，就成为我们六个人的粮食。”

—巴利文 中部经 第26经—

佛陀第一次授徒传法所付出的热忱与用心，在平实而生活化的巴利文经典叙述中表露无遗，它同时也显示出佛陀的初转法轮并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在神圣的光环下，隐藏了多少论法解惑的辛劳与谆谆教诲的苦心，而这至圣的世间真理，就在他们彼此的热切教学中，缓缓地流泄到人间。

“初听闻妙法，心中满欢喜；闻法即断取，听后天俞欲。

觉者无贪爱，排除诸邪见；在此人世间，正志不一般。

如风拂灰尘，比丘离邪念；正观生智慧，智



慧生正见。

诸行皆无常，实观可觉悟；苦中生厌离，最上清净道。

诸行皆为苦，智慧可觉悟，苦中生厌离，最上清净道。

诸法皆无我，智慧可觉悟；苦中生厌离，最上清净道。

尊佛知佛法，憍陈如比丘；精勤灭生死，净行得圣道。”

—五比丘之中 首先证得圣道的阿若憍陈如长老偈—



◎世尊以他正觉后所散发的气质与神采，终于说服了尚存疑惑的五位同伴，令他们放弃成见，打开心灵的门窗，接受并亲证那“灭苦”的智慧正法。《佛陀像贵霜王朝》

那时，波罗奈鹿野苑仙人住处的五位比丘，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修行者，他们不但是第一批听闻这无上正法的人，同时也成为佛陀的第一批出家声闻弟子，而因着他们的信受亲证，使得共修佛法的僧伽学团，也在此时、此地殊胜地出现于世间了！就在这一刻，佛法传承最重要的“三宝”——佛、法、僧，也就齐备于人间了。

据说差不多就在同时，鹿野苑附近的大城波罗奈中，有一位富豪之子，名叫耶舍(Yasa)，他虽有幸生在富裕之家，却对这样奢华逸乐的日子感到厌倦与空虚。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听到佛陀的名字与教法，觉得十分受用信服，于是便和朋友们共五十五人约好，陆续来到鹿野苑请求出家于僧团中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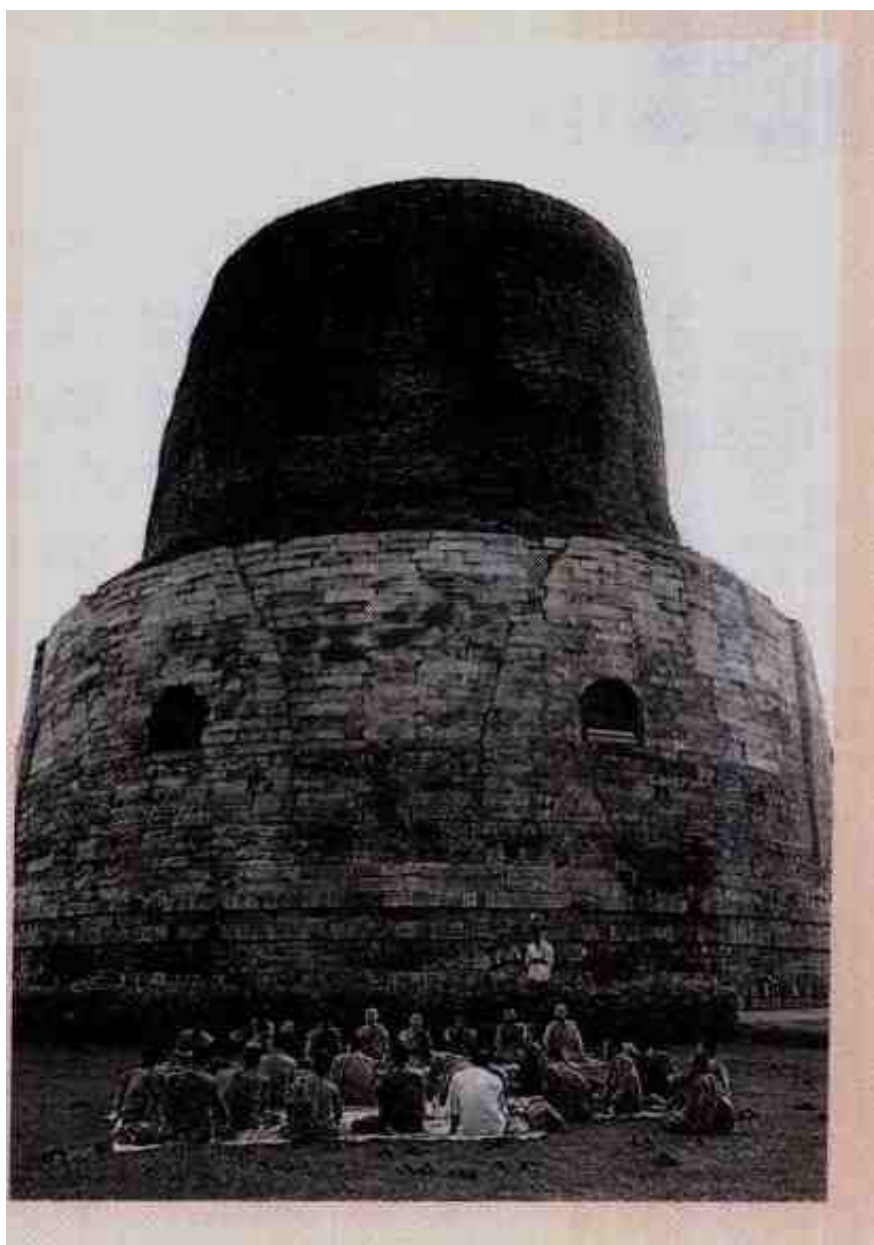


在耶舍的引介下，他的家人也信受了佛法，成为第一批在家学习的“优婆塞”(Upasaka；近事男)与“优婆夷”(Upasika；近事女)，于是，世间第一批在家信众也就在鹿野苑出现了。

要推动佛法的巨轮，仅靠佛陀一人的力量，实是独木难支。这五位比丘的慧眼信解，不仅使自己成为佛法灭苦甘露最早的受惠者，更是促使“法轮初转，至今不歇”的重大助力。僧团，从这五位令人深深怀念的长老们开始萌芽，而后，在佛陀的引导教化下，佛法的巨轮碾碎了社会的不平等阶层，辗过广阔的恒河流域，到达世界上的各个角落，直抵人心深处最幽暗的地方。

站在幽静绝美的鹿野苑中，毫无疑问的，你将听见那法之巨轮辗过时空的声音，在残破的历史中，不断提醒世人：这里是法轮转动的起点，是佛法僧团出现的源头，是值得世人永恒感念的“法”的故乡。

◎佛陀期许六十位弟子，为了世人的利益，从此地出发向外传法，而二千五百年后，难以计数的佛弟子们，如鲑鱼回游般纷纷回来，看看他们的“老家”。



◎鹿野苑的五比丘
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他们伴随过平凡精进的悉达多一同修行，也成为佛陀第一批的比丘众。从此以后，佛法的传衍因这微小的数点火星，迅速燃烧了整个印度。



旅游小帮手

Where do you come from?

通常印度人在第一次见面之时，就会殷切地互相询问：“请问你从哪里来的？”“请问大名？”尤其是当外国旅人出现在印度人群中，他们更是热情地围着你，问：“What's your name?” “Where do you come from?”……

这看似热情与平常的客套话，其实隐藏有许多深意在里面，因为所谓的家世、职业、身分、种姓阶层等资料，均包含在姓名与简单的问话当中，而印度人就是以此来判断相对的礼仪与态度，这种有意无意的问话习惯，已深深地烙印在印度人的生活中。

所以当你旅游印度时，不论大人、小孩、男人、女人，七嘴八舌地围着你，甚至不管你是否正忙着别的事，劈头就问：“What's your name?” “Where do you come from?”……待你回答后，他（她）满意地转身离去时，你可不要一头雾水，也不要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受到偶像式的崇拜，因为这就是印度！



佛陀的故乡

史迹
巡礼

Sarnath



“鹿野伽蓝，区界八分，连垣周堵，层轩重阁，丽方规矩。”

—玄奘 大唐西域记—

初转法轮之后的四十五年间，佛陀的行脚游化穿越了北印度单调广阔的恒河平原，他的教诲引导了无数的人间众生，然而，他并未忘记这初次说法之地，在弘法生涯中，佛陀不时回到这祥和宁静的密林绿园间，来度过一年中湿热的雨季安居期，并留下至真至善的智慧言语。

佛陀入灭后约二百年，印度孔雀王朝出了一位武功鼎盛、笃信佛教的阿育王，于是鹿野苑的地位被大大地





◎鹿野苑的遗迹充满了空幻——回教徒给了它致命的一击，而接下来的政府像蚂蚁一样，又将它啃食殆尽，原本层层楼阁，密如蜂巢的僧院佛塔，没多久时间就被当时的统治者，拆得只剩下与绿地同高的基座。

◎鹿野苑是凄美的，因为草地绿、天空蓝、历史灰、心情暗……



提升起来。为了纪念与标示佛陀初转圣法之地，阿育王在此竖立了一根非常著名的、有着四狮柱头的巨大石柱，并广建僧院佛塔以护持法脉的传承。

之后的萨卡王朝(*Saka*)与贵霜王朝(*Kushana*)对鹿野苑的硬件环境亦多所建设，而继任的护佛王朝接续了前朝的工作，对鹿野苑的关注与维护不曾间断，由于不同时期不停地扩建修筑，使得鹿野苑在佛教的布法舞台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随着时光的推衍，佛教开始因自身的内部分裂，及印度教与坦特拉密教的鲸吞蚕食而日渐衰微，此时，回教徒的大举入侵给了虚弱的佛教最后一击！

公元一一九四年，由库塔布丁·艾贝克(*Qutabuddin Aibak*)领兵的回教大军如蝗虫过境般扫过鹿野苑，其毁灭性的攻击刹那间，就将这片兴旺隆盛的佛教圣地变成灰飞烟灭的焦黑废墟。对于鹿野苑惨烈的毁灭，考古学家做了这样的记载：

“鹿野苑的毁灭来得似乎十分突然，在该地的寺院里有做好却尚未吃的面饼，仿佛大火发生得十分迅速，以致僧侣们竟不得不放弃粮食。东边的寺廊里，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一些未曾煮过的食物，地上散落着日用的陶器以及被火熔成块状的铜器。这些东西的上面是一层烧焦了的梁柱，再上面一层就是残砖破瓦和尘土，堆起来大约有六尺厚。

火势之炽烈，竟将墙上砖缝间用的粘土，也烧成了



砖。一切都显示了这些屋宇被焚烧，是出于凶恶的敌人之手，而不是普通的意外灾害。”

经过了这样的洗劫，在印度传承了一千七百多年的佛法，是彻底的被灭绝了。而鹿野苑，也像其他所有的佛陀圣地一样，渐渐被人遗忘，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

不过，光环消失了，破坏却未曾停止。鹿野苑更悲惨的命运，来自于当地居民的“资源回收利用”，十七、十八世纪时，被回教异族占领统治后的印度，在当地行政长官一声令下，居民们就将鹿野苑残余倾毁的砖瓦石块一一拆除，拿来作为房屋和商场的建材。就这样，鹿野苑的残基渐渐地从地面走入地下，成为今日令人难以想象的虚幻模样。

直到百年后，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康宁汉率领着一支英国考古队前来进行挖掘调查工作，这蒙尘沉睡多年的法轮初转之地才又重见天日，再度展露出历经烽火之后的“凄美之身”。

●鹿野苑遗迹公园

鹿野苑出土的大片遗址，目前被一堵砖墙包围保护着，成为一个环境清幽的公园，仅留一个相当不起眼的缺口作为出入口。入口处面对的马路右手边有一座小小的屋子，那儿就是售票处。门票相当便宜，每人五卢比，包括遗迹公园和鹿野苑博物馆，周五免费。



●达美克塔(Dhamekhi Stup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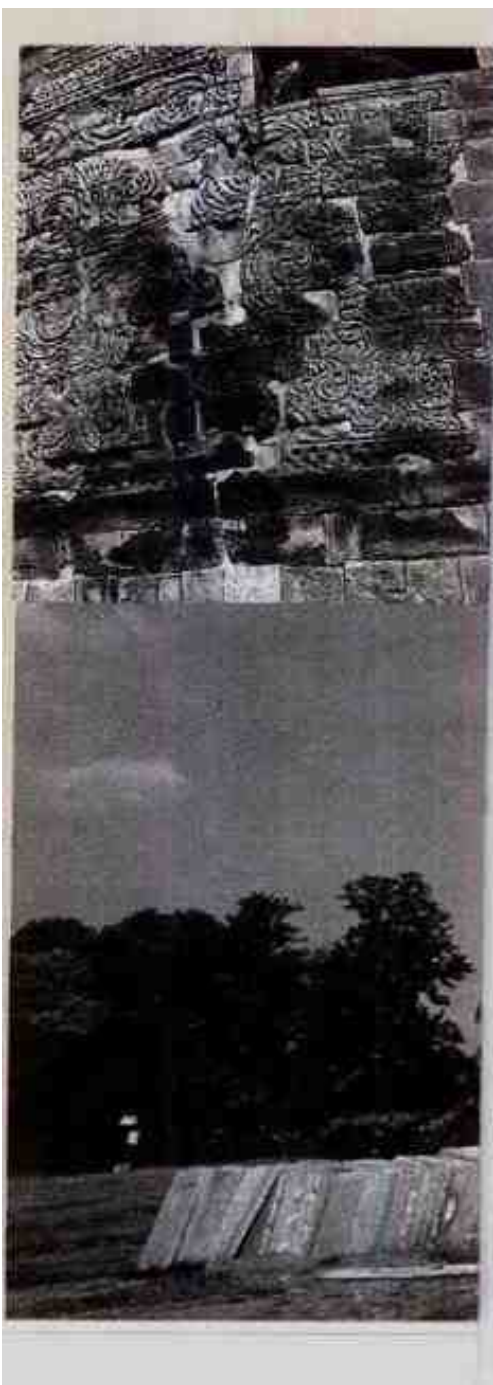
“大垣中有精舍，高两百余尺，上以黄金隐起，作庵没罗果，石为基陛，砖作层龕，龕匝四周，节级百数，皆有隐起黄金佛像。”

—玄奘 大唐西域记—

◎笈多王朝的辉煌写在达美克塔的塔身外围，精美的浮雕刻画古王朝的光耀，从雕刻的风格可看出印度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

在红砖绵延、绿草如茵的遗迹公园中，最壮观醒目又最震撼人心的建筑，就是这座矗立在蓝天之下的达美克塔了！这巨大如山的砖石大塔是公元五世纪时的笈多王朝所建，根据挖掘发现，它是建造在另一座更早期的建筑遗迹上。由于它现在的名字——达美克(Dhamekh)显示出一些和佛法(Dharma)的关联，因此考古学家们推测，这里最初应是当时阿育王所造的纪念佛塔之一，在经过后世不断地扩建后才呈现目前的壮观景象。

从塔身残存的雕刻看来，整座大塔外围曾经优美繁复地浮雕着许多花草、人物、飞鸟及几何图形，包括印度宗教皆普遍使用的卍字造型，整体风格显示这是笈多王朝时期的作品。但根据惨烈的“鹿野苑佛迹破坏史”，这些美丽的雕塑只苟延残喘到一七九四年。这一年“迦尸”(今瓦拉那西)的行政首长巴布·贾迦特(Babu Jagat)为了光耀自己的政绩，下令建造“贾迦特甘”商场(Jagatganj)，并且以“资源再利用”的精神，将这千年古迹上大部分的石块运走作为建材。所幸这些石材雕刻均



◎整座达美克塔是一座实心的圆筒状建筑，高约33.5公尺，底部直径就有28.5公尺左右，而地基则深入地底有3至5公尺之深。塔身分为上下两层，大塔上半部是圆筒状的红砖建筑，高高地向天空伸展，塔身下半部则完全由巨大石块所包围建造，略呈八角状的圆形，八个面上都雕凿了内凹的佛龛，原本里头都安放真人大小的佛像，但如今早已“佛像不知何处去，独留佛龛空寂寞”了！

是以强硬的金属固定于大塔表面，不易拆卸，这就是为什么在回教大军猛烈的炮火中，达美克塔仍能屹立不摇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大塔目前才能残留一小部分的浮雕装饰，见证着曾经包围全塔身、优雅精致的雕刻。

公元一八三五年，康宁汉到此进行考古工作时，曾打开达美克塔上半部的小室，不过却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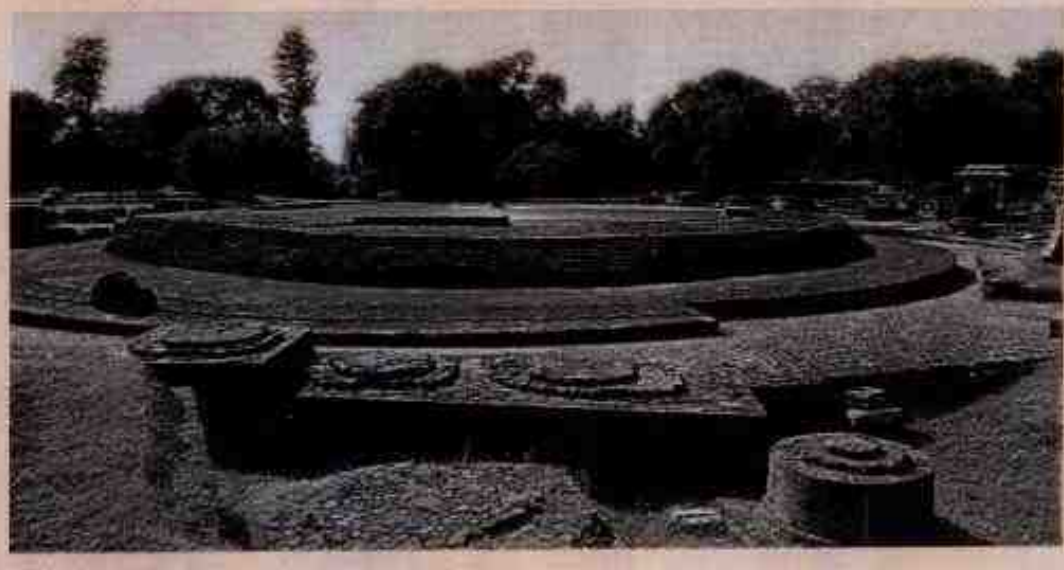


发现任何舍利遗物。目前，印度政府终于发现了鹿野苑的重要性，而展开修复维护的工作。他们遵循古法，仿造旧有的雕刻风格，将剥落、腐蚀的石墙表面作了较为完善的处理，希望能弥补昔日的错举，重新还给它尊贵的原貌。

●法王塔(Dharmarajika Stupa)

“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无忧王建也。基虽倾陷，尚余百尺。”

—玄奘 大唐西域记—



◎阿育王虽建塔无数，但留存在世上的少之又少，而法王塔即为其中极为少有的大型佛塔遗址。

阿育王统一印度后，为了推动人民广为信奉佛教，于是便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八份佛陀舍利收集起来，重新分配为数千份，并另外在全国各重要佛史圣地及交通要道上建造数千座佛塔，把这些佛舍利安奉于其中，供





◎考古学家相信，法王塔原本应该如同另一座著名遗迹“桑奇大塔”(Sanchi)一样，有一座一体成型的阶梯分别绕着塔身盘旋而建，使信众能由此登上塔顶瞻仰，并且，在东西南北四方应各有一座壮观富丽的塔门傲视着前来朝礼的人们。

来往人民纪念礼拜，而这座巨大的法王塔即为现存极少数的阿育王佛塔之一。

在十九世纪时，考古人员在达美克塔西方大约五十公尺处，发现了一座砖造的圆型高台遗迹，根据附近的迹象显示，这应该是一座覆钵式(将饭碗倒扣呈现之半球状)的古塔基座，从其底座

直径约13.5公尺看来，这应是一座十分壮观的大塔，并且曾经历后代王朝多次的扩充修建，包括增加塔身的高度、修建环绕塔身的石栏柵、四座大塔门与供人绕塔经行的步道。

由它所受到的种种礼遇与重视看来，这里必定是一处极为重要的塔寺，因此学者们认为这应该就是标示着世尊初转法轮之地的法王塔。然而，尽管它过去再如何地风光，现在也只剩下一座圆型平台供人凭吊了。在一份可信的资料中，记录着它的消失：一七五四年时，一位贝拿勒斯(*Baranas*，今瓦拉那西)的国王下令拆除法王塔遗迹，因为他需要它的砖石作为建材。有人认为这些砖石的命运和达美克塔一样都成了商场的建筑材料，只是它比达美克塔更为悲惨：它被移除得非常彻底，地面以上完全不见了，只留下空荡荡的基座垂死于原地。

值得安慰的是，因着这个悲剧，却带出另一个惊





◎法王塔周边遗迹显示：这里曾有许多大小不一的小塔群围绕着它而“共生”，也随它一同“幻灭”。

喜。在拆移过程中，工人们意外地在塔心深处挖出了一只石匣子，石匣旁躺着大量的浮雕石板，而石匣子内则发现了一只绿色的大理石舍利罐，里面装有舍利遗骨、珍珠、宝石及金、银耳环等。再更深入挖掘，又发现了两座巨大的雕像，其中一尊是红砂岩菩萨像，应属贵霜王朝时期的作品；另一尊为笈多王朝时期的佛陀初转法轮像，神情平和宁静，造型流畅优雅，是目前鹿野苑博物馆中最著名出色的雕像。

巨大的破坏与随之而来的重大发现，虽然使大家开始注意到鹿野苑的历史上可能的重要地位，但这座遗址却继续被忽视着。当时这里的行政首长乔纳森·邓肯 (Jonathan Duncan)并未从出土的艺术品中体认到这是一个重要的佛迹而加以保护，反而允许更进一步的彻底破坏。等到亚历山大·康宁汉的考古队出现时，一切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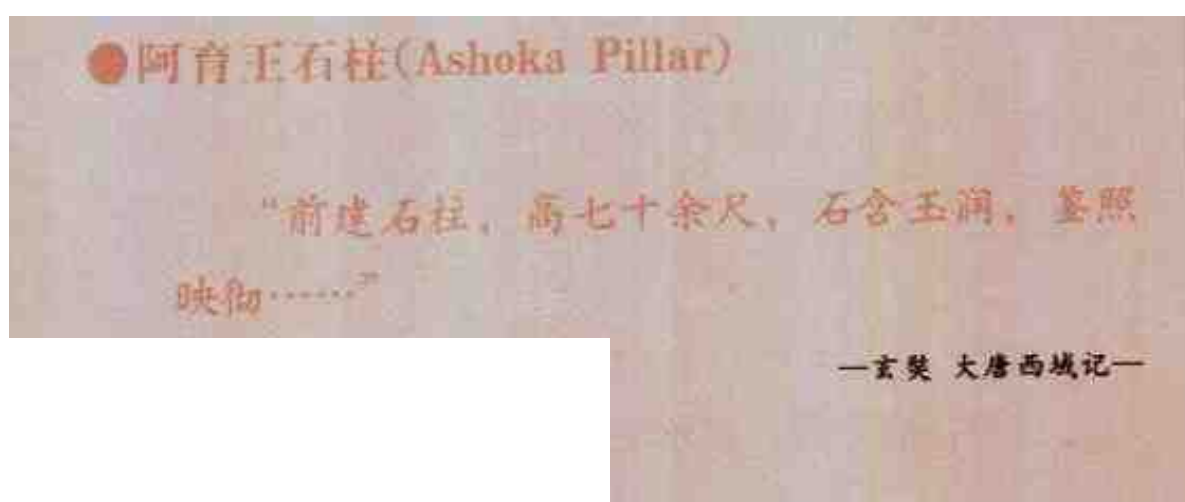


太迟了!

当时康宁汉依据文献报告，发现当初出土的文物中，只有石匣内的舍利宝物被交给了行政首长乔纳森·邓肯，其他一切物品包括佛像、石匣和石匣旁的雕刻石板等重要的史料文物都离奇失踪，不知去向。

为了找出这些失踪文物，康宁汉费尽心力，最后在考古团队锲而不舍地追查下，终于找到了一位当年曾参与拆除工作的老工人，但他只记得“石匣子被放回原来的位置”！就凭着这一句话的线索，康宁汉与考古团队终于在法王塔遗迹的残砖瓦砾中，发现了混杂其中、已破碎毁损的石匣和佛像。

目前这个石匣被收存于加尔各达博物馆中，而明确点出法王塔重大意义的佛陀初转法轮像则被收藏陈列于鹿野苑博物馆内。至于徒留一座圆型砖基与残破碑文的法王塔，就只能站在绿茵废墟间，供人们追忆这座法轮圣塔曾经遭遇的重度伤害，与考古学者们从不放弃的努力了！



《二上〇五九 十部正法藏卷第廿二》

“比丘们啊！我已脱离一切人王桎铐，你们亦复如是。为了世人的利益，出于对世人的慈悲，你们现在去漫游吧！宣扬这从头至尾都是光荣的法义，宣扬这圆满无缺清静圣洁的生活。”

“居住鹿野苑的修行僧：比丘与比丘尼们，勤于修行守戒。如有人破坏戒律，必将驱离鹿野苑精舍……”

◎印度境内的阿育王石柱大部分均断裂成碎片，一般均认为是“恶龙霹雳”——雷击所致，但其实更大的可能是受到异族或异教徒大力的破坏所造成的。因为，毕竟推倒一个在平原上昂然挺立的石柱图腾，是所有入侵者最大的胜利与快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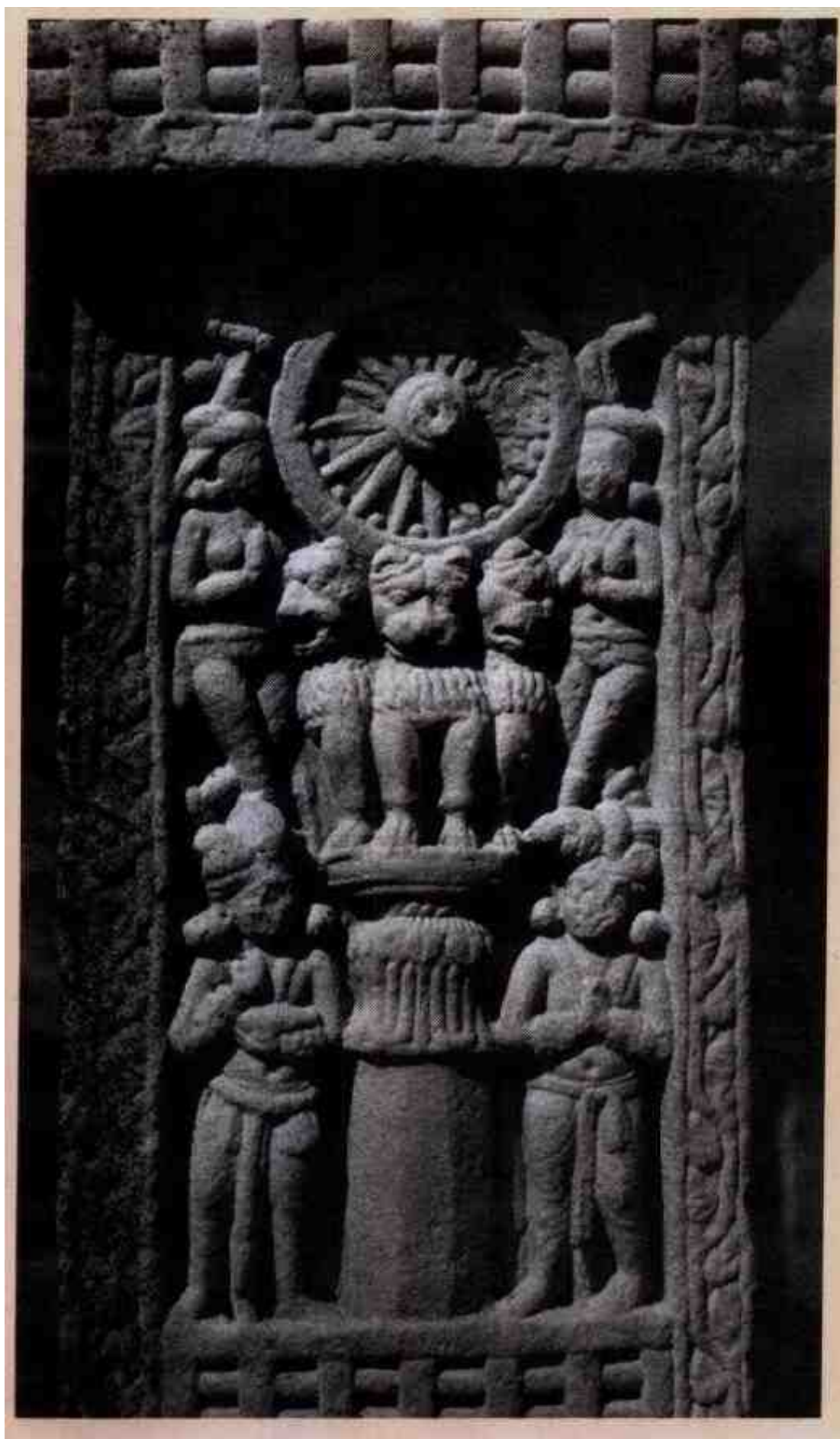


部分裂的敕文铭刻，不只出现于鹿野苑一地，在其他佛教史迹如桑奇、侨赏弥等地，也都有类似的碑文出土。

在南传“分别说部”的经典中曾提及：由于阿育王对佛教僧侣的供养丰富无缺，引起六万余外道“贼住”（非正信佛弟子假装成比丘混在僧侣中以求取供养）于佛教僧团中，导致住在“阿轮迦园”（Ashokarama）的僧团七年无法“布萨”（比丘与贼住者的修行理念与对佛法的认识不同，因共住发生争执时，各执己见而无法调解）。最后不得已，由阿育王主持召开第三次佛法结集会议，将贼住外道与非正法者摒出僧团。

由于第三次结集的史实，只记录在南传“分别说部”的经文中，并未见于其他部派的原始典籍内，故而有些学者持否定的看法。但鹿野苑阿育王石柱上的千年碑文，已直接地为这段记载提出了具体的佐证，这明确地





◎鹿野苑的阿育王石柱,如同桑奇大塔的石雕一样——“狮群扛起一个巨大的法轮,象征崇伟的法音向四方传播。”可惜的是真品的法轮已断裂成碎片。





◎立足在一块圆形基座上，座下是一朵阿育王注册商标的“倒覆莲花”雕刻，基座四周分别刻有狮子、公牛、马与象，都做奔跑状，每只动物之间则刻了法轮作为分界，寓意相当明显，强调“法”的推动在起跑而行进不歇，这完美且经典的设计，使它成为最能代表孔雀王朝阿育王盛世的顶极艺术品。

《此雕刻为加尔各达博物馆原比例复制品》

显示，佛陀过世不过二三百年的时间，原本“和合无诤”的僧团就已渐趋分裂的事实！

就像所有的阿育王石柱一样，这根石柱顶上原本也有一座柱头，以一块单一巨石雕塑出四只背对背的威武狮子，分别向着四个方向怒吼，狮子的背上扛着一座巨大的法轮，象征着佛法从鹿野苑开始，向世界各地转动正法巨轮并传送灭苦之法音。相对于一般的阿育王石柱均仅以单一石狮或其他动物作为柱头，鹿野苑这座四狮柱头显得特别突出，充分展现了鹿野苑在阿育王和佛弟子们心中无可比拟的地位。

目前这座四狮柱头被收藏陈列在鹿野苑博物馆中，由于在石柱断裂时，柱头也跟着从十多公尺高处摔落树丛间，因此四只咆哮的狮头分别受到轻重不等的损伤，而在柱头顶端的巨大法轮更是四散分裂，只能找到其中一小部分碎片，勉强拼凑出一个大概原貌。如今，这四狮形象已成为现代印度政府的国徽印记，在纸钞与海关官防上均可看到它的身影。

在石柱附近的废墟间，



还留有一小段阿育王石栏柁，这些栏柁与其他后世所建栏柁最大的不同，就是它表面朴素光滑，全无雕刻，和石柱的风格相同。由于阿育王石柱矗立于此，因此这一区的遗迹被认为是当初阿育王在鹿野苑所建的最早一座寺院，而被列为目前首要的维修计划之一。

看着面对四方的四狮柱头，与达克美克塔特意朝向八面的八角造型，突然了解到：这一切不仅只是象征“佛法在此向四面八方传播”之意，其中更隐含了“四圣谛”与“八正道”的如实真义。这深刻的隐喻，时时提醒着潮来潮往的朝圣者，不要忘失了在生活中看清身心的真相、实践苦灭的正道，才是佛陀教法真正可贵之处。

● 僧院遗迹

群鸟啾啾、绿茵树影的广阔园区中，密布着大片的红砖建筑遗迹。在整个鹿野苑遗址中，考古人员挖掘出好几座大小不等的僧院，每一座僧院的砖块都被拆除运走作为建材。

从挖掘残址的工作中，他们又发现：这些僧院至少都有四、五层的建筑残迹，由佛塔、圣殿、僧房……层层堆叠起来，后来的盖在原来的建筑上，总共大约有三十座左右的建物，在这里生生灭灭。而每一座出土的遗迹，几乎都可以看到焦黑的砖墙及被大火焚毁的痕迹，显示这烧杀掠夺的惨剧发生过不止一次。

在这群僧院遗迹中，有一座特别广大的建筑，共包





◎鹿野苑与佛陀如雅并立东、西两大佛教圣地，僧院的面积占地相当广阔，也许是由于靠近繁华迦尸城的缘故，历任的王朝多有在此大力建设。数百年前历经大火猛烈的烧灼，它依然存留有烧不尽的华丽，在残立的石柱与僧房遗址中，依然可看到精致的雕刻！

含一百零四个小僧房和一间巨大的佛殿。而在一个隐蔽而独立分开的区域中，康宁汉发现了大批的雕像；根据推测，这应该是敌人大举入侵前，被迫逃离寺院的比丘们，在离开前特意隐藏保护的文物。

从宏伟的遗址范围看来，二千年前这里必定是一个僧侣穿梭、信众如织的佛法修学重地。只是繁华终有凋落的一天，如今只见在砖石残基上跳跃觅食的鸟儿，和寻幽访胜的东、西方游客穿梭在公园中，偶有几位比丘在绿草残砖间诵经静坐，立刻就成为镁光灯的焦点，或许，人们也想从披着袈裟的僧侣身上，追寻一些历史的光影吧！



再壮观的殿堂，终成废墟；再耀目的光华，终归平凡。追念过往的风采，也留一点时间，在这样和的园林中，享受片刻当下的宁静……

●五比丘迎佛塔(Chaukhandi Mound)

在瓦拉那西往鹿野苑的路上，距离鹿野苑遗迹公园西南方约一公里处，有一座八角形的塔楼，站立在一个小土丘上，这就是传说中五位比丘迎接佛陀的地方。

根据玄奘的描述，这个“高约三百余尺”的覆钵塔，是用来纪念当初因误会而背弃佛陀的五位伙伴，与佛陀重修旧好后，成为佛教第一批僧伽的故事。在这座小土丘里，包含有笈多王朝时期所建之塔，而砖塔之下又发现有更高大的建筑，并挖掘出五比丘迎佛图等文物，不过挖掘工作并没有完成，尚未出土的部分还很多，因此只能推测这座小土丘也如同其他的遗迹一样，是由许多不同时期的建筑相继堆叠而成。

公元一五八八年，贝拿勒斯总督托多摩(Todal Mal)的儿子——哥瓦丹(Govardhan)为了庆祝蒙兀儿大帝阿克巴(Akbar)莅临本城，特别在土丘上加盖了一座蒙古式的八角形塔楼，这就是目前伫立在丘顶上的八角塔。虽然整体看起来有些不太搭调，不过这毕竟只是回教王朝延续印度的传统作法——在旧有建筑上，再加盖新的建物罢了！就某个层面而言，它多少也展现了印度受到多种文化入侵后，所发展出的特殊的多样化面貌，





◎“摩犍陀俱提寺”是以佛陀净住的“香室”为名——这是大菩提协会献给佛陀的新居，代表着佛法在印度重新复活的心愿。

也算是一个奇景呢！

●摩犍陀俱提僧院(Mulgandhakuti Vihara)

大约在两千多年前，鹿野苑地区本来有一座摩犍陀俱提僧院，就位在达美克塔附近，当时的人相信那是佛陀和五比丘第一次雨季结夏安居的地点，因此建立了一座僧院来纪念并标识其意义，据说佛陀每次游行至鹿野苑时，也都是净住于此。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外力的入侵，这个意义不



凡的地方，也躲不过成为废墟的命运。在近代的挖掘工作中，这里只发现到一尊公元一世纪的菩萨雕像，与一块刻着大殿名字的匾额，其余一无所获。

公元一九三一年的冬天，鹿野苑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典礼，几乎大部分的佛教国家均参与了这场盛会。庆典举办的缘由，是因为大菩提协会(Mahabodhi



◎摩犍陀俱提寺内仿石窟洞穴的石柱与描绘着佛陀一生的壁画，伴随着正殿中间仿古的初转法轮镀金雕像。而大菩提协会所出版的巴利文圣典与多种印度文翻译书籍，也可在寺内阅览选购。

Sociaty)在这里奉献了一座全新的壮丽寺院，并将它命名为摩犍陀俱提僧院，这个名字不仅是为了纪念曾经矗立在此庇护佛陀度过雨季安居的古老精舍，同时也是象征在印度衰微已久的佛教，将在此法轮初转之地重新萌芽，因此意义十分重大。

这座寺庙是模仿佛陀加雅的大菩提大塔而建，所以在外型上有颇多相似之处。整体结构以石材为主，朴质而典雅，是印度本土少数用心建造的佛教新兴建筑。

寺内供奉的佛像优雅精致，乃是仿造鹿野苑博物馆



中著名的佛转法轮像而制。趺坐而立的佛陀，以右手食指和拇指成圈、左手食指轻触右手指圈的转法轮印来表示宣说法义，法轮常转。佛像下方有一个小密室，其中供奉着分别从西北方的塔克西拉(Taksasila)和南印度的龙树丘(Nagarjunakonda)所挖掘出土的佛陀舍利，是全寺精神焦点所在。

寺中有一座巨大的壮丽堂皇的钟，是日本的大菩提协会捐赠，而寺院大殿内部墙面上，满满地绘着精细优美的湿壁画，描述佛陀一生的重大事件，这是由日本的艺术家Kosetsu Nosi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前后花费四年时间完成的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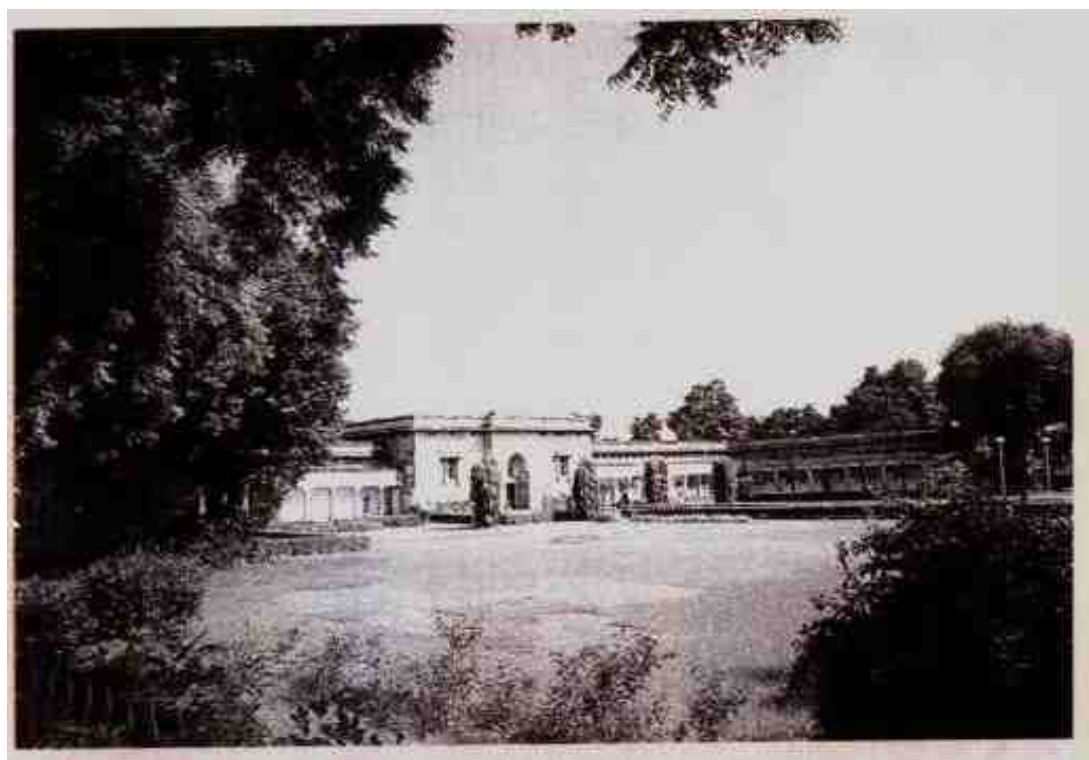
寺院外的庭园中，一圈篱笆围绕着一棵枝繁叶密的菩提树，这棵平凡却茂盛的大树，是大菩提协会的创办人达摩波罗特别从斯里兰卡的菩提圣树上，切枝后带到此地来栽植，其“法脉相传”、意欲将佛法在印度重新点燃的用心不言可喻。

一九三二年，达摩波罗主持了这座僧院的落成典礼，翌年一月他出家成为比丘，三个月后即于鹿野苑逝世。如今，每年寺院的落成纪念日，都会吸引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僧侣和信众，前来参加庆典与追忆创设大菩提协会、致力佛教复苏的达摩波罗长老。

●鹿野苑博物馆(Sarnath Museum)

鹿野苑博物馆是佛陀所有圣地中最值得参观的博物





◎鹿野苑博物馆是值得参观的博物馆之一，切勿错过！

馆之一，在这里总共挖掘出将近三百尊的佛像与重要碑文等古物，虽然有许多精品已被送往加尔各达及德里等大都市收藏展示，但这里仍然留有独一无二的“镇馆之宝”，足以傲视全印度。

首先就是那座已成为印度国徽的阿育王石狮柱头。一踏进博物馆大门，就会看到它睥睨四方昂然而立，向参观者展示它的辉煌与荣耀。

另一件则是笈多王朝时期的初转法轮像，它的珍贵除了保存状态奇迹似地相当完好之外，圆润纯熟的雕刻技法亦是慑人之处，从主像、背景光晕到座台上的五比丘人偶，无不流畅自然。佛陀低垂慈悲的眼、微微上扬的笑、放松自然的双肩、结着法轮印的双手，仿佛完全未使力，轻轻地互相碰触……柔光下的佛陀是如此沉稳



静悦，似乎在告诉人们，这就是解脱束缚后的宁静轻安啊！

这座佛像就位于展览馆最深处的内室中，以无与伦比的魅力，吸引着人们来到他的座前，流连忘返，不忍离去。

除此之外，馆内所藏的许多文物都值得细细品味：如同样优雅细致的各式佛像、巨大的石雕法轮与贵霜文字的石刻碑文等，馆藏丰富，不胜枚举，对历史文物有兴趣的人，不待个半天是不会过瘾的啊！

● 周边景点

摩鞞陀俱提僧院所在的广阔庭园附近，建有一座人工湖，湖边围绕着一片草坪，放养了为数众多的鹿群，希望多少能唤回一些古时群鹿聚居的风光。鹿园旁有一座小型的鸟园，供游客在此散步乘凉，整体环境清幽祥和，适合走累了的旅人小憩一番。

在摩鞞陀俱提僧院和鹿野苑遗迹公园间，有一座醒目的耆那寺，据说是为了纪念耆那教第十三位圣者 *Sreyamsanatha* 在此出生而建造，艳黄色的塔身高高伸展在蓝天雪云之间，夺得不少旅人们注目的眼光。

此外，这个与菩提迦耶并列为印度两大佛教中心的鹿野苑，也“轮人不输阵”地吸引许多佛教国家来此建立风格各异的寺院、精舍、学苑等，包括有中华佛寺、高



等西藏研修中心、缅甸寺……等，若有多余的时间不妨
顺道一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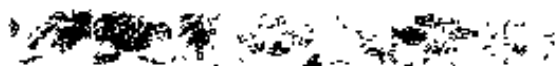
● 节庆

每年的佛诞日(四五月间的满月夜晚)，这里会举办
盛大的庆典，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会到此参加祈
福、游行、禅修、表演等活动。

而每年十一月的第一次满月之夜，世界各地的佛教
学者与僧侣们会举办聚会，齐聚一堂以庆祝摩犍陀俱提
僧院的兴建周年纪念。

◎鹿野苑附近的草
原、沼泽等自然的景
象，与公园内的遗迹
有完全不同的风貌，
或许这才是保存最
原始的“鹿野苑——
仙人住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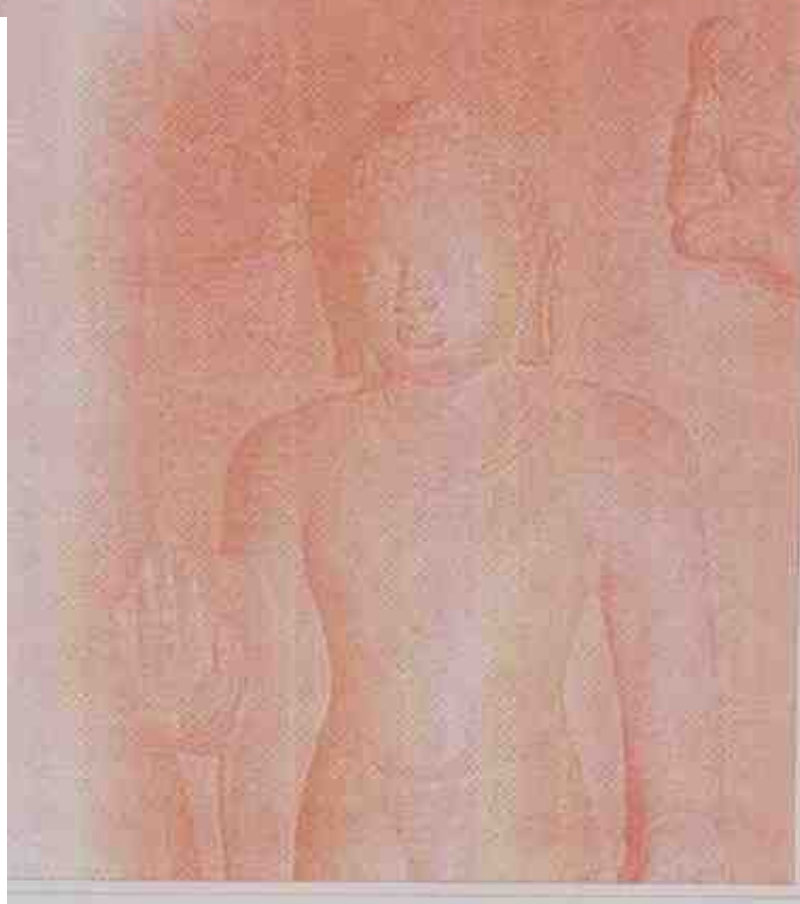




鹿野苑的雕像

鹿野苑之所以会挖掘出那么多精美的雕像，乃是因为它在笈多王朝时期是一个著名的佛像雕刻中心。或许是由于这里地处盛产“纱丽”（Sari）的古城瓦拉那西附近，所以在佛像雕刻上，当地人自然而然采用了最上等“纱丽”才会有的特质——细腻柔滑、轻薄贴身，来为尊贵的佛陀打造身披的袈裟。于是即造就出鹿野苑学派独特的雕塑风格：特意不刻画衣服的皱折纹理，使得佛像所着的袈裟仿若一匹薄纱，密实地贴紧身体。如此雕像的体态曲线与人体肌理就会被细腻地表现出来。除此之外，这里出土的佛像，面部表情所散发出的无法言喻的轻安宁静，引领人们浸淫于对解脱境界的向往，也是其能成为一大宗派的主要因素之一。

◎类似西方人体曲线的写实表现，是鹿野苑派佛像造型最特别的地方，体态的比例与佛像的神情均表现出无比的优美与和谐。《立佛像公元五世纪 鹿野苑》



Rajgir

王舍城，古名Rajagaha，原意为“王之居所”，距离西南方的佛陀加雅约九十里，距离西北方的巴特那约一百公里，是佛陀时代恒河以南强盛的摩揭陀国(Magadha)的首都，由于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Bimbisara)的睿智领导与政治远见，使得当时的王舍城成为北印度革新宗教的新兴之地，许多修行团体都选择在其国城境内游化讲学，修行安居。

佛陀一生中在此讲经说法有十数个雨季之久，佛教僧伽们的第一座精舍即位于此城内，早期重要的入室弟子如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等，均于王舍城内皈依。此外，佛陀入灭后的第一次经典结集，亦在城郊的山中举行，佛陀的足迹踏遍了王舍城，它的地位有如佛陀正觉前修习智慧，正觉后弘法解惑的校园。

继频婆娑罗王之后，阿阇世王凭着摩揭陀国的经济实力，积极地推行国土扩张政策，佛灭后不久，他终于征服了憍萨罗国和跋耆国这两大对手，在恒河流域建立了摩揭陀帝国霸权。

不过，今天的王舍城已将辉煌留给了过去，它的面积已较过去大为缩小，并且没落成为一个不太重要的观光中心，只有冬天时会有旅客前来洗泡温泉，并享受附近少有的丘陵型气候。

圣地之五 王舍城

“无上之导师，住那伽山侧，千比丘眷属，奉事于如来，大师广说法，清凉涅槃道，专听清白法，正觉之所说。”

—大正藏杂阿含经 第1219经(佛住王舍城那伽山侧，婆耆舍所说之语)—



弘法之域
Rajgir



“羯尼迦树，遍诸蹊径，花含殊馥，色烂黄金，暮春之月，林皆金色。”

◎通过山谷间的小路，即将进入王舍城境内。

—玄奘 大唐西域记—

上茅宫城(Kusagrapura)是摩揭陀国早期的国都，由于此地盛产祭祀时垫坐用的上好香茅而得名。上茅宫城四周有多座高山作为屏障，因此又名“山城”，而其中的灵鹫山即为佛陀经常居住、说法的弘化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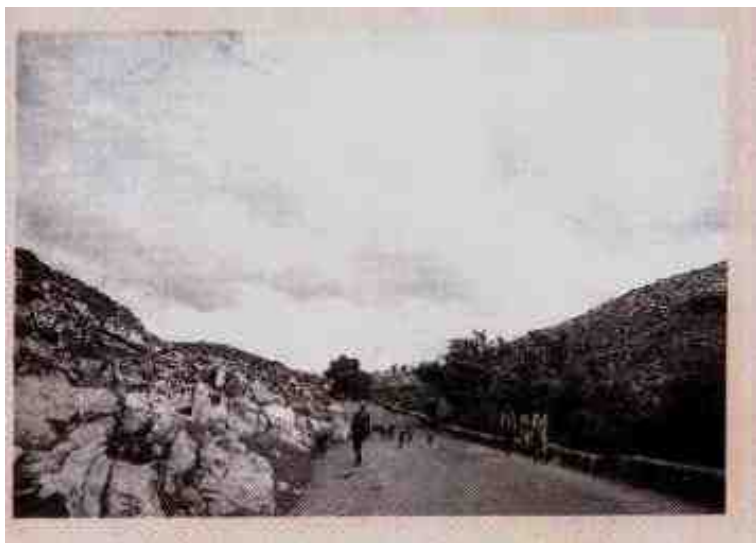




图 1-1-1 印度比哈尔邦的拉杰格尔 (Rajgir) 的菩提树

中，最具有文化气息，最强盛的大国之一，这一切都是由于贤明的频婆娑罗王治理有方的缘故。

频婆娑罗王的年龄，据考证应与世尊的年龄相近，他青年登基时即展现了远大的政治理念，在与侨萨罗国王室通婚的基础上，展现了向外扩张的企图心，同时，频婆娑罗王更是印度诸国中，最早强调效率管理的人，他亲自选择大臣，并且因为从不忽视部属的忠告而受人称颂。由于礼遇贤人，大力护持供养修行者，因此有许多著名的论师和沙门团体，均喜欢前往或居住在摩揭陀国的国境之内。

对于偏远山区的抑郁贵族——悉达多而言，王舍城犹如二十世纪的美国纽约：它是奇人异师、人文荟萃的文化之都，犹如强力的磁铁，吸引着无数困惑的心灵前来寻找慰藉与答案。这也就是为什么离家修行的悉达多，会远从五六百公里外的迦毗罗卫城，一路漫游往王舍城向前进的主要原因！

受到恒河流域知名心灵导师的吸引，悉达多来到了王舍城寻求真理，虽然未能获致解脱之道，但是却与频婆娑罗王成为莫逆之交。在往后游化说法的生命中，佛陀对频婆娑罗王倾授清净圣法，而国王亦大力护持僧团之四事所需，因此，许多对佛陀影响甚巨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此地，而在时间的主轴上，也贯串了佛陀的一生。

一般说来，在王舍城中值得记载的佛陀事迹有：



●师事二沙门

根据经文记载，离家求道的悉达多在正觉前曾经师事两位“有学有术，聪明有智”的禅定大师，即居住于王舍城附近的阿罗逻·迦罗摩和伏陀迦罗摩子，这两位老师的教学均是以“修习禅定以入解脱境界”为目的。

修学一段时间后，聪慧的悉达多已能亲身进入并品尝深定中的喜悦轻安，但是心中的迷惑却依然存在，他因而警觉到光靠“禅定”并无法灭除苦恼，反而会有逃避人生的倾向。于是他毅然地离开两位禅师的座下，前往乌留频螺村外的苦行林圣地，追寻下一阶段的心灵成长。

“比丘们啊！我忽然心生一念如下：‘这教法只能达到非想非非想处，却不能导致厌离、无欲、止息、寂静、智力、无上慧、以及涅槃。’于是，比丘们啊！我就不再崇信那教法，不愿奉行此法，于是我离开那里，继续我的旅程。”

—巴利文 中部经 第26经—

悉达多虽然没有在此获得解脱之道，但是却学习到了专注凝神的禅定，并体验到修行的团体生活，这对于其日后思想之突破与僧团之组成，有相当程度的帮助。

“挥鞭驭良马，精进勤修行，有信念、戒



佛陀的故乡

行、勤勉，具禅观及真理的智慧，知行兼备，忆念不忘，能熄灭诸多苦恼。”

—巴利文 法句经 第144经—

● 频婆娑罗王的大力护佛

频婆娑罗王与世尊相识甚早，在悉达多初入王舍城时，他那庄严宁静的神色，与动静行止间的威仪，就已慑服了王舍城的居民与国王。而当频婆娑罗王知道他是位具有皇室血统的刹帝利后，据说曾以一半的国上相许，希望和他共同治理国家。

这个颇有政治结盟意味的提议(摩揭陀国与释迦族正好可上下夹住侨萨罗国)，却遭到了一心求道的悉达多所婉拒。不过，两人也因此订下承诺：他日若悉达多成就圣道，一定要回到王舍城为频婆娑罗王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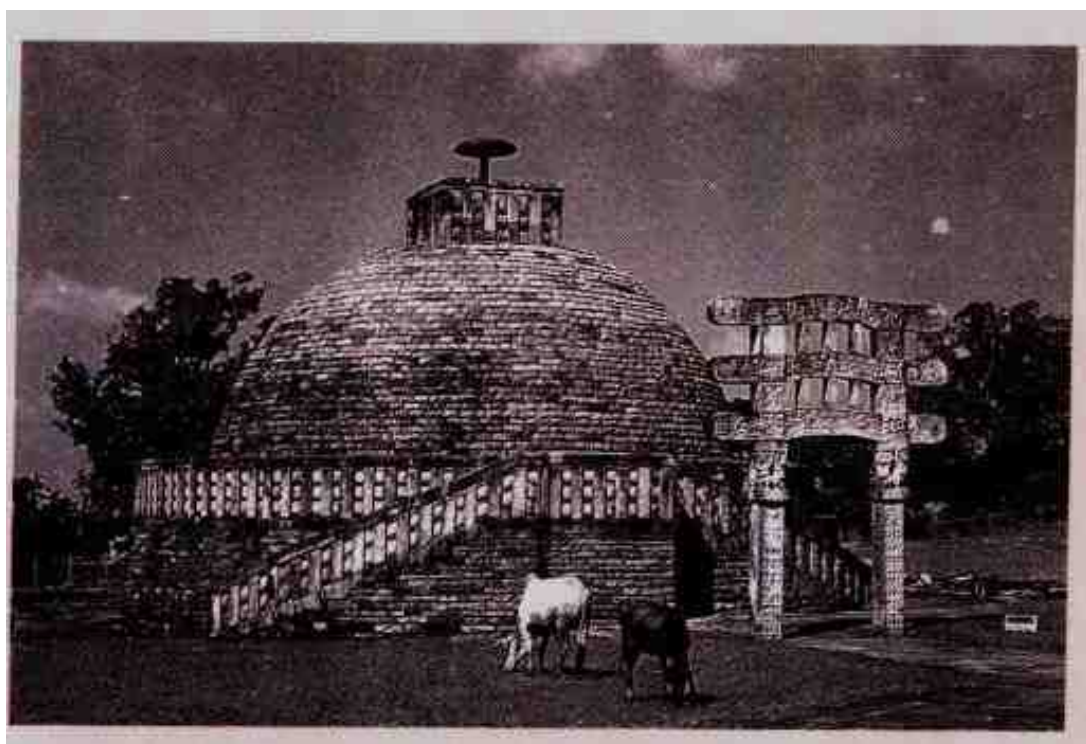
因此当世尊于正觉后率领千余僧人(大多数为刚皈依的事火外道)重回王舍城时，即受到了极为盛大的欢迎。

“……尔时频婆娑罗王法眼清净，得正知见，住法坚固，离诸所欲，离诸苦恼……我今虔心请佛世尊还王舍城，惟愿世尊哀受我请，当尽此身承事供养，及至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受用等物，悉皆具足，诸比丘众，皆亦如是。”

—大正藏佛说频婆娑罗王经—



◎一八五一年 亚历山大·康宁汉在这古老的佛塔中，发现了舍利弗和目犍连两位尊者的遗骨。这两位佛陀生前得力的弟子，生时既是挚友也是好同修，在双双入灭后，人们不忍其分离，便将他们奉祀于同一塔中，共同接受世人的怀念。



由于频婆娑罗王的护持，佛教的发展与声势明显地超越当时的外道团体，俨然成为一股新兴的净化社会的力量，这汨汨清水般的佛法，在物质条件无虞匮乏的情况下，迅速地滋润了摩揭陀国的人民，但也因此而广受到婆罗门与外道的忌妒与诬陷。

虽然频婆娑罗王如此大力护佛，但是就经典中的记载看来，他似乎并没有留下如波斯匿王般热心问法求教的记录，而且王舍城内除了部分佛教遗址外，亦有众多外道团体的纪念遗迹，其中尤以耆那教为最盛，因此耆那教的典籍中亦说频婆娑罗王信奉耆那教。

就这方面看来，频婆娑罗王在当时应该是广护各种宗教，而非单一护持佛法，毕竟，对一位具有政治远见的贤王而言，“广纳能人”、“武功强盛”、“贤才汇聚”、“文化鼎盛”是成为强盛大国的必要精神条件啊！



●舍利弗与目犍连的皈依

“诸法从因生，诸法从因灭，如是灭与生，
沙门如是说。”

—阿说示尊者所说之偈—

频婆娑罗王在物质上的护持，是佛教僧团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而舍利弗(Sariputta)与目犍连(Moggallana)两大弟子在王舍城的皈依，则是真正使佛法广布传续的强大助力。

住在王舍城附近村落的舍利弗与目犍连，年轻时是共同有志求道的好友，为了寻找无上的解脱之法，他们游遍了整个印度，但最后却失望地回到家乡。因此，他们两人许下承诺：若有人先寻得无上正法，一定要尽速通知对方，共同修行，同证菩提！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友情是多么纯净而深厚。

一天，舍利弗在路上遇到了前来王舍城托钵乞食的阿说示尊者(Assaji；五比丘之一)，由于受到其庄严与安详的威仪所震慑，于是舍利弗恳请阿说示开示教说，当时阿说示尊者便谦虚地说了上面这段言简意赅的偈子。

舍利弗听闻此偈后，当下远离尘垢，得法眼净。他知道他已找到真正的道路，于是立刻雀跃地前去告诉挚友目犍连，不久后两人即相约前往竹林精舍，皈依在佛



陀座下。从此以后，他们成为佛陀最得力的两大弟子，犹如世尊的左、右手，为佛法的传续与僧团的发展，贡献了极大的助力。

这首偈子，后来成为广为流传的佛偈之一，千百年来，它一直诉说着“法”的真实语，也告诉着人们舍利弗尊者初闻佛法的故事。

●竹林精舍出现

◎据考证可能为象征“竹林精舍”的雕刻。左右两边为竹林，中间台座代表着佛陀接受善男信女的礼敬。

《桑奇大塔 北门 公元一世纪》

竹林精舍对佛教的发展而言，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因为它是佛教史上第一座供僧团安居净住的僧院林园。它的起缘，有两种说法较为可信：

一是当时的国王频婆娑罗王为了让佛陀在王舍城中安居说法，特意贡献了一片竹林地，并在其中建造僧院精舍，然后请佛陀和比丘僧团于此净住修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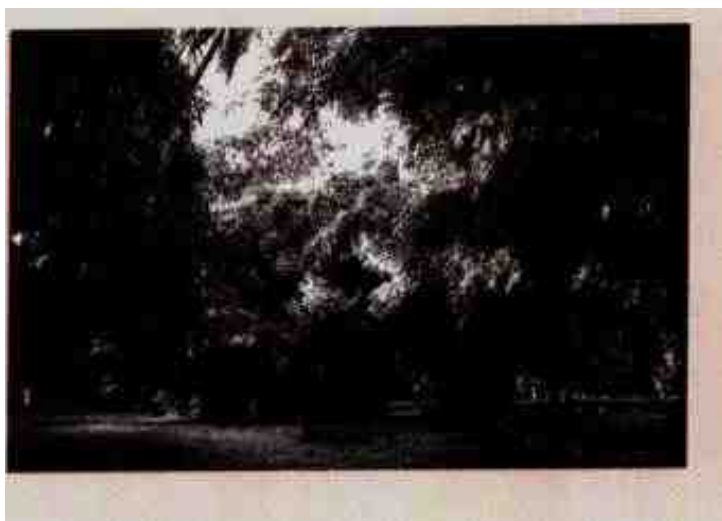
另有一说是，当时在王舍城中，有一位经常护持各宗教修行人的大富豪，人称“迦兰陀长者”(Kalandaka)，在一次偶然的时机中听闻了佛陀所说的教法，在欢喜净信皈依三宝后，他将原本布施给外道沙门的林园收回，转而奉献给佛教僧团安居使用，这就是为什么竹林精舍又被称为“迦兰陀竹园”的原因。

不论何种传说为真，竹林精舍的出现在当时的摩揭



陀国社会中，似乎曾引起不小的议论。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人对于“出家修行”有些约定俗成的看法。

在原始印度语中，“出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离开家”、“不睡在屋檐下之地”，也就是“睡在大自然中”、“不粘着于任一处”的意思。所以当佛陀离开迦毗罗卫城的那一刻开始，他就与所有的修行沙门，甚至和林栖、梵行的婆罗门一样，开始过着漫游世间、不住屋舍的终年苦修生活。



◎现代的竹林精舍内，草木扶疏，叶影摇晃，阳光下透露出澄澈与宁静的气息。

“摆脱一切肉欲欢乐的追求，纯洁如学生，不耽于安逸的居所，栖息树下，席地而卧。”

—摩奴法典 6-26—

对崇尚哲学思辩、强调极简生活的上古印度而言，“出家苦修”是最受人民所称颂尊崇的，然而，正觉后重返王舍城的佛陀，却接受了“一座建有房舍的林园”供修行的比丘们居住！这对于当时崇尚露地居于林中、洞穴、冢间的传统外道修行者而言，可说是一颗极为强力的震撼弹！

虽然从原始阿含经典中看来，佛陀并没有就这样“定居”在竹林精舍，因为他到王舍城时，“有时栖身灵



鹞山顶，有时居于寒林丘冢，有时净住七叶树林”，可见当时的世尊并没有永久定居寺院之意，而笔林精舍在当时也只是被当作雨季期间短暂的栖身之所罢了！

但是即便如此，民间仍隐约发出了许多批评的声浪，指责“释子沙门”的戒律松散、修行不够精勤，甚至



◎印度的雨季每年的六月到九月，它的来临能赶走酷热的高温，但也因为大雨不断而造成生活失序，甚至豪雨成灾。

引起日后恶弟子提婆达多(*Devadatta*)，刻意提倡近乎苦行的五项主张(终生居住野外之地)，以获得人民舆论的支持，进而造成教团分裂的事件。

在这些纷纷扰扰的现象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佛陀从独自一人修行、到初转法轮的五比丘、增加到重返王舍城的千余名“释子沙门”时，僧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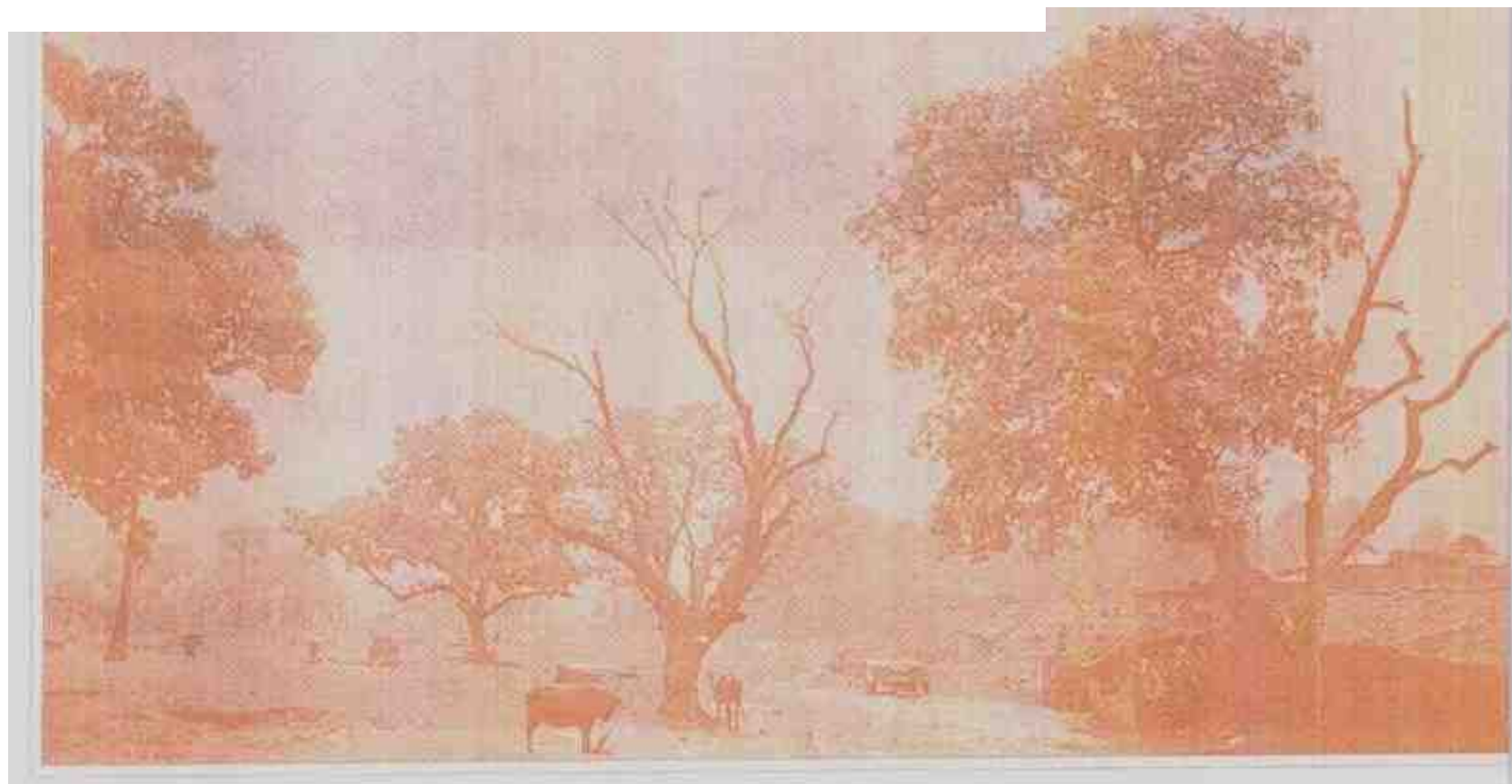


情况已不再单纯了！它已不再是一个人独自过着简单的修行生活，而是和一个庞大的团体群居共修，为了僧团的长远发展与共住比丘众们的合和无诤，佛陀必须以开阔的胸襟与周严的考量，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做出种种的对应变革。

因此，为了解决印度雨季洪泛期间，众多比丘行脚不易、生活艰困的问题，佛陀沿用了其他宗教的“雨季安居”制度，令比丘们在雨季期间暂时避居于一处信众捐赠的静修之所，是有其必要且适切的！

如同在乌留频螺村外舍弃“苦行”时，五比丘斥责悉达多已堕落、放逸而离去；佛史上第一座精舍——竹林精舍出现时，佛陀也同样受到世人的责难与批评，但是这些非议如同雨季的大雨，一阵滂沱地下来，也一阵无声地蒸发散去，留下来的，是让世人得以深思与警醒的

◎由于恒河流域一片平坦，故而有时又大又急且挟着狂风而来，因此为了安全上的考量，雨季是所有印度修行者每年群居安住于一个的季节。





——舍离偏激的苦行与无益的逸乐后，
所展现的“中道足迹”！

“以柔和胜嗔怒，以良善胜不义，
以布施胜悭吝，以真实胜虚妄。”

——巴利文 法句经 第223经——

◎灵鹫山上有许多天然的洞穴，非常适宜修行人居住，且由于位在王舍城近郊，因此佛陀也经常安居于此。传说恶徒提婆达多曾有一次躲在山中的某处，趁佛陀不注意时丢下大石，因而砸伤了佛足。

●提婆达多的叛教

“芭蕉生果死，竹芦实亦然，
驱驴坐枉死，士以贪自丧。
常行非义行，多知不免愚，
善法日损灭，茎枯根亦伤。”

——大正藏杂阿舍经 卷38第1064经——

这是佛陀晚年眼见其堂弟提婆达多因贪图供养，野心勃勃地欲与阿闍世王子里应外合，共谋佛教僧团之领导地位与摩揭陀国的王位时，感慨而说出的偈子。果然，就在不久之后，提婆达多即直接向佛陀要求继承佛教僧团之领导地位，结果却被佛陀严词拒绝并喝斥他的无知。

嫉妒心甚强的提婆达多图谋不成后，心生嗔恨，于是聪明狡诈的他便对大众提出五项儿近苦行的主张，企图以看似更艰困的修行方式，获得广大视苦行为最圣崇高的王舍城民与僧团的支持：



- 一者尽寿着粪衣(终生只穿着粪扫衣)
- 二者尽寿常乞食(终生只靠托钵维生)
- 三者尽寿唯一坐食(终生奉行日中一餐)
- 四者尽寿常居回露(终生只在野外居住)
- 五者尽寿不食一切鱼肉血味盐酥乳等

这五项师法外道作风的苦行主张，已远离了世尊所说之“中道”教说，真正知法见法的人是不会接受的，但是，在一般市井平民及未得正知正见的僧伽心中，它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于是，王舍城的僧团分裂为二，从而引发了社会上人的诸多评议与负面的影响。

虽然事后在舍利弗和目犍连尊者的努力之下，稍稍挽回了教团分裂的颓势，但是此一“破僧事件”显然已使佛教僧团在王舍城内的元气大伤，致使佛陀晚年逐渐减少在这里说法安居的次数，也因此给了外道势力一个趁乱崛起的机会。

“持邪见的愚人，诽谤应受礼敬者、圣者、净行者的教诲，结果自取毁灭；如芦苇的果实，果实自枯死。”

—法句经 第164经—

从最初离家修学禅定，到入灭后的教法结集；从得



力弟子的皈依，到恶弟子的害佛；从正法流布、兴盛一时，到衰微没落、归于平静……

“佛教”在王舍城上演了一场浮浮沉沉的人生际遇，在这丰富的人文背景幕后，留下的是许多珍贵璀璨的历史遗迹。亲身走访这些史迹、了解背后深藏的故事、探寻佛陀是如何在此度过生命中几个最重要的阶段，然后，人们才会理解王舍城对佛弟子的不凡意义！



佛学补给站

僧伽(Sangha)的由来

在古印度语中的Sangha有集团、群众之意，在佛教兴起前已在印度流行使用。比如说，社会上依不同职业而组成的团体(如同现在的工会组织)，在当时即称为Sangha。而在政治上，佛陀时代已有共和制国家，如迦毗罗卫与吠舍离等，均以会议政治体制治国，也就是推选民意代表组成会议共商公众之事，而这样的组织亦叫作Sangha。

因此，世尊对于教团的组织概念，必然或多或少受到其国家的Sangha制度影响，进而参考其模式来制订出家僧团的合和规范。而这个社会上通用的名词，也就渐渐为其他宗教团体所使用。

之后，随着时光的流转，“僧伽”就慢慢演变为专属于佛教的名词了。



佛陀的故乡

史迹巡礼
Rajapur



天竺且其四转耶(十化区城)乘左而下 去且由佛陀





◎由迦耶北上经过此牌坊后,就算正式踏入了王舍城的势力范围了:

王舍城与佛陀加雅及巴特那之间,有着路况不是很好的公路相连接,而和古老的佛教大学那烂陀(Nalanda)相距也仅有十一公里。由于这里的景点过于分散,且为了治安考量,建议租车前往较为方便安全。当然,也可以租一辆四轮马车做半天的遗迹观光,不过,这些拉车的马均是以相当残酷的方式训练而成,为了保护动物起见,还是租辆车吧!

●灵鹫山(Gridhakuta Hill, 又称苦楸山或灵鹫峰 Vulture Peak)

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世尊率领着千余名出家弟子,沿着山路小径进入王舍城内。而如今,循着相同的路线(只是小径已拓宽为公路),我们将前进王舍城,参访第一个景点——灵鹫山。

穿过现代的王舍城城门之后,就进入古代群山环绕、屏障坚固的摩揭陀国国境了,在通往灵鹫山的途中,可以瞥见由巨石建造的城墙遗迹,由东到西绵亘在一座座山峰之间,这片城墙包围着整座城市,据估计曾经有四十公里长,是由贤能的频婆娑罗王所建。

不一会儿,就看到一座白色的现代牌坊,矗立在马路右手边,牌坊的左右两边分别写着:“多宝山佛舍利塔”和“常在灵鹫山”两行大字,右转穿过牌坊后,远远地就看到灵鹫峰站在正前方不远处。

灵鹫山,是佛陀在王舍城结夏安居期间,除了竹林





精舍外，另一个常常居住与说法的地方，在经典中常以“耆闍崛山”称呼。灵鹫山的名称来源说法不一，有人说是由于山上常有鹫鸟栖息而得名，另有一说是因为山上有一块形状酷似鹫鸟头的奇岩而以此称呼。

在通往灵鹫山顶说法台的山径两旁，散布着许多据说是从佛陀时代遗留至今的历史遗迹。

顺着频婆娑罗王所修筑的石阶山路往上爬，沿路会看到两座由砖石建造的四方平台基座，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

“……中路有二小窠堵波，一谓下乘，即王至此徒行以进；一谓退凡，即简凡夫不令同往。”

◎(左)灵鹫山入口的牌坊。

◎(右)通往“说法台”的山路，据说最早是由频婆娑罗王为方便上山说法，而特地命人以石块修砌而成的。沿山径而上，一侧傍山而行，一侧可俯瞰上茅官城故址，景色相当宜人。



也就是说，第一座平台应是频婆娑罗王下马步行上山之处，而第二座平台则是王摒退左右侍卫，由此独自上山面见佛陀的地方。两座平台原是窠堵波(Stupa，佛塔之意)，可惜塔已毁坏消失，仅余基座。

在“王下乘处”往山谷方向望去，就会看到旧王舍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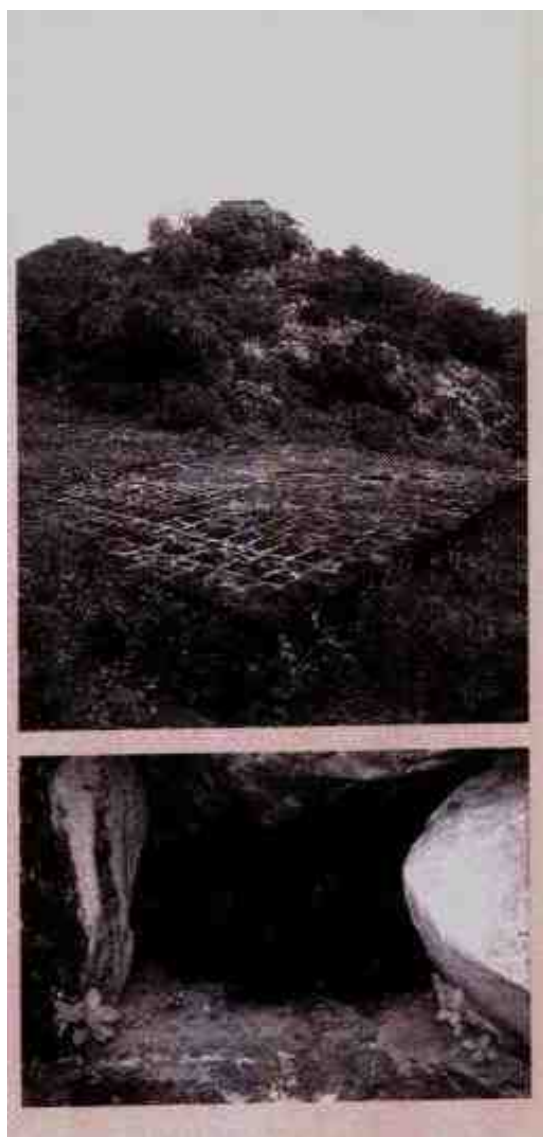


◎(上)“退凡处”之故基,正前上方与之遥遥相对的就是赫赫有名的“说法台”,由眼前裸露的岩块可看出,灵鹫山是以大量岩石、少量泥土堆积而成的,因此免不了会有许多洞穴、怪岩奇石与虚构、幻化的神异传说……

◎(下)阿难石窟藏在登山小路边,因无告示牌故不易辨识。

——上茅宫城之所在,而从“退凡处”向前仰望,则可以看到灵鹫山说法台就在眼前巍峨矗立。

再往山上走去,离山顶不远处有几座石窟,是当时在此修行的比丘们的天然居所。其中一座石窟被认为是“阿难窟”。传说“多闻第一”的阿难曾在此禅修。进入洞窟后,左手边有一块凸起的长条平台,状似石床,而窟内正中央,则置有一尊小佛像供人祭祀。



“昔日好友逝,新友不伴随,如今只余我,
独坐修觉观,如鸟困笼中,又遇雨绵绵。”

——阿难长老偈——

看着潮湿空寂的阿难石窟,不禁也感受到阿难尊者晚年,在舍利弗、目犍连等教内善友相继凋零后的深深喟叹。

继续往上走,会看到路旁有一座石阶梯,阶梯旁另



有一座石窟，据说是佛陀禅定之所。（另有一说是，此为舍利弗居住之石窟。）在这里流传着一个故事：

传说一天夜里，阿难正在窟中禅定，魔王为了干扰他，化成一只巨大鹞鸟，趁着夜黑风高，盘踞在阿难石窟的大石上，并发出凄厉的鸣叫，故意惊吓阿难。此时世尊知道阿难的内心相当恐怖与慌张，于是将手穿透过石壁，抚摸着阿难的头，并用慈爱的言语安慰他说：“这是魔王变化出来的，你不要害怕。”阿难受到鼓励后，不再怖畏，于是收束身心，得到安乐。

这个故事虽然带着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是倒不妨将其内涵视为：由五蕴之渴求所幻化的魔王，令人身心怖畏，但佛法却能令人身心平稳，苦恼止息。

“从渴爱生烦恼，从渴爱生恐惧，离渴爱无烦恼，何处有恐惧。”

—巴利文 法句经 第216经—

离开石窟，爬上阶梯，即会看到左手边有一座僧院的遗迹，根据记载，这座精舍原本既高大又坚实，而且制造奇特，只是如今却只剩下毫不起眼的基座了。

再爬上最后一段窄小的石阶梯时，往阶梯右侧的山



◎(上)看着自然天成的隐蔽石洞，似乎可以想像离世出家的修行人，不被家所羁绊、行走无碍的情景。至于，到底这洞穴是佛陀禅定之所，还是舍利弗的居所，或许并不重要！

◎(下)灵鹞之名因此而来！



壁看去，会发现有一块状似鹭鸟头的岩石，这就是灵鹫山的名称由来之一。

登上阶梯后，大名鼎鼎的“说法台”就出现在眼前了，台上有一座砖石砌成的四方形遗迹，当地人说这就是佛陀当初说法的所在地，但其实这是公元五世纪笈多王朝时期所建的佛塔残座。目前藏传佛教徒在此安置了

◎“说法台”是典型笈多王朝的僧院遗迹，应是为纪念佛陀而建，虽然这里并不是群山最高之巅，但却拥有最撼动人心的视野。



一尊小小的佛像，供信徒们礼拜。

在劲冽的山风中，于说法台边环顾四野，一片宽广壮阔的景象就在眼前展开。左侧是绵亘的青葱山岭，怀抱着一片绿色密林，正前方则可以远眺山凹处的进城公路，几千年来，这都是进入王舍城的主要通道。

看着在山谷中曲折蜿蜒的路径，不禁遥想二千五百年前，世尊带着刚在佛陀加雅弃邪从正的事火外道、一千多位僧众静静地徒步进城，展开托钵弘法生命的情景。



想像着佛陀也曾站在这里，远望着那国力强盛、威德并具却烦恼炽烈的频婆娑罗王徐步前来，在山脚下犍、在山腰摒退随从，慢慢地独自走向心中惟一的平静希望，这贵为一国之君的人，身影却是如此悲凉……

触目所及，这整片被群山环绕的平原，就是古王舍城——“上茅宫城”的旧址：“崇山四周，以为外郭，西通峡径，北辟山门，东西长，南北狭，周一百五十余里。”这就是它当时的写照。

再往右上方看去，日本山妙法寺现代化的白色大佛塔(*Vishwa Shanti Stupa*)，就矗立在对面的山顶上，从半山腰的一条小路可到达那儿，步行约二十分钟。如果有兴趣却没体力，也可以搭乘缆车，享受另一种趣味。

由于在大乘经典中，认为佛陀在这里宣说了《妙法莲华经》、《楞严经》等重要的大乘典籍，因此，许多虔诚的信众会在清晨时分，以朝山的方式朝礼灵鹫山“说法台”，尤其当旺季的时候(十月到翌年三月)，这里更是热闹异常；有人经行，有人持咒，有人祭祀上香……各式各样的仪式，让灵鹫山上下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气息。然而“说法台”上的面积并不大，只要朝圣者有数十人以上，就会出现摩肩接踵、难以通行的情形，因此最好尽量避开人潮。



旅游小帮手

登上奥曼山顶神圣的說法台上, 飒飒冷风中, 一位穿着单薄白袍的印度人躬身迎上来, 热心地递上垂头的鲜花和点燃的香枝, 指引着人们要在哪儿脱鞋, 要如何上香, 如何献花, 最后, 手往佛前一指, 你看到几张面额五十、一百不等的美元钞票, 上面的华盛顿瞅着你, 暗示着“捐献一点香油给佛陀吧, 而且面额一定不能比我小啦!”

然而你清清楚楚知道, 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 这些华纳先生们必然是直接进入了这位印度庙公的口袋中, 同时你也明明白白地了, 这位庙公分明是一位印度教徒, 那么, 该怎么办呢? 或许, 看在他独自踟蹰在山顶等着为你服务的份上, 就给个几十块“卢比”作为答谢吧!

当你贡献了香油钱后, 这位庙公就开始准备下一出剧目了, 只见他慎重其事地从說法台上的砖缝遗迹(据说这是佛陀当时居住的僧院遗址)缝隙中取出一块顽硬的小玉砖, 告诉你这是佛陀时代

遗留下来的古物残片, “听法无数, 功德无量”, 如果喜欢, 他愿意割爱, 只要你还没有被强风吹坏了脑袋, 就会知道这十足是个骗局, 不要看, 不要听, 坚定地拒绝, 把他抛到脑后, 恣意地欣赏眼前壮丽的风景, 才是上上之选。



世界和平塔

在朝礼圣地的行程中, 通常会遇到一座雪白、巨大而庄严的覆钵型佛塔, 矗立于山光水色间, 塔侧雕饰了佛龛, 里头安奉了金身的佛像, 绽放华丽的光芒, 这就是“日本山妙法寺大僧伽(Nipponzan Myohaji)所建的“世界和平塔”。

公元一九一七年在东京创立的“日本山妙法寺大僧伽”是属于日本日莲系佛教团体, 以麻井行胜(日达)为山主, 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在海外推动各项佛教活动, 尤其是在印度佛教地区建立多所佛寺僧院, 作为广布大乘佛教的根据地, 而世界和平塔即是其中一项重要成果。

这些白色大佛塔的构想起源于一位名叫Rev. Figi Garuji的日本人, 有鉴于二次大战中, 日本的两座繁华大城——广岛与长崎在一夕之间被原子弹炸成灰烬, 这悲惨事件所造成的巨大伤痛至今仍留存于人们心中, 为了祈求这样的灾难不要再发生, 于是他决定在全世界各个不同国家建造白色的“世界和平塔”(Vishwa Shanti Stupa), 以传播佛教的无诤哲学。

位于王舍城瓦雷山旁, 拉特那吉利山(Ratnagiri Hill, 意为多宝山)顶的这座“世界和平塔”建于1969年, 是造塔活动中所建的第23座, 耗资约320万卢比, 佛塔附近有林园和僧院, 环境清幽, 供日本僧侣们参住修学。

为了使人们能轻松上下于多宝山间, 日本特地花费六十多万卢比, 建造了一条有14个座位的电动空中缆车, 把旅客从山脚下载运到山顶靠近佛塔处, 单程大约只要7分钟, 由此印度几乎没有类似设施, 这条空中缆车即成为现代王舍城最吸引当地游客的景点了。



◎(上)右方为多宝山(Ratnagiri), 而正前方的山凹之处, 就是正觉的世尊带领着千名僧众徒步进城的古道, 这眼前的景象, 二千余年来并未改变太多, 非常值得你慢慢地停下“心”来, 静静欣赏……

◎(下)位于吠舍离的世界和平塔。



●耆婆芒果园精舍(Jivakamravana)

在通往灵鹫山的路上，进入白色牌坊后不久，就会看到左手边有一片被铁网围起来的草原，里头散布着一排排石砌的建筑基座，孤零零地站在路旁。印度的史学家认为这就是佛陀时代，摩揭陀国著名的御医——耆婆(Jivaka)奉献给佛陀的芒果园精舍遗址。

根据史料记载，耆婆原是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的庶子，对医学很有天份，曾经到印度北部的塔克西拉(Taxila)修习医学，由于当时的北印度已开始接受西方的学术文化影响，因此一般相信耆婆应该有学习到西方的医疗技术。

学成回国之后，耆婆即因为医术高明而受命担任频婆娑罗王和阿闍世王的御医，而频婆娑罗王和佛陀之间深厚的知己关系，也就间接地给了耆婆接触佛陀的机会——每当佛陀在王舍城一带说法净住，遇有病痛时，均由耆婆为其诊治医疗。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当佛陀被嫉妒的提婆达多投掷巨石砸伤了脚时，就是耆婆在旁细心照顾医治的。

在长期接触佛陀的潜移默化下，耆婆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位虔诚的佛弟子，并且将一大片芒果园改建为僧院，奉献给僧团比丘们净住修学。而这就是“耆婆芒果园精舍”缘起。

除了医护佛陀与贡献芒果园精舍外，耆婆另一项为人称颂的事迹就是“劝化阿闍世王皈依佛陀”。阿闍世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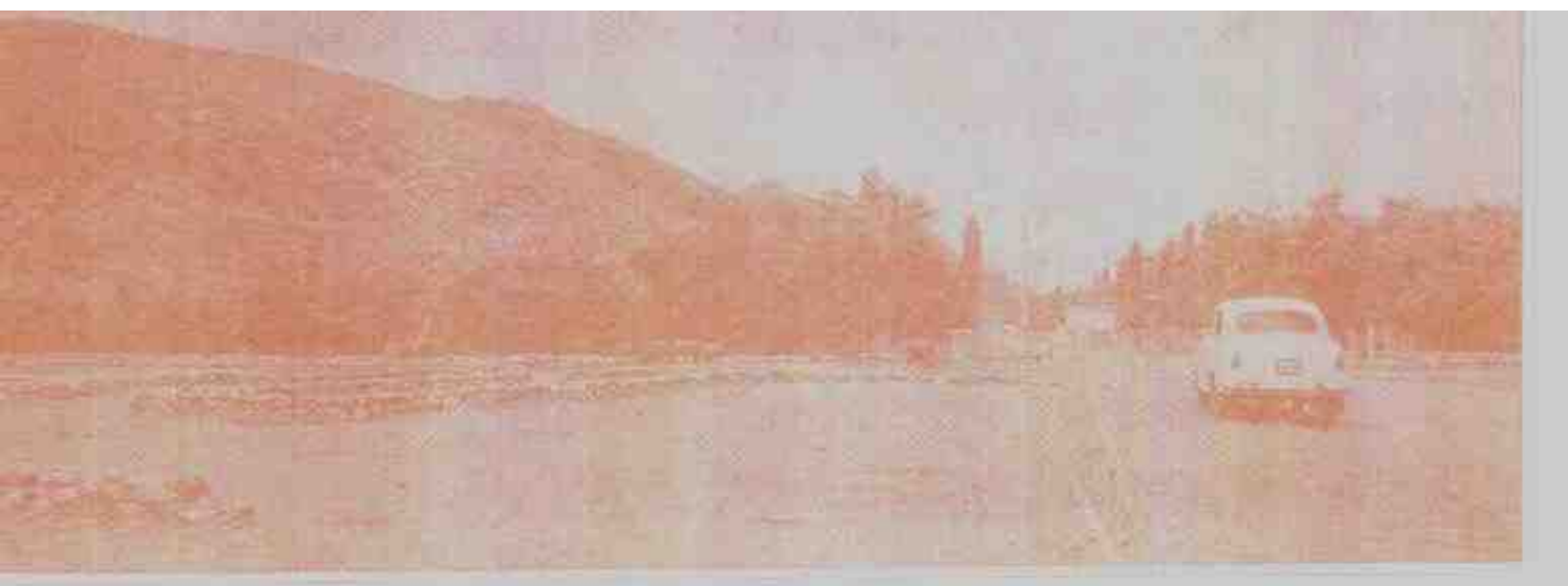


是频婆娑罗王所立的太子，个性暴虐，传说他为了篡夺王位，不惜监禁父亲，最后甚至使父亲饿死狱中，就在背上了弑父的罪名后，阿闍世王终于因为良心的不安而开始心生悔意，在罪恶与良知拉扯的苦恼中，耆婆适时伸出援手，劝服他听闻正法，并将他带到佛陀面前忏悔后皈依三宝。

从此以后，解开心结的阿闍世王转而成为如同父亲频婆娑罗王一般虔敬的佛教护持者，并且使摩揭陀国在他手中成为称霸恒河南岸的富强大国。

现在的“耆婆芒果园精舍”只剩下建筑底部的基座了！然而，不论怎么看，总令人觉得那遗迹的规划与基座的石材，似乎不像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古物。是的！印度的考古复旧方式总是如此：“直接在古老遗迹上以现代建材重现旧观，并且擦洗得光亮如新”，而真正的遗迹，就被埋藏在新建的“遗迹”之下了。如果这样实在无法使你满意，那么，不妨在新建遗迹下和附近草丛间巡逻一番，运气好的话，或许可以找到一些残砖颓墙，这

◎耆婆的芒果园精舍位于往灵鹫山的路旁，而正前方的山顶上就是世界和平塔与灵鹫山。



些才是能发人思古之幽情的真正古迹。

即使经过翻修重整，仍然可以从石砖堆砌的基座排列看出原来的建筑形态：马蹄型的大佛殿、长方型的聚会大厅，和分割成小间小间的僧房……占地广阔的遗迹显示着这儿曾是一座比丘穿梭如织的佛法修学中心，而那位正觉的人——佛陀，就住在旁边不远的灵鹫山上，诲人不倦。

如今的耆婆芒果园精舍，只有成群的牛只悠游于遗址之间，不问世事地吃着青草。一片静谧中，只有草儿被拔起的喳喳声，望着牛儿墨黑如渊的铜铃大眼，平静得仿佛这儿从来不曾发生什么似的，虽然天蓝云白，风清气爽，心头却淡淡地染上了一抹人事不再的凄凉……

● 频婆娑罗王的牢房 (Bimbisara Jail)

离开灵鹫山区，出了白色牌楼，右转回到进城的公路上，车行约一二公里左右，就要开始留心了！在公路右手边，会有一条被树丛长草遮蔽着、几乎不可辨识的小径，里头隐没着另一只历史的痕迹。

把车子停在公路边，顺着小径走进去，眼前赫然出现一片如小型棒球场般大的广场，这个数百平方公尺的



◎印度式的古迹重建，往往令人“耳目一新”，有时不免会怀疑这是在维护还是在“兴建”新古迹？图为耆婆的芒果园精舍遗址。





◎在这宽厚的石墙里,发现有疑似拴铸犯人的铁环,因此学者们根据传说认为此地应为频婆娑罗王的牢房,正前方可遥望灵鹫山,而左方山坡上的长条状建筑是古时的城墙。英明一世的频婆娑罗王为了“防御”外敌而建了坚固的城墙,而他的儿子——阿阇世王却为了“防御”他而将他关在这里!

广场四周,围绕着约一点五公尺宽的石墙地基,从地基的厚度看来,这里曾经矗立着非常高大而坚固的城墙,把陷在其中的人牢牢禁锢着,永无重见天日之望。

广场中某些部分还可看出单人小房间的隔间石墙痕迹,显示这儿原本是分割成一格一格小空间的,而在其中一个小房间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只古旧的铁圈,铁圈的一端还铸有一个小环,根据考证,很可能是用来拴铐居住在这儿的人。

是的!这种种迹象都指向这是一个“牢房”,一座“监狱”,而且印度的史学家们相信:这就是传说中,阿阇世王用来监禁其父亲频婆娑罗王的地方。

这悲惨凄凉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在印度还是邦国分立的二千五百多年前,强盛的摩揭陀国盘踞着恒河南岸



的广大地域，然而这强国的统治者——贤明的频婆娑罗王却为了一个预言而苦恼着：这预言断定国王日后将会死于自己的亲生儿子之手！

既害怕又彷徨的国王在此时遇到了仍在修行中的佛陀——悉达多太子，慑于其庄严清净的仪表，王提议将一半国王分其共治，却遭到求法心切的悉达多拒绝，于是退而求其次，订下了日后若成圣道，一定要回来相渡之约，这段因缘为两人深厚的情谊拉开了序幕。

后来频婆娑罗王有了孩子，取名为“阿阇世”（Ajatasatru），意译为“未生怨；无敌者”，这位太子长成后，仿佛呼应那预言似的，有着贪急残暴的性格。不知是为了故意反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这位太子并没有跟着父亲信奉佛教，反而大力地支持当时另一大宗教——耆那教。

为了篡夺王位，他和利欲薰心而欲抢夺佛教领导权的提婆达多相互勾结，一个将亲生父亲囚禁于大牢中，却不供应食物，意欲使其饿死；另一个屡设毒计，欲杀害恩师兼堂兄——佛陀的性命，以取得佛教僧团的领导地位。在彼此合作下，阿阇世太子成功地登上了王位，而被囚禁在大牢中的频婆娑罗王，只能靠王后瞒着儿子偷藏夹带的食物勉强维持生命。

值得庆幸的是，这儿毕竟离灵鹫山很近，于是，频婆娑罗王每天从这铜墙铁壁般的石牢中，远远地遥望着世尊所居住说法的灵鹫山顶。而期待着能瞥见世尊上下



山径的渺小身影，就成了这不幸国王抚慰其悲苦心灵、支撑其生存意志的惟一凭藉了！

站在残存的石墙基座上，的确可以遥遥望见远方的灵鹫山，以及蜿蜒群山间的古老城墙遗迹。不过，这却无法作为证明这悲惨故事即是史实的证据。因为这段悲剧只传述于北传大乘佛教的经典中，故事的后文是：为了安慰夹在儿子与丈夫之间矛盾痛苦的王后——佛陀为她开示了《观无量寿经》和《涅槃经》，因此对于北传大乘信徒而言，这里是佛陀开示这两部经典的神圣之地，而一些虔诚的信众们，也会选在此地举行宗教性的仪式或活动以兹纪念。

然而，根据部分原始南传的经典记载，却有不同的说法：长期接受佛法薰陶的频婆娑罗王在得知阿阇世的动机后，便很豁达地让出了王位，因此这样的悲剧并不曾发生。

“一切众生都恐惧伤害，一切众生都害怕死亡，以自心比他心；不杀生，不教人杀生。”

—巴利文 法句经 第129经—

● 摩尼耶摩达古塔 (Maniyar Math)

从“频婆娑罗王的牢房”回到进城的主要公路上，往北行约一公里的左手边，会出现另一条岔路，转入这绿意盎然的小径，抬眼又是一座遗迹广场！新绿的草坪上



盘踞着一座方型高台，一条笔直的石阶通往台顶。高台中央凹陷处掩护着一座红砖砌造的圆柱体建筑，顶上以一片铁皮波浪板搭成的圆型棚架遮荫着，整片遗迹公园中罗列着圆型、方型不等的石造建筑基座，看来颇费了一番维护修缮的功夫。

在印度著名的古典叙事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曾描述两只敌对的龙王——摩尼蛇(Maninagar)和斯伐苏卡(Svasuka)，而其中的半神蛇精“摩尼蛇”正是王舍城的守护神，因此史学家认为这座摩尼耶摩达古塔遗迹，很可能就是当时奉祀守护神“摩尼蛇”的寺塔。从它的规模可想见这座寺塔在当时应是香火鼎盛的宗教中心，摩揭陀国历代的君主应该都曾在此地主持过祈求国泰民安的祭典仪式吧！

这个遗迹的发现过程也是满有意思的：在古塔尚未被发掘出来前，这里原本是一座小土丘，丘上有一座高约二十尺的耆那教神龛，其中供奉着蛇王(Naga，亦称龙王)、药叉(Yaksha)等王舍城最原始的民俗信仰神祇。

公元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間，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康宁汉在没有破坏耆那祠的情况下凿穿地面，

◎摩尼耶摩达古塔占地广阔，除了中央主塔外，园区周边也有许多砖塔的基座，而步上主塔的楼梯，有如印加帝国神殿的味道。





◎据说摩尼耶摩达古塔供奉着王舍城的守护神——摩尼蛇，而实际挖掘下的结果是印度、耆那、佛教三教合一。已空无一物的塔中，只留下前往一探究竟的民众满腹的疑惑。

发现内部是中空的，他在距离地面下十九尺的地方挖出三尊小雕像。其中一尊在台座部分描绘佛陀的母亲摩耶夫人斜躺在卧床上，台座上则坐着苦行中的佛陀；第二尊是耆那教主“大雄”的立像，头上覆盖着一只七头眼镜蛇，象征龙王的庇护；第三

尊则因为风化太严重，无法辨识细节。这三尊雕像证实了这块土地下埋藏着一座等待重见天日的古印度遗迹。

到了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间，另一位考古学家布拉克(Block)更进一步挖掘此地，他直接拆毁盖在其上的耆那祠堂，发现下方有一片厚实的砖造建筑，基座周围装饰了保存良好的灰泥雕塑，大多是印度教神祇，如毗湿奴、湿婆、龙王以及象征阳物崇拜的“灵加”(Linga)等，这些雕像的风格手法显示这是印度笈多王朝时期(Gupta，约公元五世纪左右)的作品。

很明显的，摩尼耶摩达古塔是经过好几个世纪层层堆叠增建而成的，其中所供奉的神像也是随着王舍城人民的信仰而不断改变。这座遗迹虽然并不属于佛教，然而，看到王舍城中密集交杂着各个宗教的塔寺遗址，似乎也能感受到数千年前佛教和其他宗教在这座繁荣国都中，彼此竞争、冲突、消长、共存而后混杂的激烈与紊乱。

近千年来，佛教和耆那教、婆罗门教(印度教)这些佛经中所称的“外道”，在这座古塔中“三教共荣、和平



共存”，但在塔外，却是“外道”香火日盛，而纯朴的佛教，则早已消失在繁复仪式与神力崇仰的迷雾中……

●松班达石窟(Sonbhandar Cave)

出了摩尼耶摩达古塔园区，左转顺着来时的小路继续往内走到尽头，将会惊喜地遇见一片巍峨山壁，在光滑险峻的石崖上，雕凿有两座相连的石窟，这里就是白跋罗山(Vaibhara，亦即经典中所称的“负重山”)南面的松班达石窟。其上的石窟曾经被认为是佛教第一次经典结集之地——“七叶窟”，不过，目前的考古证据已经推翻了 this 说法。

事实上，这是一座耆那教的苦修道场，在其中一个洞窟内部的南面墙上，雕有六尊耆那教圣者的浮雕，而洞中的铭文则说明了这座石窟是公元三世纪或四世纪

◎松班达石窟位于白跋罗山南面，人工开凿的半天然石洞，内部虽然不大，但苦修者的气魄却有如陡峭的山壁，令人不得不仰头赞叹！





◎阿闍世王率众出城寻访世尊。
《桑奇大塔北门公元一世纪》

时，由耆那教的苦行者所雕凿。左边的窟穴是一座空旷宽广的大厅，右边洞窟前半部屋顶已崩毁，形成露天的前庭，据当地人说是用以静坐之处。

整座石窟的构造装饰就如同耆那教一向所呈现的风格——“单调而简

洁”，然而在几近垂直的险恶山壁上看到这样一个修行石窟，不禁教人对古印度修行人所展现的意志与气魄感到震慑与深深的感动。

●王舍城与阿闍世王佛塔(New Rajgir & Ajatashatru Stupa)

现代的王舍城，是古代王舍城广大范围的一小部分，在往那烂陀主要公路上，可以看到古代王舍城的城墙遗迹。根据法显的记载，这是当时阿闍世王建造的王城，但是玄奘却认为这是频婆娑罗王自行搬迁到此而建立的王舍新城。

曾经环绕整座城池的坚固石墙，现在几乎全部毁坏消失了，只余下一小部分，保持得还很好。城墙是由未磨饰的巨大石块堆砌而成，表面并未涂抹任何灰浆来接合修平，就这样豪迈地向世人昭告自己粗犷坚实的防御



功能。

车行过温泉前热闹的旅馆餐饮区，再走个一小段路，就会看到公路旁有一座石砌高台，上面竖立着几根倾颓断柱，高台旁切割出一条岔路，通往“悉达多旅馆”(Siddharth Hotel)，这座高台就是阿闍世王特别建造来安置佛陀遗骨舍利的舍利塔遗迹。

根据记载，佛陀过世后，当世八个强国都想争取佛陀的舍利，最后八国协议将舍利平均分成八份，每一国各取一份回国供养，据说阿闍世王得到自己那一份后，就在交通要道上建了这座塔，将佛舍利安置其中，供来往的人民礼拜供养。

后来阿育王统一印度后，把这八份佛舍利收集起来重新分配，再于全国建八万四千座塔，将舍利分散至各塔中安置奉祀，借以教化人民信受佛法。

●竹林精舍(Venuvana Vihara)

沿着主要道路走到王舍城知名的温泉区，在温泉区旁边约一百公尺左右，有一道简陋到一不小心就错过的铁栅门，湮没在群众小贩和杂乱的泥泞小径中，这被遗忘而掩藏着的竟是佛教经典中赫赫有名、意义不凡的“迦兰陀竹园”；或者，人们更熟悉的名字——“竹林精舍”！

一位印度老者坐在铁栅门里边，一言不发地向偶尔出现的访客们收取入场费用一卢比，然后，仿若与世隔绝的宁静林园就任你徜徉了。眼前的竹林精舍是一个经



过规划整修的绿色公园，离入口处不远的左手边、穿过一片茂密竹林，站立着一座小石房，房中供奉了一尊佛陀坐像，“偶尔”会开放给人们礼拜。（“偶尔”就是说你愿意给看守者一些好处的时候）

继续往内走，林园中央有一座巨大的长方形水池，池子两端各有一座从岸边延伸入水中的阶梯平台，供人们汲水或沐浴，而池子北方则有一座由日本妙法寺出资建造、捐赠于此的亭子，亭中安奉着一尊白色的世尊坐像。广阔园区中散布着一些土堆、坟冢、粗糙的叙事雕塑和一个小型的动物园，养了一些鸟儿、鹿儿、孔雀等小动物。

严格说来，一直到今天考古学家们仍然没有找到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这儿即为古时的竹林精舍，因为这儿原本只是一片稠密的森林，而且只挖掘出少数的古物。惟一的线索是园中那座巨大的池塘，被史学家们认

佛学补给站

舍利

梵文 Sarira 的音译，本义为“身体”，又指遗体火化后之“遗骨”、“骨灰”等，原本只是一个印度的日常用语，但由于圣者的崇高地位，以至于这个语词逐渐演变为专指具有宗教地位或神秘力量的圣人遗骨。



为应该是当时“迦兰陀水池”的遗迹，因此这片森林就这样被认定是竹林精舍的遗址了。

●温泉(或称Saptdhara, 意为“七座温泉”)

就在竹林精舍旁不远，有一座醒目的粉红色尖塔，这即是为了保护七座硫磺温泉而建的印度寺庙——“拉克修美·那罗延寺”(Lakshimi Narayan Temple)，寺庙前方有阶梯、停车场和充斥着小贩的广场。车行至此，你自然就会知道自己已置身于王舍城最热门的旅游中心——温泉区了！

这群从王舍城白跋罗山脚涌出的热泉，自古即见于史籍中，被记载为神所赐与的极为神圣与自然的赠礼。据说在现代科学的测试之下，人们发现泉水中不但富含矿物质，而且具有很高的放射性，长期浸泡对治疗风湿痛、关节炎等有很大的改善，因此传说佛陀也曾经为了治疗关节炎而在此沐浴。不过，为了安全与卫生的考量，请不要为了“亲自体验佛陀曾沐浴过的泉水”就入境随俗地下水，毕竟那儿不是政府规划管理的大众浴池啊！

说来有些讽刺，这座具有疗效的历史温泉，似乎是王舍城留存在印度人民心中印象最鲜明的标志，加上环绕四周的巍峨山岭、浓郁葱绿的繁茂密林，与独一无二的多宝山缆车，使得王舍城成为现代印度稍具知名度的冬季度假胜地。然而，这座曾经叱吒古印度的强大国都与佛教圣地所背负的重大历史意义，似乎都已被印度子



◎印度最常见的景象是路边摊，贩卖香烟、糖果、甜点、印度槟榔(一种类似烟草碎末的干燥植物)……。鼎鼎有名的竹林精舍就隐藏在背后这片浓密的树林中。

◎竹林精舍入口处尚存有一大片茂盛的竹林，而园内游客稀少，环境清幽。



民们选择性地忘记了。

●白跋罗山(Vaibhara Hill)

七座温泉所依傍的就是白跋罗山，这看似平凡的山上有许多极具历史意义的遗迹，如七叶窟、毕波罗石房等，往返一趟耗时约1.5至2个小时，是不可错过的地点。要参访此处最好是安排在清晨前往，不过，山区的治安非常差，时有盗贼出没抢劫伤人，因此出发前务必要请一位当地警察陪着上山，一来保护，一来带路。

警察的住所就位于温泉旁边、登山口附近，询问当地人即可得知，保护费大约是每人50卢比，还算合理。

●毕波罗石房(Pippala Stone House)

沿着温泉旁的阶梯拾级而上，走没多远就会到达由

◎在印度干、雨分明的气候中，僧团若要群居于一处，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水源不足的问题。因此托钵行脚的僧人会以溪边、水渠旁为暂居之所，而僧院精舍则会挖掘蓄水的池塘，作为住众日常生活的饮水使用。
(图为竹林精舍中的迦兰陀水池)





巨石建造的一座奇特建筑——毕波罗石房，它的背景众说纷纭，有一点复杂。当地人因为印度神话中一位曾活跃于此的国王杰拉桑德(Jarasandh)而称呼它为“Jarasandh-Ki-Baithak”。有些考古学家则认为这是一座防御用的守望塔，证据是靠近基座处每一边都有一些小洞，他们认为这些小洞应是作为斥候守望之用。此外，也有学者根据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认为它很像是当时提婆达多进入禅定之所。

不过，目前被证实的主流说法是根据古印度巴利文

◎(上)“……西驰鹿苑去三轮，北眺舍城池尚在，南眺尊岭穴犹尊，五峰秀、百池分，粲粲鲜华明四曜，煜辉道树镜三春。”
《唐 义净公元七世纪》

◎(下)站在白跋罗山腰俯瞰王舍城温泉区，右前方有费普拉山(Vipula)，此二山并肩共同守住上茅官城北方的大门。图中粉红庙宇为拉克修美·那罗延寺。



旅游小帮手 印度的温泉不能摸？

一般说来王舍城的温泉区，非印度教徒是不能进入的，但为了赚取观光客的银子，当地人想出一个“自以为聪明的笨方法”，他们用杯子盛满温泉水，热情地请游客试试温度、洗洗手，为你不能入浴的遗憾稍做一些心理补偿，不过这当然是要代价的，而且他们事先绝不会告诉你多少钱，许多人就这样被敲了竹杠。

因此，切记印度旅游的基本守则，面对太过热情的当地人时，绝对要加倍小心谨慎！



典籍中所记录：这是佛陀重要弟子之一、佛教第一次经典结集的主持者——摩诃迦叶长老(Mahakashyapa, 亦译为“大迦叶”)年轻时的修行住所。因为摩诃迦叶长老的名字是“毕波罗”(Pippala), 所以这个石房才会被称为“毕波罗石房”。

“迦叶抽钵还，独自登上山，身心无恐怖，
清静修禅观。”

“山深无人迹，野兽常聚集，群鸟齐翱翔，
我心常欢喜。”

“人当独自居，不宜与群聚，群聚心烦乱，
难得清静智。”

“应酬在世间，疲累亦无益，既知如此意，不
喜与人居。”

—大迦叶长老偈—



◎顺着温泉后方的小路往上走就可通往十叶窟,图右上为毕波罗石房。

这就是大迦叶尊者留下的修行心得，多么孤僻的一个人啊！然而，这正是大迦叶尊者之所以受到人们敬重与崇仰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流传民间的故事中，大迦叶原本出身于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自小就一心追求心灵的自由解脱，到了适婚年龄时仍不愿成家，最后在家人的强迫下娶了妻子，没有想到这位妻子也是一个立志求道的女性，于是两人相约互不侵犯，只做名义上的夫妻。后来当两人都再也



无法忍受世俗生活时，他们各自离开家，并约定如果谁先找到真正能指引人们永远摆脱苦恼的明师，一定要告诉另一人，到时再一起修行。

经过长久的行脚苦修，大迦叶终于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导师——佛陀，在亲身体证了佛陀所了悟的真理后，他依照约定引介以往的妻子前来共同修学，这位女性即是后来僧团中极为杰出的“跋陀比丘尼”。

进入僧团的大迦叶仍旧维持着清净艰刻的“头陀行”生活：不住屋舍、只住于林野冢间、穿着破旧弃之于地的“粪扫衣”，饮食仅靠行乞托钵……数十年如一日，至此不曾放弃。然而，这样清苦的生活毕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因此，大迦叶完全没有志同道合的共修友人，经常处于孤单一人的景况，一些修行尚浅的比丘们，甚至还会为了他因修苦行而显得破烂肮脏的外表而轻视耻笑他，但是生性不喜与人相处的大迦叶，坚决为了“展现笃实实修的重要性”与“强调修行应亲证苦灭而非一味思维辩论”而不改其志。

在原始佛典《杂阿含经》中曾多次提到：佛陀对大迦叶如此实践离欲道路的毅力都深感敬佩，每当有人轻视大迦叶时，佛陀都会在大众之前极力赞叹他，为他扳回一城，而向来独居不多言的大迦叶，在佛陀辞世后主动肩负起经典结集的重任，应该就是他用以回报佛陀教导恩德的方法吧！

劈凿整齐的巨石堆砌成的毕波罗石房，方正而宽





◎据说有一次大迦叶身体微恙，佛陀曾亲自前来石房探望他。

敞，想来是后人加以重建过的结果。虽然环境已不复当年艰困，但大迦叶尊者亲身实践示教的风范，至今依然引人怀思敬仰。

●耆那寺(Jaina Temple)

经过毕波罗石房后，继续往上爬，沿途陆续出现许多造型简单、色调灰白的耆那

教寺庙。事实上，王舍城周围的山头散布着许多这样的庙宇，大部分是属于耆那教天衣派(Digambara，主张不持有任何的财物，包括衣着，认为最自然的状态——裸体最能导向涅槃解脱)的神庙。

这些庙宇的年代相当古老，早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即已记载，可见这座山自古即为耆那教的修行重地。目前有些庙中还住着修行者，但大部分都已无人居住，成了单纯供奉“圣者”(耆那教对修行有成者的尊称)的祠堂，有趣的是，这些寺庙的屋檐廊柱上，大都雕刻镶嵌了许多的“卍”字，这个在北传佛教中大量使用的符号，在印度却是各大宗教普遍使用代表吉祥的古老象征。

除此之外，庙宇的型式没啥特别，多是单独一间圣殿，入口正对面安置了神龛，其中供奉着曾在此修行的圣者雕像，有时旁边还贴了这位圣者的照片相互对应，不过大部分的雕像均已失踪，只留下大约五世纪时所刻的模糊铭文，诉说着自己的久远岁月。



●七叶窟(Saptaparni Cave)

爬上白跋罗山顶的平坦处，右手边会有一条小小的石阶梯，沿着阶梯走下，数到第六十四阶时，已绕到山壁后方的长条平台上，右边是毫无屏障的险峻悬崖，俯瞰着山下一览无遗的平原风光；左边垂直的山壁上有几个深邃的洞窟，这就我们的目的地、佛教第一次经典结集的地点——七叶窟。

七叶窟是因洞窟前有七叶树而得名(七叶树：学名 *Alstonia Scholaris*，是一种高二三丈的常绿乔木)，据说原本应有数座巨大且深邃的洞窟聚集于此，但目前只看到五六个较为明显的洞穴，其中保存得还不错的只有四个。

洞窟前的平台还算宽敞，但洞口和洞内通道并不大，旺季时经过整理后，可让人进入洞中，洞窟内部安置了一尊佛像供人奉祀礼敬，但在淡季时，由于少有访客，这里就成了蝙蝠理想的窝巢，才刚走近洞口，就会闻到空气中潮湿而刺鼻的蝙蝠粪便的恶臭，再向内探索，就会听到蝙蝠不安地振翅和鼓噪声，为了安全，最好还是不要去打扰它们。

第一次经典结集可以说是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如果没有这次的集结，后世的人们或许根本没有机会聆听到佛陀的教诲。至于为什么一向宣说“万法依因缘生灭而无常”的佛教僧团，曾有这次“希望佛法能如佛陀在世时那般纯正流传下去”的结集呢？



◎王舍城周围的山岭上建有不少的耆那寺庄，但大部分都已荒置而无人看管。



据说是因为这样一段插曲：

“诸位同修呀！不必悲伤了，世尊在世时，时时以戒律约束我们，使我们不得自由，如今世尊不在了，从现在起我们可以随心所欲了！”

—六愿比丘之一 跋难陀语—

正觉后四十五年间未曾停止游化讲学的佛陀，在八十岁时因为肠胃疾病过世了！当时，众人都悲伤而哀恸，只有一位年老的怠惰比丘跋难陀，像松了一口气般地劝告大家：“别哭了！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被这个大沙门管得死死的，不准做这个，不准做那个的，烦都烦死了！现在他死了，再也没有人会管我们了，我们这才叫作真正的解脱呢！”

听到这句话的大迦叶长老又惊又怒，这才警觉自己若是继续离群独修，少与人教授说法，那么这个跟随佛陀修学的僧伽团体一定会在佛陀入灭后很快地分崩离

©往七叶窟的山路就是这一条笔直的道路，由于顺着山脊而上，所以风势强劲。听说这里的治安非常不好，常有独自上山的观光客被盜匪抢劫，所以务必聘请警察随行，并注意自身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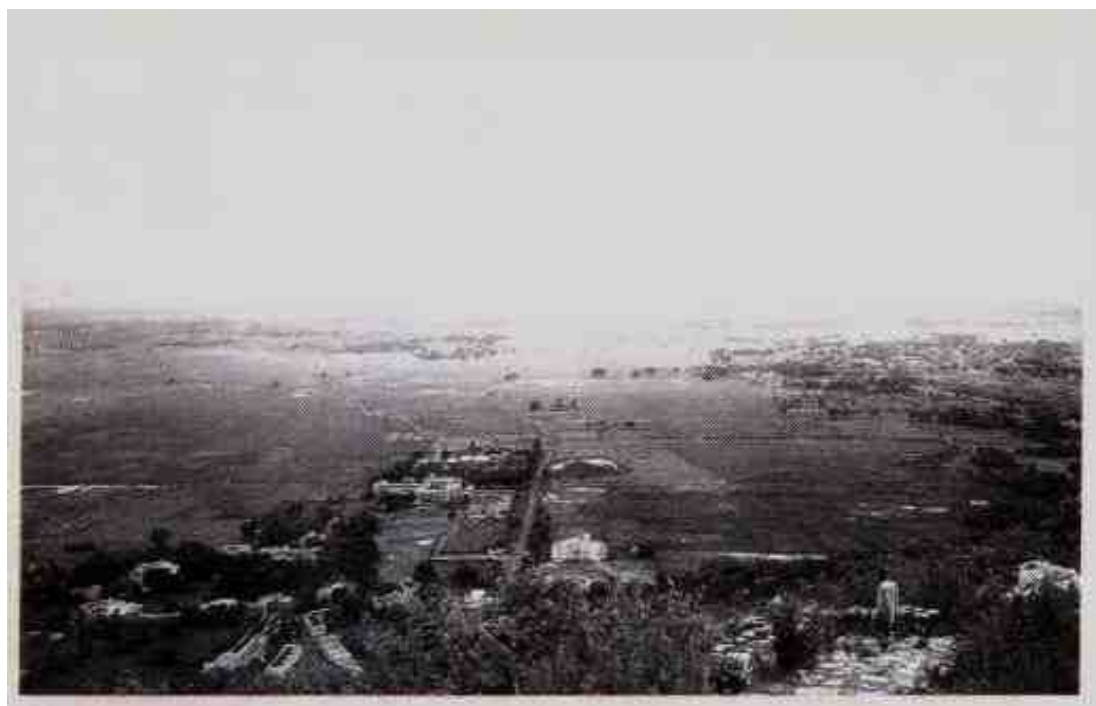
圣地小导游

早在佛陀出现前，耆那教就已先萌芽了！当公元前六世纪的摩揭陀国逐渐繁荣壮大，而王舍城也逐渐成为各宗教家弘法讲学，争辩论述的重要场所时，耆那教就因为贯彻严厉的苦行而受到王舍城民的敬重与支持，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宗派而活跃于此。

相传耆那教第二十位祖师圣者Tirthankara就是诞生于此，而第二十四位祖师圣者“尼干陀·若提子”（Nigantha Nata Putta，亦称Jina，意为“胜者”，又称为“大雄”，他是耆那教的实际创立者）更是在此讲道长达十四个雨季之久，据说他早期的入室弟子几乎全都长眠在这山岭之中，由此可知王舍城对耆那教的重要性了。

佛陀和耆那教的“大雄”同为当代知名的宗教导师，又都以王舍城为说法传道的主要舞台，于此不难想像公元前六世纪双雄并立，百家争鸣的论法盛况。





◎山顶上可远眺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而王舍城就在你的脚下一览无遗。七叶窟的诸大阿罗汉，每天就是面对着这一片广阔的大地，辛勤地诵念着结集的经文。

散，难道他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佛陀用生命实证、弘化的教法就这样消失在世间吗？当然不行的！世界上虽然有像跋难陀这样的比丘，但必定也会有为了不再受那难以承担的空虚苦恼所逼迫而努力不懈的精勤行者才是。

于是，在惟恐“正法将亡”的心情下，一向独来独往、实践身教多于言教的大迦叶，毅然决定召开正法的结集会议。而结集的地点，就在他的家乡——王舍城。以大迦叶在僧团的地位与民间的声望（其父为摩揭陀国大富豪，而他亦因修头陀行而受到人民及僧众的敬重），再加上阿阇世王的护持，终于顺利地将佛陀的教说结集成为经典。

是佛陀入灭后的首次僧团大结集，结集的时间就在佛灭后的雨季安居时期，大约有三个月之久，因为有近五百位清净解脱的阿罗汉参与此次会议，因此史称“第一次结集”、“七叶窟结集”或“五百结集”。这次的聚会



结集出原始经典——《阿含经》与《律藏》等，犹如为易被吹熄的烛火，罩上可遮风挡雨的外护，为世间留下了纯正的佛法与传承的法脉，对佛教日后的影响相当深远。

坐在洞口平台上，眼前是开阔而一望无际的恒河流域大平原，天气非常晴朗，淡淡的云飘在湛蓝的天空中，倒映在分割齐整的水田上，凉风轻轻拂来，把时光推回二千多年前：佛陀入灭那年的雨季安居期，大迦叶尊者召集了五百位证悟圣道的“大阿罗汉”(Arhat, 正觉的人)，鱼贯地进入洞穴中，他们推选出长年照顾佛陀、多闻强记的阿难尊者朗诵佛陀曾对大众说过的教诲，而持戒精严的优波离尊者则负责诵读佛陀所制定的戒律，诵出的内容经由与会大众确认确为佛所说之义后，再由数百比丘如“雨后蛙群”般集体诵念出至真至善的法典。

这铿锵回荡的正法之声，划破整座洞窟、山岭、平原和村落的宁静，唤醒昏昏昏睡的人心，顺着轻轻的凉

◎七叶窟位于座南向北的山壁峭壁上，是一个隐密却视野开阔的洞窟，据说另有一处也被认为是七叶窟，但此地较为可信。





风，拂进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继续滋润着人们干渴的心灵……

◎窟内非常阴暗且潮湿，旺季时被信徒所占领，淡季时却又被蝙蝠、虫、蛇所盘据，自古以来它就不属于任何人所有！据当地人说从此处可通到山南的松班达石窟，但真相没人知道。

◎七叶窟第一次结集是佛法传衍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由于众长老比丘们的奉献，纯正的佛法得以走出昏暗窄小的洞口，光耀全世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

“当观色无常，如是观者，则为正观。正观者则生厌离，厌离者喜贪尽，喜贪尽者说心解脱。如是观受、想、行、识无常，如是观者，则为正观。

正观者则生厌离，厌离者喜贪尽，喜贪尽者说心解脱。

如是比丘，心解脱者，若欲自证，则能自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如观无常，苦空非我，亦复如是。”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正藏杂阿含经 第1经—



佛学补给站

古印度吠陀时期，并无以文字书写纪录的习惯，所有知识的教诲完全是以口授与背诵的方式代代相传。据说有一个古老而有趣的描述：“雨季期间，大批的蛙群聚在一起，彼此模仿着别只蛙的声音，在雨水中呱呱直叫！”这个描述后来被形容为学生跟在老师的后面，口中喃喃自语地，重复背诵着师长所教授的知识。

同样的，当时的佛教结集亦并未书写为文字传世，而是以当时传统的“合诵”(Samgiti)方式：由一位上座比丘回忆世尊在世时于某时、某地开演之教说或戒律，并说于大众，再由与会之诸位长老比丘合议“此是否为佛所说、所示之意”。确定无误后，就将其编列为世尊所说之经文，由大众传诵于后世。由于“合诵”的记忆方式，必须高度系统化，才有办法记下繁多的经文戒律，因此，今天我们阅读早期的圣典——《阿念经》，会发觉有许多部分以规律的方式多所重复，而且有固定的起、承、转、合来贯穿经文，其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虽然不能尽如佛陀当时对众生的开示语气，但大多能符合世尊所宣说的法义。



Nalanda



那烂陀(Nalanda)——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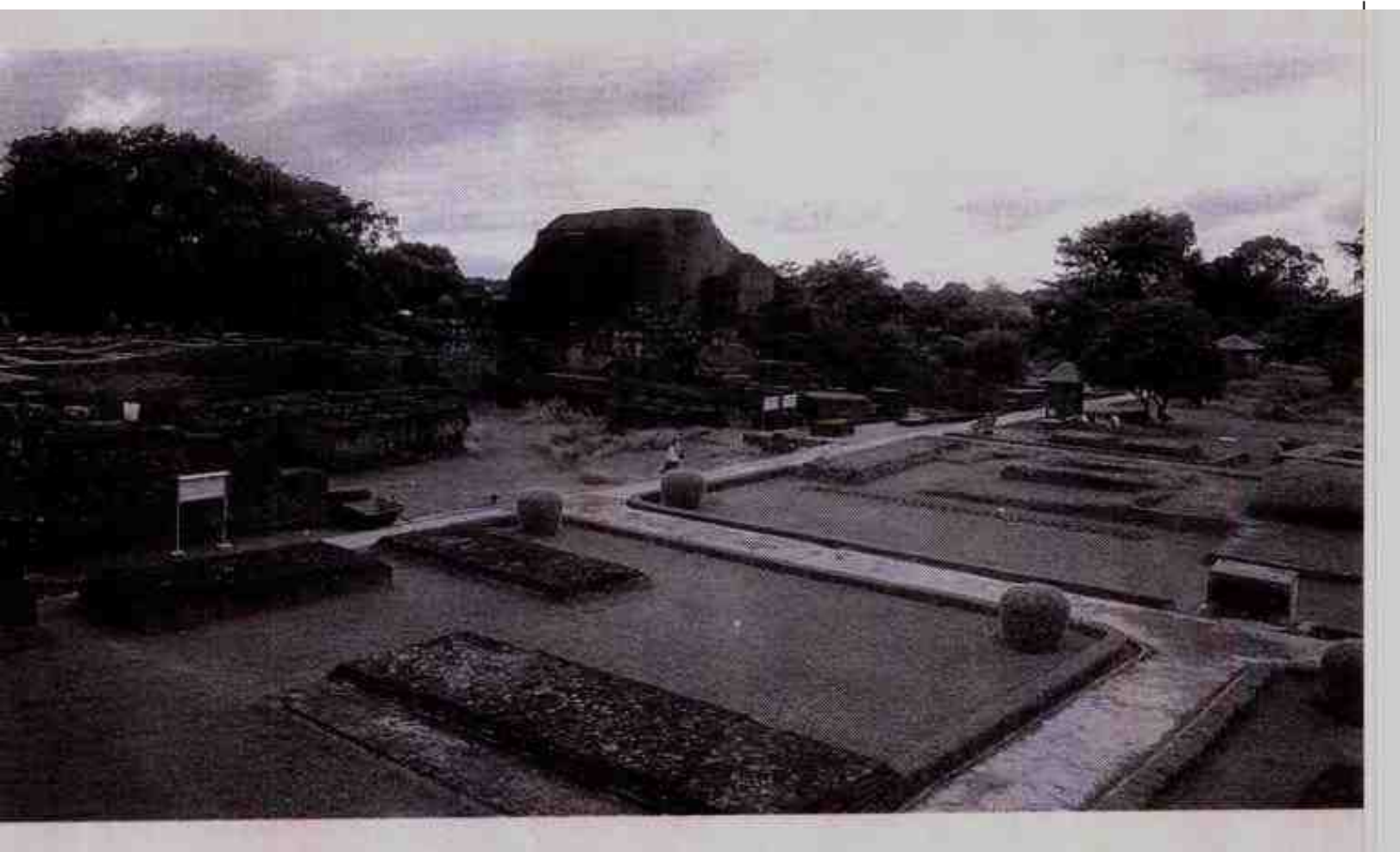
公元前五六百年，它只是一个印度四处可见的平凡农村聚落，而经典中亦并未记载佛陀曾在此发生过什么重大事迹。但是，它却在佛灭后一千年时，成为规模庞大、名师辈出、育才无数、享誉国际的佛教最高学府。

各种宗教学理在这里沸沸扬扬地讨论了八百年，然后回教徒来了，一阵的烧杀掳掠后，那烂陀也就沉寂了……

圣地之六 那烂陀

“僧徒数千，并俊才高学也，德重当时，声驰异域者，数百余矣。戒行清白，律仪淳粹，僧有严制，众咸贞素，印度诸国皆仰则焉。”

—玄奘 大唐西域记—



佛陀的故乡

大学之域

Nalanda



那烂陀(Nalanda)的意思为“赐莲之地”。“Nalan”这个音和一种莲花的名称很相近，而莲花在印度是智慧的象征。“da”则有给与之意，所以那烂陀Nalanda的地名

◎厚实墙基宛如城邑，进入那烂陀参观宛如进入古王官城的气势。



有着“给与智慧”的引申意涵。

不过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却另有解释，认为那烂陀是一位国王的名字，在当地的传说中，这里曾经出了一位悲悯众生、布施无限的国王，人民多称他为“施无厌”(Na-alam-da)，并以这个名字作为此地的地名以为纪念，因此那烂陀又多了一个“施无厌”的涵意。

虽然玄奘于七世纪来此修学时，这里已名满天下，然而，在五世纪时到访的法显却并未记载有这样一座佛教大僧院，只是提到当时这里有一个叫作“那罗”的聚落，是舍利弗的本生村，可见在公元五世纪之前，它一直是安分而沉静的小村庄。佛经中的记载也只是提到，佛陀曾于一座波婆离捺芒果园精舍(Pavarika)中安居说法，而这座园林似乎就在这附近。此外，较明确的史实是，佛陀的左右两大弟子——舍利弗和目犍连尊者，就是出生于附近的优波提舍村(Upatissa)与拘律迦村(Kolika)，而舍利弗尊者晚年时亦回到这出生之地入灭。除此之外，就再没有能让人想起它的理由了。

那烂陀真正发迹是在强盛的孔雀王朝灭亡之后，当时的印度陷入了近五百年的黑暗局面，外族入侵、政治分裂、争战纷扰不休。直到公元四世纪左右，兴起于摩揭陀国地区的笈多王朝才又再度统一全印，使得长期处于异族势力下的混杂文化，再次由恒河中游地区取回主导权。

于是，公元五世纪时，在笈多王朝鸠摩罗笈多王



(Kumaragupta)的大力支持下，于那烂陀创建了这所佛教大僧院(Nalanda Mahavihara)，以推动佛教的发展与传衍。

鸠摩罗笈多王之后的继位者，承继了护持佛教的传统，更为积极地建设规划，使其成为一座完备的佛教学府，于是佛教发展的重心再度移回到佛陀当年游化弘法



◎印度考古发现有大量笈多王朝时期的钱币、雕刻、碑文与约三百余僧舍……

的重点区域——摩揭陀国境。

到了公元七世纪左右，王位传到戒日王(Harshavardhana)手中，护法更为热忱，增建寺院僧房，扩充修学设施，将那烂陀推向国际化，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之一，而那烂陀也自此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落，一跃而为名闻世界的佛教修学中心！

这里最著名的学生，就是中国的玄奘了！他不畏艰难，千里迢迢西行求法，在此度过了五年留学生活，既是学生，也任老师。他对这里的第一印象是：“印度伽



蓝，数乃千万，壮丽崇高，此为其极。”一语道出那烂陀寺院建筑难以笔墨形容的华丽堂皇，堪称印度之冠，而其教育规模之庞大，亦是当世少有。据说在全盛时期，光是教师就多达两千余人，学生则逾万余人，其中包括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爪哇、苏门答腊等国的佼佼学者。到后来，不论僧俗皆可入学时，修学状况就更热烈了。

◎“供大人米”——大如乌豆、饭香百步。是专门供应国王与大德们的御米。当时的那烂陀三藏法师们，每日可得供大人米三升，由此可知那烂陀的崇高地位。

除了学生多，这里的经藏之多，亦令人咋舌：据说藏书共九百余万卷，分别收藏在宝彩、宝海、宝洋三个大殿内，其中的宝洋殿更高达九层楼，可以想见其广大壮观。而为了容纳万余名的师生及如此可观的书籍，实际建造的讲堂、学舍、浴室、厨房……数量之多、雕饰之华丽，更是难以尽述。

那么，如此庞大的人口，要如何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开销呢？



佛陀的故乡

“国王款重，舍百余邑，充其供奉。邑二百户，日进粮、米、酥乳钱百石，由是学人，端拱无求而四事自足。”

—玄奘《大唐西域记》—

也就是说，戒日王以一百个村庄的税收，作为对那烂陀大学的供养，此外，附近二百户人家，每天供应食品原料及日用品，如此一来，僧众学生们不必再出外托钵乞食，而能于寺中研读经书，专心修学。

那烂陀大学的学习内容相当广泛，几乎包含了当时知识分子应涉猎的所有学科，除了佛教的学说和经文外，还传授婆罗门教的吠陀典籍及逻辑学、文法学、医学、数学，并附设艺术、建筑、农学乃至冶金术的修习。

至于上课的方式，则采取研讨辩论的形式，亦即将学生与老师分为大大小小数百个班级，在教学上彼此配合，由老师出题学生发表，或学生发问老师回答，彼此激荡出不同的看法与思维。

在如此优渥的物质条件与佛学、外道、世间知识广泛学习的环境中，那烂陀大学可说是“学者倍出，写书立著，各各穷理思辩，清论高谈，口才便给”。当时最盛的学风就是“辩论”；学僧们“抗异端如驱野兽、善辩解如沸云融雾”，在玄奘的记载中：

“他们一天到晚请教问题，谈论深奥义理，互



相警诫，不论长少，互相促进，如果不谈论三藏深义，这个人就要自惭形秽了。……想入寺论辩的人，大多因为回答不了守门人的诘难而败走，只有学识渊博、通达古今的人才能进去，……但最后也无不锋芒全失，名声扫地。”

看就知道，比现在念大学恐怖很多！不但同学之间彼此竞争督促，还得随时准备应付校外的挑战者，稍一不慎，就身败名裂，其压力不可谓不大。

然而，如此皓首穷经、侧重思辩，却使得修习“佛法”慢慢演变为知识分子的专利，再加上笈多王朝推行以梵语为通用的语言，因此，离当初世尊以市井俗语广说正法，使一般平民百姓易听善解的基本用心已愈来愈远。

自此以后，佛教急速地“阿毗达磨化”（理论化），各名师大德依自己对佛法的见解而著述的“论藏”在质与量上不断增加，而形成了解释“经”的“论”比“经”本身还难懂，而解释“论”的“疏”又比“论”更艰涩。若是不曾受过相当高等的教育，面对这许许多多的佛教理论，肯定是一片不知所云。

这个时期的那烂陀大学，在形式上可说是佛教学术化的黄金时期，只是，与一般社会普罗大众的距离，却是相对的渐行渐远了。

“仅因多言，不是奉持正法的人。听闻虽



佛陀的故乡

少，而以身行正法，对于真理不放逸之人才是真正奉持正法的人。”

—巴利文 法句经 第259经—

在公元八世纪到十二世纪间，帕拉王朝(*Pala*)统治东印度时，那烂陀大学依旧在皇室的大力护持下持续发展着，包括印尼、爪哇、苏门答腊等国的君王，都曾派遣使节前来晋见国王提婆波罗(*Devapala*)，并携带丰厚的礼品供养，作为建设寺堂僧院的护持，那烂陀在此时，可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盛巅峰。

然而，此时的佛教由于受到印度教中坦特拉神秘学派(*Tantra*)的影响，以及与传统民间信仰自然地交融揉杂，开始转而崇尚咒语、法术与神秘仪式等，渐渐地，佛教与多神论的印度教愈来愈像，最后几乎无有差别！

其实在玄奘访印时，佛教在印度的势力已经开始走下坡了，早期许多重要的佛教修行中心已逐一荒废，在大部分的地区，佛教都已失去民间的信受与支持，只能靠着皇室的护持，暂且在如那烂陀这样的大型佛学中心，看似活跃、实为苟延残喘地存在着。

这样的发展导致佛教更加远离了平民化与大众化，过于形而上的学理哲思不仅无法打进广为迷惑所苦的人



◎那烂陀除了佛学外，还传授医学、数学、艺术、农业甚至还有畜牧场……



心，反而促使外道哲人的论理功夫不断地提高，婆罗门教的知名导师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并开始推动婆罗门的改革运动。例如，弥曼差学派的鸠摩利罗(Kumarila)，与吠檀多学派的商羯罗(Sankaracharya)，即于公元八世纪时，展开婆罗门复兴运动。

他们对佛教采取“既攻击又学习，既批判又融合”的态度，据说，这两位婆罗门曾行脚全印度，和佛教僧侣辩论，并打败他们，使佛教徒们渐渐屈服，转而敬重婆罗门。乱了阵脚的佛教为了适应社会而急于调整路线，结果却接受了世尊所反对的咒术与祭祀，在不知不觉之间日渐向印度教靠拢。

这些都是佛教在印度没落乃至消失的因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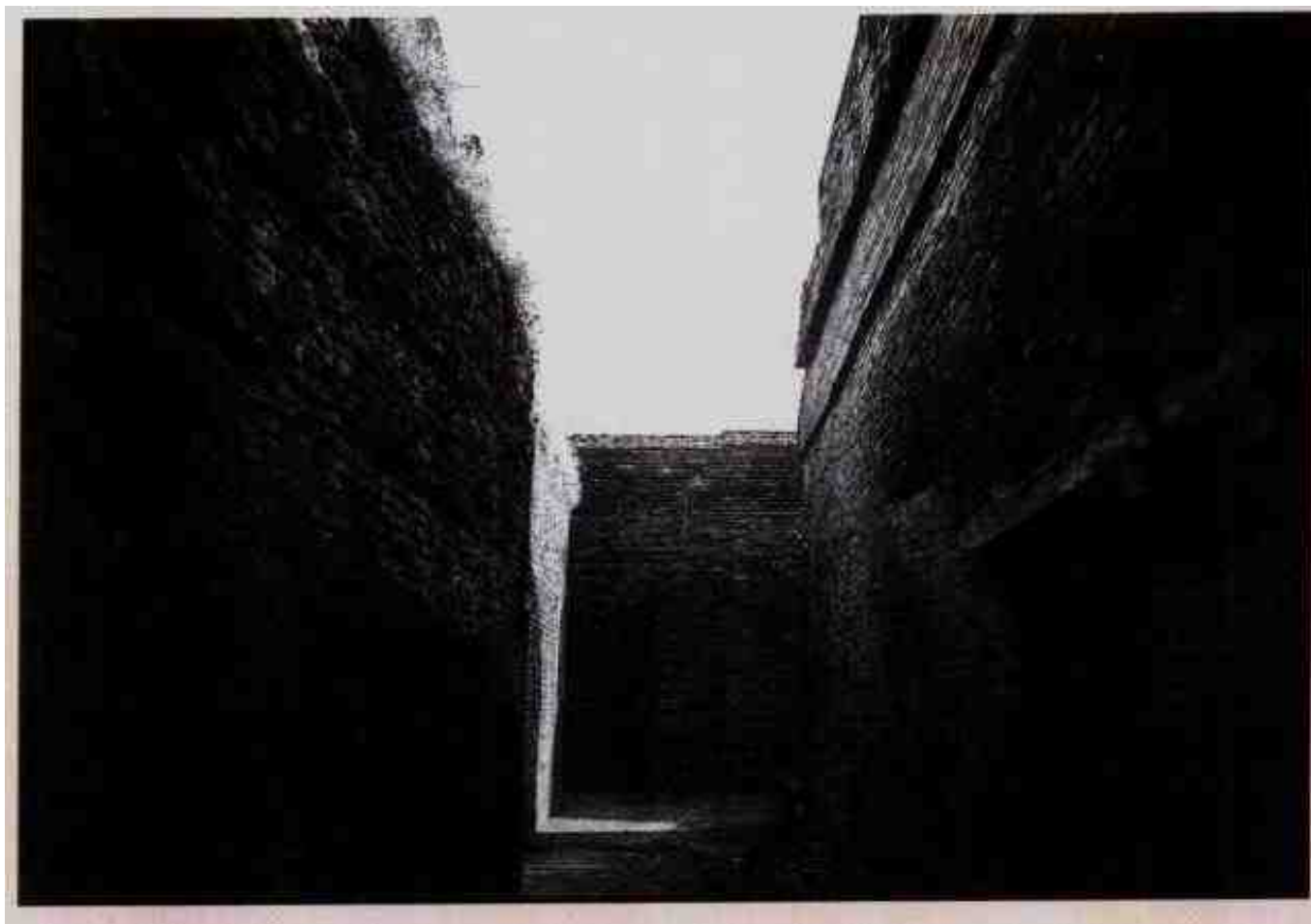
“阿难，若见诤人信卜问吉凶者，终无是处。若凡夫人信卜问吉凶者，必有是处。阿难，若是诤人从余沙门梵志卜问吉凶相应，见有苦、有烦、见是真者，终无是处。若凡夫人从余沙门梵志卜问吉凶相应，见有苦、有烦、见是真者，必有是处。”

—大正藏 中阿含经 多界经—

一场失控的大火引燃了那烂陀急速衰颓的命运。

据说，有一天，两位婆罗门苦行者来到那烂陀附近托钵乞食，但是几个年少顽皮的沙弥却轻视地用污水泼





向他们。受辱的婆罗门立刻展开报复，他们举行了一场火祭，并从献祭的火坑中取出燃烧的火炭，投入那烂陀的各个寺院，造成一场无可挽救的剧烈火灾。在此事件中，许多建筑物遭到焚毁，其中，还有一座宝贵的图书馆完全化为灰烬。

◎那烂陀兵荒马乱时，大部分的僧侣逃往尼泊尔，从此那烂陀的蓝色天空步入了黑暗时期。

摇摇欲坠的那烂陀在十二世纪时，遭受了最后的噩运！

来自中东土耳其与阿富汗的回教侵略者，为那烂陀敲响了丧钟。据伊斯兰教史书记载，他们残暴地对佛教和印度教的寺院圣地展开世上罕见的彻底破坏——抢夺财宝、击毁圣像、焚烧庙宇、虐杀僧尼，令那烂陀的堂



“在战场上，击败百万人。不如战胜自己，
才是最上的胜利者。”

—巴利文 法句经 第103经—

佛陀的故乡

史迹巡礼
Nalanda



公元一八六一年，为了寻找古老大学那烂陀的遗址，由亚历山大·康宁汉领导的考古团队，依着《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方向和距离，展开了搜寻挖掘的工作。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在距离巴特那东南九十公

◎舍利弗塔兴伟至极，不仅是那烂陀最壮观的建筑遗迹，也是印度佛教遗迹中数一数二的华丽建物。



里、王舍城北方约十一公里处的巴贡村落(Bargaon)附近，发现了一枚古印度政府的印信，上面刻有铭文：*Sri Nalanda Mahavihara Arya Bhikshu Sanghasya*，意为“住在那烂陀雄伟僧院之比丘组成的庄严僧团”。

由于这明确的证据，此地区正式被证实为名震一时的那烂陀寺旧址所在。被证实为名震一时的那烂陀寺旧址所在。

● 那烂陀大学遗迹公园(Nalanda)

目前考古学家在那烂陀一带发掘出土的面积，已经超过十五公顷，并且仍旧在挖掘中。工作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包括大量的鸠摩罗笈多王统治时期的钱币、雕塑以及重要碑文等，而出土的建筑遗迹则更可观，有一座九层楼高的建筑、六座寺庙和十二座僧院，建材一律采用红砖。

僧院主要分布在那烂陀东区，其中有一座是苏门答腊国王于公元九世纪时护持兴建完成，而第四号与第五号僧院则是鸠摩罗笈多王所建，从现在的遗迹看来，当时的僧院设计包括有：学生宿舍、讲堂、浴室、厨房、图书馆、贮藏室、蓄水池等。

僧院的内部型式大致相同：大批的小僧房，围绕着一座开放的四方形天井而建，门前有回廊和栏杆，每一群建筑都有一座主要的圣殿，供奉着巨大的佛像，应是僧众们聚会布萨的所在。此外，这里也挖掘出巨大的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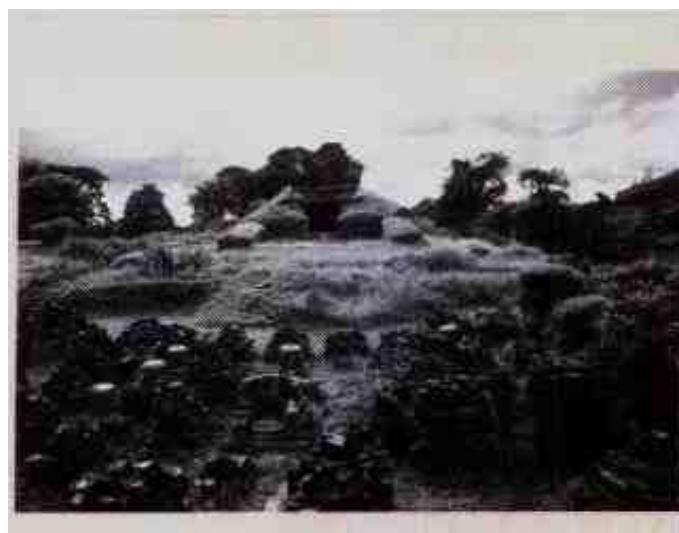


炉，一般猜想可能是供学僧烹煮饭食的公共厨房，但也有人认为是让僧众煮染袈裟之用。

那烂陀西区则分布着许多塔寺，其中的舍利弗塔是园区中最雄伟庄严的建筑。这座塔的起源是因为舍利弗尊者在此地诞生并人灭，于是阿育王特地建了一座小型的纪念塔以示尊敬与怀念，之后继任的国王同样不遗余力地护持佛教，于是不断地修建扩充，终于成为现在所见的壮丽大塔。

这座塔共分三层，外观雕饰繁复，在角楼的展示壁龛中，刻有许多尊佛陀像，内容多为描述当时佛陀在佛陀加雅、王舍城及鹿野苑等地的弘化事迹。塔底有阶梯可通达顶部平台，在那里可一览整座那烂陀的全景：一眼望去，整片绵密齐整、高低排列的红砖建筑群，盘踞在占地广阔的校区中，不禁想像千百多年前，万余比丘身着褚黄僧衣，在栉比鳞次的校舍间穿梭，每一位都才高硕学，意气风发，嗡嗡的论法声回荡在长廊天井间，昭告着知识分子的自信相轻，真是好一片修学盛况！

舍利弗塔的四周立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纪念塔，这是享誉盛名背后的淡淡惆怅——许多千里迢迢从世界各地慕名前来修学的佛子，在留学过程中不幸过逝，于是校方便为他们建塔纪念，让后人能记得他们求法的虔心与毅力。



◎据信那烂陀寺周边有许多的纪念塔，是为那些来自四面八方、负笈异地却不幸往生的学子们所建的。千年丘冢，重新出版为可观！



现在的那烂陀已成为一座规划良好的历史公园，每一座出土的遗迹都编上了号码，并竖立了告示牌介绍这座建筑曾有的辉煌岁月，经过仔细清洗整理的红砖墙缝中偶尔会冒出一小株菩提新芽，翠绿的心形叶片在趁隙而入的阳光中轻轻摇曳着，尽管环境再艰困，总会在某一个角落中，发现生命的坚韧，如同佛陀开演之法，总在某一个角落中，静静地发光。

●那烂陀博物馆(Nalanda Museum)

那烂陀遗迹公园对面，有一条绿荫小径，通往那烂陀博物馆。博物馆规模不大，收藏从遗迹中挖掘出来的雕塑、器物以及一些九到十世纪帕拉王朝时期的精美铜雕，不妨拨空一游。

●那烂陀佛法修学中心(Nava Nalanda Mahavihara)

印度独立后，曾在那烂陀附近建立了一座巴利文及佛法修学中心，开设有中文、日文、梵文、巴利文及藏文等佛学课程，并接受世界各国的留学生来此修学。里面收藏有一些珍贵的文献原稿和巴利文研究论文。

●玄奘纪念塔

距离那烂陀几公里外的地方，由中国以世界和平塔的型式筹建了一座玄奘纪念塔，有时间可绕道一游。



Sravasti

在佛陀时代，广大的恒河平原上有大约十六个大小不同的国家，维持着政军上微妙的平衡。其中，位于恒河中游北岸的憍萨罗国和恒河南岸的摩揭陀国，隔着滔滔大水相互竞争对峙着。

由于憍萨罗国的首都舍卫城(Sravasti)正好位于三条重要商道会合之处(其中一条通往王舍城)，此一地理位置的优势，令舍卫城成为公元前六世纪时，繁荣的商业中心与贸易集散地。城内商贾云集，富豪辈出，而经济的发达也导致宗教兴盛，百家争鸣。不仅外道团体在此非常活跃，婆罗门教更以此地为研习《吠陀》思想的重要据点。

然而，这个城市之所以会在历史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却不是因为它强盛富有，而是由于世间的导师——佛陀，对憍萨罗国(Kosala)的国王与臣民百姓，投注了非常多的教化心力的缘故。在城郊著名的抵树给孤独园中，佛陀在此至少度过二十四个雨季，几乎占了佛陀传法生涯中一半的岁月。

在这个经常出现于佛教经典的说法舞台上，许多感人故事不断地在此上演。不幸的是，佛陀晚年时，继任的憍萨罗国王——毗琉璃太子为了一雪身世之耻，亲手吞并了释尊的故乡——迦毗罗卫城，并对释迦族人进行了残酷的灭族屠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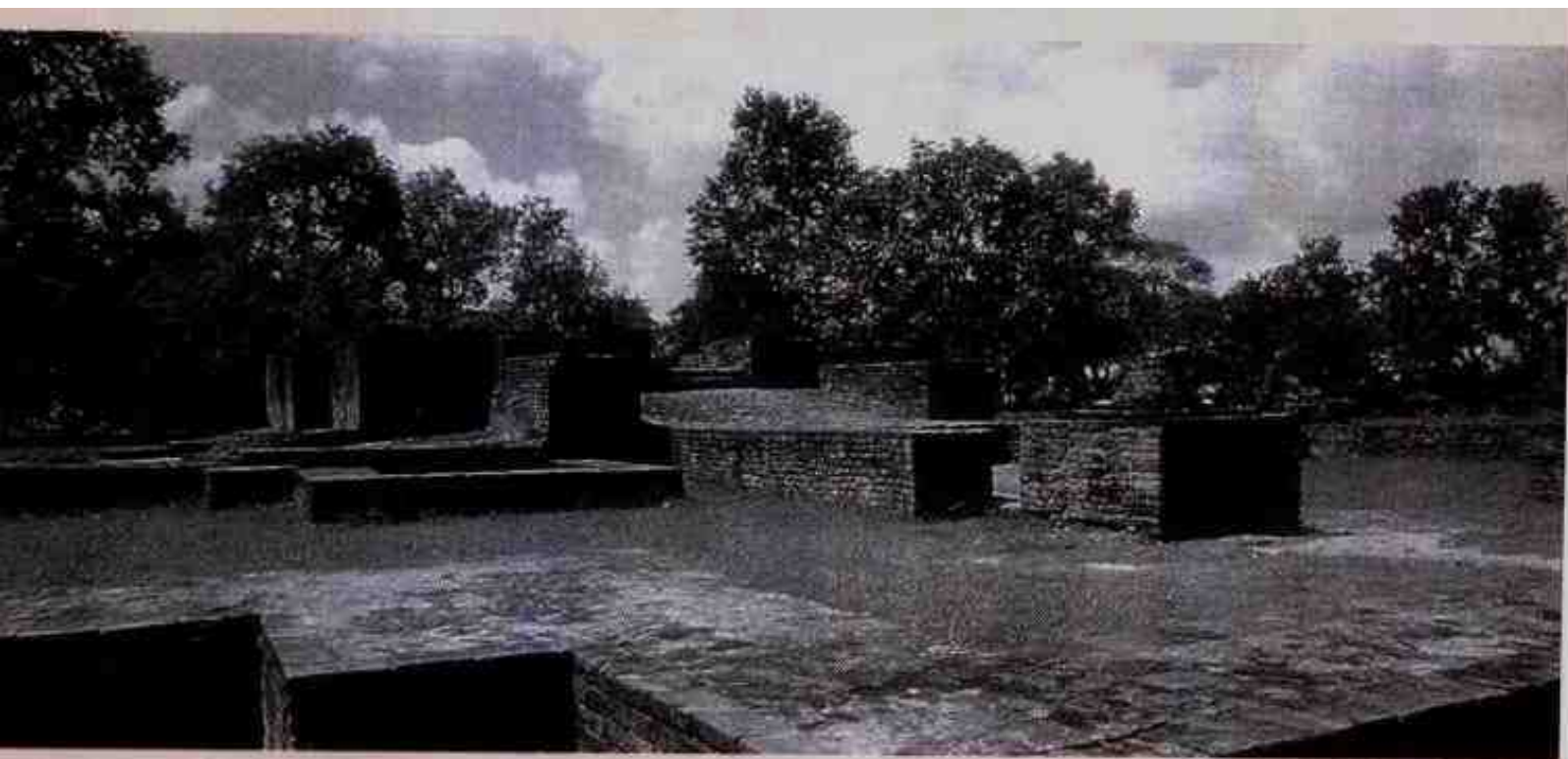
从此以后佛陀就很少再前来这个令人遗憾的繁华都城了。

圣地之七 舍卫城

佛告长者：“汝可于彼建立精舍，令诸比丘往来宿止。”

长者白佛：“但使世尊来舍卫国，我当造作精舍、僧房，令诸比丘往来止住。”尔时世尊默然受请。

—大正藏杂阿含经 592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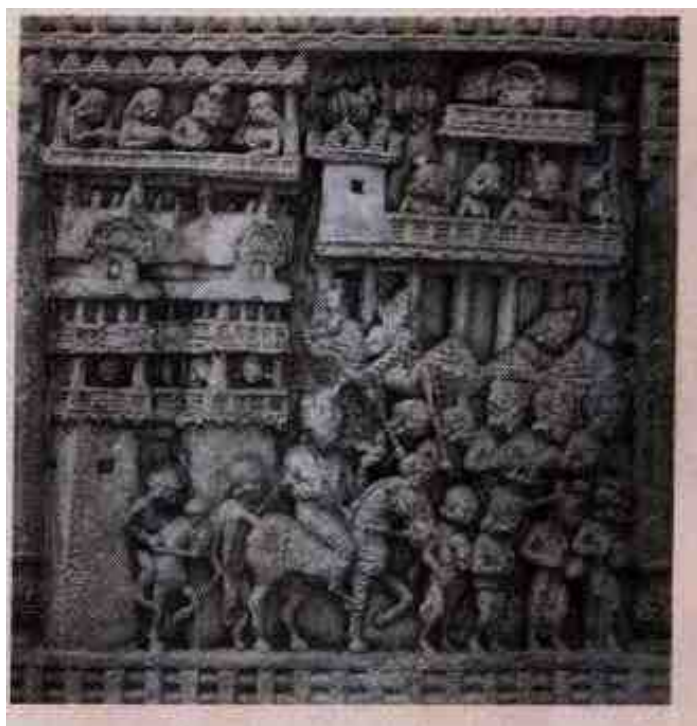


◎波斯匿王与大臣
出舍卫城前往佛陀
现奇迹之处。

《桑奇大塔北门 公元一
世纪》

据说舍卫城的城名，来自于一位传说中的贤者——舍卫陀(Savattha)居住于此而得名，它最早本是宗教之地，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一座城市。而另有一种说法是：由于这里民生富庶、安和乐利，举凡人们生活所需之物，此地“无所不有”，因此被称为“一切有”(Savatthi)!

在这“一切有”的丰饶王城，出了一位在佛教经籍上颇具盛名的君王——波斯匿王(Prasenajit)! 这位强大的国王统治着称霸恒河以北的侨萨罗国，如同摩揭陀国的频婆娑罗王



一样，波斯匿王不但在政治上武功鼎盛，对佛教僧团也是大力护持，只不过他似乎比频婆娑罗王具备了更多的聪慧与求法向学的精神，因为佛典中留下了许多波斯匿王向佛陀热心问法的经文，让佛弟子们印象深刻。

在《杂阿舍经》中，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透露了波斯匿王的纯真性格：一天，波斯匿王前来祇树给孤独园拜访佛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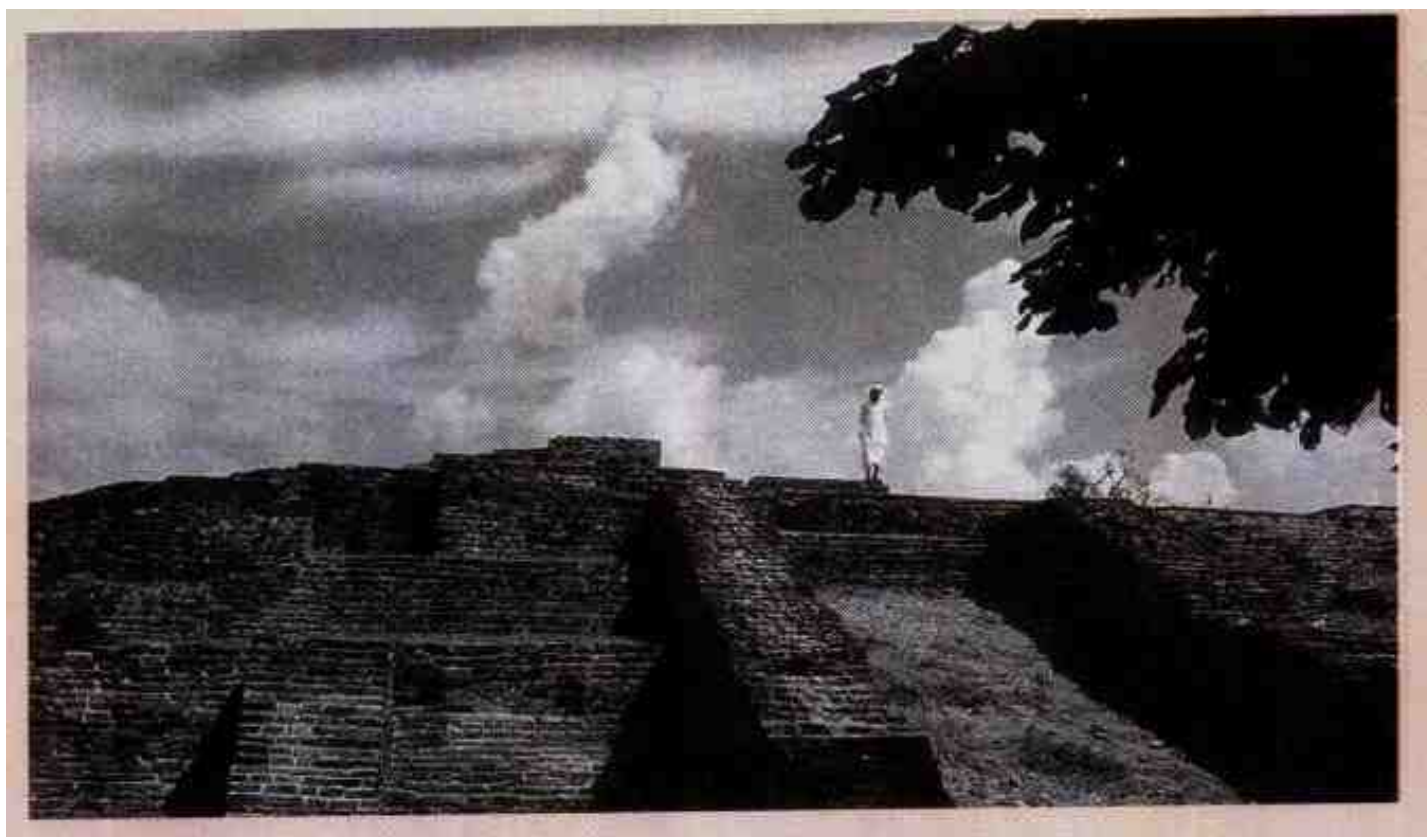
时波斯匿王，其体肥大，举体流汗，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气息长喘。尔时世尊告波斯匿王：“大王！身体极肥盛。”大王白佛言：“如是，世尊！患身肥大，常以此身极肥大故，惭此厌苦。”尔时世尊即说偈言：“人当自系念，每食知节量，是则诸受薄，安消而保寿。”

—大正藏杂阿舍经 第1150经—

波斯匿王听完佛陀这段要他“饮食要知所节制”的话后，觉得非常受用，于是特别要求一位年少的侍从，将这段偈子背诵下来，每当要用餐时，就让他随侍在侧，并不断复诵世尊这段话以为警策。

果然，没有多久，波斯匿王就身体纤细，容貌端正，恢复了年少时英挺的身材，为此波斯匿王特于楼阁住处，面向佛陀的方向，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虔诚地礼敬感谢佛陀要他“饮食要知所节制”的开示，令他现法





得到利益。

只因笃实遵照佛陀所言，为肥胖所苦的波斯匿王就能现世即得到“减肥瘦身”的利益，相对照于“知法却不行法”的大多数声闻弟子而言，波斯匿王可爱也踏实得多了！

除此之外，另有一个特殊的事件展现了波斯匿王宽大为怀的胸襟：有一次，初生之犊的阿闍世王率领着四军——象军、马军、车军以及步军，浩浩荡荡地来到侨萨罗国挑衅，波斯匿王在仓促间结集军队迎战，结果各有胜负也各有伤亡，最后波斯匿王终于生擒了阿闍世王与他的象、马、车乘、财物等，并将他们押送到佛陀的座前，在念及与频婆娑罗王亦亲亦友的关系下，波斯匿王当着佛陀的面前，释放了前来侵犯的阿闍世王。这样

◎在商业鼎盛的侨萨罗国中，富甲一方的贸易商人，其财富有时更胜于王室。图中为卡耆俱提——给孤独长者的故居。



由于他乐善好施，经常济助贫苦的穷困人民，因此大家都称他为“给孤独长者”(Anathapindik)，意思就是“无可比拟的布施者”。有一次，他前往王舍城做买卖，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巧遇到正居住于寒林丘冢间的世尊。

“……给孤独长者遥见佛已，即至其前，以俗人礼法，恭敬问讯：‘云何世尊，安稳卧不？’尔时，世尊说偈答言：‘婆罗门涅槃，是则常安乐，爱欲所不染，解脱永无余。断一切希望，调伏心炽然，心得寂止息，止息安稳眠。’”

尔时，世尊将给孤独长者往入房中，就座而坐，端身系念。尔时，世尊为其说法，示教、照喜已。世尊说诸法无常，宜布施福事，戒福事，生天福事。欲味，欲患，欲出远离之福。

给孤独长者闻法已，见法、得法、入法、解法，度诸疑、惑，不由他信，不由他度，入正法律，心得无畏。

—大正藏杂阿含经 第592经—

听了佛陀说法的给孤独长者，当下就皈依了三宝，成为一名虔诚的在家居士，并告诉世尊他将终生虔敬供养僧团——包括衣被、饮食、房舍、床卧、随病汤药等一切所需，希望世尊能到舍卫城净住说法，让舍卫城的人民也能学习解脱的圣道。佛陀默然地接受了这位仁善



长者的请求。

给孤独长者回到舍卫城后，立刻开始积极地物色合适的土地，以便建造精舍恭请佛陀前来净住。此时，舍卫城南端一座美丽的花园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是属于当时舍卫城王子“祇陀”(Jeta)所有的“祇陀洹花园”，于是给孤独长者直接向王子表明想要购买花园的心意。

然而王子相当喜爱这座林园，又不想明白地拒绝这位仁厚的善良长者，就故意刁难道：“要买祇陀洹园可以，但价码是铺满整座花园的金币。”王子打的主意是，“任你再富有，也无法弄出那么多的金币来铺满我的花园吧！到时不必我开口，你就会自动打退堂鼓了！”然而，虔诚的给孤独长者并未因此退缩。

他打开家中的金库，变卖所有值钱物品并换成金币，一块一块地铺在花园之中，最后，还差一小块空地未能铺满，但金币已用尽了。此时，祇陀王子来到花园中，告诉长者：“既然这块土地和旁边的树木都未被铺上金币，那么它们仍然是属于我的。不过，看到你如此诚心尽力，使我深深感动，这件事也算我一份，就用我的树木在这块空地上盖一座精舍，献给那智者吧！”

就这样，由祇陀王子捐树、给孤独长者献地所造就的这座林园精舍，就普遍被称为“祇树给孤独园”。

太子戏言：“金逾乃卖。”善施用之，心豁如也，即出藏金，随言布地。少未满，太子请留，



曰：“佛誠良田，宜植善種。”即于空地建立精舍。世尊即之，告阿難曰：“園地善施所買，林樹逝多所施，二人同心，式崇功業。自今已去，應謂此地為逝多林給孤獨園。

—玄奘 大唐西域記—

当然，这个祇园精舍启建缘由带有浓厚的戏剧性，所谓的黄金铺地、购买林园，在现实中实有难以克服的困难。然而，早在公元前一二世纪时的印度古老遗址上，就已经有描述这个故事的雕刻出现，可见它很早就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了。因此，不论真相为何，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对于尽心尽力的护法者，就已极力赞扬与称颂，并有相当程度的憧憬与崇仰了。

可是，这并不代表佛陀在舍卫城的弘法之路就是一



◎祇树给孤独园。



路顺畅，事实上却正好相反！经典中，佛陀在舍卫城受到外道诬蔑陷害的事例屡见不鲜，甚至比其他地方的干扰更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战遮女的谤佛”与“孙陀利弃尸事件”。

战遮女(*Cinca*)是一名笃信外道的女子，她因为见到佛陀在舍卫城的声望日益高涨，心中十分不服，于是设下一个计谋：她先请外道于城内四处散播谣言，说“战遮女怀了佛陀的孩子，这个圣洁的大沙门原来是个伪君子！”然后，在一次世尊为大众说法的正式场合里，战遮女在腰间绑上一只木盆，冲上讲台扯住佛陀的袈裟，向大众宣称：“这个口口声声自称觉悟的人，使我怀了他的孩子，却又抛弃我、不认我，而你们竟然还会相信他的胡说八道，让他在这个台子上高谈阔论？”

就在大众将信将疑、议论纷纷之际，得意忘形的战遮女绑在腰际、假装成大肚子的木盆却在拉扯之间，哐啷一声掉了下来！当场战遮女就在众人一片耻笑与谩骂声中，慌乱羞愧地逃离现场。一场原本可能会对世尊造成伤害的毁谤闹剧，就幸运地以喜剧收场。

但是，另一件“孙陀利弃尸事件”就更为阴狠残忍了！据说，当时嫉恨佛陀的外道买通一位妓女孙陀利(*Sundari*)，请她天天到祇园精舍听佛陀说法，并且持续一段时日。当舍卫城民都知道妓女孙陀利在祇园精舍学法后，几位外道就聘请凶手残忍地杀害了孙陀利，并偷偷将尸体埋在祇树给孤独园中。



接着他们作贼的喊抓贼，对外大肆宣称佛教僧团杀害了孙陀利。可以想见的是，当尸体在祇树给孤独园中被发现时，祇园精舍的比丘们真是百口莫辩、不知如何是好！一时之间，舍卫城民对僧伽们大加鞫伐，忿怒不已！幸而没有几天的时间，百姓们抓到了因为分脏不拢而起内哄的凶手，这才水落石出，还给僧团清白。

想想也难怪，侨萨罗国原本就是外道兴盛之地，不但传统的婆罗门教在此扎根已久，势力庞大，其他的新兴宗教家也都把这里当作布教重镇，彼此竞争，抢夺地盘。一直到今天，耆那教徒依然把这里尊称为“明月城”，因为有两位耆那教的圣者——“尊生主”(Sambhavanatha)和“月光主”(Candraprabhanatha)就是在此诞生的。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可安享城民之崇敬与供养的诸外道们，突然之间遇上佛陀朴质无华、落实人间的真实之法时，争又争不过、打又打不赢，眼见城内富商王侯纷纷转而信受护持佛法，可以想见外道们心中的忧急与嫉妒会是多么炽盛啊！

在这样宗教杂处、诡譎多变的环境中，外道对佛教僧团的处心迫害已令人难以招架，偏偏僧团内部还有破僧者提婆达多来凑热闹！据说一心想取代佛陀在僧团中领导地位的提婆达多，曾在佛陀于舍卫城净住期间，把毒药涂在指甲中，企图在向佛陀行礼时趁机杀害世尊。

这些事件的真伪目前已难以探究，但在公元五世纪法显游历舍卫城时曾提到：“侨萨罗国有九十六种外





◎传说佛陀在舍卫城为与外道对抗，示现了生平惟一一次的神通，震慑了所有的外道，此石刻表现的是佛陀分身幻化的传说，但真正重要的是故事背后所透露出的宗教激烈竞争下的社会背景。

道，各有各的信徒……且在城中仍有提婆达多的徒众，他们供养过去三佛，却不供养释迦牟尼佛。”由此可知这些传说绝非空穴来风，至少透露出当时佛陀在舍卫城中的传法环境是多么困难与险阻。

无畏于外道的挑衅冲突，佛陀在这个繁华都城度过大半生岁月，渡化无以数计的舍卫城民成为虔心护法的优婆塞、优婆夷，例如给孤独长者、毗舍佉等等，而在佛陀的诸多弟子中，除了舍利弗、目犍连与大迦叶等为王舍城出身外，其余诸大长老大都是此城的子民，由此可见佛陀对舍卫城的苦心教化依然是十分成功的！

如今，站在数千年前的舍卫城故地，想像当时佛门四众与各种异端思想，齐聚在这商贾云集、辩者辈出、人文荟萃、雄霸一方的大城市中，犹如百川汇入大海、群鸟争鸣树端，虽然免不了会遇到狂风暴雨、暗潮汹涌，但也因为这样，世尊才得以有机会针对诸多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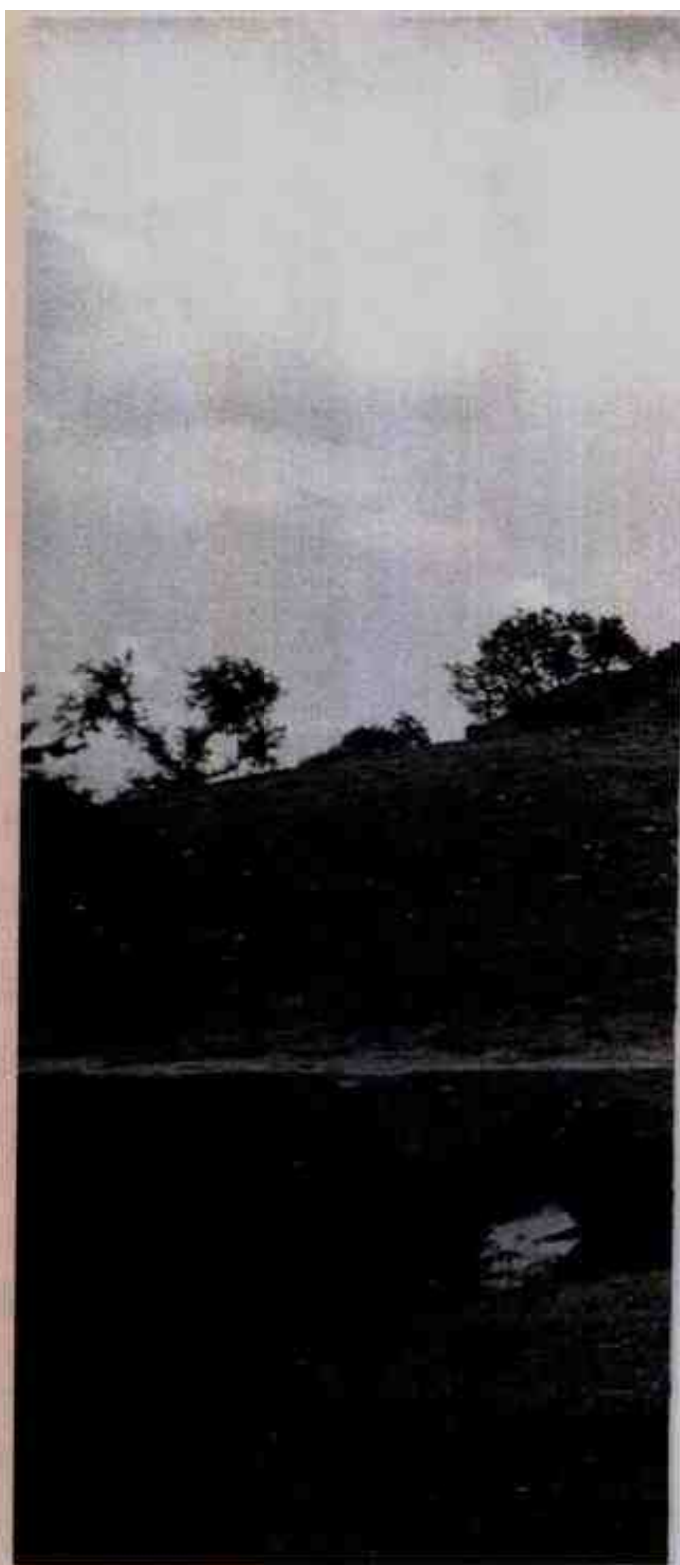
因缘条件，一一开示殊胜的法义宝藏，留下许多珍贵的智慧言语，供后人细细思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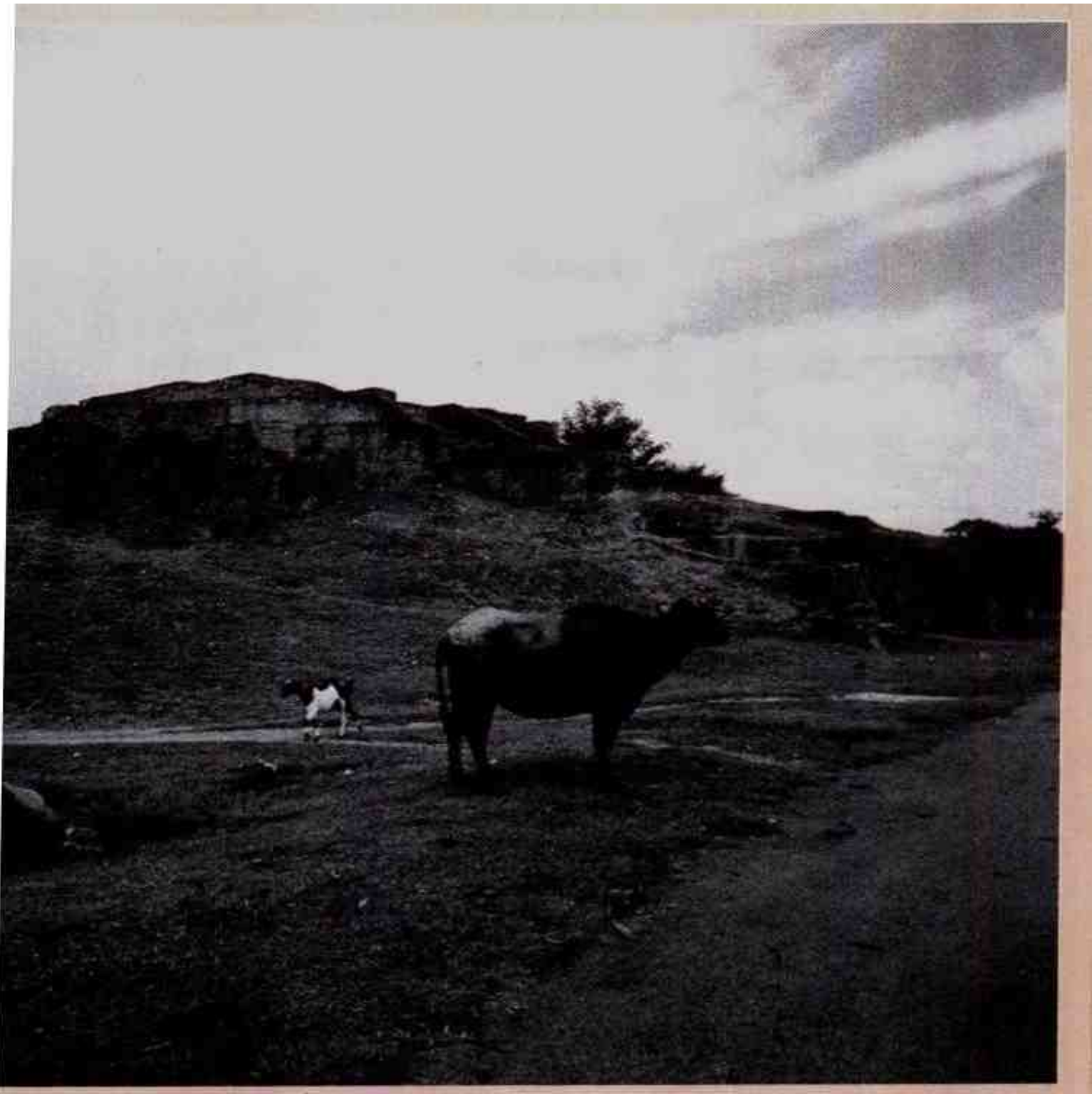
时至今日，不论是初闻或久学的佛弟子们，读诵到：“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这耳熟能详的章句时，都必然兴起对祇园精舍与舍卫城的无限向往，宛若展读家书，亲切之感，跃然纸上，怀思之情、油然而生。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未来色无常，况现在色！圣弟子如是观者，不顾过去色，不欣未来色，于现在色厌、离欲、正向灭尽。如是过去、未来受、想、行、识无常，况现在（受、想、行）识！圣弟子如是观者，不顾过去识，不欣未来识，于现在识厌、离欲、正向灭尽。如无常、苦、空、非我亦复如是。”

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正藏杂阿含经 第8经—





◎ 地居北印度接近尼泊尔的舍卫城,似乎较少得到政府关注的眼神,许多古迹依然埋在地表之下,并无挖掘的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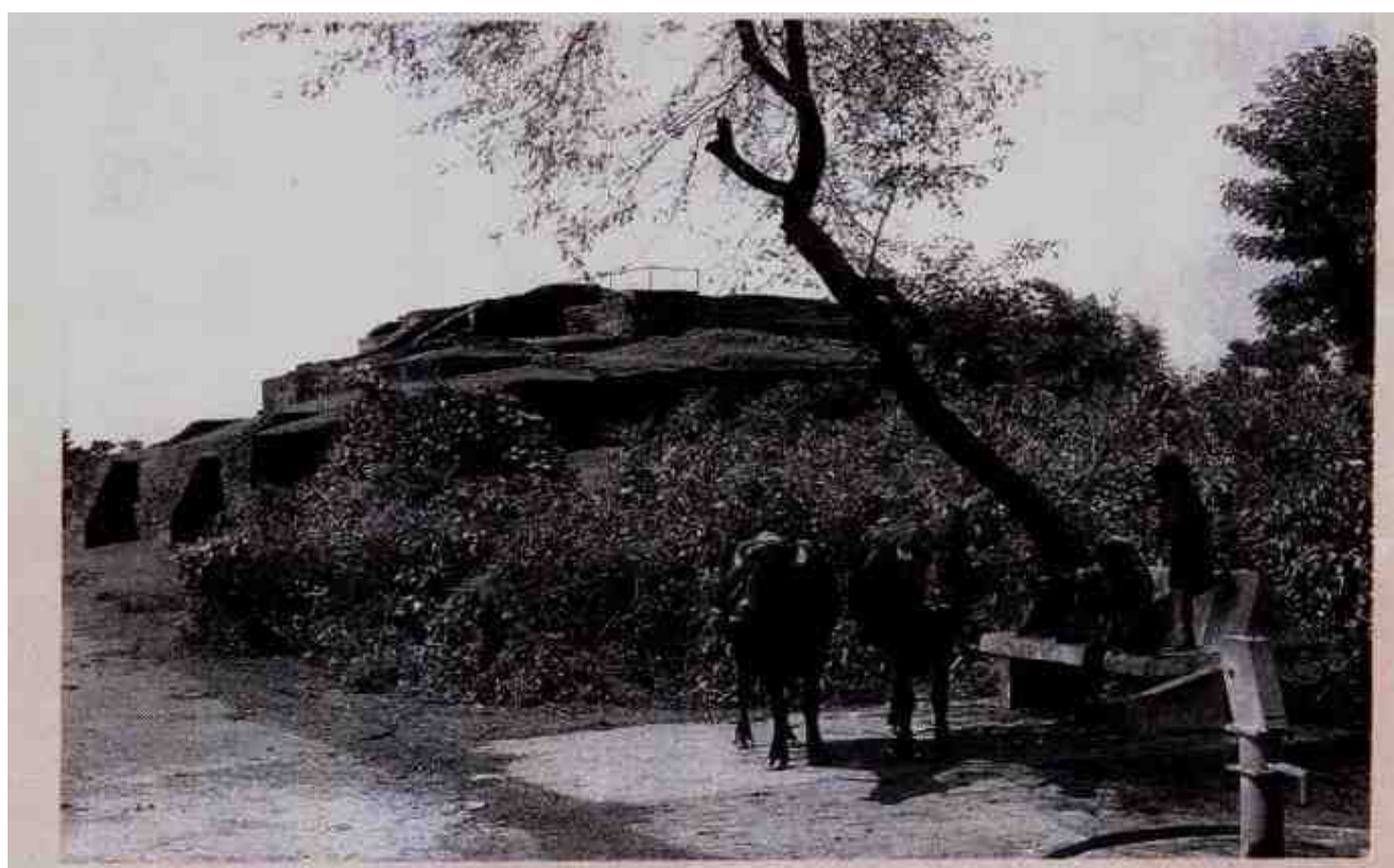




公元一八六三年，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康宁汉率领着一组考古研究队，在印度UP省境内拉普提河(*Rapti*)南岸的双子村落莎荷(*Saheth*)——玛荷(*Maheth*)中，发现了一群小土丘，初步探查下发现，其中掩埋有不少的遗迹古物，在更深入的挖掘与考据研判后，他们欣喜地宣布：此地即为古老的侨萨罗国首都——舍卫城！

在莎荷村中，考古队于一座土堆里挖掘出一尊佛像的头和肩膀；而在另一个土堆里，又挖掘出一座高逾七尺的立佛像，其充满了细密小孔的砂岩雕刻之风格，显示它来自于著名的佛像艺术中心——秣菟罗(*Mathura*)。于是他们更进一步挖掘，终于发现了一座古老寺庙的墙基与





©印度的人民与牲畜跟历史遗迹的关系是很“亲密”的，这是他们生活作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图为帕耆俱提）

地板，地板上刻着佛陀的足印，足印旁则有一块石碑，碑文中描述：这座雕像是“拘赏波俱提精舍 (*Kosanbakuti Vihara*)的说一切有部(*Sarvastivadin*)老师所赠送的礼物”，就是这块宝贵的碑铭，让他们证实了此地即是著名的祇树给孤独园的所在地。

在这座遗址附近，有三座很深的大湖，根据玄奘的说法，这是当年提婆达多与他的弟子瞿伽梨以及战遮女等三人，因为陷害、毁谤世尊而坠落地狱之处，这个巧合更令人深信此地即是祇园精舍的昔日旧址。

经过持续不懈的考古工作，陆陆续续又有十六座风格各异的遗址出土，不过多半是属于较晚期增建的佛塔和寺院。遗迹砖石中发现有许多公元五世纪到十二世纪



的佛像及菩萨像，最晚期的大约是九到十二世纪的作品，这显示了佛教在舍卫城的活动一直相当活跃，直到十二世纪时，遭到回教徒的毁灭性攻击后，佛教的时代才在此画上休止符。

相对于莎荷村落以祇园精舍遗址为主要历史文化古迹，位在东北方约两公里处的玛荷村落中的史迹就分散许多。玛荷的遗址是在一九〇五年的挖掘工作中重见天日，并被确定是强盛繁荣的舍卫城遗址，虽然有高大的城墙遗迹易于辨识，不过人们的焦点却经常被祇园精舍耀眼的光芒所吸引，而不经意地冷落了它。

事实上，出土的只是古城一小部分，经过考证研判，仅有四座城门及后代增建的城墙基座尚可辨识，但附近并未发现有明显的皇宫或王国街市的遗迹。另外，两座壮观的巨大土丘——帕耆俱提(*Pakkikuti*)和卡耆俱提(*Kachchikuti*)，是这个地区最重要的佛教史迹，除此之外，大部分的古城都还沉睡在层层厚土之下，等待人们唤醒，接续那朦胧残破的历史谜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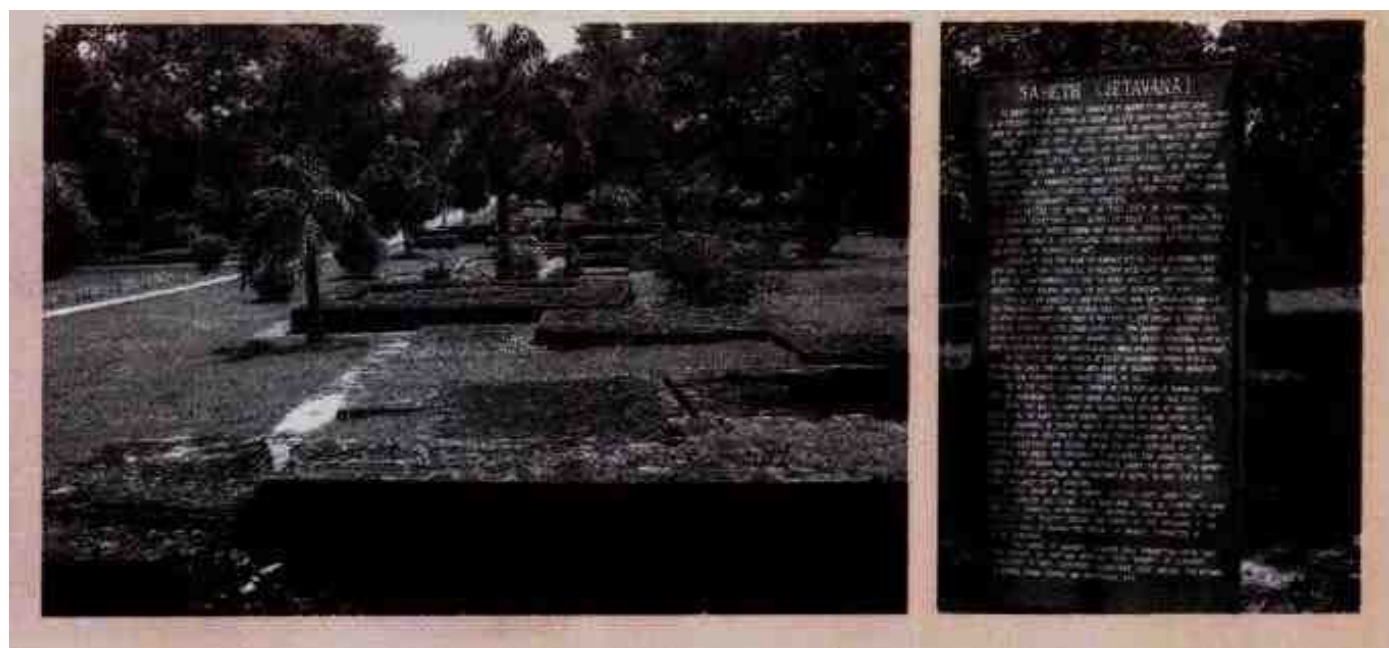
● 祇树给孤独园(梵文*Jetavananathapindikarama*，简称*Jetavana Vihara*，祇园精舍)

“池流清静，林木尚茂，众华异色，蔚然可观，即所谓祇洹精舍也。”

—法显 佛国记—



这个令佛教徒们记忆深刻、遐想无限的经典林园，占地大约十甲，目前种了一些低矮的灌木和几棵高大的树，随着季节轮放的各色花丛、铺设平整的参访步道、茵茵绿草衬着洗刷干净的遗迹红砖，使得现代的祇园精



◎(左)祇园被整理成一井然有序的公园,但可惜的是园区内众多的古迹并未能清楚地标示出来。

◎(右)祇园精舍的告示牌。

舍俨然是一座雕琢美丽的社区公园，人们闲暇时分在此漫步休憩，却已不再记得它的光荣过去。

从四散分布的佛塔座台与僧房残基看来，祇园精舍在过去确曾度过一段辉煌而盛大的时光，只是，如果你满怀着思古之幽情，急欲找寻佛陀在此烙下的生命痕迹，那么，你推一会找到只有深深的失落和莫名的怅然而已，因那座给孤独长者铺金建造的、原始的祇园精舍早已颓圮消失，现有的所有残基都是后代王朝的重建扩充之作。



“祇园精舍本有七层，诸国王、人民竞兴供养，悬缯幡盖，散华烧香，燃灯续明，日日不绝。鼠衔灯柱，烧花幡盖，遂及精舍，七重都尽。”

—法显 佛国记—

这是公元五世纪初，法显游历印度时留下的记录，其中生动地描述了祇园精舍当时香火兴盛的热闹情景，可惜因为老鼠将灯芯衔出，引燃佛殿上的华盖布幡，进而波及整座精舍，结果七层楼的建筑都毁于祝融之手。

到了七世纪玄奘来参访时，入口两侧还可看到两根阿育王石柱，“左柱上作轮形，右柱上作牛形”，但园区中已是“室宇倾圮、惟余故基”的衰败现象。时至今日，连阿育王石柱都湮灭消失了，现在的人们所有的，就只剩下从经典中得来的虚幻印象，和永不褪色的四谛正法了！



◎祇园一隅，八个不同时期所建的佛塔聚集于一处，可以想见此地旧时为“塔林”。

● 僧院遗迹

现在的祇园精舍中，留有大批的僧院遗迹，其中大部分的僧房修院是贵霜王朝到笈多王朝时期的建筑，在这群遗迹中，位居最北的寺院是规模最大的一座，由于其位置正好在祇园精舍的东门和北门之中，因此有人猜



测，这里可能就是当年给孤独长者铺设黄金的所在。

从残址看来，内部原本应有礼拜堂和水井，大殿四周则井然有序地排列着许多小僧房，从它较高的地势看来，透露出它似乎代表着较重要与尊贵的地位。

◎(上)位居最北的僧院是祇园内最大最壮观的建物。

◎(下)拘赏波俱提精舍遗址。

●拘赏波俱提精舍(三号寺院)(Kosambkuti)

拘赏波俱提精舍位于阿难菩提树的北方，是祇园精舍中有名的建筑遗迹。因为它被认为是当初给孤独长者所建的七层精舍所在地，并且因为佛陀曾净住于此而显得特别神圣。

精舍遗迹前有两座平台，据说佛陀曾在这长廊道路上漫步经行，因此建立平台以标示纪念。考古学者在这里挖掘



出一座巨大的雕像，根据上面的刻文记载，这雕像是公元一世纪贵霜王朝时期，竖立在拘赏波俱提精舍中的。在这里有另一个关于佛像的有趣传说：根据法显的记载，七层精舍被火焚毁后，各国国王与人民均感到相当难过，待大火熄灭五天之后，他们伤心地打开东边的小精舍准备重整环境时，却意外发现，原本以为被火烧尽的一座古老栴檀佛像，竟然被放在里面，完好如初。一时大家士气大振、欣喜若狂，于是再度共同修治精舍，在原地重建了一座两重楼阁的庙宇，并将栴檀佛像安奉在其中。

但是公元七世纪玄奘前来时，只见广大的祇园精舍中，“独一砖室，岿然独存，中有佛像”。人们相信，玄奘那时候看到的就是拘赏波俱提精舍，只是，其中的佛像必已经不是那一尊传奇的栴檀佛像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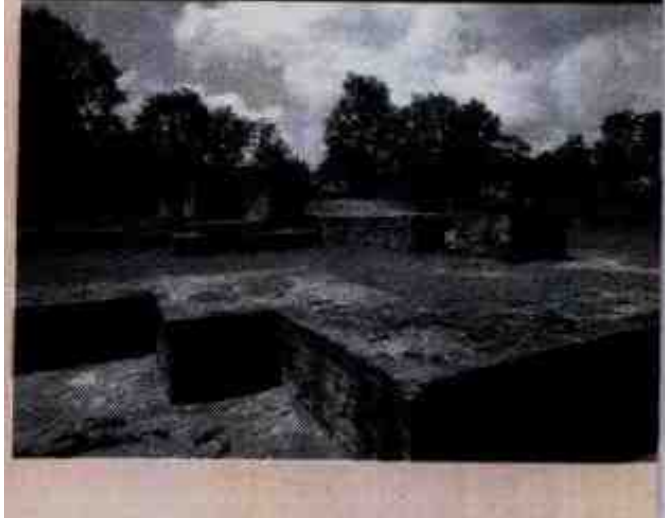
● 鞞陀俱提精舍(Gandhakuti)

“鞞陀俱提”的意思是：专指世尊所居住的房舍，一般又称为“香室”，也称为“佛殿”。

鞞陀俱提精舍是园中另一座重要的遗迹，一般认为这是祇园精舍的故址，以及佛陀最早说法净居之所，但它真正出名的原因是，根据北传佛教的说法，这里是佛陀说《阿弥陀经》的地方，因此，经常会有大乘佛教徒在这里举行

◎(上)鞞陀俱提精舍前的祭祀小塔，被信徒贴上金身，又被火烛烧得灰黑，惟有自然的花朵还给它自然的颜色。

◎(下)鞞陀俱提精舍遗址。



佛学补给站

经行

“五天之地，道俗多作经行，直来直去，惟遵一路，随时适性，勿居间处。”

步行，在印度是一件人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除了工作或外出等必须走路的日常生活外，大部分的人们——不论修行人或一般庶民，都会一天之中找一个适当的时间，在固定的路线上直来直去地、凭着自己的习性来回步行，这亦称为“经行”，一来可治病，二则有助于消化。

接近中午时分和午后近黄昏时，是经行的时间，可出寺长行，也可在寺内长廊下缓步。如不经常步行，身体必定多病，脚肿肚胀、臂膊疼痛、喉中痰痰不消，这都是长时间端坐所引起的。

“故鷲山、觉树之下，鹿苑王城之内，及余圣迹，皆有世尊经行之基耳。”

—唐 义净 南海寄归内法传—



各项纪念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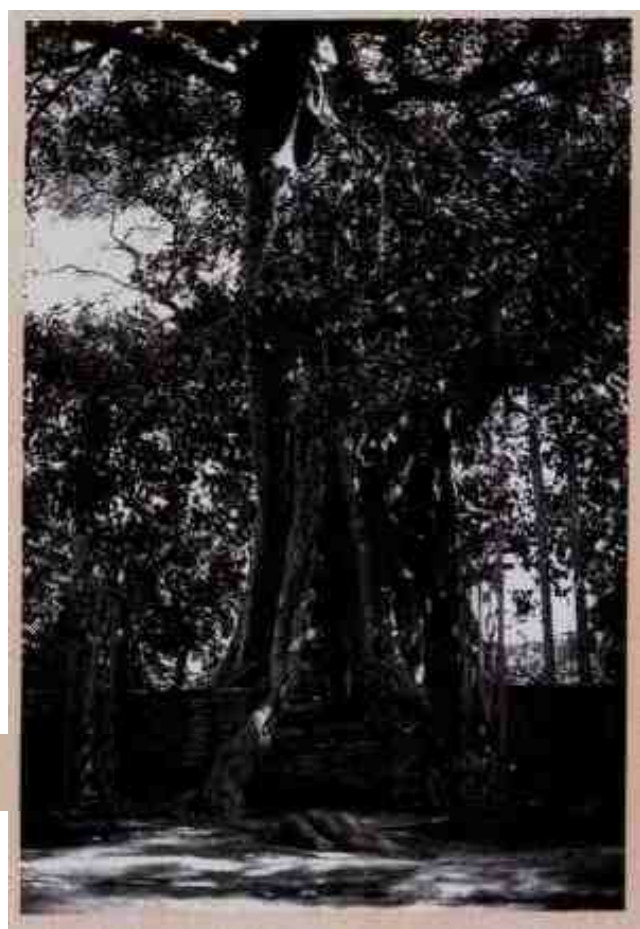
精舍遗迹的正前方有一座圆锥形的阶梯状小塔，是目前祇园精舍内的祭祀中心。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参观朝礼的信徒们，都喜欢在这里焚香祭祀，并且为小塔贴上金箔或挂上花环，以表示自己的虔诚崇敬。小塔的后方有阶梯通往一座巨大的方形平台，这是以前主佛殿的遗迹，在遗迹的最深处，有一间凹下去的小室，许多人会在这里点上烛火、诵念经文，或是做一些私密的宗教仪式来纪念或祈祷。

人们在鞞陀俱提精舍里所做的各种祝祷仪式，为冰冷的祇园精舍遗迹添加了些许的宗教氛围，只是，现在的人间似乎已经很难再看到佛陀住世时那种纯朴实修的风气了。

●阿难菩提树(Anandabodhi Tree)

从人口处沿着主要的参访道路前进，远远就可以看到这棵尽情伸展枝叶、撑起绿色伞盖、美丽而巨大的阿难菩提树。在这个满是沉寂砖土的偌大园区中，见到一棵绿意盎然的巨树，已使人心上洒下一片清凉，如果再听到那久远的传说，刹那间将为这沧凉的祇园披上一片轻柔的温馨……

故事来自于锡兰的古老典籍：在佛陀仍住世传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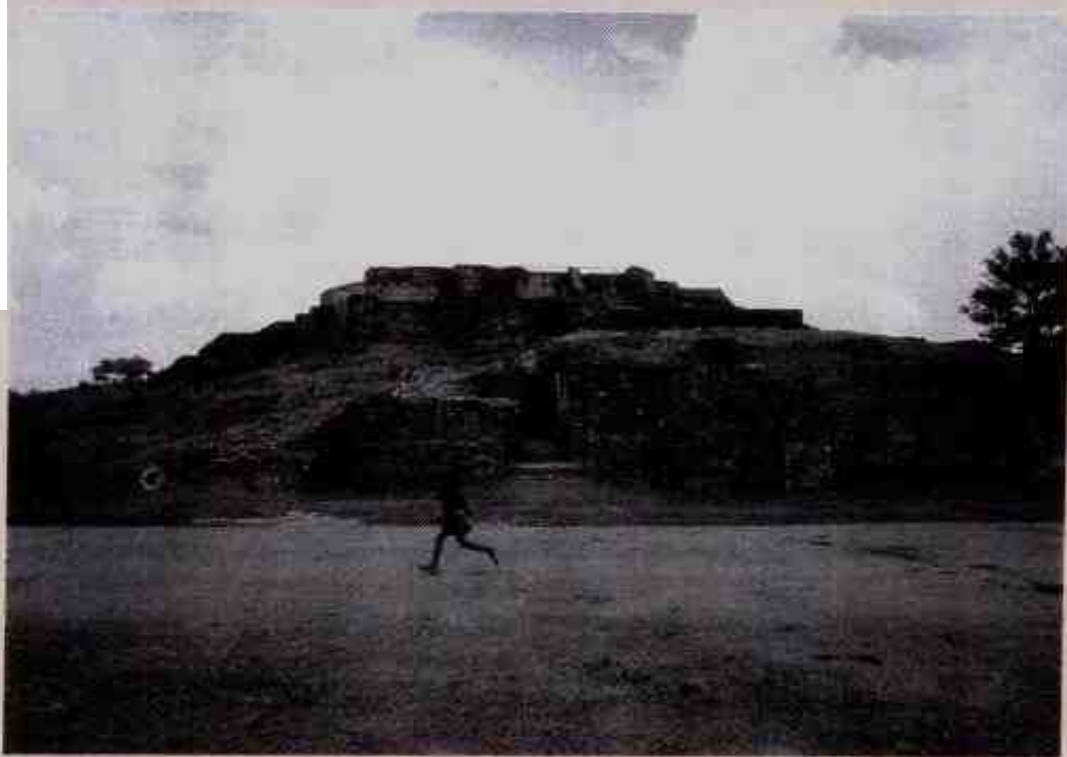
◎菩提树的年龄写在盘结的树身上，而佛陀的智慧就在微风、叶影之间。



◎(上)空荡的园区，
高照的艳阳，过去无
常、现在无常、况未
来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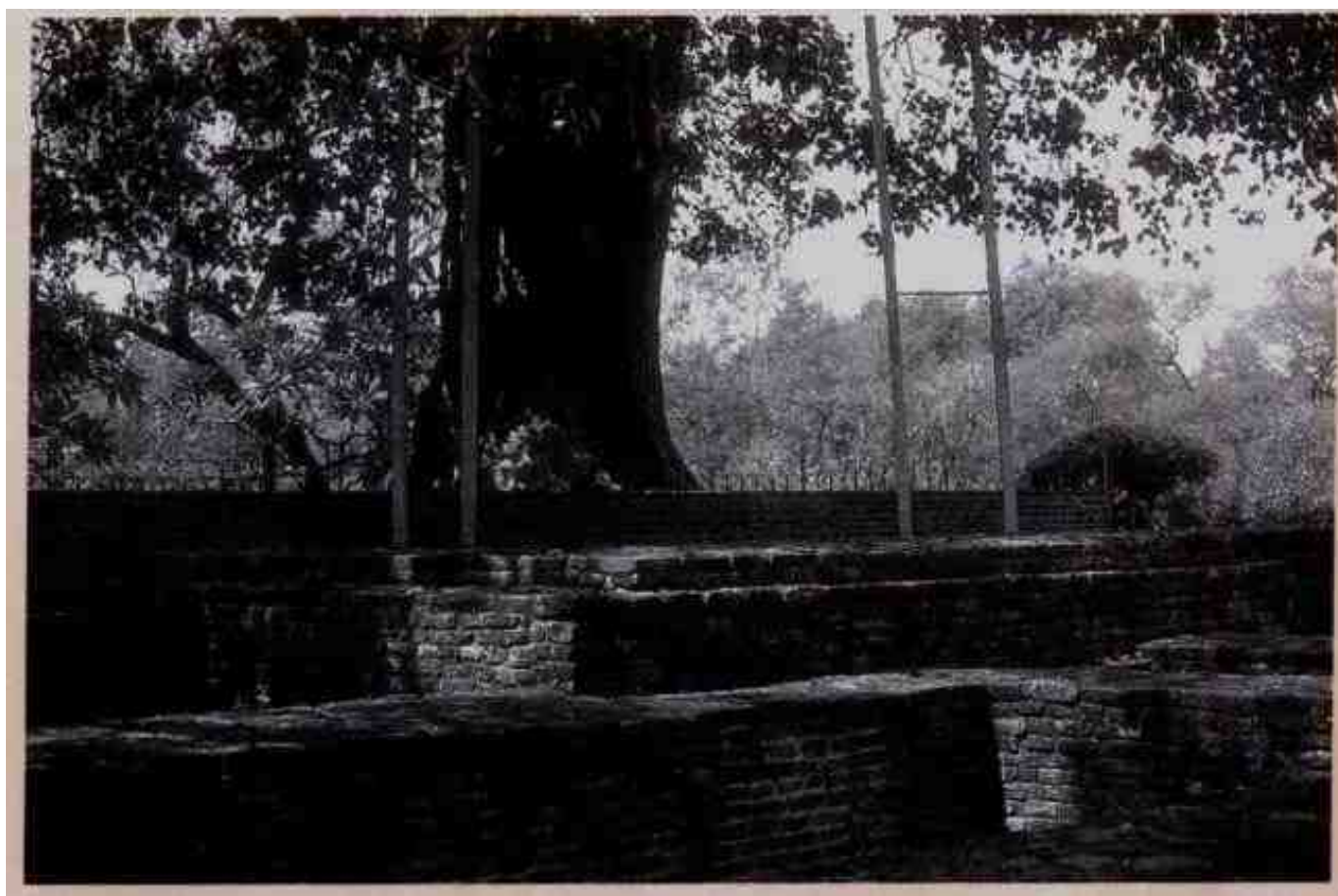
◎(下)古迹是冰冷
的，不论它曾经有多
雄伟，人们总是善
忘！有趣的是，无涯
时空中拥有短暂生
命的奇人伟事，虽然
快如流星般乍现，却
反而代代相传。

《帕耆俱提 即耆掘摩罗
塔》



时代，曾经制订僧团的生活规范，规定出家的比丘们一年之中只有三个月的雨季安居期，可以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其他时间都必须到各地托钵行脚。也就是说，即使佛陀经常在祇园精舍结夏安居三个月，然而，其他的





时候世尊仍是游化于印度各处、居无定所。于是在下一个雨季来临前，舍卫城内的佛弟子们就必须忍受九个月的思念世尊之苦。

◎菩提树下有一小僧房的故基。

这一年，眼看着雨季又快要结束了，世尊又即将离开祇园精舍。依依不舍的舍卫城民们，在一次机会中拜托阿难向佛陀请求，希望能在祇园精舍内留下一件纪念品，以便世尊与弟子们游化他乡时，人们可以睹物思人，同时也能有表示礼敬的对象。为了满足世人人性上的依赖与渴求，佛陀答应了阿难之请，于是众人便商请以神通著名的目犍连尊者，运用神足到菩提道场的菩提树上取下一株枝苗回来。

树枝取回来后，大家一致希望能由当时的国王波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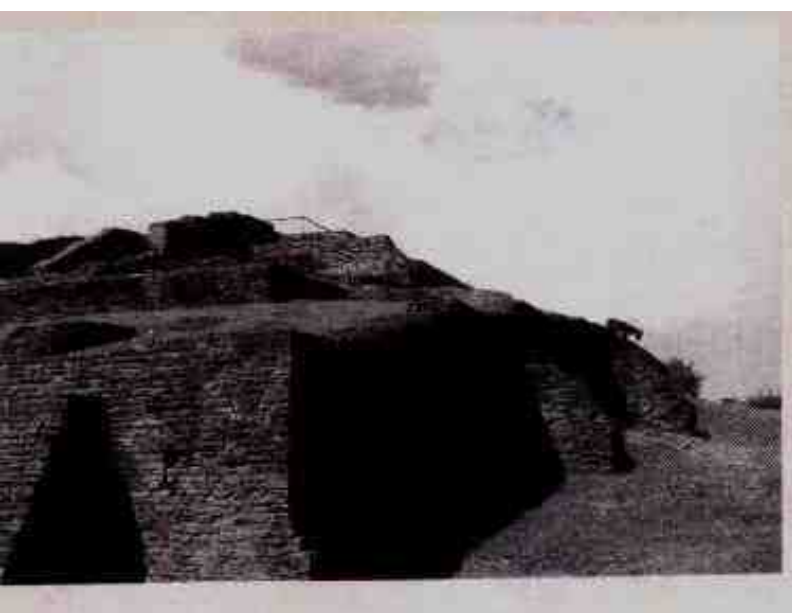


匿(*Prasenajit*)亲手种植，但是国王婉谢了这项殊荣，于是给孤独长者被选为最具有资格的植树人，并选在一次盛大的典礼中，将菩提树种植在祇树给孤独园内。从此以后，每当佛陀不在舍卫城内时，人民就将这棵菩提树视为佛陀的亲身，而向其礼敬与供养，而为了感谢阿难的传达之情，舍卫城民就将此树命名为阿难菩提树。

由于树身上的古老痕迹，阿难菩提树被当地人认为是从佛陀时代留存至今的古树，但是从法显和玄奘的游记中均无记载，以及树木实际寿命有限的事实看来，这段故事无疑是一则古老而美丽的虚构传说。事实上，根据印度考古部门的说法，这棵树是由斯里兰卡的阿努拉达普拉市(*Anuradhapura*)内，那棵具有历史意义的菩提树上切枝栽植而来的。

古树、新枝、残石、片瓦、羊肠小径、千年佛塔……整个祇树给孤独园区内，已经找不到世尊当初在此度过二十四个滢夏雨季的安居房舍，但是，每一寸草红砖间，都因为世尊曾在此广为宣说尊贵的世间正法与律戒宝藏，而弥漫着神圣庄严的气氛。随着足迹踏在砖石上的喀喀响声，“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这正法的诵念声，似乎也隐隐地回荡在淡淡的绿草香间。

◎帕着俱提(释迦摩尼塔)



●帕耆俱提(Pakkikuti, 又称为鸯掘摩罗塔
Angulimala's Stupa)

从祇园精舍通往玛荷的主要道路上，可以轻易地到达帕耆俱提遗迹。

这座土丘是由红砖堆砌而成的巨大建筑，正下方有一个明显的洞穴，通往遗迹中央，然后往上垂直穿凿，直通塔顶，当地人在塔顶围了一圈铁栏杆，让观光客可以从塔顶直接往下望见大塔内部的情况。

从整座建筑的结构看来，考古学家推定此为舍卫城址的遗迹，但是当地却另有传说，认为这个洞穴曾经是大盗“鸯掘摩罗”的藏身之处，同时也是他遇见佛陀而得道以及最后入灭与火化的地方，因而人们均称这里是鸯掘摩罗纪念塔(Angulimala's Stupa)。

这位鸯掘摩罗据说曾是一个凶残阴狠、杀人无数的强盗，但是，在乡野传奇中，他却是一个充满戏剧张力的悲剧人物：

鸯掘摩罗原名阿因萨卡(Ahinsaka)，意为“善良”、“无恼”；他是侨萨罗国大臣之子，生性温顺且天资聪颖，十二岁时就跟着 一位年高德劭、学识通达的老婆罗门修行，对老师非常的尊敬与信服。

有一次，师父有事外出，留下“善良”和师母单独相处。谁知道这位师母竟趁着丈夫不在，诱惑这位俊美的弟子行非礼之事，正直的“善良”当然是严词拒绝了！又羞又怒的师母，在心生羞愧与愤怒之余，向他的老师谎



称“善良”趁两人独处时意图对她非礼。受骗的老婆罗门想到自己对这位弟子教导爱护有加，而他竟然恩将仇报，不禁怒火攻心，于是便想了一个报复的毒计。

他将“善良”叫到房中，说要传授秘法：“若欲成道升天，就在城中杀一千人，每杀一人，即取其右指，用线贯串成链，挂于颈间。杀满一千人，即成正道。”纯真的“善良”不疑有他，真的遵照老师的吩咐，每天站在城门口，见到人就杀，然后割下手指，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不用多久，“善良”就成了人人闻名丧胆的大恶盗“鸯掘摩罗”(Angulimala，意译为“指鬃”，也就是手指项链之意)。

当他杀人累积到九百九十九人的时候，他的母亲前来劝戒他莫再行恶事，谁知他竟然意图杀害亲生母亲，来凑满一千之数，幸好这时佛陀及时出现，对他开示正法，令他当下悔悟成为一位比丘。在追随佛陀修行后不久，天性聪慧的“善良”终于也证得圣道，成为一位阿罗汉。

“鸯掘摩罗！我说常住者，于一切众生，为息于刀杖。汝恐怖众生，恶业不休息。”

“我住于息法，一切不放逸，汝不见四谛，故不息放逸。”

—大正藏杂阿含经 1077经 世尊告鸯掘摩罗语—

“服人用钩鞭，或是用锤杖，世尊均未用，
却使我服降。”

“我名为‘善良’，行为却残酷，如今已改
过，名实已相符。”

“亲近无上士，佛法我尊行，苦楚已放下，
业障已斩除。”

——鸯掘摩罗长老偈——

一个杀人取指的江洋大盗，竟然能幡然悔悟，而成为一位戒行清净的比丘僧，这样的转变让鸯掘摩罗成为佛教史上令人印象深刻的长老。据说，由于出家前所造的恶业实在太大，因此，即使在鸯掘摩罗放下屠刀成为比丘后，仍有许多人故意在他托钵乞食时，以石块、棍棒殴打他，以发泄对他的恨意，但是他总能默默地承受这迟来的责罚，任人打骂与报复。

或许是有感于鸯掘摩罗长老“浪子回头金不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伟大转变，因此舍卫城在他逝世后，建了一座塔纪念他的勇气与精神，以及那令“造恶之心转而澄清”的“法”的真谛！

● 卡耆俱提(Kachchikuti)

位在玛荷最北端的巨大土丘，就是卡耆俱提，它又被认为是须达多长老的故居遗址。

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红砖建筑曾经历过不同时期的



◎卡耆俱提位于道路的最尾端，它的身世至今仍未确认。





◎(左)耆那教的寺庙遍布在所有的佛迹圣地边,它们在民间的势力与影响力实与佛教不分上下。

◎(右)如同这半片的园顶天蓬,耆那教在印度仍能撑起半个天空,相较于长期竞争下的佛教,耆那教的生命力很显然略胜一筹!

增建,最早大约在贵霜王朝时代,而最晚则大概到公元六世纪左右。不同时代不同的建构风格,让这座砖丘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建筑体,在主建物西北角下方,有两座圆形的佛塔基座遗迹,这是惟一可以证明卡耆俱提是一座佛教建筑遗迹的证据。

巨大的红砖土丘内有一座笈多王朝时期的佛殿,其中陆陆续续挖掘出许多匾额、层檐、门楣、陶器等古物,考古学者根据史籍上的记载,推断此应为须达多长老(亦即给孤独长者)的故宅遗址,只不过至今并没有明确的出土文物可兹证实。

●耆那寺(Jaina Temple)

在莎荷到玛荷之间,距帕耆俱提约一公里处的道路右手边,有一座中古式的耆那教寺庙遗迹。耆那教



徒们相信，这里是他们教中第三位圣者——尊生主(Sambhavanatha)的诞生地，因此对其礼敬有加。

根据法显在《佛国记》中的记载：“……其道东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与论议处精舍，夹道相对，亦高有六丈许。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时，世尊精舍则映外道天寺，日在东时，外道天寺影则北映，终不得映佛精舍也。”就地理位置而言，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座遗迹可能就是其中提到的天寺“影覆”，虽然无法证实，不过由于它就站在大马路边，经过时不妨顺道一游。

它之所以值得旅人停下脚步，是因为其独特的半圆形屋顶造型颇为少见。顺着阶梯绕到寺庙背面，即可看到如同剖面图的天寺全貌，由于大半部都已崩毁，因此目前用钢梁支撑着，一眼望尽圆顶、钢梁、残砖，更觉其壮观。

天寺后方有一片广阔的建筑遗迹，看来这里曾经也有许多外道修行者净住共修，虽然目前只余下萧瑟残基，但耆那教的修行者至今仍然以传统而独特的修行方式，在印度各地过着苦行游化的生活，而曾经“让外道天寺无法覆影”的佛陀教法，却早已在祖国印度凋零萎谢，近乎灭绝了！

曾经欢舞笙歌，曾经圣哲竞起，曾经冠盖云集，曾经叱吒风云！繁华落尽的舍卫城，如今沉默了！再没有三教九流的思想家咄咄逼人，再没有意气风发的大富商一掷千金，再没有打滚市集的愁苦小民汲汲营营。



林间骤然响起一片绿色的盛夏大合唱，歌声中没有快乐，没有感伤，却也并非漠然，那歌声只是明白：世间并没有恒常永住的事物，也没有可以消散湮灭的主体，如果一定要有什么，那么，勉强可以说，我们有的，只是许许多多因缘条件在电光火石间碰触的刹那，所展现的当下罢了！

那歌声是明白的，所以用尽力气地唱着：“知了！知了！知了！……”

数千年来，不绝于耳……



Patna

波吒厘村(Pataligrama)在佛陀时代，是一个恒河边上不起眼的小村庄，世尊晚年从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出发，进行此生最后之旅行的恒河渡船口就在这村落附近，当时佛陀就已看出它的优越水路交通位置，因而说出“此地将成为一座大的城市”的预言！

当摩揭陀国将首都迁移到王舍城后，随着阿闍世王的大力建设与佛灭后国与国之间的争战兼并，这个小村庄在短短的时间内，快速发展为一座繁荣的大都市，而它的重要性，也随着摩揭陀国的日益壮大而开始展露头角。

历史走到公元前四世纪，佛灭后的百余年间，印度半岛终于出现了空前强盛的统一帝国——孔雀王朝！身为这强大王朝的首都，波吒厘村从一个渡口小村，摇身蜕变为繁华坚固的“波吒厘子城”(Pataliputra，意译为“华氏城”)，迈入了前所未有的极盛巅峰。

时至今日，繁华虽已凋零，但它依旧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比哈省政府与交通的中心，在印度发展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圣地之八

巴特那阿

“阿难啊！当阿利安人仍常往还且商贾云集，此波吒厘子城将成为一大都市与商业中心。但此波吒厘子城将有三种危险：一者为火，二者为水，三者为邻友相争。”

—巴利文 大般涅槃经—



孔雀之心
Palma



波吒厘子城(*Pataliputra*)的名字中, *Patali*原是一种会开放淡粉红色花朵的树, 而*Putra*则为“子”的意思, 因此中文译为“华子城”或“华氏城”。会有这样浪漫的名字, 自然是因为它的起源来自于一段浪漫的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青年学子远离家乡, 来此跟着一位婆罗门修学, 因为学业无法突破而心生郁闷, 为了消解愁闷, 一群同学来到附近的波吒厘林中游玩, 他们学着当时的礼俗玩起了婚礼的家家酒, 并开玩笑地摘



©阿育王朝拜菩提树!《桑奇大塔 东门公元一世纪》



下一枝波吒厘花枝给这位青年当“新娘”。

游戏玩到日薄西山，同学们一一回家，只有这位太入戏的青年仍坐在树下回味。没想到就在这这时，林中突然大放光明，一位年老的树精牵着曼妙美丽的花精少女出现，为他俩举行了一场真正的婚礼，并希望他就此定居在这林中。

青年又惊又疑，却也没有拒绝，一段时日之后，忽见人役来往，大兴土木，没几天时间，就完成了房舍栉比林立的市镇，后来又加筑了护卫城墙，于是一座新的城镇就这样建立了！由于该城的住民都是波吒厘花精的后代，于是人们就把这座新城称为“波吒厘子城”！

真是一段粉红色的浪漫传说，为波吒厘子城的天空洒下了奇幻的云彩，不过，现实的人间可就没有那么美丽了！

要谈波吒厘子城的发迹，就不能不从摩揭陀国开始说起：古印度的摩揭陀国在佛陀时代，掌握有从迦耶到巴特那一带的恒河流域领土，它最早的首都，定在由五山围绕、虽有屏障却也封闭的上茅宫城，然而，随着频婆罗王的军事扩张政策，摩揭陀国的国土日益向外推展。

首先，是向东征服了控制着恒河三角洲、拥有许多河港的鸯迦国(Anga)，这些港口正是印度东岸及缅甸海港之间重要的贸易孔道，得到了这些港口的控制权，使得摩揭陀国开始有了快速的发展。此时，以攻防为主要考量而设的首都上茅宫城，已无法灵活因应新的局



势，于是摩揭陀国便将首都迁移到地势较为开放的王舍城。

阿闍世王继位后，则更积极地实行其父的扩张政策，只是，他在军事行动之外，意识到了恒河与贸易经济的重要性——在交通不便的上古时代，河道航运与港口有如国家的命脉，若控制了恒河，就等于控制了整个恒河平原，这点，对于军事战略与经济发展均相当重要！于是，阿闍世王开始将眼光转向北方和西方，并在同时开始考虑将首都迁离依山而建的王舍城。

几经选择，他先在恒河的五河口附近建立了一座小要塞——波吒厘村(*Pataligrama*)，后来，他的儿子(一说为孙子)优陀延(*Udayin*)继位，开始在这里大力建设，并将首都搬迁至此，政治地位的提升加上地理交通的优势，种种条件使得这个小村庄快速地成长，最后终于超越了昔时的都城，成为后来著名的孔雀王朝首都——华氏城！

统一了全印的孔雀王朝，领土广大，国力富强，声势如日中天。借由贸易的往来，孔雀王朝和西方世界有了频繁的联系，许多西方国家均派有使节在此任职，例如当时的叙利亚地区，即曾派遣美加苏得尼斯(*Megasthenes*)来到华氏城担任大使，他把在华氏城的见闻民情做了详细的记录，为当时的华氏城社会状况留下了珍贵的史料。据说当时有六十四座城门、五百七十座箭楼，其中光是四个主要城门，每天

◎孔雀王朝无疑是伟大的，而阿育王则是缔造这伟大帝业的人，他的功绩不只是在势力版图的扩张，同时也在于文化的深度开发与历史显像。

由于阿育王的提倡，佛法得以快速地扩展于全世界，因着他颁布法敕刻文，印度的历史得以清晰而具体，不再模糊迷蒙。





◎巴特那是比哈省的省府所在，但由于比哈省是印度最穷的一省，所以繁荣、富裕似乎仍活在逝去的华氏城年代，至今未曾醒来！

的税收就有四十万枚钱币。

此外，中国的朝圣者法显亦曾在公元五世纪时，见识到尚未被毁损殆尽的“华氏古城”壮丽堂皇的屋宇楼阁与依稀尚存的繁荣物质生活：

“城中王宫殿，皆使鬼神作，累石起墙
阙，雕文刻镂，非世所造。”
“凡诸中国，惟此国城邑为大，民人富盛，
竞行仁义。”

—法显 佛国记—

阿育王是将孔雀王朝与华氏城搬上历史舞台的重要人物！他不但虔诚地皈依佛教，大力护持法脉的传承，并且将佛法所宣说的和平、非暴力、平等、慈悲等思想，运用于治理国家人民。

他派遣僧侣使节将这样的讯息广布于印度乃至世界各个角落，使佛教在横向的空间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然后以西方风格的石柱与石刻敕文，在纵向的时序中，为当时的佛教发展留下了历史的见证，其影响可说深达现世每一位佛弟子的身上，实可谓无远弗届！

阿育王的广护佛法，衍生出一件对佛教意义深远的重大事迹，那就是在华氏城举行的“第三次佛法结集”。

在阿育王称霸印度时，佛陀已入灭三百多年了。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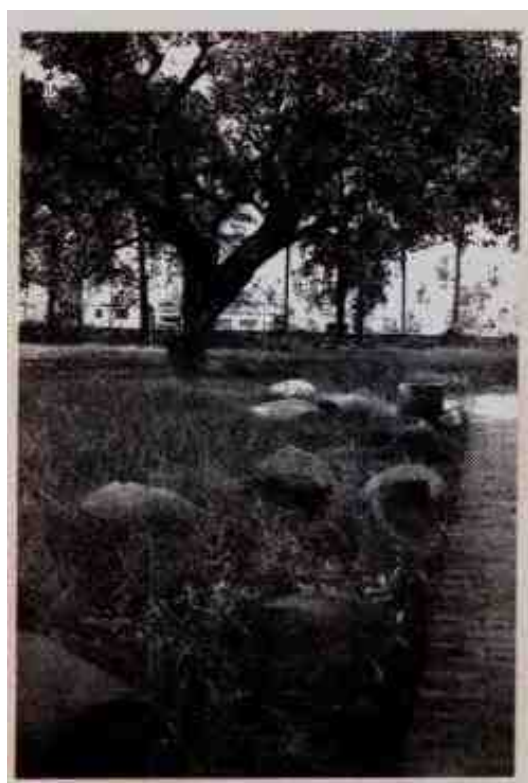
这三百年间，佛教僧团的发展和佛陀在世时已大大不同，不但在戒律持守上因为各地习俗不一而有不同的认定标准，在法义知见上也已出现很大的分歧，僧团因此分裂成好几个部派。

在阿育王初登基时分裂还算单纯，仅分为大众系、上座系以及属于上座系统的分别说部，然而阿育王秉着一片诚心派遣僧侣四出传法后，情形却反而日益恶化。为了打进当地社会，佛教渐渐融入各地风俗民情，导致每个地区都有一套不同的法与律，而从原来的三个部系分裂出许许多多的派别。

在一片混乱中，原本满腔诚挚全力护持推广佛教的阿育王护佛政策，不但未能使情况好转，反而雪上加霜！因为对非佛教的外道修行人而言，愈来愈不易得到崇敬与供养，为了生存，许多外道假扮为僧侣混在僧团中，这些人被称为“贼住比丘”。因为他们只是求取利养，并无学法之心，甚至将许多民间信仰的传说与外道思想渗入佛教教义中，导致僧团中的见解混杂、良莠难分而无法和合共住。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阿育王所启建且护持最力的阿输迦园(Asokarama；意为无忧园)，由于供养十分丰厚，以致贼住特多，于是见解分歧、戒律松散，导致七年无法举行如法的“布萨”(每月定期集会，讨论戒法与忏悔生活中的是非)。阿育王看这样不是办法，便派遣使节到阿输迦园为比丘们做调处。





©阿育王石柱与古
王宫城的残基破片，
散落在肯拉哈尔公
园内，乏人照料。

谁知不论这位使者怎么劝说，僧众们仍是各持己见，不愿和解，使者一怒之下，拔刀斩杀了一名僧侣。阿育王知道以后又惊又惧，亲自到阿输迦园中悔过请罪，并请教僧众：“我的使者一时糊涂，竟杀害僧众，请问应如何定罪？”没想到僧众们议论纷纷，七嘴八舌：“既然杀人的使者是王所派遣，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王负责，因此应该判国王您的罪。”

“不对！王只是派使者来调解，又没叫他杀人，一切罪名应由使者自行承担才是。”

“不对！不对！使者代表国王竟做出这种事，可见国王平日的训诫太差，所以动手杀人的使者和疏于教诫的国王都有罪！”

众僧各执己见，莫衷一是，让阿育王大起疑惑，不禁叹道：“难道没有人能告诉我真正的佛法，解开我的疑惑？”这回大家倒是异口同声地推举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老——目犍连子帝须(Moggaliputta-Tissa)，他是优波离尊者的第四代弟子，是当时上座系分别说部的大长老。

于是阿育王从阿呼恒迦山(Ahoganga)请出目犍连子帝须长老，由长老召集约一千位的长老大德僧，在华氏城聚集会议，重新整理佛陀的教法和律制，做成《论事》(Katha-Vatthu)一书，并趁机将“贼住外道”摒出正



统僧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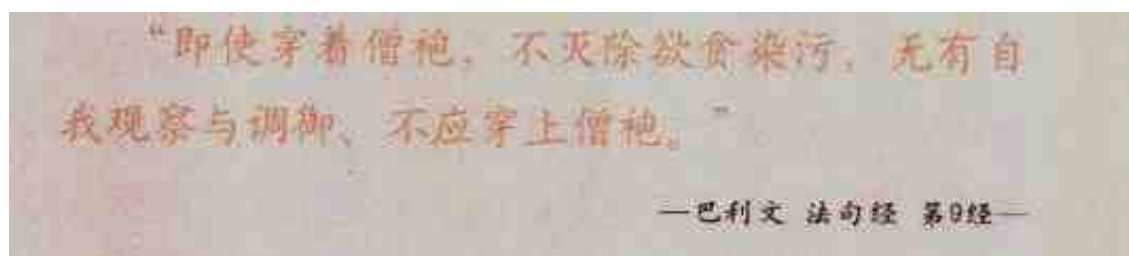
据说当时用的方法简单利落，由长老们组成口试团，所有僧众一个一个进入试场，阐述自己对佛法的理解，凡见解有偏失者，一律视为贼住，迫其还俗撵出僧团。这一次规模



庞大的僧团自清行动与经律整理工作就是佛教史上的第三次结集！而集结的所在地——华氏城，也就因此增添了无可抹灭的历史重量。从桑奇、鹿野苑、忉赏弥等地的阿育王石柱法敕“教戒僧团须和合无诤、不可制造分裂，否则将被撵出教团”的刻文内容来看，此记载相当可信！

◎阿育王石柱上的铭文，记载着阿育王曾经三次以难以计量的财富布施三宝，这种气魄只存留在世人对阿育王的记忆中。

据说阿育王的晚年由于大权旁落，最后在落落寡欢中结束了他伟大的一生。



继孔雀王朝之后的笈多王朝，是另一个在文化、艺术、经济等各方面均繁荣鼎盛的统一王朝，此时的华氏城仍是笈多王朝的首要都市。直到公元六世纪末，一场巨大汹涌的洪水泛滥吞噬了这座繁华都城，华氏城就此一蹶不振。公元七世纪玄奘来此参访时，它已是一座荒烟漫草、残迹颓圮而充满神话的“故城”了。



“绕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余里，荒芜虽久，基址尚在。”

—玄奘 大唐西域记—

公元十二、十三世纪时，回教徒的入侵再度摧毁了这个城市刚萌芽的一丝生机，直到十六世纪，才稍稍重振一些往日的辉煌。然而十九世纪时，英国势力入侵，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政权下，这座小城被塑造成为典型的殖民城市，并被更名为巴特那。

现代的华氏城是一座令人傻眼的混乱小城，英印风格混合的建筑与街道爬满了市区，马路上拥挤着各种车辆：脚踏车、三轮车、牛车、马车、嘟嘟车、巴士、卡车、摩托车和小汽车，在这些车的缝隙间还漫步着悠哉游哉的牛、马、羊、猪、狗和人；路上没有分向线，没有红绿灯，南来北往的人、车和动物们如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引擎声、喇叭声、脚踏车铃声和人们的呼喝声，充斥于耳膜间，啊！真是怎一个“乱”字了得！

过去闪耀繁华的国都华氏城终究已逝去，再也寻不回了！

“觉观万法如泡沫，觉观万法如梦幻，
这样观察世间者，死魔无法见到他。”

—巴利文 法句经 第170经—



史迹
巡礼
Palma



古名波吒厘子城的巴特那，现在是比哈省(Bihar)的省府所在。比哈Bihar之名是由“Vihara”——“佛教僧院”而来，由此可知比哈省佛教寺院众多。由于比哈省是目前印度最穷、最落后的省份，因此脏乱、吵杂和污染在这里是家常便饭。

历史上的纷纷扰扰，使得这里几乎没能留下什么过往名震国际的帝国痕迹。值得一游的，除了著名的巴特那博物馆之外，就是位于市郊、保存了所有重要史迹的肯拉哈尔公园了。

● 肯拉哈尔公园(Kumrahar)

距离甘地广场(Gandhi Maidan)约六公里的肯拉哈尔公园，是目前惟一可以追想华氏城风采的遗迹公园。这个历经古代摩揭陀国阿阇世王(公元前四百九十一年至前四百五十九年)、孔雀王朝阿育王(公元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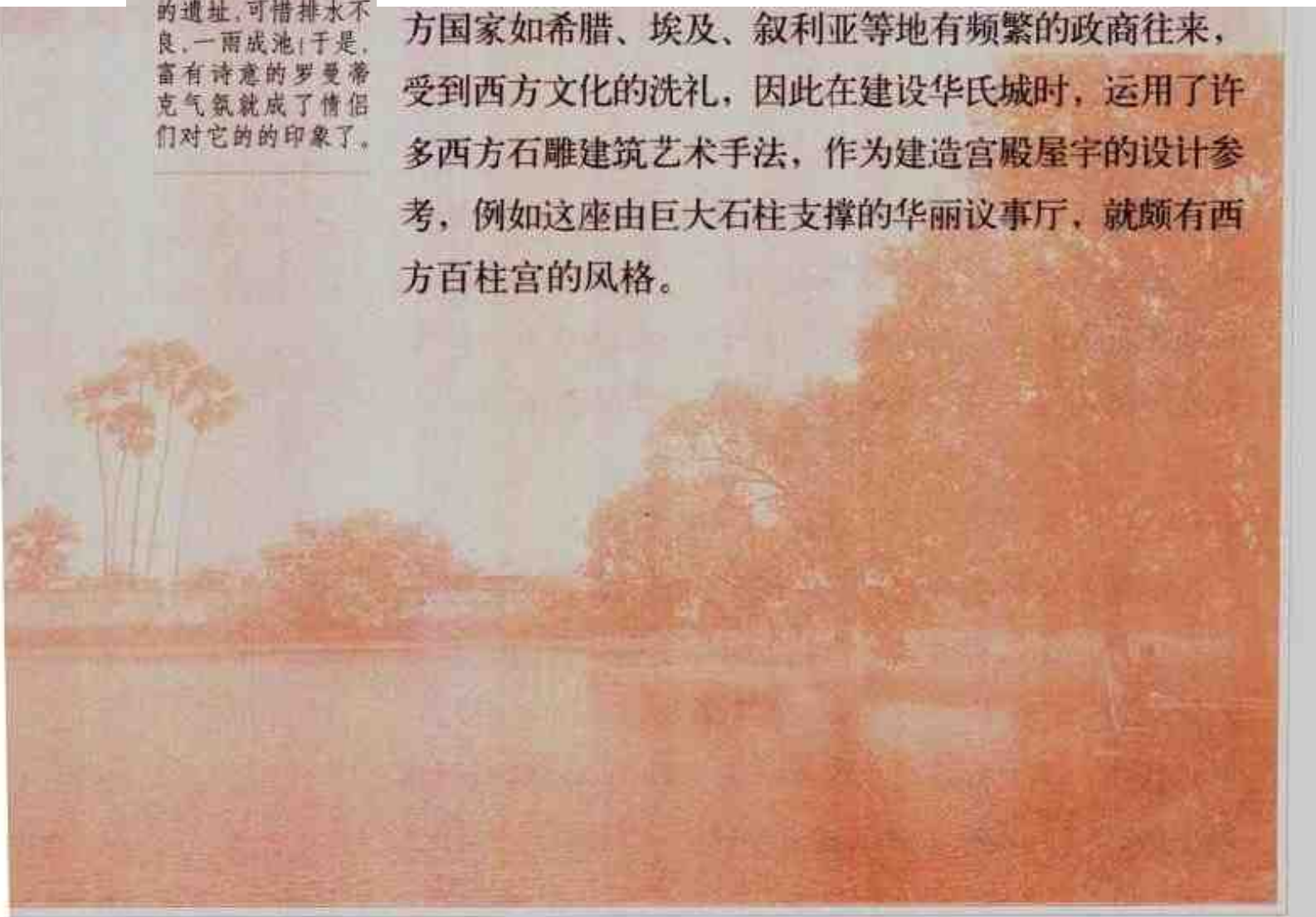
二百七十四至前二百三十七年)与继起之笈多王朝等数代国王大力建设,以致繁华强盛了近千年时光的国际大城市,如今只余下一方园林供人凭吊。

● 议会厅

公元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间,印度考古研究所在这片遗址上,挖掘出一座占地广阔、呈长方形的集会厅残存遗迹,从遗迹上可以看出这里曾竖立有八十根高大的圆形石柱,但是只有一根石柱被较完整的保存下来。

据考证这应是阿育王所建的宫殿,由于阿育王和西方国家如希腊、埃及、叙利亚等地有频繁的政商往来,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因此在建设华氏城时,运用了许多西方石雕建筑艺术手法,作为建造宫殿屋宇的设计参考,例如这座由巨大石柱支撑的华丽议事厅,就颇有西方百柱宫的风格。

◎波光荡漾的水面下,就是华丽议事厅的遗址,可惜排水不良,一雨成池,于是,富有诗意的罗曼蒂克气氛就成了情侣们对它的的印象了。





一般认为法显来朝圣时，曾亲见这座大厅的雄伟壮丽，而留下了“城中王宫殿，皆使鬼神作，累石起墙阙，雕文刻镂，非世所造”的记载，不过由于这座遗址的地基深陷地下，遇到雨季大雨时常会积水成池，将所有遗迹都淹没水中，因此最好是在下季间前来。

◎这片沼泽传说就是阿育王献亲的池塘，除了空中凝结的“猜测”外，“真相”永远在人的心中飘荡着。

●阿育王石柱(Ashoka Pillar)

根据玄奘和法显的记载，阿育王曾在此地竖立了一根石柱，并铭刻有碑文，公元七世纪玄奘来访时，看到的景况是：“佛迹精舍侧不远有大石柱，高三十余尺。书记残缺，其大略曰：无忧王信根贞固，三以瞻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诸珍宝重自酬赎。”石柱在一九〇三



◎阿育王的子民 挺立在石柱的栅栏外 生活的困顿似乎关不住他们与生俱有的自信与开朗。



年的考古工作中被重新挖掘出来，但已断裂且铭文已被磨灭。

现在在园区中只能看到一支折断的石柱残基，被保护在一座铁栏杆围着的凉亭

中，一旁的草地上也不时可见碎裂的石柱破片，据推测其中有部分即是这支石柱的残片。从这些破片可以看出石柱原本都被精心磨制得光可鉴人，阳光洒下来，反射出金黄色的光芒，若是完好竖立，必定十分慑人，可惜如今只能随人想像了！

● 僧院遗迹

公园里还有一座砖造的僧院遗迹，据说是所谓的阿难僧院，一起出土的尚有一些灰泥塑像及木雕门楣、横梁等，被简陋地放置在园中的小贮藏室里，看管的人会热心地招手邀你入内参观，等你失望地走出来时，他们就会向你要小费。里面的收藏很贫乏，如果不想花多余的钱，可直接拒绝入内。

此外，园中有一片大池塘，据说是阿育王当初为夺王位，残忍弑兄后的弃尸水塘。不过这只是后人的猜测，并没有实证，因此只能做参考，不足为信。

进入肯拉哈尔公园仿佛走入另一个时空，所有的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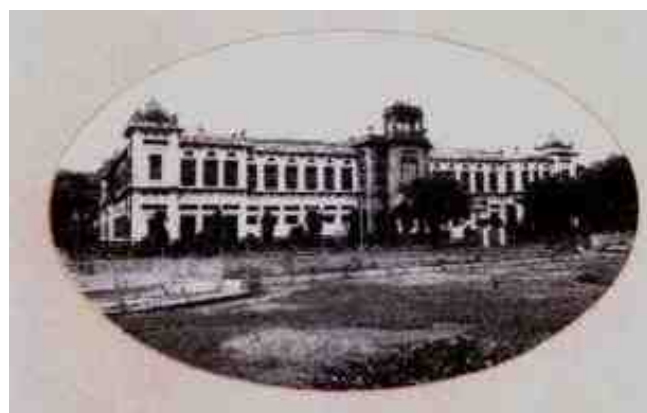
◎药叉是古代民间自然崇拜中的神祇，专司财富的保护，在一般石雕中很常见。此著名的女药叉石雕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作品，其身上的服装与项链等配饰，是古时贵族的打扮。

扰杂乱在踏入公园的那一刻，就完全被隔绝在外，剩下的只有茂密的林木间，偶然响起一阵啁啾鸟鸣，阳光透过树叶温柔地洒在小径上，好一片宁静安详。由于只有对佛教和考古历史有极大兴趣的人才会来此参访，因此园中人迹稀少，偶尔几对浓情蜜意的青年男女坐在池边树下互述衷曲，为这个有着花精传说的古城遗迹增添了些许浪漫。



●巴特那博物馆(Patna Museum)

巴特那博物馆是在一九一七年时由英国建造，收藏了超过五万件的珍贵古玩和艺术品，包括许多从巴特那、那烂陀和佛陀加雅等重要佛教遗址出土的文物及雕像，是印度三大著名博物馆之一。



©巴特那博物馆。

其中最有价值的收藏品，是一只从吠舍离挖掘出土的舍利罐，里面保存了佛陀神圣的舍利遗骨。此外，一楼大厅中丰富的石雕收藏亦

值得细细品味，许多佛陀像、菩萨像以及以青岩雕刻、犍陀罗风格(*Gandhara*)的故事性石板都相当有趣，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一座集希腊、印度混合风格于一身的药叉女像(*Didarganji Yakshi*)和黑色玄武岩雕刻的、全身缀满饰品的多罗菩萨像(*Tara*)。

其他尚有许多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时期的铜雕、石雕和红土雕像等，均是极具历史意义的古物，来到巴特那不要错过了！



Vaishali

在佛陀时代十六大国中的跋耆(Vajji, 又译为“弗栗特”)联邦,是由离车、毗提诃、跋耆等八个部族共同组成,他们没有位高权重的国王,而是各个部族推派民意代表,组成议会一起商议政策治理国家,因此跋耆联邦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的国都,就是历史名城——吠舍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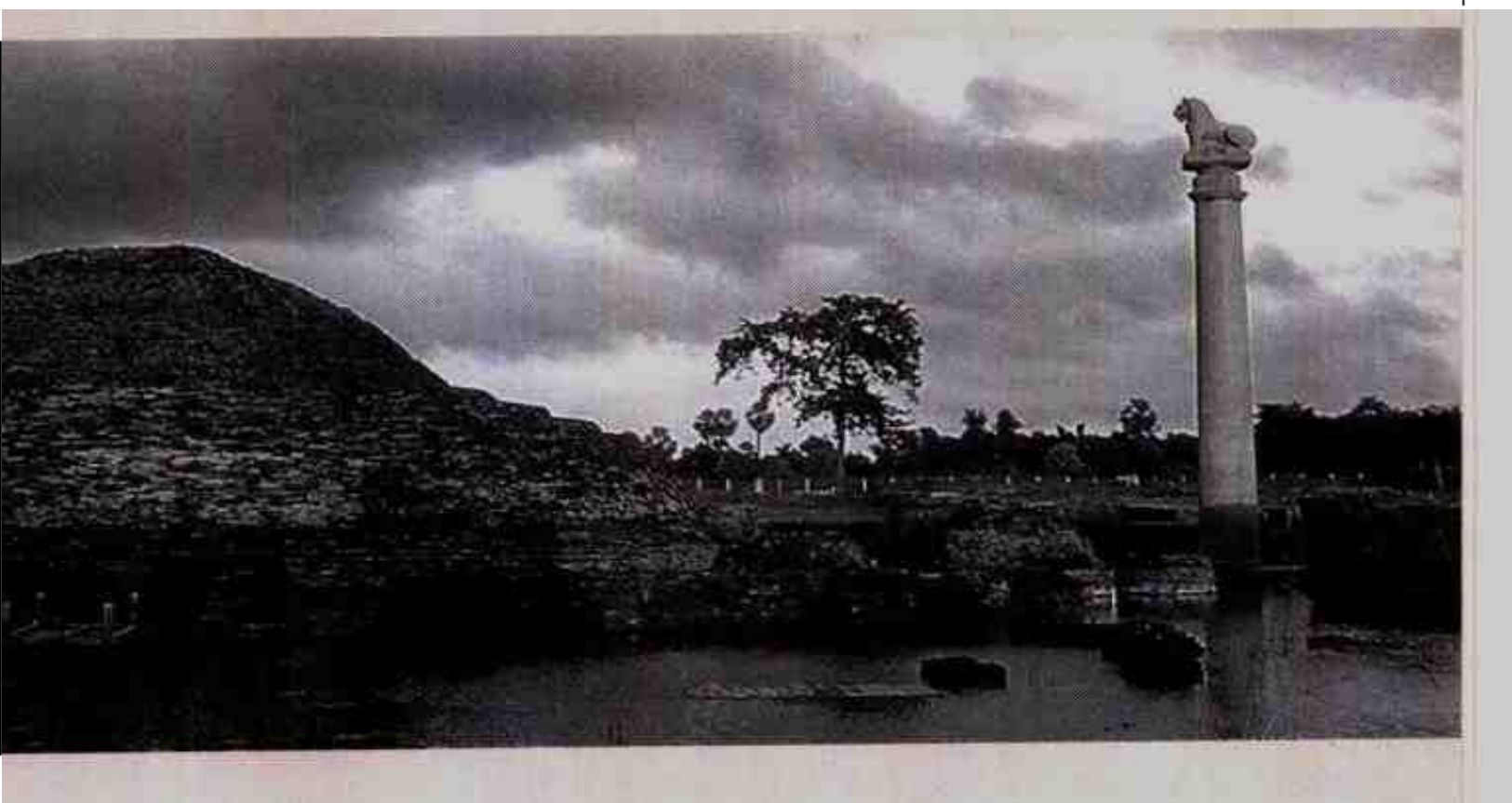
吠舍离(Vaishali)是跋耆联邦中离车族(Licchavi)的首府,佛陀在三十九岁左右初次来到吠舍离,日后亦经常在此游化讲学,在这座王城近郊,世尊首次接受了女众出家成为僧伽,是当时平静小村中一件不平凡的大事,也是佛教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世尊过世前几个月,从王舍城展开了最后的行脚,他渡过恒河来到吠舍离,并在这里净住了许多天,留下很多珍贵的谆谆善教与殷殷告诫,这里是佛陀最后一次正式集合僧众们公开演说教法的地方,之后,佛陀高龄的步履依旧坚毅地向前方迈进,只是,随顺着世间万法的必然,他的脚步已渐渐失去昔日的活力了。

晚光荏苒,正法不移!千年后的宁静小村吠舍离中,依旧深深拓印着佛陀最后离去时,遗留在荒野草丛间、树林古道旁的“智慧足迹”。

圣地之九 吠舍离

尔时，世尊见人寻船、寻筏、或结桴，欲用渡河，遂说偈曰：“当于世人结筏时，有人舍船筏而造桥，依此得渡河与海，如是彼为觉明者。”

—巴利文长部 大般涅槃经 佛渡恒河前往吠舍离时所说之偈—



生命之旅

在印度古老的叙事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中，位在恒河北岸的离车族之城——吠舍离，是强壮善良的国王吠舍罗(*Vishala*，意为“广大”)的领土，有许多精彩的古老神话在这块土地上热烈地展开，而吠舍离之名也正是得自于这位神话中的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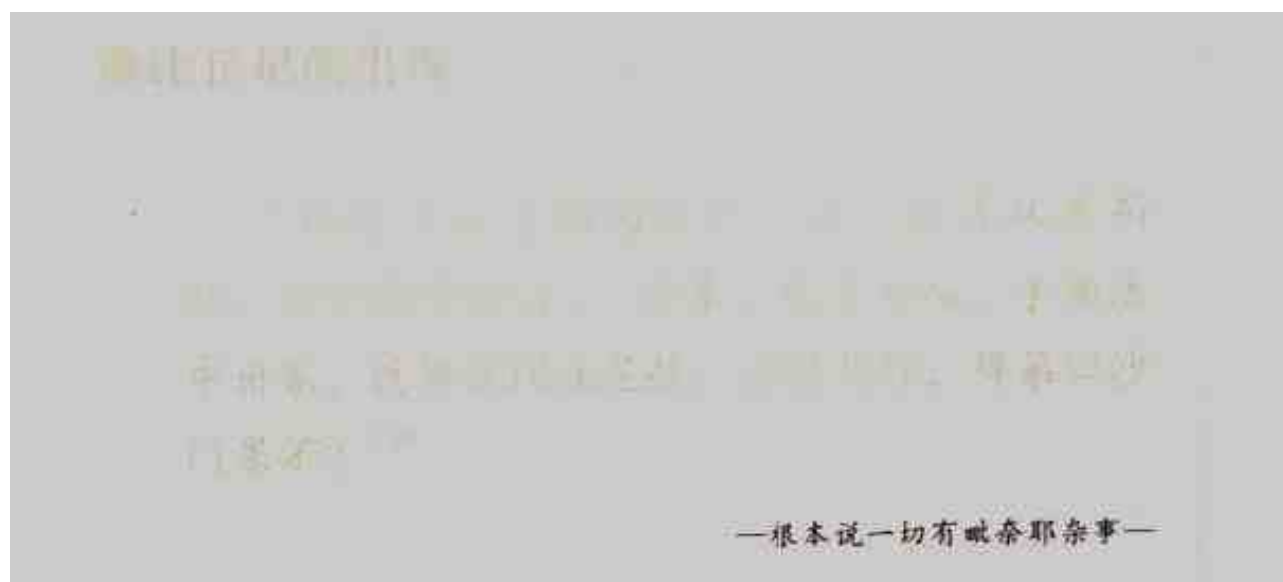
起源于神话的吠舍离，长久以来就是外道活跃之地。对耆那教徒而言，这里是必须礼拜敬重的圣地，因为他们第二十四位圣者祖师“尼干陀·若提子”(*Nigantha Nataputta*)就是在附近的小村落中出生，并在此度过他的青春岁月。

而在世人的心中，这里不仅是佛陀最后开示法义、并告知弟子们自己即将入灭之地，还有许多佛教史上的





重大事件亦在此发生，不论是佛陀住世时或入灭后，这儿有太多丰富的人、事、物值得纪念与回忆。



就在吠舍离，佛陀做了一个足以在僧团和当代社会激起惊涛骇浪的重大决定！那就是女众终于得以受戒进入僧团学法修行了！

第一位提请出家要求的女性，是有如母亲般温婉、慈爱地扶养世尊成长的姨母——摩诃波闍波提夫人（*Mahaprajapati*，意译为“大爱道”）。她那出家向法的念头，从佛陀正觉后回迦毗罗卫说法示教时，就已开始萌芽，但是直到净饭王过世以后，她才真正下定了决心。

趁着一次佛陀回乡说法的机会，大爱道召集了宫中所有的妇女，表达了自己想要出家的心意，没想到宫中竟有许多妇女也有相同的想法；结果，和大爱道相约一起出家的释迦族妇女，包括佛陀俗家的妻子耶轮陀罗在内，共有数百人之多。



于是一群女众浩浩荡荡地来到佛陀净住的尼拘律园中，请求佛陀接受她们进入僧团出家修行，然而世尊的回答却是：

“女应在家着白衣服，修持梵行，纯一无漏，清净无碍，此能获得长夜安稳利益快乐。”

意思就是“请她们在家清静修行即可，不必出家为僧伽”！但是大爱道并不死心，连续又问了三次，世尊仍旧没有答应，于是大家只得失望地顶礼告辞。

回到王宫后，大爱道告诉同行的妇女们：“多说无用，我们应展现坚定的决心让世尊知道。”于是数百位妇女便自己剃除了头发，换上修行的袈裟，第三天再度去见佛陀。但是当他们到达尼拘律园时，却发现世尊已在前一天带着弟子们离开，前往贩苇部落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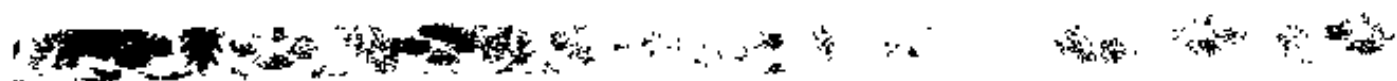
大爱道完全没有因此而放弃，反而更坚定地带领着一群女众，风尘仆仆地上路追赶世尊。然而，女子的脚力与男众们毕竟不同，不论她们如何日夜赶路，总是与世尊相距一日的路程。

终于，到了吠舍离，世尊一行人在一个叫作相思林的地方停下来休息，她们才总算赶上了。

可怜一群娇生惯养的王族妇女，何曾吃过这样的苦？大伙站在大厅门口，“双脚肿胀，盖满

◎被认为“娇弱”的女众，毅然走出安逸舒适的王宫，迈向出家之路！此举感动了阿难尊者并代为向世尊求情，从此以后世间终于有了比丘尼众。《桑奇二塔 公元前二世纪》





尘土，满面愁容”，每个人都疲惫不堪。但是她们却没有休息，立刻就礼敬拜见世尊，待世尊为其开示说法以后，大爱道再度提出出家的请求，然而，世尊仍再度告诉她们：“你们可以剃除头发，披着无条缝的袈裟，在家清修，一样能得到清净安稳的身心。”大爱道再三恳求，世尊依旧不允。

身心都疲惫至极的大爱道终于忍不住了，她走出大厅后，靠在门边，就伤心地哭了出来。这时世尊的侍者阿难走了过来，阿难尊者原是佛陀的堂弟(大爱道算是他的伯母)，他在得知原委后，十分同情这些女众同胞，于是便前往向佛陀请求答允女众出家。

阿难的说情一开始也被打了回票，世尊向他解释了许多无法答允女人出家的理由，但是阿难一再恳求，请世尊看在大爱道的抚育之恩上，能开女众出家的先例。

终于，世尊叹了一口气，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允许这数百释迦王族妇女们受戒出家。从此以后，在依循“八敬法”的先决条件下，女子终于也能够出家修学，趣向正道。而“佛门四众”——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也就在吠舍离具足了！

“无上佛世界，理当受崇敬，将我与众生，
引导出苦海，苦谛已觉知，贪欲已止息，如实知
灭谛，住于八正道。”

—大爱道长老尼偈—



其实佛陀很清楚，在当时的条件状况下，“女性出家”的环境并未成熟，因为，妇女在当时的社会角色，是这样的：

“女性应该日夜被其监护人置于从属地位。虽生性非常喜爱欢乐，但也应当服从其所从属者的权力。”

—摩奴法典 卷九 第二条—



◎女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尤其是印度的女性更是维持复杂种姓能和平共处的安定力量。她们不论身处何处，总能席地而坐，随遇而安。

“女性幼时处在父亲监督下，青春期处在丈夫监督下，老年时处在儿子保护下，女性绝不可任意行动。”

—摩奴法典 卷九 第三条—

当时的印度，是正统的婆罗门社会，不但实行严密的四姓制度，且刻意贬低女性的权利地位，女性基本上



就是男人的附属品与所有物！

对佛陀而言，当初不顾社会的哗然指责，以平等法施的态度接受首陀罗身分的优波离进入僧团，已引起舆论的压力，可以想见若是贸然接引女性成为史无前例的修行僧众，势必再度掀起轩然大波。对于刚成型的佛教僧团而言，是否能够承受得了这样剧烈的冲击呢？

再说那时僧团的组织尚未健全，以寺院或精舍为民众的修行方式亦尚未成熟，所有离家修行的沙门比丘仍然是过着四处游化、独一静思、与外道婆罗门杂处并露宿林野冢间的简单生活，这样的方式是绝对不适宜女性的，单是安全考量与生理的不便就是一大问题。

因此佛陀再三拒绝女众出家的要求，绝非认为女众的智力无法确知法义，证得圣道，而是在当时的印度社会中，确有实际修行上的困难，虽说佛法的修证毕竟是个人身心的事，但是牵涉到僧伽团体的组成，身为师长的佛陀就背负有重大的社会责任了。

在百转千回地细细思维与诸般复杂因素的考量下，世尊终究还是毅然决定承担所有责任，准许女性出家成为沙门。当时，世尊的心情必定是十分为难吧！想到日后女众在修行道路上可能必须面对的种种困境，以及僧团将要面对的社会压力，世尊不知道是以什么样的广大胸怀来承担规划这一切的？思忆至此，他那慈悲的心量与伟大的担当，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依然令人同声赞叹！



“我心勤守持，智循解脱道；正法亲身体悟，
女性亦无妨；远离诸贪欲，斩断瞋痴愚；摩罗当
知晓，汝已被灭尽。”

—索玛长老尼偈—

注：摩罗为烦恼之意

●度化庵没罗女

自女众正式加入僧团以后，历史上陆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比丘尼众，在吠舍离，也有一位传奇女子，为佛教史留下一段佳话。

两千五百年前，吠舍离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名为庵没罗波利(*Amrapali*, *Amra*意为“芒果树”，而*pali*则为“女保护者”的意思)。这位庵没罗女天生丽质，姿色艳丽非凡，举凡歌舞器乐，无一不精，是周旋于王宫贵族间的吠舍离名妓。

一天，她听说佛陀已游化至吠舍离，就住在她的芒果林中。当时世尊已高龄八十，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来到吠舍离，因此，对这位慈蔼导师相当崇仰的庵没罗女，就带着侍女仆从驱车来到这块属于她的芒果林间拜谒世尊，而世尊也慈悲地为她开示圣谛，解说法要。庵没罗女听了佛陀的开示后，非常欢喜信受，于是便恭敬地礼请佛陀在第二天中午到她的家中接受供养，而佛陀也默然地答允了。

然而这个消息却间接地传到了吠舍离的离车王族耳





◎身材曼妙的女性，
永远是艺术中不可
缺少的主题。
《抓住树藤的女药叉
桑奇》

中，令他们大为震惊：佛陀是多么尊贵崇高的圣者，怎么能到卑贱不洁的女妓家中接受供养呢？婆罗门会如何攻击？人民又会做何感想呢？于是离车族的王侯们当下决定，绝不能让世尊做出如此有失身分的事！他们找到了庵没罗女，希望以十万金钱换取这次供养的机会，但是庵没罗女坚定地拒绝了。

第二天佛陀依约前来应供，斋后即开演无上清净之法，庵没罗女闻法后，心开意解，生极大欢喜，当下礼敬佛陀说：“我以此园奉献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众。”佛



陀接受了这奉献，从此以后，吠舍离就多了一座供僧团安住的庵没罗女芒果园精舍。

而艳丽无双的庵没罗女在奉献出芒果园后不久，就深自体认到生命无法长久、美貌无法永恒、青春终将逝去的世间真实，于是便剃除青丝，换上袈裟，进入僧团，成为一位精进修行的比丘尼。

八十岁高龄的佛陀，慈悲地接受受人轻视的庵没罗女供养，并让她出家成为僧伽，这段插曲展现了无上导师对一切众生平等无碍、用心教化的崇高胸怀，世尊平凡中见伟大的圣者风范，也从日常生活间，缓缓流泄到人们的心中。

“青春少年时，躯体美如玉；如今已衰老，千瘁满皱纹。佛法为真谛，如实第一义。”

“此身已衰耄，众苦居其中，好似老朽屋，颓败将崩毁。佛语为真谛，如实第一义。”

—庵没罗长老尼偈—

●最后的一堂课

离开了芒果林的世尊继续行脚至吠舍离附近的白鹿瓦村。此时雨季来临，于是世尊便决定在此度过雨季安居。

在安居期间，年事已高、身体渐衰的世尊，突然罹患了严重的痢疾而几乎丧命，在勉强撑过病痛的折磨而痊愈以后，有一天，佛陀与阿难坐在树下休息，阿难对





◎昔日的讲堂已水天一色，往日的楼阁成浮光掠影，幸存法音，依然回荡于天际……

《猕猴池侧 重阁讲堂》

佛陀说出了在导师重病期间自己恐慌无措的心情，并对世尊说道：“世尊生病时，我惟一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世尊绝不会不留下遗言教说就与世长辞的！’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心里好过一些了。”

佛陀听出阿难的话语中，透露出对导师的深深依赖，以及僧团对他仍有所期待的心情。想到自己时日无多，于是佛陀以少有的慎重语气说出了关切慈爱的教说：

“阿难，难道比丘僧众盼望我的遗教？阿难，我所说法或显或隐，绝无分别，如来于法绝无秘密，喜而不传。

阿难，若有人做此想：‘我将引导僧伽’或‘僧伽以我为依’，则此人应对僧伽设主教言，但如来不作此想。



佛陀的故乡

阿难，为何如来应留关于僧伽之遗教？阿难，我已年老力衰，衰甚矣。旅程将尽，寿命将满。我行年八十，如同旧车方勤于理，尚勉强可行。阿难，我想如来之身体亦是如此，应勤于摄养。阿难，当如来停止顾念一切，及任何感觉皆已熄灭而入于无想定时，如来身軀，始为安稳。

因此，阿难，以自己为明灯、为归依，不以他人为归依；以法为明灯、为归依，不以他人为归依。阿难，为何为比丘应以自己为明灯，为归依；勿以他人为归依；以法为明灯、为归依，不以他人为归依？

阿难，比丘当观身，精勤不懈、摄心住念，舍弃世间的贪欲忧悲。其观觉受、观意与观法也是如此。阿难，因此比丘以自己为明灯，为归依，不以他人为归依；以法为明灯，为归依，不以他人为归依。

阿难，无论现在或我去世后，若有人以自己为明灯，为归依，不以他人为归依；以法为明灯，为归依，不以他人为归依。阿难，彼等依此而精勤修行者，在我之比丘中将达解脱圣境。”

—巴利文长部 大般涅槃经—

佛陀知道自己生命将尽，想到与自己最亲近的阿难都如此惶恐，那么其他许多尚在修学阶段的新进比丘，



在佛陀过世后必定更加不知所措吧！一生都在推动法轮运转的世尊，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念兹在兹的仍是弟子的灭苦修学与“法”的传衍。

于是，在不久之后佛陀便找了一个机会，请阿难召集吠舍离附近净住的所有比丘僧众齐聚大林的重阁讲堂，做了最后一次正式公开的法义开示：



◎ 佛陀 犍陀罗雕刻风格 公元二世纪

“于是世尊从座起，走向讲堂，跏趺已，告诸比丘说：‘因此，比丘们，我所知及为你们所宣说之法，当善解、善行、善思、善布，因而清净之法可以长远住世。此是为饶益众生之福，及慈悲此世间，为人天

之饶益、快乐与幸福。

比丘们，什么是我所知及为你们所宣说之法，当善解、善行、善思、善布，因而清净之法可以长远住世。此是为饶益众生之福，及慈悲此世间，为人天之饶益、快乐与幸福？

盖即：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

比丘们，此即是我所知及为你们所宣说之法，当善解、善行、善思、善布，因而清静之法可以长运住世。此是为饶益众生之福，及慈悲此



佛陀的故乡

世间，为人天之饶益，快乐与幸福。”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诸因缘合和法皆有坏时，当精勤取证！如来的圆寂甚近，三月后，如来即将入灭。”

—巴利文 长部 大般涅槃经—

佛陀一生说法四十五年，直到八十高龄仍未曾停止，留下了多少珍贵的清净法音，回荡在吠舍离的天空中，为苦恼轮转不休的懵懂世间，点亮了智慧的明灯。在吠舍离的最后之旅中佛陀预告了不久之后将入灭的消息，而为了抚慰勉励即将失去人间导师的比丘僧众们，佛陀留下了这真诚而殷切的教示与提醒，让后世的人们在没有世尊的引导下，仍旧能依循内觉自省的实践修行而得见法的光明。

时至今日，世尊的殷殷教诫，依然为迷失在法海丛林间的佛弟子们指引出一条澄澈明晰的清净道路，那慈悲的法轮，从来不曾停止！

“我之生命已圆熟，我之寿命将尽，终将离汝等而去，独依靠我自身；诸比丘当善自精勤，当具正念，持守戒行、思维摄意、慎守己心，若能精勤住于正法律，则能超越流转苦，而证得苦灭。”

—巴利文 长部 大般涅槃经—



●佛教的第三次分裂

佛陀辞世之后，他的清净教法在圣弟子们的人间普化下，继续在恒河平原上活跃蔓延。然而，随着时光变迁与地域隔碍，社会环境及观念与佛陀在世时已日益疏离，而后世的弟子们也未必个个均能善解法义、精严持戒，因此，依着不同地区、不同部落、不同的风俗习惯，佛法开始在信解教义上产生了极大的差异，终于，在戒律分歧、各持己见的状况下，僧团中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冲突！

那是佛陀入灭约一百年后的事：当时，一位来自舍卫城西方的佛教中心——秣菟罗(Mathura)的上座长老耶舍尊者(Yasa)游化到吠舍离，依例与当地的僧团共住同修，到第二天清晨，便一起出外托钵。没想到这些吠舍离的跋耆族比丘却在铜钵中盛了水，并告诉城中的信众：“把金钱放在钵内水中，即为‘净施’，能得福利。”耶舍尊者见到比丘们以这种方法向人们乞取金钱，十分不以为然，因为佛陀在世时曾做过明确的教示：比丘不得收受金钱！

“沙门释子自为受畜金银、宝物者，不清净故。若自为己受畜金银、宝物者，非沙门法，非释种子法。”

—大正藏杂阿舍经 第911经—

于是耶舍尊者便向跋耆族比丘提出异议：“各位同修，向在家人收取金钱是违犯戒律的行为，因为比丘并



不需要金钱，比丘是为了离欲清净的生活而出家。”

然而跋耆族比丘并不这么认为：“不然！这位同修，人们将金钱投入钵内水中，是为‘净施’，比丘拿的是净施的钱，因此这是清净的行为，并不违犯戒律。”说完便将钵中乞得的金钱平均分配，并且也分了一份给耶舍尊者。但耶舍尊者不但不接受，还在吠舍离城中向信众们开示说明收取金钱是非法非律的行止。这个行为惹恼了跋耆族的比丘众，于是便将尊者摒斥出僧团，不许他在吠舍离净住。

为了匡护正法正律，正直的耶舍尊者开始四处



奔走，他把跋耆族比丘的非法行为，广为告知西方佛教系诸位德慧兼具、地位尊崇的长老，希望长老们能出面匡正律法、净化僧众，使正法得以久住世间。几番往返劝说，终于请得诸位长老比丘们答应一同前往吠舍离做一个仲裁。但在同时，东方的跋耆族比丘也没有示弱，同样在四方为自己的行为解释，求取认同，于是双方人马在吠舍离聚集开会，重新共诵戒律来论决是非。

这次的集会，是佛陀入天后僧团第二次的结集，共有七百位僧众与会，因此历史上又称为“七百结集”。结集的内容主要是针对跋耆族比丘们的净修行止，经耶舍

◎佛教的结集是佛史上的大事，每一次的召开对佛教都有振衰起蔽的作用，但免不了也有副作用！

《桑奇大塔 北门 公元一世纪》



尊者提出有十件事在律戒上大有争议——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收取金银的行为。因此双方在会议上各推出四位代表委员，依据这十件事逐条审议，在西方上座部长老们的努力与坚持下，讨论结果为“十事争议，均为非法”。

对于这个结果，东方系的跋耆族比丘自然是不服气的，虽然在结集讨论上被说是非法非律，但他们并没有就此回归严谨的律制体系，反而自成一家，形成了东方跋耆族为主的比丘们与西方上座长老僧团们在律法见解上的冲突对抗，佛史上称此一事件为“根本分裂”。

七百结集虽然彻底澄清了混沌的律戒，但却也因为“东西对峙”、“部族相争”的复杂状况，导致原始僧团开始分裂为“西方上座部”与“东方大众部”两大系统，从此以后，合和的僧团正式进入分歧的部派时代，而佛陀以生命体证宣说的觉明之法，也就在这混乱的部派学雾中，渐渐模糊了原始的面貌。

“恶人之罪见，如暗夜无月：众人都远离，
亲友不信从。”

“智者心觉明，如当空皓月：亲友均认同，
人人亦敬重。”

—桑耆陀长老偈—

(参与七百结集、认为十事均为非法时而诵出之偈)



佛学补给站

“根本分裂”的社会背景

其实早在佛陀僧团初组成之时，便明显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修学学风，一是注重精勤实践、修持严谨的苦修行者，如大迦叶、优波离几位尊者；另一则为活泼善导，随机应化的智慧比丘，如舍利弗、目犍连诸位长老，只是，风格虽不同，但对法的体认却是一致无二，因此都能彼此体谅了解、和合共处，不曾因此出现分裂。

然而，不同学风的长老们所教导的弟子，在法的体认上，不一定都能如第一代长老们那么深刻透彻，因此，佛陀入灭后，这样的对比愈来愈鲜明，最后会导致“十事非法”、“七百结集”，其实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根据历史记载，古印度的吠舍离是跋耆联邦的首都，而一般认为他们是属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黄种人，即以印度的土著民族为主，因此与外来的雅利安人——以信奉婆罗门教为主的国家，在宗教与民情风俗上大不相同，甚至彼此相轻、互不干涉。而在古老的婆罗门法典中更记载着：离车人是因不履行婆罗门宗教仪式，而被剥夺刹帝利身分者的后代。



◎朴实一味的教法，随着人心的差异而有不同的解释，于是逐渐形成分裂的部派，虽看似丰富了佛教的外在，实却迷失了佛法的原来面貌。

《阿姜塔 第十九窟》



“再生族男子和同种姓女子所生的儿子，不随即履行宗教义务者，被刹本婆毗陀刹利僧歌所授与的净法，被称为除名者。”

—摩奴法典 卷十 第20条—

“被除名的刹利男子所生之子，叫遮罗、摩罗、离丰、那多、遮罗奈、迦安和陀罗比罗。”

—摩奴法典 卷十 第22条—

这深刻地反映了以吠舍离为首都的跋耆国离车人等，与一般的雅利安社会之间确有宗教冲突及种族对立的问题。

就另一层面而言，这个联邦国家是由跋耆、离车等八个部族所组成，实行着民主的议会政治，也就是各个宗族推派代表，共同讨论国家政策、制定律法并推动实施。这样的共和体制社会和君主政体比起来，自然更能包容反对者的意见与个人独特的想法，而社会中必然也能接受更多元的声音及较特立独行的行事作风。

佛陀入灭后，博学多闻的阿难尊者来到这里广为布教，其重视法义理解甚于律戒持守的自由学风，就在恒河以北蔓延开来，可以想见，在这样部族政治平等、修学学风开放与僧团互不干涉的情况下，跋耆族的比丘们会自行修改较为严谨的律戒是很自然的事，因此，“十事非法”的发生乃是意料中事，并不叫人惊讶。

真正令人遗憾的是，耶舍尊者推动“七百结集”的本意，原是希望在律法的重审共论下，能使佛陀后世的僧伽弟子们从“方便”的戒律中，回归中道正直的法脉，谁知道在结集后，反倒造成“部族对抗”、僧团各自成派、各行其道的分裂局面，这实在是始料未及之事。





从恒河南岸的巴特那前往现代的吠舍离村落，必然要横越滔滔的恒河。而旅人们一定要等到车子奔驰在横跨恒河两岸、总长约六公里的甘地大桥(Mahatma Gandhi)时，才会真正知道恒河究竟有多辽阔浩荡！尤其是雨季时，水量丰沛、汹涌不绝，令人不禁生起一片干云豪气，心胸大开。

在世尊的教说中，经常将身心苦恼息止、解脱无明束缚的境界——涅槃，以渡河、行船、到彼岸等形容词来作比喻，想必是在广袤无垠的平原旷野中，面对着仿佛从天上泄落的大地之母——恒河之水，而心有所感吧！



“比丘们！汲去船中的水，汲去水后，船行迅速。灭除贪欲和瞋恚，将能证得涅槃之境。”

注：“船”为人，“水”为无明

—巴利文 法句经 第369经—

带着惊喜与无限开阔的胸襟行过甘地大桥后，询路前往巴萨罗村(*Basarh*)，那儿就是被亚历山大·康宁汉确认为是古代吠舍离的现代小村。经过了数千年，这里已不再是联邦共和国的首都，而只是一个小得几乎会错过的贫穷村落，连电力都没有，更别说是当地的公共交通工具了！因此，如果事前能租妥车辆，相信在参访时会更轻松愉快。



●吠舍罗城池遗迹(*Raja Vishal Ka Garh Vaishali*: 广博王之堡)

就在村落的主要道路旁，有一片广大的青翠草原，草原中央静静躺着由铁丝围住的古城遗迹，这就是印度古老神话“罗摩衍那”(*Ramayana*)中所提到的

善良国王吠舍罗(*Vishala*)的都城，当地人称之为*Raja Vishal Ka Garh*。

公元一八六一至一九一三年间，著名考古学家康宁汉率领的考古工作队发现了这座古城遗迹，经过挖掘后，发现它曾在巽加王朝、贵霜王朝及早期笈多王朝

◎吠舍离是个令人心情愉快的小农村，在嘈杂拥挤的印度社会，它仿佛是个被人遗忘的村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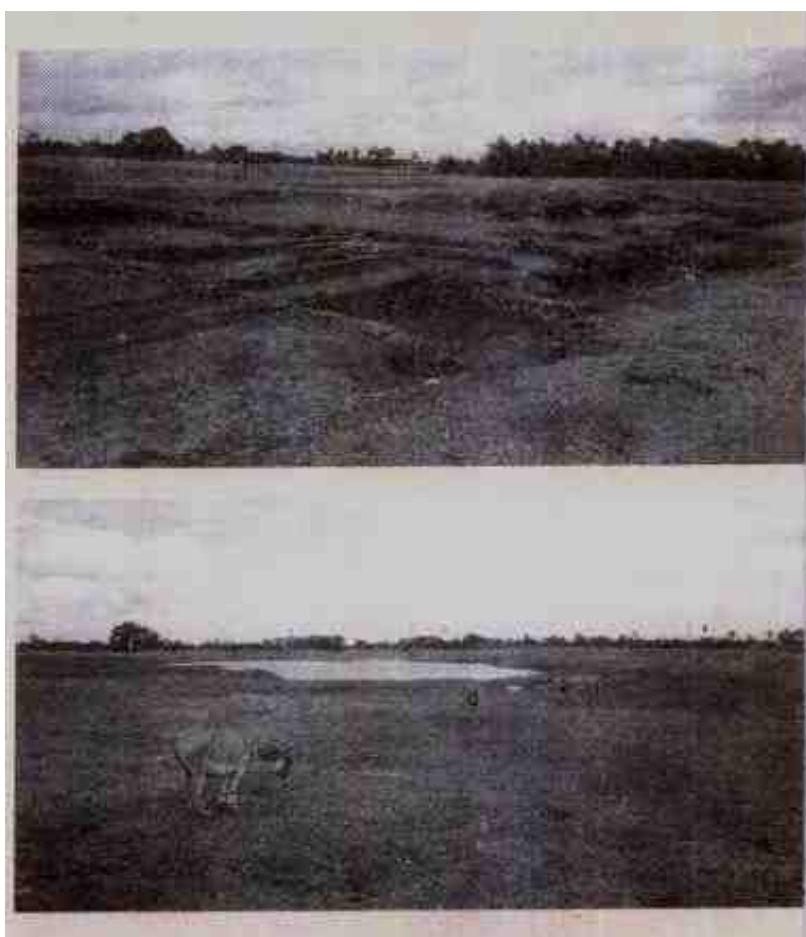
时，分别历经三个阶段的重建整修，而其中的出土物则涵盖了五个时期：最早的是公元前六世纪时的黑陶、灰陶及红土陶器的破片，最晚期的则为公元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时，以帕拉文字雕刻的碑文破片及蒙兀儿王朝时期的彩釉陶器等。

在这遗址的第二层中，曾发现有约七百个封印，其中有些写着“吠舍离某某家主之印”的字样，由此可以想见这里确曾享有很长一段时光的繁荣与兴盛。

吠舍离是古印度恒河平原上的十六大国之一，从遗迹的规模看来，这里似乎曾经聚集了许多建筑，并且应该还有许多仍埋藏在尘土之下。其中的一座残迹被认为是古时的议会厅，但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碑、匾或文字能够证明。另外在遗迹旁有一座水池，应该是当时的城民沐浴生活之用。

放眼一望无际的青绿草原上，除了这座安静的红砖残基，就只有牧人放养着的驴子。它们的四条腿被麻绳绑住，仅能小步小步跳着、彼此挨着身子低头吃草；看似清风蓝天、悠游自在，然而实际上，想在山光水色间大步奔驰也仅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想罢了！

世界上真正自由的人，除了佛陀与诸位圣弟子外，



◎(上)城池遗迹共有三层，历经五个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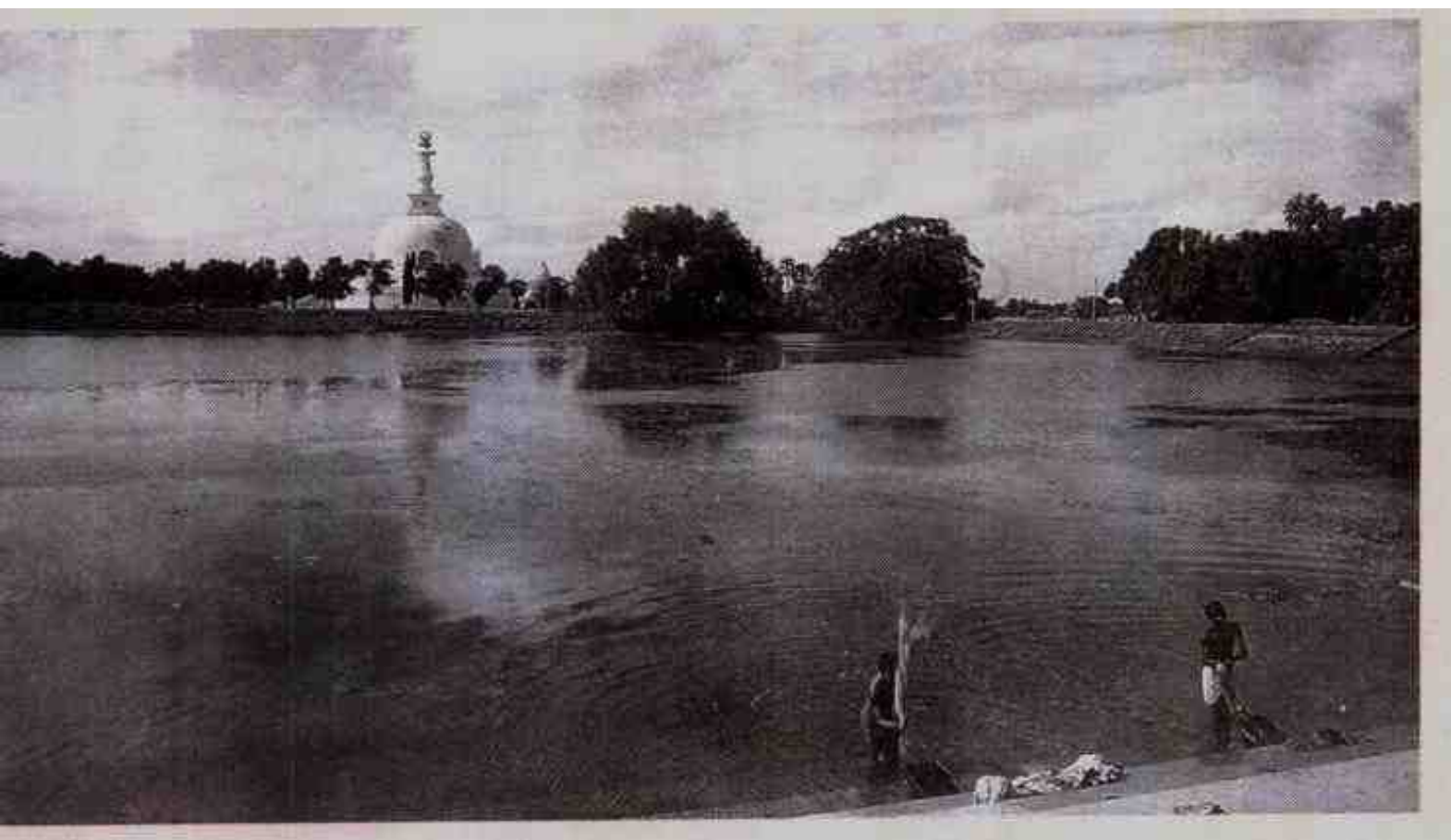
◎(下)吠舍罗城池遗迹旁的出贮水池。



又有几人呢？

●加冕仪式水池(Abhishek Pushkarina)

距离小村主要道路约一公里远处，有一座巨大的长方形水池，据说这是古时的加冕典礼用水池。当时的高



◎昔日的吠舍离离车族王室，即在此沐浴洁身、涂油加冕！

车族会定期选出议会代表的主席，而当选的离车族统治者，便在这座池边举行加冕典礼，首先在池中沐浴净身，然后在池边涂抹香油，并接受加冕。

目前的水池面积广大，池子四周都建了阶梯平台，让当地居民能入池沐浴洗衣。池水平静湛蓝，雪白的云朵浮在水面上，清风吹来，拂起丝丝涟漪，让落在水面



的绿叶也随着白云轻轻兜着圈子，虽然正是艳阳高照时分，这潭池水，却令人感到透心的清凉。

●世界和平塔(Vishwa Shanti Stupa)

沁凉水池旁，有一座由日本妙法寺新建的世界和平塔。巨大而雪白的覆钵佛塔在阳光照射中散放出耀眼光芒，衬着身后的蓝天白云，引人忍不住要多看几眼。在吠舍离所发现的佛陀舍利，有一小部分被供奉在这醒目佛塔中，供人礼敬怀思。

●吠舍离博物馆(Vaishali Museum)

这座在水池边的遗迹博物馆，主要是收藏附近出土的文物，包括有公元三世纪到公元六世纪的古物，其中以陶土烧制、风格迥异特殊的猴头像最为有趣。

◎(左)几乎全毁的底座，原本被掩藏在树林杂草中，直到近年来才被人重视。新建的覆钵式佛塔型屋顶，很贴切地给人可想像的原始面貌。

●佛陀舍利塔(Stupa No.1或Relic Stupa)

同样在水池附近，有一条小径通往一座整理得整齐干净的可爱花园，花园正中央有一座圆形的铁栏杆围

◎(右)经过好几次扩建的痕迹，看得出来吗？



篱，上面盖着半圆形覆钵式屋顶，围篱中保护着的，是一座佛塔遗迹。

佛塔几乎已全毁了，只剩下部分基座，从残存的基座，可以看出这座佛塔原本应是直径7.2公尺的小砖塔，塔上并留存了曾经过四次扩建的痕迹。虽然现在的佛塔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但曾经有一度，它是世尊珍贵遗骨的保护者，象征着法脉的传承，接受无数的虔诚礼敬。

佛陀入灭火化后，恒河平原上的八个大国将佛舍利分为八份，每国各持一份，而离车族也分得了其中一份的舍利，于是便在这个地方建了一座简约的覆钵式佛塔，将舍利安奉其中，虔敬供养，后来随着时代变迁，烽火战乱，这座佛塔就逐渐在荒烟漫草间颓圮毁坏而消失。

直到公元一九五八年，考古学家爱尔提卡(A. S. Altekar)在一片野地间发现了它的残基，才又拨开厚重尘土下埋藏的记忆。经过挖掘发现残塔内部保存有一只滑石制的舍利罐，其中安放有佛陀的舍利。这只舍利罐目前被收藏在巴特那博物馆中，继续它见证历史的工作。

●庵没罗女芒果园(Amravali's Village)

距离现代吠舍离小村约八公里处，有一座庵没罗村(Amvara)，据说这就是当初庵没罗女奉献给佛陀的芒



果园精舍遗址，不过至今仍未发现有任何遗迹或文物在此出土以兹证明。由于那儿只是一个平凡的小村落，又颇有一些距离，因此当地人并不太建议观光客前往。

●阿育王石柱、佛塔及僧院遗迹公园(Ashokan Pillar & Stupa Complex-Kolhu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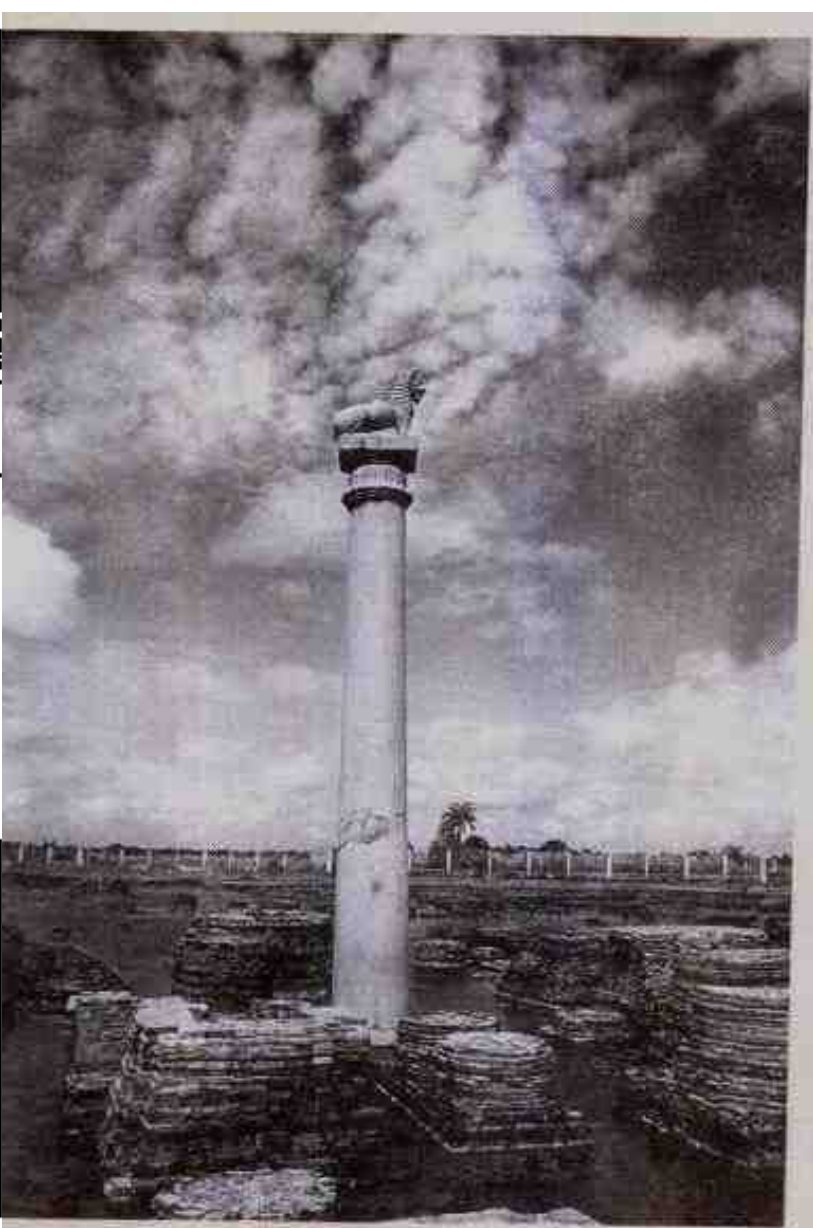
距离村镇中心约三公里路程的阿育王石柱、佛塔及僧院遗迹公园，是吠舍离最著名的观光与朝圣圣地。这是一座占地广阔的遗址，但目前只挖掘出部分的区域，大部分的遗迹都还湮没在青青绿草之下。平常时，附近居民会到公园中割取青草，作为牛的饲料，而幼小的孩子们则成群地在一旁玩耍，身旁的大片遗迹对他们而言，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罢了！

●阿育王石柱(Ashoka Pillar)

车子沿着主要道路飞驰，尚未进入遗迹公园前就看到这座传奇的壮丽石柱，巍然矗立在绿意盎然的田野间，由于石柱位于Bakhra村附近，因此一般地称呼其为*Bakhra pillar*。

这是孔雀王朝阿育王为了标示佛陀最后一次正式开示说法之地而竖立的，浑圆光亮毫无刻文的平滑柱身，耸立有丈余高，顶端倒扣着一朵造型优美的莲花，莲花上坐着一只线条流畅、比例均衡、威风凛凛的石狮子。它雄伟有力地张着大口，面向西北方对着佛陀入灭的拘





尸那罗(Kushinagar)发出正法的吼声。

在印度为数不少的阿育王石柱中，吠舍离的这座狮柱不可思议地逃过了雷击与战火的破坏，在这片宁静的草地上，奇迹似地保存了两千余年，依旧完整无缺。

不论是在初升朝阳的灿烂金光中，还是夕阳余晖的火红深紫下，置身其中欣赏这座瑰丽石柱都是令人感动莫名而难以忘怀的经验。是什么样的高度文明才能塑造出这样杰出的雕刻技巧？一体成型的石柱在没有现代机械辅助下，又是如何被竖立在印度各地？这一切疑问都加深了阿育王石柱的吸引力与传奇性。

◎看着吠舍离的阿育王石柱挺直地站立在眼前，是个令人感动的经验。看着它圆润的柱身与威武的狮面，让人如置身在历史之中，仿佛昔日壮盛的帝国又在你眼前升起，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它又陨落消失了。

虽然有些学者因为不太相信这样的奇迹，而认为这支石柱可能并非阿育王所造之真品，应是后世所仿造，然而从石柱精美细致的雕工与高超绝伦的技术水平看来，不论真伪，其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

●阿难舍利塔(Ananda Stupa或称为“二号佛塔”
Stupa No.2)

紧邻着阿育王石柱，有一座红砖砌造的覆钵式佛



塔，据说这也是阿育王所造，印度考古学家爱尔提卡曾在此发现有阿育王所埋藏的舍利容器。如同石柱一样，这也是为了纪念世尊在此地做最后公众开示而建。它曾受盗墓者破坏，幸好残余的砖垒尚称完整，目前佛塔和石柱相对而立，千百年来共迎日升月落……

二号佛塔之所以又称为“阿难舍利塔”，是因为一则有些凄凉的、神话般的传说。

据说在佛陀过世后，阿难尊者继续大迦叶尊者的脚步，在恒河南北两岸传法布教。一次，尊者在摩揭陀国的林中散步经行，听到一个小沙弥正在背诵经文，但其中章句文辞不通、错误百出，于是阿难尊者好心前来纠正，并用心教导正确的经文，没想到小沙弥不但不领情，反而出言讥讽耻笑：

“尊者，我师父正值壮年，博学强记，声望清高，他教我的经文怎么会有错？倒是尊者您年事已高，恐怕是老眼昏花，头脑不清，记错了吗？”

阿难尊者听了，沉默地离去，心中却不免戚然：“众生太过愚昧，难以教化。昔日的同修旧友一一入灭，留下我一人在世间，既无法教化新进的比丘僧众，又无力维系佛法的纯粹正统，独留又有何用？不如及早入灭吧！”

于是阿难尊者便离开摩揭陀国，想渡过恒河前往佛陀最后开示法要之地——吠舍离自行入灭。没想到此举却引发了两国大队人马在恒河南、北两岸对峙的紧张状





◎由于阿难晚年以恒河以北——吠舍离地区为主要游化之地，因此有许多以“阿难”为名的史迹传说在此流传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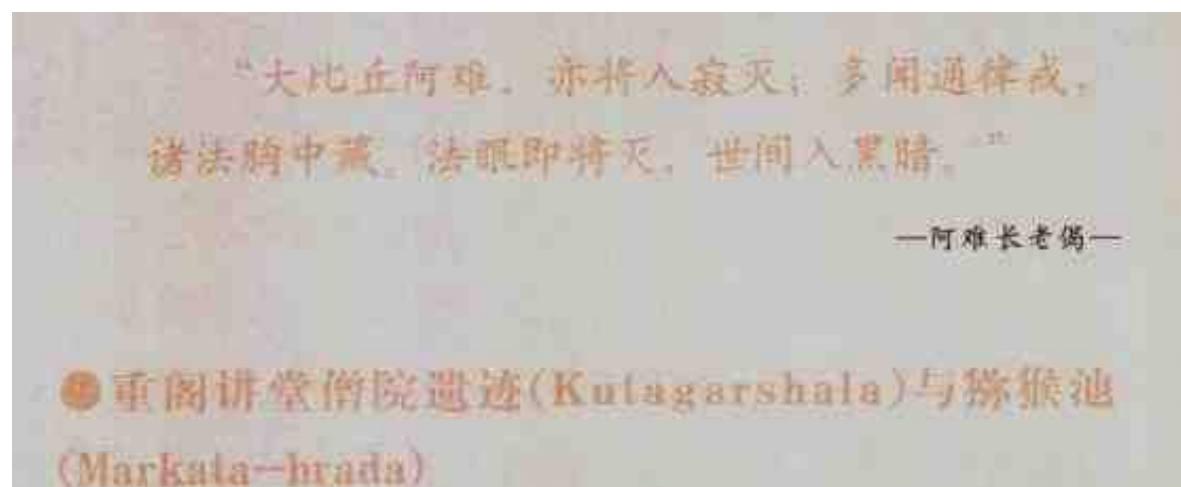
况：对摩揭陀国而言，因为感念阿难尊者长年游化教导的恩德，希望能劝得尊者回头留在摩揭陀国安渡晚年；而吠舍离这方则是听说阿难尊者将渡河而来，特地整军赶来迎接，两军对峙，旌旗蔽日，彼此叫阵，互不退让。

船正行至恒河中央的阿难尊者见到这一触即发的紧张情势，心想：“可不要让两国人民为了我而大动干戈，引发战事。”于是便从船中起身，飞升到恒河上空，以神通力自行火化身躯，并在空中分为两半，一半落在恒河南岸，一半落在恒河北岸，就此入灭。见到这样的状况，两国军队都嚎啕痛哭，各自带着所分得的一半舍利，回国建塔供养。

这就是阿难舍利塔的由来！民间神奇的佛史传说，读起来总是比枯燥无味的残砖考古来的得有趣，但这趣



味却多少掩盖了史实的真相，使人难以窥探历史的原貌。其实，去除掉为了丰富故事而添加的夸张描述，不难看出在佛陀过世后，阿难在人民心中的崇圣地位，而当时僧团素质的良莠不齐、国族之间的对抗冲突等社会情势，也昭然跃于这民间故事中，使后世的人们在礼敬感怀阿难尊者时，也不禁为他晚年独处的心情感到一丝凄然。



在阿育王石柱附近有一座长方形的水池，据推测是为了供僧团饮用、沐浴而挖掘的，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猕猴池”，这是由于在佛陀时代，附近的树林中栖息了为数众多的猴子，由于猕猴们常会群聚在池畔沐浴嬉戏，因此佛经中以此称呼。

但是关于这座池子的起源，另有一则趣味神奇的故事：传说有一次佛陀在这片树林间栖止游化时，住在林中的一群野生猕猴见到世尊的庄严法相与清净神态，十分敬服，于是特地以手爪掘土，就地成池，献给佛陀沐浴饮用，因此这座池子才被称为“猕猴池”。



就在献过水池之后，有一只猕猴取走佛陀的钵，爬到树上采集了蜂蜜献给佛陀，慈悲的世尊接受了猴子真心的供养，使得这只猴子兴奋不已，它快活地在枝叶间荡来荡去，结果一个不小心失手跌下，正好落在一根断裂的尖锐树枝上，就这么丧失了性命。对于这不幸的结局，传说最后说道：由于献蜜的猕猴生前对佛陀所做的虔敬供养，因此身体虽死亡，灵魂却升上天堂得到无上的福德。

这就是佛传故事中相当有名的“猕猴献蜜”的故事。

由于故事描述生动活泼，而且充分表现出连聪明刁钻、为人所驯服的野生猕猴，也会被佛陀崇高的威仪所慑服而挖池献蜜，因此常被用作早期佛教雕刻绘画等艺术的主题。

◎“猕猴献蜜”的民间传说石刻，表现得相当有趣《桑奇大塔北门 公元一世纪》



只是，从故事的内容中已可明显看出：当时的佛教修学思考，已经从世尊在世时所宣说的“知法见法后，就算立刻失去生命也无碍其解脱清凉”的当下体证佛法，不待时节通达涅槃的内涵，慢慢地转变为“尽心供养佛，即使立即逝去，亦能升天得福”的祭祀万能思想。

后来佛教因为与印度教日益相似而被印度教融合，自此消失在印度，或许，这些早期的佛传神话也是使佛



教变质的因素之一呢！

就在石柱附近、水池的南方，有一片广阔的僧院遗迹，据考证是当时的离车王族们特别为佛陀建造的大林重阁讲堂(也称为大林精舍、重阁精舍或高楼台观)。从遗迹的残砖基座看来，这座广大的精舍有着开阔的天井、走廊和一座巨大的水池，但是由于年代实在太过久远，尘土堆积、层层掩埋，目前只挖掘出一小部分。

这个佛经中经常记述的“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是佛陀经常讲学与雨季净住之地，其中包括有去世前最后一次的雨期安居。在这里世尊最后一次诚恳殷切而语重心长地教示僧众们：“……当善解、善行、善思、善布，因而清净之法可以长远住世。……”期许僧众们能为了世间苦恼

◎(上)在这荒烟之地，散布遍满世尊与佛弟子们离去的足迹！

◎(下)“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吠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众生的利益快乐，在佛陀过逝后继续修学传法，带领世人从千古迷惑中走向清明觉醒。

就在这僧院中，即将辞世的人间导师留下了慈悲无私的遗世梵音，有如千古醒钟，任凭时空如何流转，依旧清澈地回荡在佛子们心中。

●耆那教主“大雄”出生地(Mahavira's Birthplace)

距离小村落主要道路约四公里远的孔度浦村(Kundupur)，是耆那教第二十四位祖师圣者“大雄”(Mahavira)的出生地。

沿着曲曲折折的田间小路来到一小块浓荫村野中，就会看到一座简单干净的纪念碑，碑上刻了记述“大雄”生平事迹的铭文，石碑立在一座圆形的基台上，围绕着这台座的是一条环抱石碑的小径，供信众绕行以示礼敬崇拜。

整座纪念碑由一条铁链保护，区隔着内外，造型单纯朴实，配上周围的乡野农村景致：两头咀嚼青草的黄牛，一只艳蓝的美丽鸟儿，摇曳在绿叶间的粉红芬朵，和一曲唧唧不休的蝉鸣，好一片宁静轻松的景致！这儿虽然是印度典型的贫穷农村，但那青翠美丽的景色，却叫人流连忘返。

瑰丽的秘密花园总是藏在村落的深处，想要亲身体会这美景，只要询问当地人，就会得到热心的回答与指引，这也是此地美丽的景象之一。



佛学补给站

耆那教与“大雄”(Jainism & Mahavira)

佛陀时代，正是印度的哲学思想奔放时期，许多思想家及修行者都有一套自成一格的理论学说来解释宇宙、世界及人的起源与归处。这些宗教家各有其信众与支持者，于是形成许多新兴宗教林立的热闹景象。这其中除了佛陀外，尚有六位声势不凡的宗教师，率领着徒众，一方面宣传自己的理念，一方面经常与佛陀议论争辩，意欲挫折世尊的威望，因此佛经中称呼他们为“六师外道”。

而耆那教的第二十四祖筏驮摩那(Vardhamana)，正是“六师外道”之一的“尼干陀·若提子”(Nigantva Nata Putta)，耆那教徒们尊称他为“大雄”(Mahavira)或“胜利者”、“征服者”(Jina)，相传他即是耆那教的实际创建者。

“大雄”和佛陀是同一时代的人，亦同属刹帝利种姓，但年纪比佛陀稍长，佛陀正觉后出来说法时，“大雄”已在宗教界有了一定的声望与基础了。

传说这位圣者的父母皆为耆那教徒，在他三十一岁时，父母皆依着耆那教徒的方式绝食而死后，他便出家了。依着耆那教徒的方式，他全身赤裸、不着寸缕，在印度四处漫游，实行严厉的苦行，有时也须忍受他人的迫害。如此过了十三年的苦修生活后，他宣称自己已经成道，到达清净无染的独存涅槃——至高无上的境界；于是他以“耆那”(Jina)的身分出现于世，从此以后信之者众，俨然成为当时一大宗教门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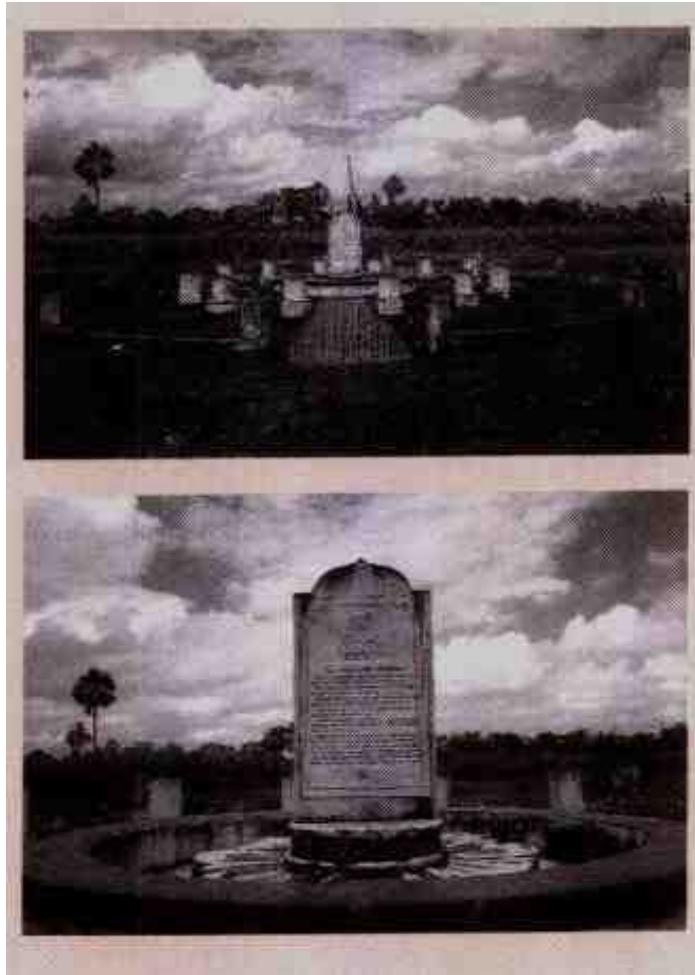
“大雄”传教的地区主要在于古印度的摩揭陀国和侨萨罗国等地，



同时他也接触过当时重要的诸国君王，如频婆娑罗王、阿闍世王和波斯匿王等，很明显的，与佛陀的传法区域重叠，因此，不可避免的会相互产生许多影响。

虽然佛陀并不接受耆那“大雄”的教义，但在某些戒律修持上，多少也会彼此参考、取其精华。在六师外道中，耆那教的教义与佛陀的教法最为相近，因此佛陀也总是以较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例如佛陀曾交代离车将军，在他离去后继续供养耆那教的苦行者，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耆那教“大雄”在七十二岁时逝世于王舍城，之后耆那教就发生了教派的分裂。



◎(上)早期印度人有绕着佛塔徐徐而行的礼敬习俗，故一般的纪念塔都会设计成圆形，并有步道供人绕行。耆那大雄就是生在这个平凡的农村之中，举目四望只有田园和树林，没什么人烟，十分幽静。

◎(下)耆那大雄的出生纪念碑，除了梵文令人不解外，也有些佛教常用的宗教符号，这显示了在相似的时空因缘下，不同的宗教彼此有着不可避免的接触与影响。



Kushinagar

在所有的圣地中，最令佛弟子感伤的地方，就是拘尸那罗（Kushinagar）：两千五百多年前，就在这寂静树林间，至善的人间心灵导师——佛陀，在此大般涅槃（Mahaparinirvana，意为“伟大的逝世”）了！

在亲近得力的诸大弟子——舍利弗、目犍连等相继过世后，佛陀晚年在人间说法的脚步，似乎就寂寞了许多。自称“譬如旧车，方便修理，尚勉强可行”的佛陀，以八十岁高龄且重病稍愈的身体，远从二百八十公里以外的吠舍离往西北方向出发，脚步蹒跚却常行而不歇，他们一路长途跋涉，走走停停，来到了拘尸那罗的娑罗树林间，这一次世尊终于倒下了！

在微风轻拂，树叶沙沙，寂凉的夜色中，世尊安详、平静地永远沉睡了！

从此以后，广袤的恒河平原上，就再也看不到世尊慈蔼的身影与正直的足迹，但他所说的教法与中道之路，却永远引领着无数的弟子们朝向苦灭的彼岸……

圣地之十 拘尸那罗

尔时尊者阿难走入精舍，立于门楹，哭泣自念：“我现在还只是一个学生而已，停学而未圆满，而我的导师——对我如此慈悲的人，却已渐临寂灭了！”

—巴利文 长部 大般涅槃经—



大般涅槃

Kushinagar



公元前五百四十三年(北传佛教记载为公元前四百八十六年)，世尊从王舍城的灵鹫山启程，展开了生活中一如往常的弘化旅程。

虽然当时世尊已届八十高龄，但是在几位弟子的陪同下，他依然以最质朴的方式——行脚托钵、随缘受供、应机说法，来实践圣洁的生命之旅。他们一路行过那烂陀、波吒厘村(现巴特那)，然后渡过恒河到达吠舍离，这年夏天他们一行人在此度过了雨季。

在吠舍离安居期间，世尊生了一场几乎夺去生命的重病，虽幸而痊愈，但他的健康与体力都受到了很大的折损；尽管如此，当雨季结束后，世尊仍然带领着一行人继续往迦毗罗卫与舍卫城的方向前进。



当他们向离车族人告别时，这些城民似乎知道世尊的身体已大不如前，这次分手或许将成永别，于是大家依依不舍地跟在世尊身后不忍离去。据说世尊将乞食的钵给了他们作为纪念，但人们仍不愿回头，直到佛陀一行人渡过于达河(Gandak)，人们因河水太过汹涌无法越渡，才悲伤地回到城里。

渡过了干达河，就进入了末罗族人(Malla)的领地。一行人到了末罗国的波婆村(Pava)，便净住在铁匠准陀的芒果树林附近。听说佛陀已到达波婆村的铁匠准陀，



◎世尊涅槃时，彼诸离欲比丘念及：“诸因缘法皆无常，不要其解离，此何可能！”遂摄抑其心，以忍受悲戚。《世尊入灭石刻——阿姜塔第二十六窟》

欢喜恭敬地前来礼谒世尊，并请求佛陀：“惟愿世尊慈允于明天与大比丘僧众赴舍间午餐。”世尊默然地接受了。

第二天佛陀依约到达铁匠准陀家中应供，准陀也很用心地准备了餐点供养僧众，在席间有一道野生的蘑菇料理似乎有问题，佛陀于食用后，便觉得不太对劲。于是他告诉准陀：“准陀，凡是你所备办的栴檀树耳尽奉



献与我，其他食物如甜粥等则分给比丘僧众。”而为了避免有别人食用这蘑菇而受伤害，佛陀又告诉准陀：“所有剩余的栴檀树耳应埋藏一小孔里，不要再使他人食用。”

这时，用过斋供的佛陀开始感到剧烈的腹痛，并引起严重的血痢，几乎濒临死亡，看到这个情形的准陀心中非常慌乱害怕，陷入极深的悲痛与自责之中，但是佛陀反而强打精神安慰准陀说：“不要难过啊！准陀，你供养的这蘑菇粥，和当初苏嘉塔供养的乳糜一样，都是出自于至诚至善的心，因此这都是无上尊贵的供养啊！”听到佛陀这慈悲的话语，更使准陀生起无限的崇敬与悲伤。

佛陀稍事休息之后，等到下痢的情形稍为控制住，便忍受着剧烈的腹痛毫无怨怪地离去了。

“我闻披服舍铁匠准陀的斋供以后，世尊忍受几濒于死的剧痛，彼所以患此严重性疾病，因进用栴檀树耳之故。世尊于斋后犹说：我等去拘尸那罗城。”

—巴利文 长部 大般涅槃经—

世尊从波婆村离开后，继续往拘尸那罗前进。这段数十公里的徒步行脚，令年老体衰的世尊耗尽了最后的气力，在随侍阿难的搀扶下，勉强渡过了希连河，来到





◎“于是拘尸那罗末罗族人，携带香、花环、各种音乐与五百套衣着，走向娑罗树林佛陀的遗体所在处。他们以歌舞、音乐、花环、名香等向如来的遗体致敬，并以其衣着做成天幕及编扎花环悬挂其上。”
《桑奇大塔北门 公元一世纪》

对岸的娑罗树林中。此时的世尊疲惫至极，甚至已无法站立，于是世尊告诉阿难：“阿难，请为我敷设床具于娑罗双树间，其头向北。我倦甚，欲偃卧。”阿难照世尊的吩咐在两棵娑罗树之间铺好了床具，世尊便将僧衣叠作枕头，右肋而卧，两脚相叠，心境安稳，如狮子般睡着了。

寂静的夜空，只有风吹娑罗树丛，发出沙沙的声响……

偶尔几颗流星划破暗夜，但旋即又消失无踪……

世尊静静地躺卧在月光下，随行的弟子们围绕在他的身旁，他们端身跪坐，强忍着内心的悲痛，不愿发出任何一丝声响，因为诸比丘们都知道，今夜将是他们与敬爱的导师分离的时候了！

随侍佛陀数十年的多闻圣弟子阿难，在世尊即将辞世时，难以克制地把自己将要失去导师的惶惑不安与悲痛哀伤完全表达了出来，深知阿难心情的世尊，便召唤阿难前来，慈悲和蔼地告诉他：

“阿难啊！不要悲伤，也不要哭泣。我于往昔不是曾告诉你万物实性就是如此：与我们最亲近者终将要与我们分别隔离？

当一物既生而形成，即具分离的必然性，不



要其舍焉，怎么可能？且必无此理。

阿难，很久以来，你以慈和善良的身行、言语、意念亲近于我；心意坚定且无法计量，甚堪嘉勉。阿难啊！你当善自精勤，不久也将获得漏尽。”

—巴利文 长部 大般涅槃经—

世尊以病弱之躯，殷殷切切地教诲“因缘生灭，万物本然，凡条件所组成的，终将消散”，来勉励阿难与诸位随行弟子。

然而，世间真正能了解并接受这真理的人，又有多少呢？大部分的人们在面临生离死别之时，谁不是哀哭自苦、不愿接受呢？

就像佛陀对阿难开示完不久，住在拘尸那罗附近的末罗族人就携家带眷，扶老携幼地前来，参见这位他们心目中崇高圣洁的觉明智者的最后一面。他们愁容满面，伤痛欲绝，甚至披头散发，大声哭喊：“慈祥的世尊就要入灭了！世间的光明一会儿就从眼前消失了！”一时之间，娑罗树林中弥漫着浓浓的愁苦哀伤，嚶嚶的啜泣声应和着风儿拂过娑罗树叶的拍打声，久久不散。

这时，一位年老的外道婆罗门须跋陀罗(Subhadra)正在拘尸那罗修行，听说佛陀即将于今夜入灭，心中寻思：“曾经听师父与同修们提起说：‘正等正觉、阿罗汉、如来之出世甚为希罕。’我修行这么久了，心中仍



有疑惑，如来应能为我揭示真理，我应趁如来尚未入灭之时，请他解我之惑。”于是便来到娑罗树林中，请求阿难尊者为他引见世尊。

但阿难不忍世尊劳累，便以“世尊疲极”来婉拒须跋陀罗的请求，然而佛陀却已听见两人的对话，为了不忍见到须跋陀罗被阻于外不能得见，便请阿难让他进来，于是须跋陀罗得以提出问题，而世尊也强忍着身体的痛楚疲乏，详细地为他解说八正道。

听闻了佛陀教法的须跋陀罗，很快就理解并信受不移，于是请求进入僧团，而佛陀也接受了他的要求，并旋即为他受具足戒正式出家，不久之后，坚定精勤的须跋陀罗就证得了圣道，成为一位无漏心解脱的大阿罗汉。

他成为佛陀在生命中渡化的最后一位比丘！

“始年二十九，出家修善道，我道至于今，
经五十余年。三昧明行具，常修于净戒，离斯沙
道分，此外无沙门。”

—大正藏杂阿含经 第979经 世尊自说偈—

为须跋陀罗教示之后，佛陀的生命即如将要烧尽的烛火，在风中危危闪烁颤抖着，他最后的谈话，只能断断续续、犹如慈蔼的老父对着年幼的稚子，心心念念地叮咛与勉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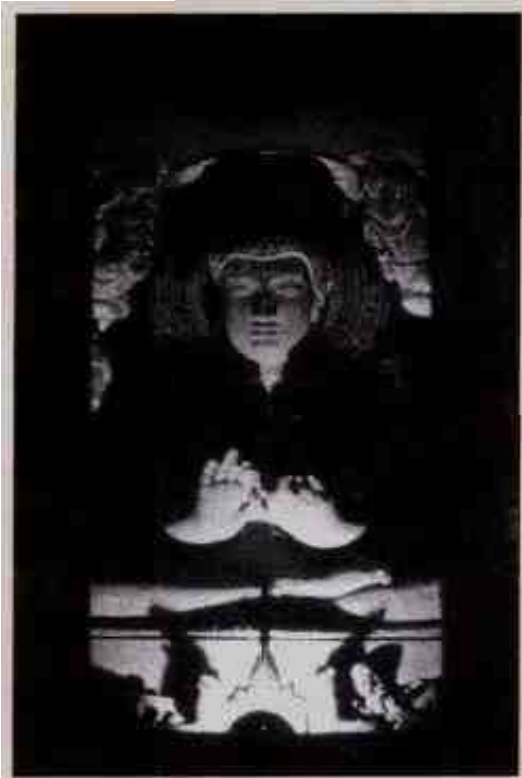


“阿难，比丘中若有人有这种想法：‘导师的教言已毕，我们不再有导师。’实非如此。不应作如是观。阿难，我为你们所建立的法与戒，在我去世后即是你们的导师。”

“阿难，我去世后，对恶质怠惰比丘(恶比丘)应施行跌推梵罚：听任那恶比丘随意说话，诸比丘不应与之交谈，不劝告他，亦不教训他。”

“阿难，于我去世后，若僧团同意可以舍微小戒。”

.....



尔时世尊语诸比丘说：

“诸比丘啊！现在我劝告汝等，诸因缘皆为无常之法，大家应自精勤，不要放逸啊！”

—巴利文 长部 大般涅槃经—

这就是世尊最后的遗教了！

平凡得像娑罗树的凋叶，平凡得像拘尸那罗小村，平凡得如你我的身躯，佛陀也走过老、病而终将进入寂灭。公元前五百四十三年五月的月圆之夜，人间的觉

者、不倦的至圣导师——佛陀，在这末罗国的宁静小村中，庄严平和地休息了！

平凡的佛陀，结束了不平凡的一生！导师的躯体是确确实实地消散了，但导师的教言与慈悲法施的心量，却为世世代代的后人们留下了一盏照亮千年暗室的明灯，为世间开启了一扇解脱无明束缚的“灭苦之门”！

◎‘诸比丘啊！我告诉汝等，诸行是危脆败坏法，当以不放逸，而行精进啊！’世尊说完这最后的遗言，就如同熄灭的火光，离世而入天了……”《阿姜塔第一偈》

“舍离诸贪欲，得证净涅槃。圣者寂灭时，心安稳定。”

“心定不动摇，战胜诸苦痛。心已获解脱，犹如火熄灭。”

—佛陀入天时 尊者阿那律以偈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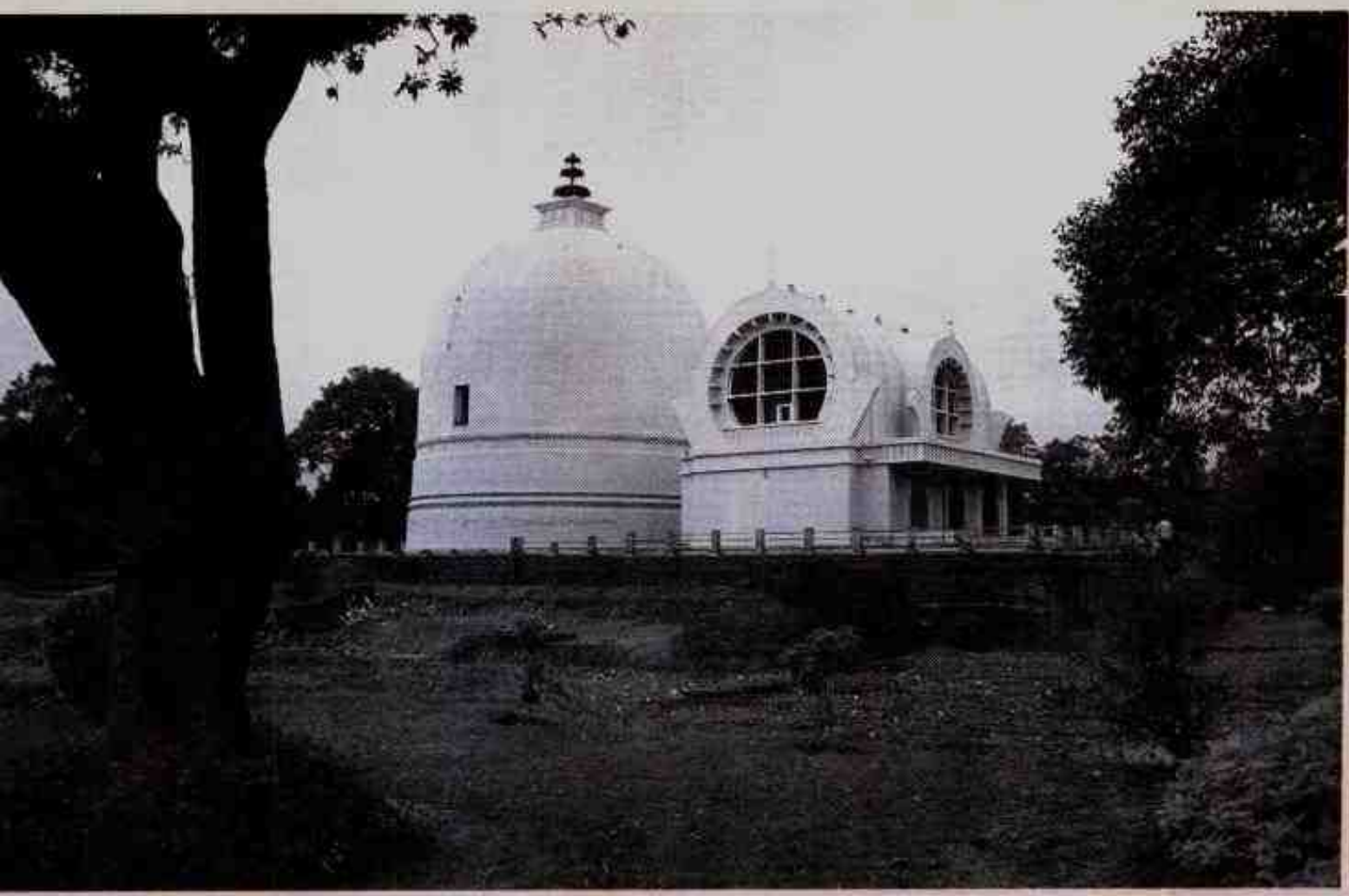


拘尸那罗(Kushinagar; 古名Kushinara), 是古印度恒河平原上十六大国中, 末罗国(Malla)的一个小城镇, 由于末罗的意思为“力士”, 因此这里又被称为“力士生地”。

这个小村庄因为是佛陀的入灭之处, 而广为佛教徒所熟知并礼敬, 但对于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民而言, 拘尸那罗一直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小村镇, 长久以来它都受到忽视与遗忘, 只有在玄奘、法显等朝圣者的旅行记录中, 才能见到它的名字与踪影, 不过, 对它的描述也都是“居人稀旷, 闾巷荒芜”的凄凉景象。

目前的遗迹区域相当集中, 不论是佛陀入灭处还是遗体火化之所, 多聚集在一条主要道路上, 旅人们只要





◎卧佛殿与大涅槃塔。

悠闲地散步就可轻松到达各史迹景点，是可以静下心来细细思维佛陀圣教的好地方。

●佛陀大般涅槃遗址区

就在主要道路旁、印度考古研究所正对面，远远地就会看到白色的卧佛殿和大涅槃塔矗立在乡村矮房之间，目标相当明显，是这里最重要的遗迹所在。目前出土的遗迹已被整理成为环境清幽的花园寺院，但尚有大片遗迹仍沉睡在尘土之下，因此挖掘的工作仍持续进行着。



1. 僧院遗迹

一进入遗址园区，就会看到一片尚称完整、仍在挖掘中的僧院遗迹。据考证这应是笈多王朝时期所建的修行寺院，在这里曾挖掘出记载有“大涅槃塔”整修重建过程和几个寺院名称的石碑刻文，由于是佛灭后千年才建，因此在历史意义上，并不是那么重要。



2. 卧佛殿(Mahaparinirvana Temple)

又称为大涅槃堂或大涅槃寺，是一座白灰粉刷、四周开了小窗户的圆筒状建筑。

在阶梯下脱下了鞋子，还未进入佛殿内，甜腻的鲜花、香烛气味混合着比丘吟哦的诵经声，已将参访的人们带入浓浓的庄严氛围中。



踏入幽暗的大殿，就会看见一尊六尺长的佛陀像安详平稳地躺卧在眼前，这座以黑岩雕刻而成的精致卧佛像，全身都被虔诚的信众们贴满了金箔，而藏传佛教的信众们又为他紧密地裹上金黄色的绸布，只露出慈蔼的面容与尊贵的双脚，因此常让不知情的人们以为这是金属打造的佛像。



◎走遍恒河平原凡四十五年，一生说法不曾停歇！尊贵的佛足虽已安息，但智慧的足迹却依然引领着人们，走出身心的迷雾丛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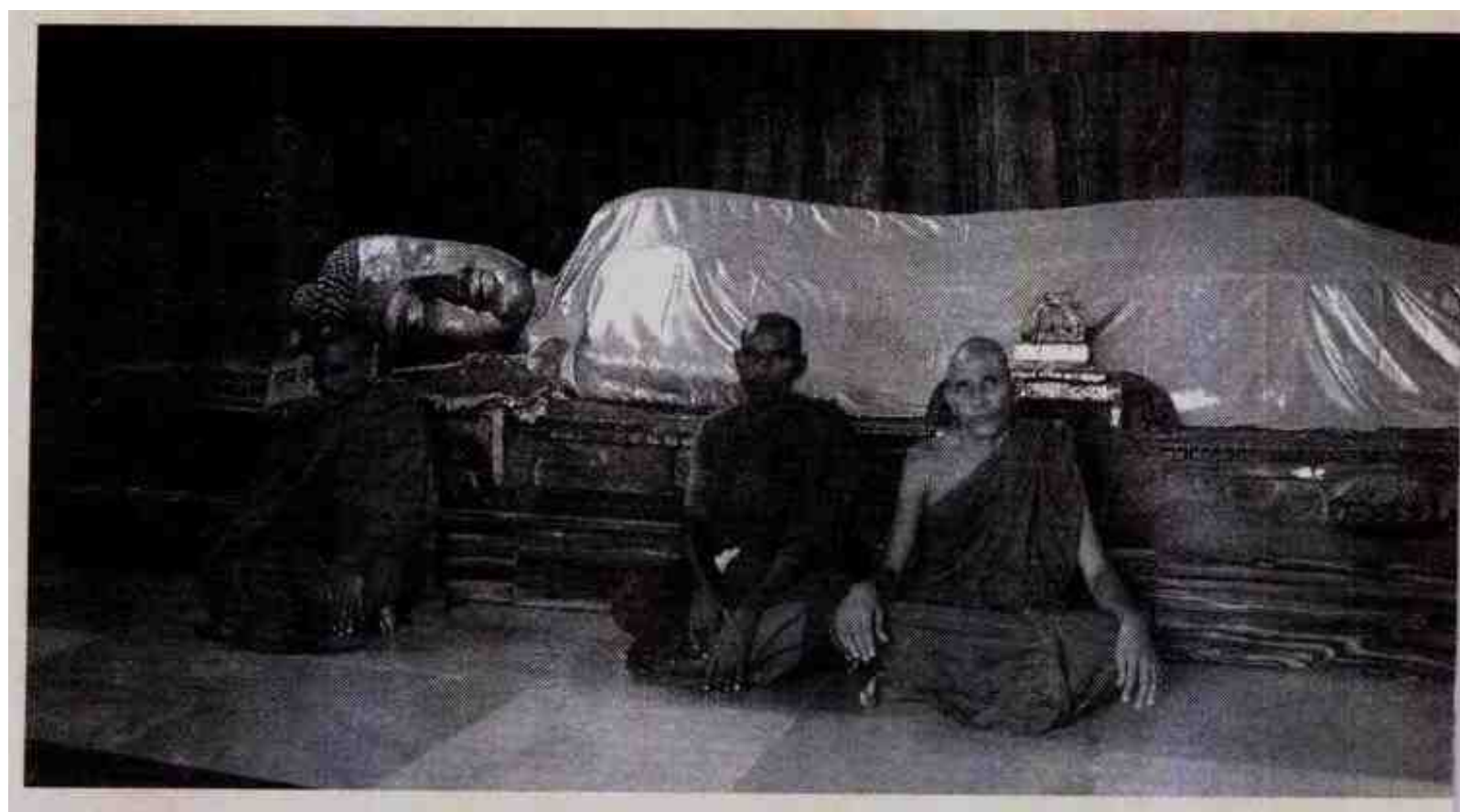
这巨大的雕像与床座是以一块完整的巨岩一体成型雕造而成，据说，十二世纪时，为了躲避回教徒的破坏，人们将它掩埋入地底，到十九世纪中叶，考古学家发现并将之挖掘出来时，已有多处毁损破裂，经工作人员将散布在四周的碎片重新拼合起来才勉强修复完成。

床榻基座上雕有阿难、须跋陀罗、末罗茜长瓦吉拉婆尼(Vajrapani)以及另外五位不知名的信众，人人均是双掌合十，神情哀伤。此外，床座上也刻了当初的捐献者与雕刻匠的姓名：“这是摩诃寺(Maha Vihara)哈利巴拉·斯伐弥(Halibala Svami)的宗教献礼。此佛像为秣菟罗(Mathura)的地那(Dina)所造……”从雕像的形式和刻文记载看来，这应是公元五世纪时的作品。

如果驻寺的比丘不是很忙的话，就会带着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座佛像：

看！如果从头顶往脚部看，佛陀的表情是微微地笑着……





如果站在中间看，就会发现佛陀的表情转为安详的沉思……

若是从脚部往头部看，佛陀的面容又变为庄严肃穆……

当然，这只是光影变化与视觉角度差异的正常情形而已，但人们却可以借此想像佛陀在世说法示教时的多种面貌，也算是一种心理安慰吧！

卧佛殿曾在一八七六年时整修过，到了一九五六年，适逢佛陀入灭两千五百年，人们又特别重修整建，因此，亮白显眼的涅槃寺和四周的遗迹废墟站在一起，就形成强烈的对比。

拜访卧佛殿最好的时间是午后近黄昏时，那时，柔



柔的橘红色夕阳、鹅黄摇曳的烛火，再加上比丘们平静的诵经呢喃声，会把整座寺院浸入浓浓的神圣氛围中。

如果你愿意，驻在这里的比丘僧伽们会用心地带领诵念经文，并为你开示，然后带着你一路介绍寺院附近的水池、佛塔与遗迹等。如果是为了寻找宁静心灵而来的旅人，当然也可以为自己守默禁语半天，或坐在大殿中独自诵读佛陀的教诲，或静静思维感怀佛陀入灭前的慈悲叮咛，或是聆听自己随着朝拜者人来人往、进进出出的呼吸声，宁定地享受这沉静的心情。

3. 大涅槃塔(Mahaparinirvana Stupa)

卧佛寺正后方、巨大的米白色覆钟式佛塔，即为大涅槃塔，也称为主塔，这座塔标示了佛陀在此入灭的史迹。

在挖掘过程中，考古学者曾在这附近发现了一件公元五世纪时鸠摩罗笈多(Kumara Gupta)时代的铜器，与一些刻有铭文的铜盘，刻文的内容大约是：“这是哈利巴拉·斯伐弥的献礼，这个铜盘是放在大涅槃塔内。”这篇刻文证明了这座大塔和涅槃寺内的大卧佛像是同一个施主所捐赠的，而玄奘前来朝圣时所看到的“阿育王所造之塔”应该就是这座塔的前身。

“其大砖精舍中作如来涅槃之像，北首而卧。傍有窣堵波，无忧王所建，基虽倾陷，尚高二百





余尺，前建石柱，以记如来寂灭之事……”

—玄奘《大唐西域记》—

◎莲花、香茅与浮萍千年古物，融为一景！此地点是传说中摩耶夫人哭泣佛陀入灭之处。

可见在公元七世纪时，这里不但有寺院、大塔，塔前还有阿育王的正字标记——阿育王石柱。然而，不久之后，这座塔寺即遭到荒弃，想来也和回教徒入侵、致使佛教没落脱不了关系。

总之，这里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荒山野林中的废墟瓦砾，直到印度政府终于发现它的历史价值与观光利益，才开始进行挖掘工作。当时，一位缅甸的佛教徒吴



波开(音译)，筹募了近两万卢比在此建造了一座新塔，于一九二七年完工，后来他又花费一万一千卢比，为新塔全身镀金，并在塔顶布置了精致的伞盖。

然而，随着岁月流水般的奔逝，这座曾闪耀着亮眼金光的大塔又在时光的摧残下，日渐斑驳毁坏，终于风采全失，再度荒芜。直到最近几年才又重新翻修整理，整座大塔被漆以米白色，简单的覆钟造型，表面光滑，全无雕刻。塔顶上小小地建了三层伞盖，非常朴实单纯，如同佛陀一向的教法行止。

当地的比丘们说，在大塔之下、地底二十尺处，埋藏着佛陀的舍利，这个说法相当值得怀疑，毕竟这里曾经历过这么多次的破坏荒废。然而，真伪如何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佛陀留下的最珍贵的宝物是他的法身舍利，而非真身舍利，只要佛弟子们都没有忘记世尊最后的教示：“以法为依、以戒为师”；“自洲做自依、法洲做法依”！那么，“法”在何处被彰显，那里就是佛陀生命延续的地方！

4. 园区内塔寺遗迹

拘尸那罗的遗迹公园整理得相当清幽宁静，可能是因为驻有比丘，维护得也很优美洁净。雨季时，水泽丰润，生出整片荷叶浮萍，各色莲花处处挺立，不时传来的蝉唱蛙鸣，为寂寞的残砖颓墙注入了一股生命力。若有时间，不妨在此散散步、静静心，将旅途中的疲累劳



顿一扫而尽。

卧佛殿前种了两棵瘦高的娑罗树，但这并不是原始的那两棵，地点也不是在这里，只是因为原本的娑罗树早已消失，因此管理当局又重新种植，以便告诉世人，佛陀就是在这种树下叮咛了遗嘱后，安详地入灭的。

根据推测，树龄看来应有二三十年了。虽然它不像菩提树那么有名并受到崇敬，但不妨捡片树叶作个纪念吧！毕竟佛陀入灭时的教言和正觉时的智语，是一样的真实不虚、能灭世间诸苦而值得佛弟子千年追思的啊！

整座卧佛殿和涅槃塔周边，尚有话多后人流传的、有关世尊入灭时的事件或神迹发生之地点，原本都造有小塔纪念，但如今均只余基座。

例如，在面对卧佛殿的右手边，有一座砖造遗迹，是佛陀入灭后，停棺七天供各国王族与百姓前来瞻仰礼敬之处；而在左手边，又有一座小小的佛塔残基，是佛陀的生母——摩耶夫人听到佛陀入灭后，从天上下来哀痛哭泣的地方……

史实与神话掺杂，本身就是印度历史的一贯风格，也不需太在意。由于这些遗迹是散见在大片残基之中，若想详细了解确实位置，不妨请教驻寺的比丘或当地人民，他们会很乐意为你解答，只是这些说法都没有出土



◎大涅槃塔后方，有一座四方形的砖造建筑遗迹，从残余的基台可以看出这原本应是一座佛塔，驻寺比丘说，这就是佛陀确实的入灭之处！后人曾在此建有高塔以为标记，或许，这就是最早期的大涅槃塔遗迹吧。



文物可供考据，因此可能每个人所说的都不一样，听听有趣就好，倒不必一定要探究真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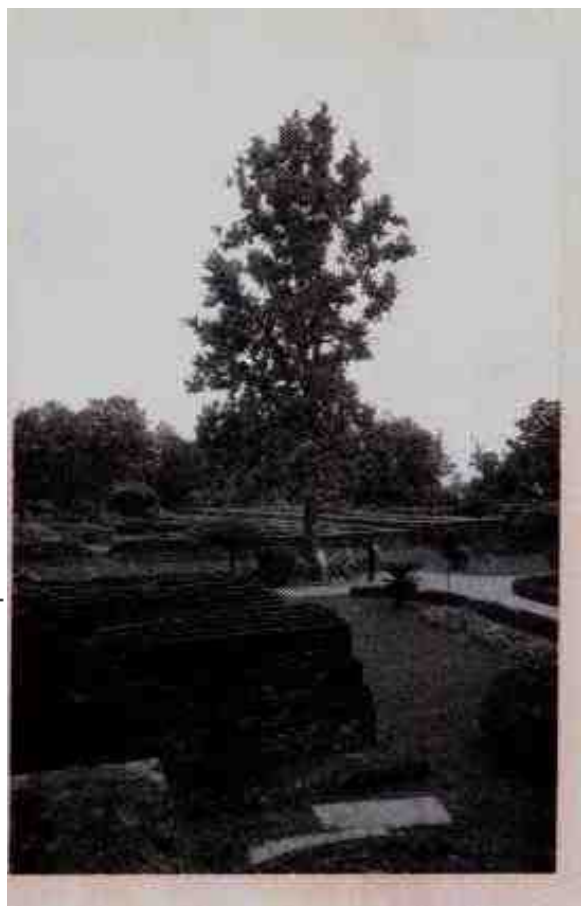
●安迦罗塔(Angara Chaitya)

安迦罗塔现在被当地人称为“兰巴尔塔”(Rambhar Stupa)。从遗迹公园再往下走一点五公里左右，会遇到另一座小小的花园，里面有一座十多公尺高的红砖土丘，静静地站在铺设齐整、花木扶疏的绕园小径中央。

据说，这就是当初大迦叶尊者引燃葬礼柴堆、火化佛陀遗体的地方，而当遗体火化仪式完成时，各国的王族还为了争夺佛陀的舍利遗骨，差点儿在这里引发了战事，这便是佛教史上著名的“八分舍利”事件。

安迦罗塔中曾供奉安置着许多贵重物品，但如今早已被盗墓者洗劫一空。所幸印度的考古部门现在已开始着手保护这座极具历史价值的宗教遗产，使它不致继续受到更大的伤害。

目前当地政府清除掉盘根错结在塔上的杂草与树林，并设置了围栏将之包围保护起来，



◎大殿正门有两棵娑罗树，用以标示佛陀在这种树下入灭之意。图中前方砖塔，据说是国王与人民礼敬瞻仰佛陀遗体之处。



不过，同时却又用现代的红砖去修补塔身破损的地方，并且在砖塔旁搭建了一些现代的人工建筑，使得整座花园的气氛有些新旧交杂。这样的维护方式对古迹而言，究竟是幸亦或不幸，实在值得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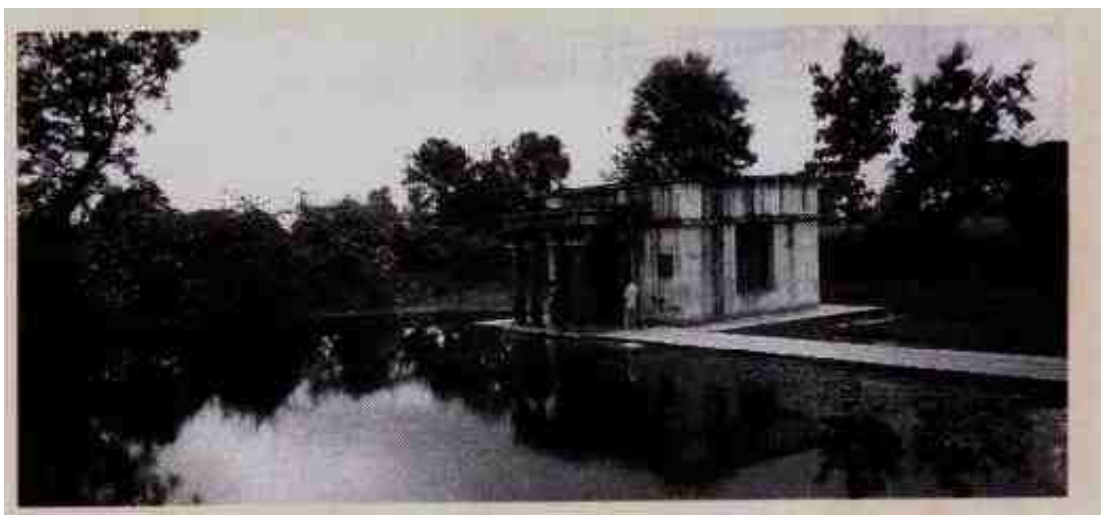
除了政府的古迹保存概念有些诡异之外，信众的虔诚也为它带来了灾难。由于这里是佛陀遗体火化的圣地，因此常有信众在塔前举行悼念礼敬的仪式，当仪式结束后，一些过于虔诚的信徒就会带走一撮塔下的泥土作为纪念，这如同当初古印度八个部族国家都想要得到佛陀舍利的行为，严重阻碍并破坏了古迹的维护工作。

其实，真正的佛弟子都会知道，这座塔标示着世尊荼毗火化之所，是所有佛弟子共同的纪念遗产，没有人有权利占有它，而且佛陀的一生都是在教化人们远离“贪欲占有”之心；如果竟有“佛教徒”想要拥有佛陀的纪念遗物，并且不顾众人的利益擅自挖取古迹土石的话，即使能够如愿，也已经背离佛陀的解脱正道很远了！

◎这座高约十公尺、直径四十公尺的“兰巴尔塔”，其建立年代被认为不会早于公元三世纪，塔下发现有孔雀王朝时期的小僧院与祠堂遗迹，可见这是后世在更早期的佛塔上，再加盖重建的纪念建筑。



◎玛塔库圣殿就在转弯处,从路边就可看得很清楚,有兴趣可入内一探。



周边景点

距离大涅槃塔遗迹公园约三四百公尺的道路转角处,有一座小小的玛塔库圣殿(Mathakuar Shrine),据说佛陀曾在这里做了最后的教示,因此建祠纪念。

幽暗的圣殿中供奉了一座约公元五世纪左右、黑岩雕造的坐佛,以降魔触地手印代表成等正觉的佛陀。祠堂门口有一潭水池,似乎是当地人汲水沐浴之处。祠堂的照顾看守人一见到观光客或朝圣者接近便站起来,说着如果你愿意奉献香油,可以为你打开祠堂的铁门,让你进去照相。

千年来佛陀的教法在世界各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灵,而佛陀的名号,却为不再信奉他的祖国赚进了无以数计的外汇。

除了这座小圣殿,这条主要道路上还密布着许多世界各佛教兴盛之地新建的精舍与寺院,如西藏寺、日本寺、中华佛寺以及日本和斯里兰卡合力建造的十大弟子寺等,有时间与兴趣的话,可以慢慢散步、一一参访。



佛学补给站

八分舍利

“于是拘尸那罗的末罗族人们以新布包裹世尊的遗体，继以新净练，再以新细布缠之，如此，一层布，一层棉，至各有五百层为止。然后将其安放在有油的金棺内，再以另一金棺盖之，并用诸种香积作火葬场，然后将世尊的遗体置于其上。”

—巴利文 长部 大般涅槃经—

佛陀过世之后的六天里，王族和庶民、城民或乡农，不论远近，都聚集到此，向世尊的遗体表达哀思与礼敬。由于大部分弟子都四散各地、正在赶来的路途中，而随侍的弟子又人手不足的情况之下，遂由附近的末罗族人协助收集香末、花圈、柴木、布帛等治丧物品，并依照转轮圣王的礼制，为释尊装殓遗体。

此时，率领着五百位弟子迢迢从波婆村赶向拘尸那罗的大迦叶尊者，正在路边一棵树下稍事休息，当他们听到世尊过世的消息后，许多比丘弟子们忍不住悲痛哭泣起来，但是却有一位年老的怠惰比丘，不在意地坐在路边，松了一口气似地说：“各位同修，不应哭！也不应悲恸！我们从该大沙门获得解脱！他常以‘应当如此，不应如此’来约束我们，今后我们为所欲为，不想做的则不为之！”

就是这一句话，让一向不喜多言的大迦叶尊者决定召开佛教第一次教法结集会议。

当大迦叶尊者匆匆赶到拘尸那罗时，末罗族的领袖们正准备点燃火葬柴堆，于是大迦叶尊者就以僧团中最受尊敬的兄长身分，带领大众顶礼佛足，绕佛三匝后，举火点燃了葬火。在肃穆哀伤的气氛中，世尊的遗体，就荼毗于夜空下沙沙悲泣的娑罗树林间了！

当世尊入灭的消息像火一般迅速传遍了东北印时，许多部族国王们都远从各地赶来吊唁礼敬佛陀，包括摩揭陀国的阿闍世王、吠舍离的离车族和迦毗罗卫的释迦族在内，共八个部族聚集在此参加了佛陀的火化仪式，然后，每一国都希望能得到这位在宗教上有强



大影响力的伟大导师的遗骨舍利，以便回国建塔供养。

当时阿闍世王和离车等族认为：“世尊是刹帝利，我们亦是刹帝利，我们应获得舍利一份，为之建塔并供养。”

而释迦族人则认为：“世尊是我释族中之荣耀。我们应获得舍利一份，为之建塔并供养。”

但是拘尸那罗的末罗族人却向集会的诸国说：“世尊是在我们的村地入涅槃。我们不以佛之舍利让给他人。”

为了能分得佛陀的舍利，各国在这里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与争执，甚至引起部族间的军事对峙，形成几乎要以兵戎相向的紧张局面。幸好在场一位摩揭陀国的婆罗门以调停人的身分挺身而出，他提醒大家：“忍辱是我佛之教训，因分世尊之舍利，而起战斗，残害，实不应该。我们应融洽和好，将舍利分为八份，让佛塔远通诸国，使人们追随此世界之光。”

这一席中肯的话语立刻软化了现场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而原本态度强硬的拘尸那罗末罗族人，也不再坚持独占世尊的遗骨，同意由这位婆罗门将佛陀火化后的舍利平均分为八份，交由诸国各自带回一份，返国建塔供人民礼敬祭祀。

这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八分舍利”史事。

因为如此，佛陀的入灭让印度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建筑型式——窣堵波(Stupa，又译为佛塔)。各国的王族回国以后，都选在交通要道上，依着佛陀生前指示的方式，以砖或土起造半圆形的小塔，如同将钵倒扣起来的样式，然后将佛陀的舍利遗骨安放于其中保存供养。之后凡是诸长老圣弟子的遗骨舍利，也都以这样的方式来造塔礼敬，这可以说是印度早期的陵墓形式，也创造了一种特殊的佛教文化。

有趣的是，经典中完全没有提到有任何圣弟子出来说“世尊为我等的导师，因此我们应分得一份舍利”这样的话。这想必是因为圣弟子们很清楚——世尊的遗言中，要弟子们“以法为师，以戒为师，精勤不放逸”，“法”与“戒”，才是佛陀最重要的遗产。只是，对于尚未能透彻了解佛陀教戒的世间人们而言，终究还是无法舍离对“依靠”与“安慰”的深深渴望吧！





天堂之门——瓦拉那西

“婆罗尼斯国，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西临
旃伽河，长十八九里，广五六里，间阎栉比，居
人殷盛，家积巨万，室盈寺宇，人性温恭，俗重
强学，多信外道，少敬佛法。”

“天祠百有余所，外道万余人，并多宗事大自
在天，或断发，或椎髻，露形无服，涂身以灰，
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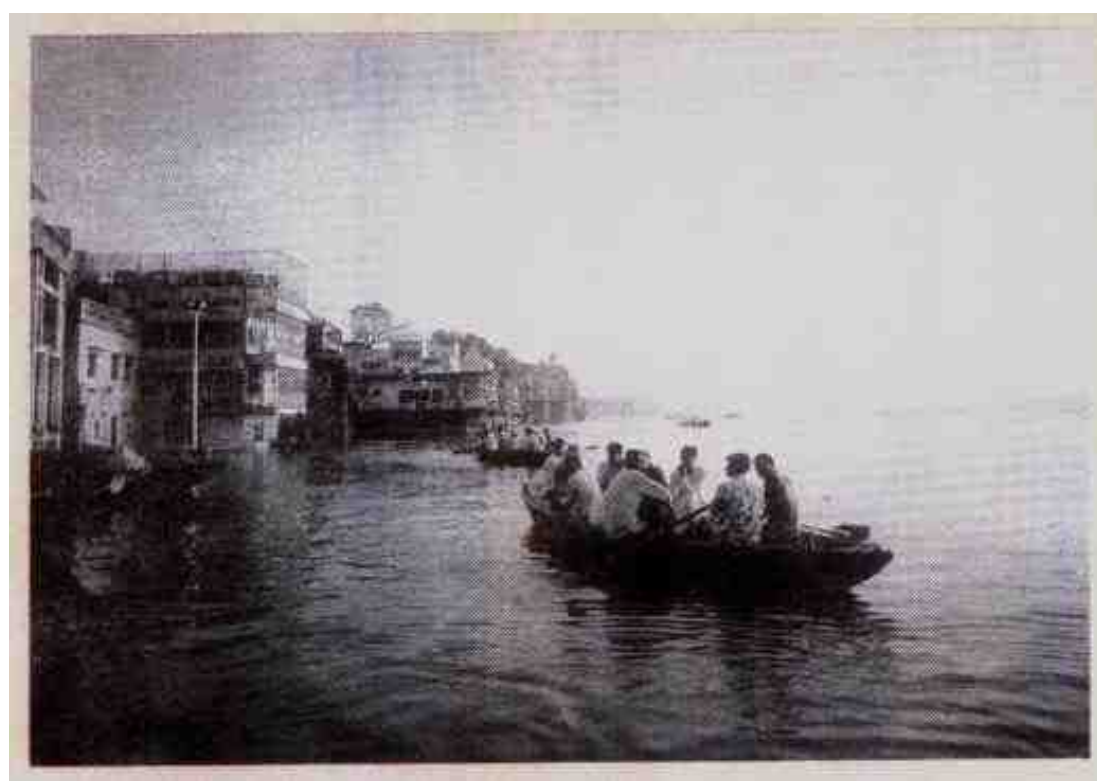
—玄奘 大唐西域记—

瓦拉那西(Varanasi)，这座依傍着至圣源流——恒河而建、古老到无法追溯起源的至圣城市，数千年来，不断吸引着汲于追寻生命真相的迷惑沙门们聚集到此苦修，在这里，永恒的生命与幻灭的死亡毫不隐蔽地交会共舞、市井凡夫与修行圣者毫不矛盾地和谐共存、神圣的牛儿与现代的交通工具毫不冲突地摩肩擦踵，赤身裸体的耆那行者、披发结虬的印度教沙门，虔诚地浸浴于恒河中，祈求洗净宿世的罪恶。

垂死的人们窝在河边，一面望着焚烧尸首的青烟袅袅上升，一面等待着自己化作青烟、升上天堂之日的来



◎这座古城也被称为“阿毗穆塔”(Avimukta),意为这座城市永远不会被它的守护神湿婆(Shiva)遗弃.因为这是湿婆之城(City of Shiva),是湿婆最喜爱的城市,也是他的极乐花园。



临。而至高的人间导师——佛陀，则静静地将自己的足迹留在城郊的鹿野苑中，供人追寻。

时间的魔法并未在这城市发生太大的作用。这样的生活仪式、河边的沐浴景象，在两千五百年前佛陀初履此地时，就已是如此，公元七世纪玄奘到访时，情景依旧；直到今日，这座人类社会学上的活化石城，仍旧以无比绚丽神秘的色彩，吸引着全世界的旅人们。

瓦拉那西、迦尸、贝拿勒斯(Benares)，或是经典中所称之波罗奈斯(Banares)，这古老的城市有着许多不同的名字。它现在的名称是一个古名的复辟，意思是“位在瓦鲁那河(Varuna)和阿西河(Assi)之间的城市”。

自古以来，印度教徒们就相信，只要在这里的恒河中沐浴，就能洗去宿世的罪业，于是瓦拉那西就成为一



座明亮而不熄灭的灯塔，不断吸引着渴望光明的人们踏上神圣的朝圣之旅，在这些旅人的心中，这座城市是永远的迦尸——光之城！

此外，这里又被称为“摩诃希摩沙那”（Mahashmashana），也就是“伟大的火葬场”！

是的！这儿是非常崇高吉祥的死亡之地，一个印度教徒最大的渴望，大概就是能在瓦拉那西的恒河边咽下最后一口气，然后借着熊熊烈火引发的朦胧青烟，顺着恒河的滔滔水流，直接升上天堂，永远从生死的轮回中解脱。他们就是如此坚定的相信着。

对佛教徒而言，它的神圣来自两千五百年前，一位刚证得圣道的青年觉者曾亲履此地，并在城郊的鹿野苑中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教说。

两千五百年前的恒河平原上，有十六个大国分庭抗礼，其中的迦尸国，国力强盛、人民富足，素以手工艺和丝织品的精美细致闻名于世，而波罗奈斯即为其首都。由于位在恒河中段平缓流域，因此对于酷爱沐浴、净身仪式的印度教修行者而言，这里就成为不可多得的圣河之城。

就像许许多多被这城市如磁铁般的心灵魔力吸引而来的精神导师一般，这位年轻的智者长途跋涉了两百多公里，从证得解脱涅槃之处的佛陀加雅，到达迦尸城恒河边的河阶平台！他来这里的目的，并非为了寻求答案——他已结束了寻求的旅程，到达苦灭的彼岸。现在



他要寻找的是五位苦行者，他们曾是一起修行的伙伴，可是后来却因为误会而离弃了他。在辗转打听之下，这年轻圣者得知他的老伙伴们来到了这城市，仍然精勤地实行着残害身心的严苛苦行。

于是，这位觉者——佛陀，也循着他们的足迹来到



迦尸城郊的鹿野苑，找到了这五位昔日的同修伙伴，并以他所证得的心灵智慧作为赠礼。他们信受、并且也亲证了，于是便皈依了佛陀，成为他第一批出家弟子，同时也是佛教僧团最初的成员。

自此而后，佛教最珍贵基本的三宝——佛、法、僧，在这里成型了！不久之后，来自迦尸城的一户首富家族接受了佛法，成为第一批俗家信众，从此佛教有了优婆塞与优婆夷。

不过，在此同时，耆那教的教主“大雄”和其弟子们，以及婆罗门教的苦修者，也都蓬勃热闹地在这临水之都活动着，留下许多事迹传说。在那各个宗教哲思大

◎(左)人们迎着朝阳的初升，在恒河之水的洗涤下开始神圣的一天！

◎(右)对印度教徒而言，沐浴是祭祀的一种，而且是最神圣的。借由咒语与净身，心灵的污秽得以清洗而能达到解脱的境界。



鸣大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或许佛陀自己也不曾想过，有一天他所宣说的法会流布到全世界，在他自己也未曾看过、听过的土地上被信奉尊崇，而他的雕像被供奉在寺院中受人礼敬，他的名字在庙宇中被吟诵赞扬……毕竟，对两千五百年前那个夏天的迦尸城而言，他也不过是另一个平凡的朝圣者罢了。

只是，尽管身为如此神圣的宗教圣城，迦尸城终究还是逃不过敌人的摧残。公元十一、十二世纪时，回教徒大举入侵这富裕的都城，劫掠财物、破坏神庙、烈火焚烧鹿野苑的佛塔僧院，无所不用其极地铲除异教徒，到了回教王朝的暴君奥伦桀伯(Aurangzeb)即位时，更是彻底地灭绝了其他宗教。因此，瓦拉那西虽然历史悠久，城内却找不到超过百年的古迹建筑，原因即在此。

那么，瓦拉那西就此沉寂了吗？当然没有！活在生与死的永恒迷雾中，这城市的悠久传统扎根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外力是绝难使之完全灭亡消失的。它总是能保持坚定的意志忍受苦难，然后，在某个角落里，传统的圣光再度发芽、茁壮。时至今日，瓦拉那西再一次成为印度教的神圣舞台，恒河边再一次挤满了沐浴净身的人们，而印度教内的不同派别，为了争夺圣城的主导权，已在此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斗争……这古城，依旧鲜艳亮丽地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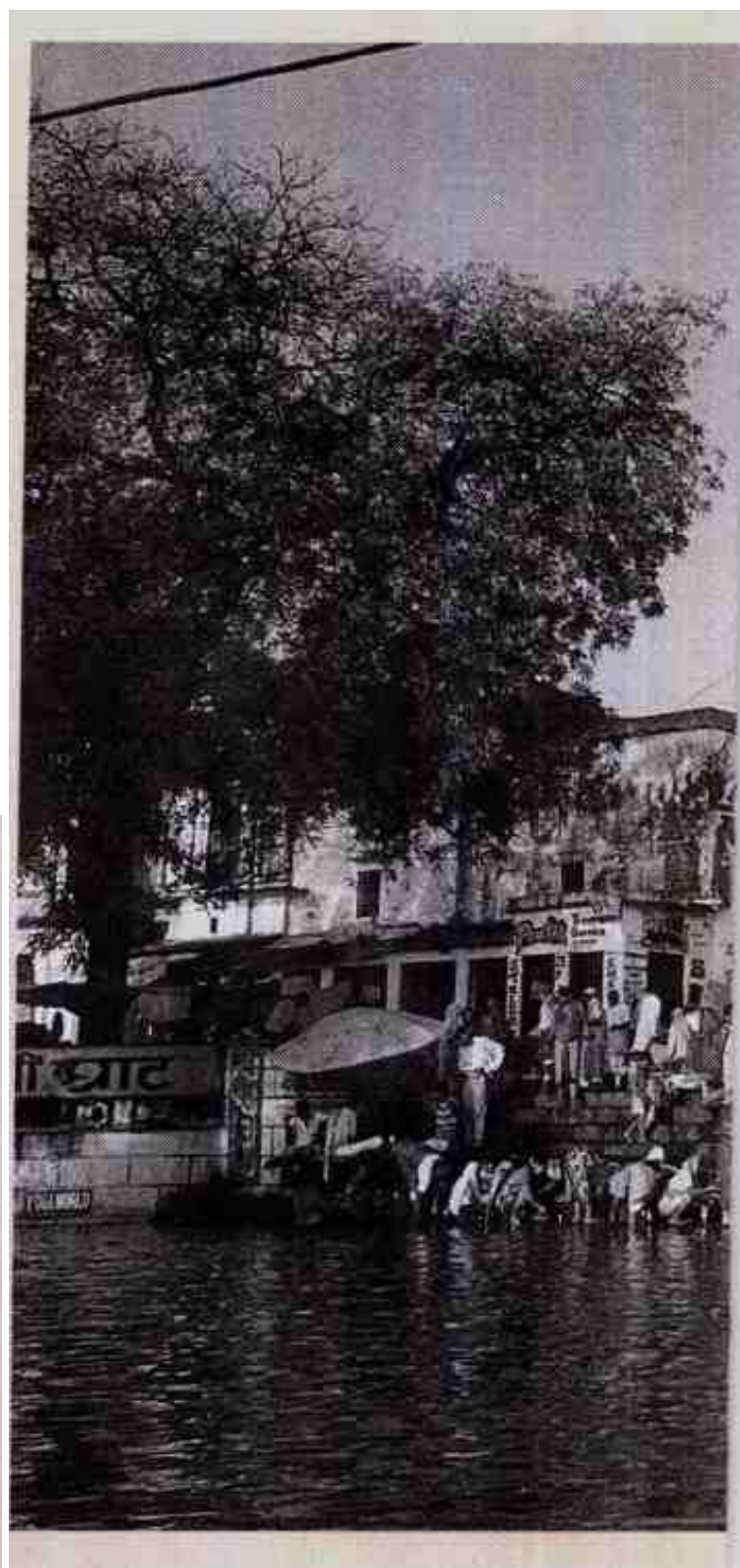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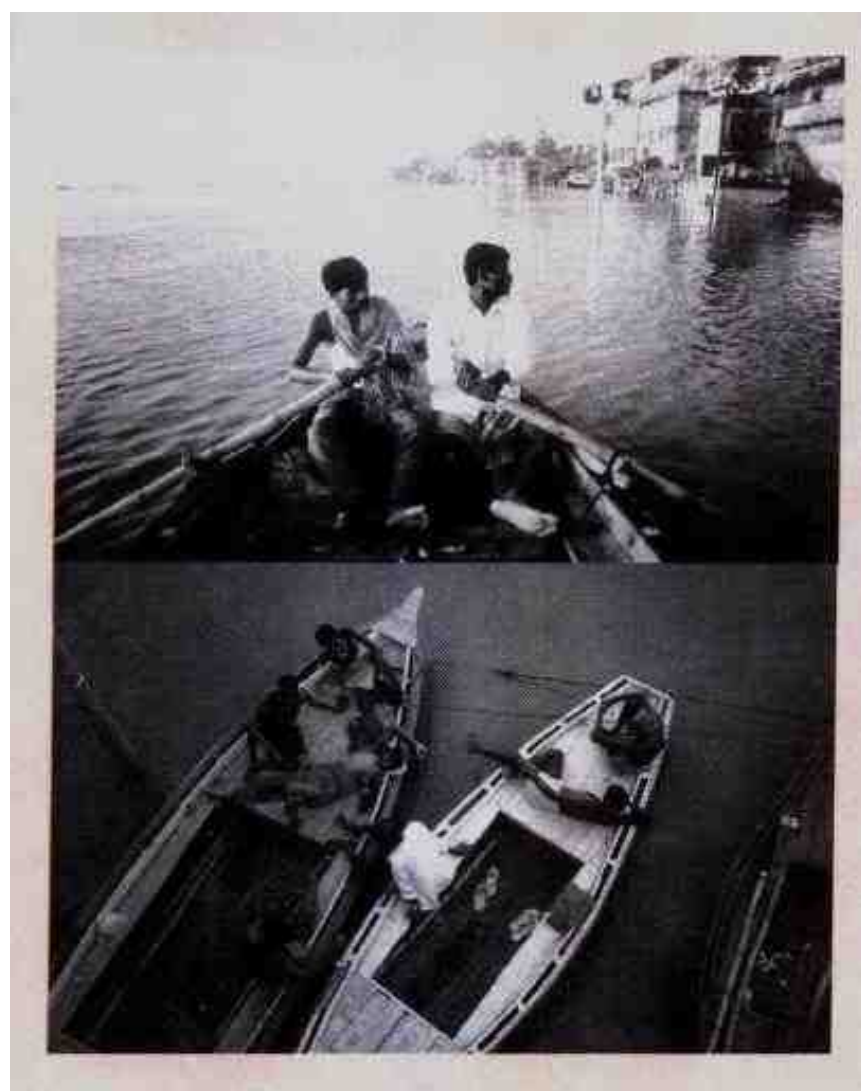
这座数千年来的修行与文明的中心，曾经历耶路撒冷和雅典的兴衰沉浮，又眼睁睁目睹巴比伦、尼尼维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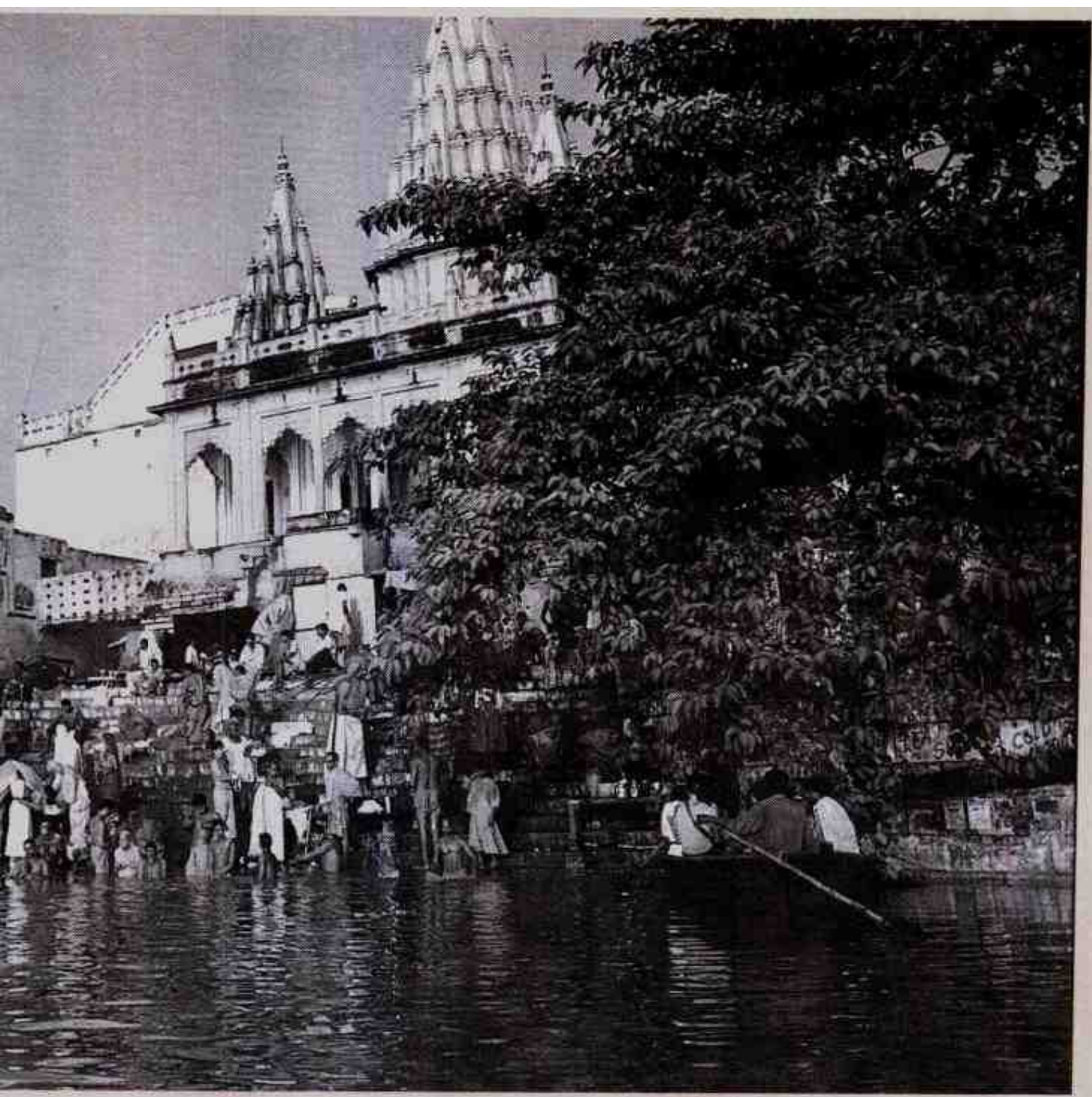


伟大城市被黄沙吞没消失，如同马克·吐温(Mark Twain)说的：“贝拿勒斯的岁月，比历史古老，比传统古老，甚至比传说还要古老。事实上，它看来比所有这一切加起来还要再老上两倍！”

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远、但却仍活泼生存着的古城。这，就是瓦拉那西！

◎船夫的职业是世袭的。他们以河水为床、天空为顶，千年来世代代在恒河上生灭相续……。六至九月的雨季是恒河之水的滴水期，船夫们需花加倍的力气划船，船资当然也就随着“水涨船高”。





◎ 阿西平台位于阿西河注入恒河之口，一般的船只都以此为转折点，它是印度人最喜欢的沐浴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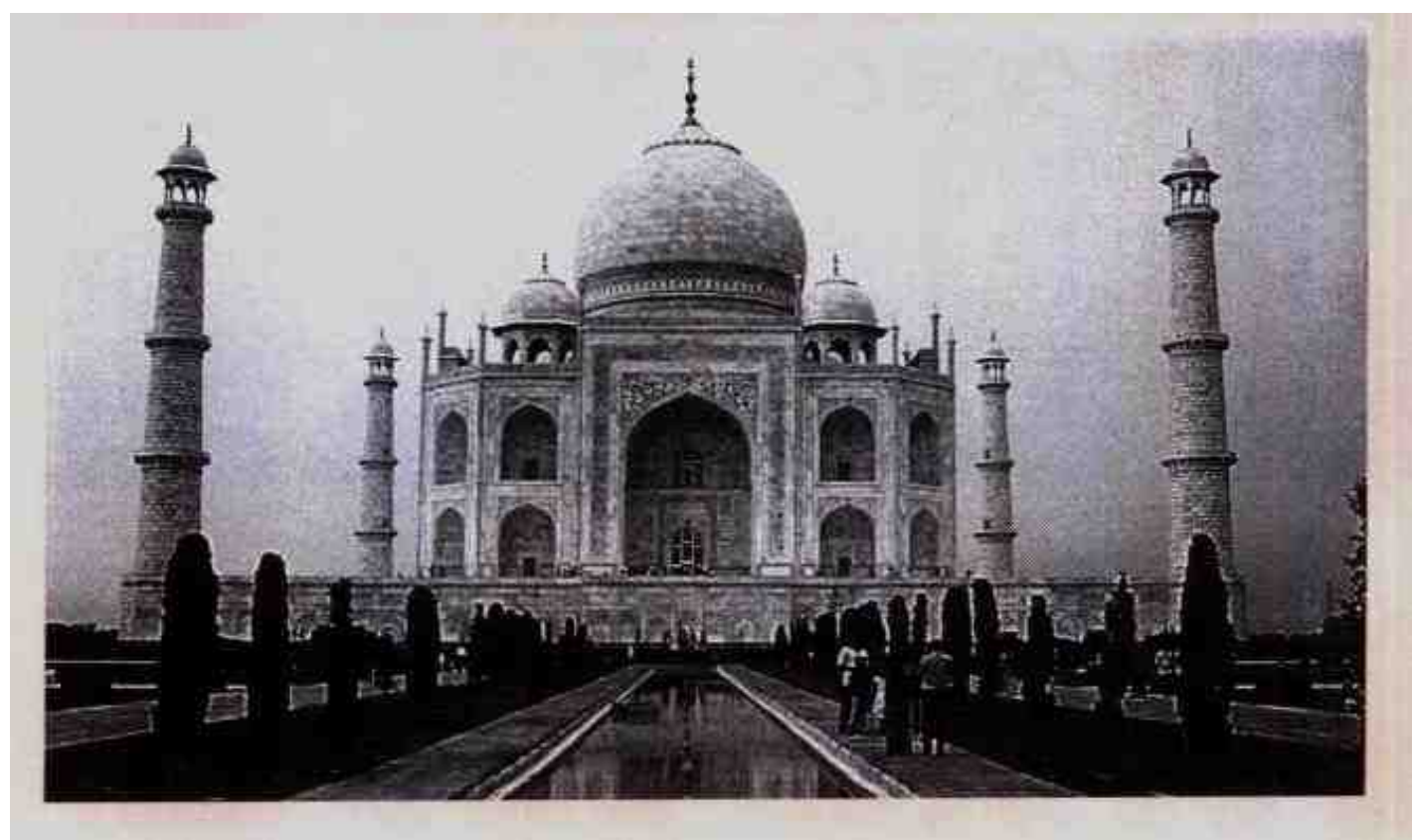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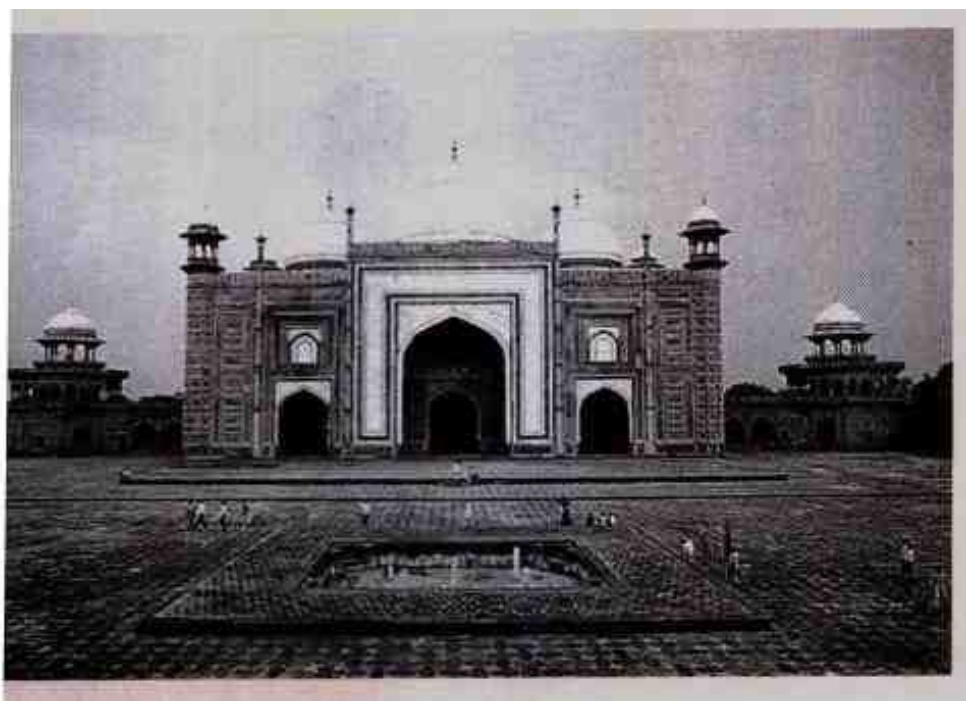
凄美的泰姬玛哈——亚格拉

亚格拉并非佛教圣地，然而，它却拥有印度最著名的建筑遗迹——泰姬玛哈陵(Taj Mahal)！无数的观光客前来印度，只是为了亲睹它完美的风采。由于它正好位在走访圣地必经的路线：加尔各达和德里之间的铁路线上，因此在朝礼过佛陀圣地之后，若有多余的时间，不妨顺道一游。

泰姬玛哈是一座壮丽的陵墓，由两层红砂岩城墙围

◎泰姬玛哈陵，美得令人屏息！





◎东侧的清真寺是为了“完美的对称”而做的，并没有实用上的功能。

绕着，目前由南边的城门出入。陵园中所有的建筑都是以完美的对称比例来建造：陵前的长方形水池（倒映出白色的陵寝建筑，与实体相对称），东西两侧一模一样的红砂岩建筑（西侧的是一座清真寺，而东侧的建筑因为面对的方向不正确，无法作清真寺，

纯粹只是为了对称而建）以及四角上的高瘦塔楼。

泰姬玛哈陵之所以成为传世经典，除了它完美极致的建筑表现，其背后掩藏的爱情故事亦引人生起无限的浪漫怀想：

公元一六三一年蒙兀儿皇帝沙加罕(*Shah Jahan*)的第二任妻子“梦塔·玛哈”(*Mumtaz Mahal*)在第十四次分娩中难产而亡，沙加罕对爱妻之死心痛至极，以至于满头黑发在一夜之间全都白了。为了纪念爱妻，沙加罕决定建造一座世界上最美丽、最豪华并且永垂不朽的陵寝，于是，结合了包括欧、亚两大洲的建筑师、设计师和工匠，并从印度及中亚细亚征召了两万名以上的工人，工作了整整二十二年，使用了不计其数的各色宝石——玛瑙、水晶、珊瑚、珠贝、琉璃以及孔雀石等装饰镶嵌，公元一六五三年，这座世界上七大建筑奇景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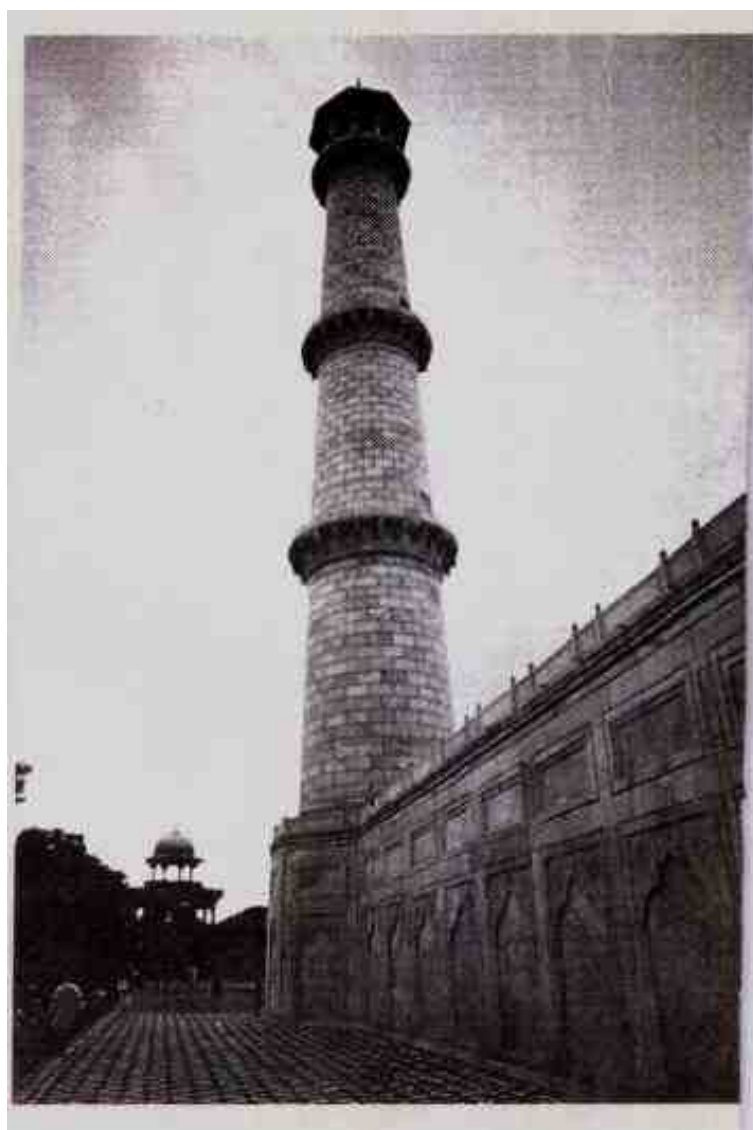
的泰姬玛哈陵终于完成了！

可是，这座伟大的陵墓完成没多久，沙加罕王的儿子就发动了篡位政变，并且将父亲囚禁在亚姆纳河(Yamuna)对岸的亚格拉堡之中，每天只能远远地望着爱妻长眠之处而不得亲近，就这样郁郁寡欢地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七年。

沙加罕王过世之后，他的儿子就将他的灵柩放在泰姬玛哈陵之中、梦塔·玛哈的棺木旁，但是却故意放歪一些，使得这两具棺木成为整座建筑中惟一不对称的地方。目前供游客参观的一楼停棺处，是模拟地下墓穴仿造的，真品是在地下室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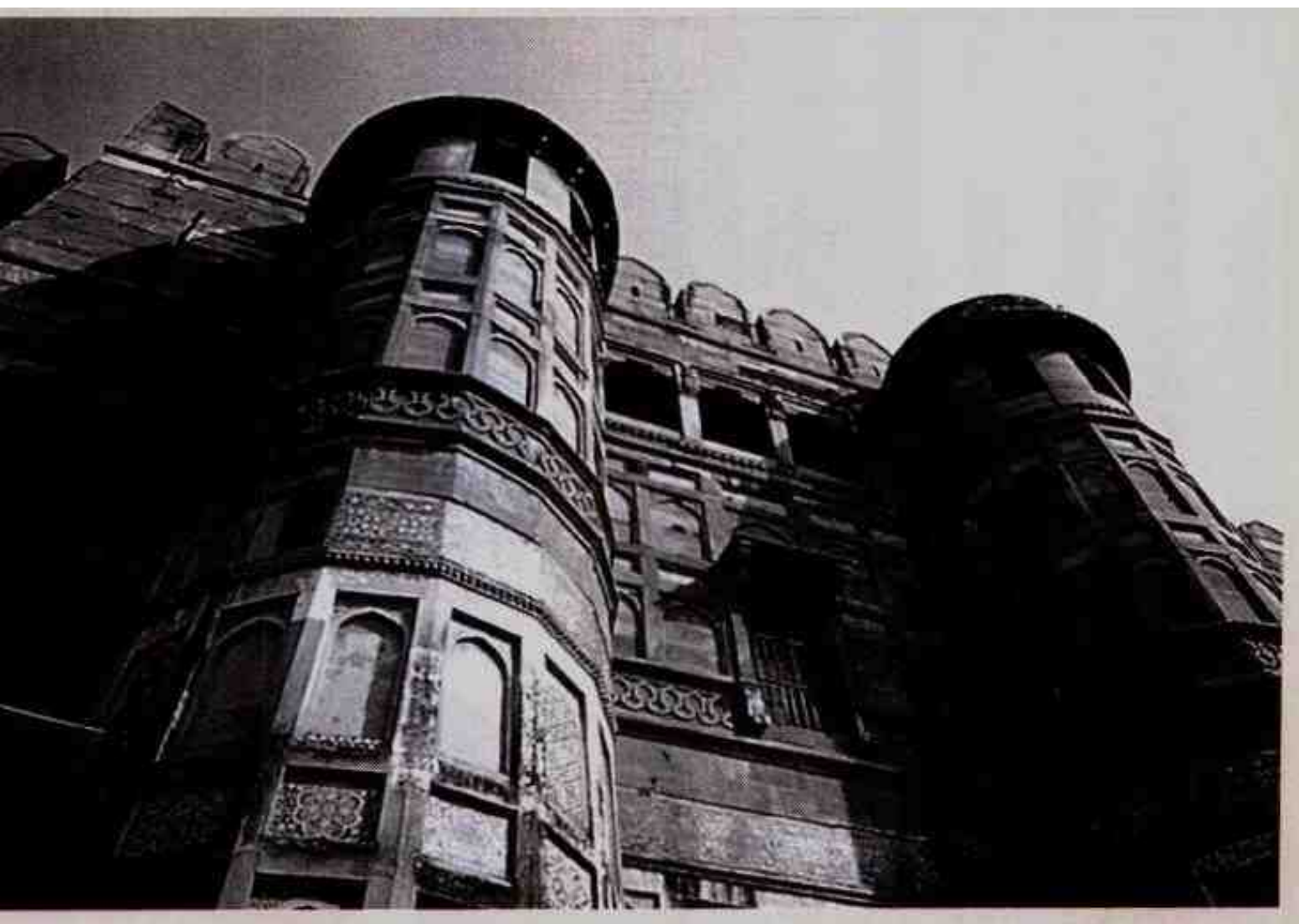
参观泰姬玛哈陵的最佳时段是清晨，随着旭日慢慢升起，白色的大理石会反射出多姿多彩的光线，使得整座建筑的色彩在朝雾迷蒙之中变幻万千，恍若仙境。此外，满月的夜晚也非常适合参访此地，一轮白色的圆月，挂在白色的泰姬玛哈陵旁，配上周围静谧神秘的夜色，真有说不出的柔美庄严。据说，此时的泰姬玛哈陵是最美、最感人的。

不论是隔着亚姆纳河远眺的迷蒙身影，或是近在咫尺的神圣纯净，泰姬玛哈陵以永远令人赞叹的绝美，见证了一位帝王不朽的爱情。



◎均衡的比例、绝美的构型与精细的施工，这件建筑上的奇景，以二十二年的时间换得了永垂不朽的传世礼赞！





◎(上)亚格拉另一座伟大的历史遗迹——亚格拉堡表现出纯粹的阳刚个性,因为它不仅是抵抗外侮的碉堡,也是桀骜沙加罕王的监狱!

◎(下)就在城堡的八角塔楼中,尘封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有如日月相随却不得相见,沙加罕王晚年也只能在此遥望爱妻的陵寝。(中央远方即为泰姬玛哈陵的情影)

